

第37年

47

$20.00

編者話

本期所刊巨型小說「孤子高僧」乃南宮宇先生所著。段烟在金花聖母誕時認識了方圓，二人交淺言深，並義結金蘭，方圓感激段烟的仗義援手，決心讓義弟實現三個願望。在義兄的極力幫助之下，段烟果然實現了第一個願望，然而也在實現第一個願望之時，却發生了令人料想不到的禍端……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孤子高僧何所指？究竟段烟是何出身，為何方圓耿耿於懷要讓義弟實現三個願望？在義兄的幫助之下，段烟是否達到目的呢？欲解開種種之謎，請閱本故事。

*　　*　　*

今期選刊易水行先生撰著的短篇故事「英雄無奈」。任時樂武功高强，一身功夫得自師父傳保義眞傳，可謂恩深如海，然而他却不得不離開師門，何也？易水行先生的作品道盡了英雄的痛苦與辛酸，頗堪一閱。

*　　*　　*

下期將刊蕭玉寒先生所著的三國天機風雲之三的「逐鹿中原」，請留意。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孤子高僧（新派江湖奇情故事）
段烟趁衆人興高采烈之際鑽入人羣，祇見賭桌邊的方圓豪氣干雲……南宮宇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英雄無奈（英雄兒女傳奇故事）
拜別師門　闖蕩江湖……易水行　5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三　爺（碼頭爭霸傳奇錄）◀二▶
俠義之行傳江淮　年方二九尊三爺……悟玄　65

殺戮傳奇（李自成綠林外傳）
寶石鴛鴦令人羨　寇女杜家刨地道……霍去病　75

八方狙殺（新派俠義追緝故事）
合力有功捉大賊　共同進退鬥九娘……申公豹　85

風雪英豪錄（新派湖海傳奇）
針鋒相對拚命鬥　互以內力搏生死……龍乘風　95

玉釵盟（新派江湖復仇故事）
憂心如焚叔安危　偏逢道長邀比武……臥龍生　10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歪歪小爽哥（新派武林傳奇故事）
趁虛入洞救明月　縱橫捭闔無敵手……辛棄疾　111

神　劍（新派俠情長篇連載）◀三▶
冒險述病索藥方　郎中跟踪邀决鬥……司空羽　121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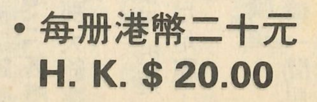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47期
（總號190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孤子高僧

英雄兒女傳奇故事／易 水 行・文
可 飛・圖

金花聖母廟前的空地，本來已是一處非常熱鬧的地方，而今更加熱鬧，因爲還有兩天便是金花聖母的誕辰。

廟前滿佈了攤檔，有賣香蠋衣紙的，有賣胭脂水粉的，也有賣綾羅綢緞的，從附近各地前來的善信，有男有女，絡繹不絕。

這兩天又多了很多不同的攤檔，例如一檔耍猴的，那隻猴子比孩子還要聽話，弄出來的詭計笑破了圍觀的男女善信；又有一檔却是賣武的，幾個清瘦漢子，舞刀弄劍，吸引了很多好武的人，可惜，當他要向人們賣骨丹丸散之時，人們便一哄而散。

因爲，還有更吸引人的攤檔。

左邊是一檔從北方而來的烤羊檔，一隻嫩羊正在熊熊的爐火之上，發出陣陣誘人的香味。

賭場援手　義結金蘭

右邊另一檔，他們賣的是本地小菜，一時之間，香油落鍋，蒜薑噴香。

對段烟來說，這些攤檔仍然不夠吸引。

因爲金花聖母廟的後面，還有一檔更加吸引的攤檔，那便是平日嚴禁的賭檔！

段烟隨着人羣，繞過了金花聖母廟的前門，便聽到了有人叫道：「想發財的進來！想發財的進來！」

段烟立時感到興奮。

這地方向來禁賭，平日裏偶爾有一兩檔小攤檔，偸偸摸摸的開骰仔檔，也有開「魚蝦蟹」，段烟已感到十分過癮，而今正正式式的大檔，叫他如何不開心。

段烟向來好賭，與市中那些頑童，甚麼也可以賭，有時會賭叱口水門遠，有時又會賭對面酒家出來的人數，或者出來的人是男是女等等。

不過，他並不十分熱衷這種小型賭博，因爲他認爲賭博一定要有氣勢。

所謂氣勢，並不是輸贏的問題，而是那種一擲千金毫不吝嗇的氣勢。

平日的小賭檔，那有這種氣勢可言？

而今這特別日子的賭檔，却實在不同，附近各處的大小賭徒莊家都來了，單聽他們呼盧喝雉，那種威風八面的氣勢，使段烟響往之極。

段烟急步走入了人羣，因爲他害怕那幾個看門的大漢發現他年紀太小，不讓他入內。

段烟一直不覺得自己年紀小——十六歲了，不能再算是小孩，可是，在很多人眼內，他却仍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孩。

尤其是那些守門的。

果然，段烟雖在人羣之中，仍然被那守門大漢發現，叫道：「你這小子，你來幹甚麼？走！」

段烟道：「我不是小子！」

「你來做甚麼？」

「當然是賭！」

「你有錢麼？」

段烟從袋裏掏了幾吊銅錢出來，道：「你看！」

那守門的看了，大笑起來，道：「你這些算是錢嗎？滾，滾，給我滾，免得壞了裏面大爺的興緻！」

段烟內心怒極，他最憎恨那些看不起人的人，忖道：「狗眼看人低！」

他在人羣中，左奔右竄，可是，那個守門大漢，似乎也看不慣這小子，似乎誓要把這小子揪了出去才甘心！

忽然，裏面傳來一陣哄聲。

有人叫道：「寃家牌，寃家牌！」

守門那大漢立時被這陣聲音吸引，回頭猛問同伴道：「甚麼寃家牌？輸了多少？不，那大爺贏了多少？」

那些同伴口沫橫飛的道：「雙天竟遇至尊，那瘦子足足贏了五百兩！」

「五百兩！」大漢嘆道。

那時五百兩足以建一間房屋，甚至娶一個老婆，守門大漢又再連連嘆息，然後他不見了段烟，叫道：「那小鬼呢？那小鬼呢？」

段烟已隨着人羣，入了這大賭檔之內。

人們都圍着那個牌九檔，那個瘦子，剛剛贏了五百兩，面前擺滿了金元寶。

段烟並不是被那些金元寶所吸引，而是那消瘦漢子的風采，他並不英俊，而是那種氣勢。

荷官已把骨牌叠好。

那清瘦漢子用清脆的聲音叫道：「龍頭鳳尾！」

段烟知道那是開牌的方法，普通人叫起來的時候，並沒有甚麼吸引的地方，但這漢子叫起來，却是特別惹人好感。

這一刹那，全場靜了下來。

使人屏息靜氣的，因爲這一舖牌是瘦漢子頭門，已買了八百兩。

荷官分派了骨牌。

那瘦漢子大聲地叫道：「粗的，粗的！」他一邊叫一邊用力甩牌。

段烟就是喜歡看這種氣勢。

那瘦漢子突然也靜下來，他的手仍然把骨牌甩了又甩，突然一翻。

整個場子也哄動起來，因爲竟然是一隻「天」，一隻「九」！

瘦漢子更加豪氣，因爲一隻天

一隻九，幾乎已是勝了一大半。

莊家的臉色非常難看。

瘦漢子道：「肥兄，不用太擔心，我還有這兩張牌，大有可能是密十！」

其實密十也祇是和而不輸，不過，這瘦漢子似不想讓肥莊家那麼難過。

瘦漢子又開始甩另外兩張牌。

他慢慢的甩下去。

段烟實在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像這個瘦漢子一般，可以這麼豪氣干雲。

突然，瘦漢子的臉孔沉了下去。

「我呸！」瘦漢子叫了一聲，又再用力，把那兩張牌交替的甩着。

肥莊家看見他的臉色，似乎有些希望，因爲如果正如他所言，是密十的話，那便是「和」了！

瘦漢子道：「果然！」

眾人以爲他眞的拿了「密十」。

段烟也爲他心底在叫屈，因爲這麼難才有一副「天九」牌，而另外兩隻竟是密十。

那人把兩隻牌子一翻。

眾人看了，又再起哄！

因爲這瘦漢子的表情欺騙了所有的人，兩隻牌子竟又是天與九！

這麼一副牌子，無論如何去擺，也必然贏的。

其他的人，已一手把牌子推了，口中嚷着：「天殺的，竟有這樣的牌！」

瘦漢子道：「祇是好運氣而已！」

荷官賠了錢給瘦漢子，那瘦子臉上綻開笑容，不過，他也顯出了大贏家的風範，既打賞了荷官，也打賞了其他在場的工作人員，這正是皆大歡喜！

段烟實在欣賞這瘦漢子的賭徒風采，也羨慕他有如此好的運氣！

忽然，不知那處，有人叫道：「這傢伙出千！」

這話又引起了人們的哄動！

瘦漢子仍然悠閒在整理面前的金元寶，聽了這話，自言自語道：「那個傢伙吃了豹子膽？」

可是，却有人衝他而來。

「你出千！」那人指着瘦漢子。

瘦漢子抬起頭來，望着那衝他而來的人，祇見那人一臉賤肉橫生，額角有條長長的刀疤，說那三個字「你出千」之時，也是口沫橫飛！

眾人都避了開來。

瘦漢子看了看他，却是處變不驚。

那大漢子又再跨前幾步，叫道：「你還敢移動銀兩？」

這一次，瘦漢子已可以肯定，這大漢是衝着自己而來，他也站了起來。

一站起來，形勢更是分明。

那大漢身高足有八尺，站在瘦漢子的前面，實在有一種天神般的模樣。

說也奇怪，瘦漢子全然不驚。

「你說我出千？」瘦漢子依然一臉鎮定的神色。

大漢道：「當然！」

「你有甚麼證據？」

那人一時間，無言以對。

瘦漢子連忙又問道：「你看到我出千麼？」

那大漢更爲之語塞。

瘦漢子道：「沒有？既然沒有，你憑甚麼說我出千？」他不再理會那大漢，又想回枱，整理金元寶。

段烟實在欣賞這瘦漢子的風度，竟可以對這一個流氓大漢模樣的人，說話鎮定，人也斯文淡定，半點也不害怕！

那大漢又再上前，裝腔作勢的道：「你還在裝蒜？」

「裝蒜？裝甚麼蒜？」

「你出千！」那大漢一把便把瘦漢子面前的金元寶推了，嘩啦嘩啦，一時之間，金元寶撒落滿地。

在場的人都哄了起來。

有人叫道：「打他，打他！」

也有叫道：「反了，反了！」

那瘦漢子有點發怒道：「老兄，你給我把這些金元寶撿了起來！」

「你出千，還想要這些金元寶？」

「我還是這一句，你憑甚麼說我出千？」

那大漢子舉起了一隻右拳，這右拳看來眞有如一個小砂鍋那麼大，道：「就憑這個！」

圍觀的人，都哄叫起來，因爲這大漢子，擺明在欺壓這瘦漢子。

瘦漢子臉無懼色，祇道：「你知道這裏是個賭場嗎？」

「當然知道！」

「既然是個賭場，我進來，可以輸，當然也可以贏的，對嗎？」所有在場的人，當然都是賭徒，聽了這瘦漢子的話，極表贊成附和。

「你不可以拿走！」

「我們來賭，祇可以輸，而不可以贏，這算是甚麼賭場？」瘦漢子有點咆哮。

這話更贏得在場賭徒的認同！

眾賭徒都立時叫囂起來。

這大漢子本以爲憑自己這副尊容與身材，祇要一出手，便可以嚇走這瘦漢子，但想不到，他竟然不怕，還這麼從容，而且喚起其他賭徒站在他那一邊！

他知道再與他糾纏下去，不是辦法，最好的辦法，當然是飽以老拳！

「你這婊子養的！」那大漢一邊叫着，一拳已下。

段烟聽了這句話，內心突然冒起了一把火。

眾人見那大漢眞的動手，已一哄而散，而段烟却屹然不動，這樣，變成了一個大圓圈之中，當中是大漢與瘦漢子，而他也在他們旁邊。

大漢那拳，並沒有打中瘦漢子，因爲瘦漢子看似從容不理會，其實他早有準備。

他一閃開，大漢左拳立時又來。

瘦漢子不敢直攖其鋒，依然閃開。

大漢子見兩拳都落空，也憤怒起來，但見段烟也站在其中，竟然一脚踢向段烟。

這明顯是拿段烟出氣，當然，如果段烟不在，他也不會拿他出氣。

段烟見他一動，也就閃開，他並不懂甚麼武功，不過，他懂得衡量打鬥，他祇見人一動，他即閃避，否則，怎能在這鬧市中生存？

那大漢踢不中，又再咆哮道：「你這狗娘養的！」

段烟聽了，又是心頭一震。

他生平有兩句話最不喜歡聽，一句是「婊子養的！」另一句便是「狗娘養的！」。可是，在這短短一段時間之內，他都聽到了。

段烟實在怒不可遏，他瞪着那大漢。

那大漢並不理會他，又轉向那瘦漢子，瘦漢子仍然無懼，叫道：「不關這小孩子的事，你要打人，來打我好了。」

大漢撲了上來。

這大漢身體龐大，雖然是孔武有力，但並不靈活，瘦漢子却是相反，不知他有沒有武功，但左閃右避，却是十分靈活。

大漢一連出了二三十招，竟然是沒有一招能打中瘦漢子，他立時惱羞成怒，叫道：「來人呀！」

一時之間，十多個流氓地痞模樣的人，湧了出來。

大漢又再叫道：「打！」

這話一出，眾漢子一起圍着瘦漢子。

這時，賭徒見人們動手了，而且十多個大漢加入了戰圈，他們恐怕殃及池魚，早已散了開去。

但段烟仍站在當中。

瘦漢子被這十多個大漢圍攻，開始之時，還可以見招拆招，但人多手脚亂，而且雙拳難敵四人，何況是十雙八雙手，過了一會，便已頭破血流。

大漢見了，高興叫道：「打他，打他！」

眾漢子以人多欺一人，拳拳打下，脚脚踢上，更加賣力。

瘦漢子依然不哼一句，奮力迎戰。

段烟看着，心下十分佩服，他也有被十來個街童圍毆的經驗，他也像這個瘦漢子一般，咬緊牙關，不發一言。當然，那一次他沒有死，但睡在坑渠也要幾天才可以起來，他看到瘦漢子被打，眞有如感同身受。

那大漢見瘦漢子血流披面，一洗他剛才無法打他的怨憤，叫道：「打，打這婊子養的。」

這人又叫了這一句。

這一句立時又使段烟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

他不再理會一切，撲向那大漢，雙手箍着那大漢的身體，那大漢腰大十圍，段烟就像一隻小猴子，攀在一棵大樹之上。

雙手既攬住大漢，便無從攻擊他。

他想也不想，一口便咬向大漢的肚皮。

大漢本想用力甩開他，那知他竟然感到肚皮被咬，大叫一聲，雙手一揚，立時把段烟甩了出去。

大漢肚皮被咬，痛極而甩開段烟，所用之力，非常巨大，段烟身體並不重，這一甩頓時被他擲入了人堆之內，倒在那瘦漢子身旁。

這大漢痛極，按着肚皮，又叫道：「這狗娘養的，打，給我打成肉醬。」

段烟又再聽到他另一句最不喜歡聽的話，登時，他整個人血脈沸騰。

這時，眾漢子仍然是向瘦漢子拳脚交加，段烟當然也避不過。

瘦漢子頗有義氣，叫道：「不關這小孩的事。」

但那會有人聽他，說話之時，他又中了三拳兩脚。

段烟道：「不用理我，我與你一起與這些無賴拚了。」

「好，拚了！」

兩人力量徒增，又再反擊，尤其是段烟，因爲那句話，使他更有力量，把他在街頭與頑童的拚鬥的本領，盡情發揮出來。

可是，一個瘦漢子與一個小子，如何能與這一幫如狼似虎的漢子匹敵？

瘦漢子的臉已被打得發腫起來，不似人形。

段烟與他竟是一模一樣。

兩人躺了在地上。

「好了！」大漢見兩人再無反抗，上前道：「看你們還有甚麼本領？」

這大漢實在是個卑鄙的人，上前來見二人已無反抗之力，竟然出脚，一人踏了一下肚皮，痛得二人殺豬般叫了起來。

這痛苦的聲音使大漢十分高興，他又要再來一腳。

段烟雖然痛極，但人仍清醒，見他一舉脚，立時把身一翻，避開了那一脚。

而大漢脚已踏空。

段烟連忙用盡自己吃奶之力，反撲上去，又一口咬着那人的小腿。

這一口，幾乎咬到這人的腿骨。

瘦漢子也趁這大好良機，同時翻身，向那大漢子的下體，一脚撑上。

這一脚也用盡了生平之力。

那大漢腿痛未完，下體被襲，痛得他三魂不見了七魄，狂叫道：「殺，殺！」

大漢痛極，倒了下去。

衆大漢又來打這瘦漢子與小子，兩人已用盡全力，再無招架之力。

忽然，有人叫道：「好了，好了，停手。」

衆人停了下來。

「快到聖母誕了，不要弄出人命。」

「那怎辦？」

「把他們抛了出去。」

有人應了，立即有兩個人抬起了瘦漢子，另外兩人也抬起了段烟，一同抬到這個竹棚的後面，把他們都扔了出去。

衆人抛了兩人之後，也不再理會，因爲他們關心他們的老大。

那大漢受傷不輕，最重的是那一脚，幾乎使他以後絕子絕孫。

* * *

段烟是個非常命大的人，自幼他染上過傷寒病，他母親幾乎要把他抛入河裏，可是，他突然甦醒過來，大叫大嚷，要母親拿粥給他吃。

他八九歲的時候，也曾從高處墜下，不省人事，他母親趕來，用力搖他，竟然把他搖醒了，他又一次把小命拾了回來。

這一次看來也不例外。

段烟醒來，全身骨痛，痛入心脾，不過，他不會發出半點呻吟之聲。

他慢慢睜開了眼睛。

祇見周圍一片漆黑，猛地吸了一口氣，他立時止住，因爲那味道十分難聞，中人欲嘔，不過，他忍不了多久，又再吸了一口。

腐臭腥臭之外，似乎還有血腥之味。

他慢慢昂起頭來，才發覺自己在一個垃圾堆內，旁邊還有一個起伏着的胸腹的人，而那血腥味正來自那個人的身體，他用力撑了起來。

「老兄！」他輕輕叫了一聲，也輕輕的推了那人一下，那人身體尚有微溫，可是，却沒有甚麼反應。

段烟再推他，仍無反應，他決定自己先離開這個垃圾堆再作打算。

走出了垃圾堆，外面也是漆黑一片。

不過，他依稀還可以看到，這地方是那間金花聖母廟的後面，因爲廟內仍有一些香火的光綫透出。

他記起了今天所發生的事，他是無端的捲入了那場打鬥之內，那瘦漢子呢？

段烟推開了垃圾，祇見那瘦漢子面目臃腫，雙目緊閉，不過，仍有微弱呼吸。

他想也沒有再想，便把這瘦漢子拉了出來。

幸好那瘦漢子體重不大，段烟仍可以勉强地把他拖了起來，放在另一處較爲乾淨的地方。

他又再推了瘦漢子幾下，問道：「老兄，老兄，你快醒來，醒來！」

那瘦漢子依然沒有反應。

一時之間，他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他站了起來，自言自語道：「這人不醒，我也不是大夫，如何救他？」他又想起自己，又道：「老兄，對不起，我自己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他轉身便要離開。

可是，隨即他發覺自己實在不能這樣不理這個漢子的死活，他又自言自語道：「我不是不想救你，但我自己也沒有甚麼好去處。」

他走了幾步，也覺全身瘀痛。

然而，他又覺不忍，自語道：「這漢子在賭場之時，何等豪氣干雲，一擲千金，祇是那班賭場的人，輸打贏要，才把這人打得不成樣子，如果我就這樣離棄他，豈不是與那班人一樣？他是我的偶像，我不能這樣做！」

他回過身來，聽到那人突然發出了一聲呻吟。

「朋友，朋友，你還沒有死呀，起來，起來！」

那人又再回報以一聲呻吟。

段烟蹲了下來，道：「你可否起得來？」

那人搖了搖頭，道：「我……我……痛……你……你……救……救……我……」

「我救你？我沒有能力。」

「抬……抬我走。」

「往那裏走？我自己也不知應走到那裏去才對。」

「你有家嗎！」

「我的家？」段烟一時之間，茫然起來。

「快……快……」那漢子又再呻吟一下。

段烟並不是不想抬他回老家，不過，他實在有難言之隱，而且在這時候，也無法解釋。

「我會……我會報答你的。」漢子似乎可以多說幾句話，氣力也恢復了一些。

「我不是……」

「既然不是，那快抬我走……否則……那些人再來……我們……」

段烟依然猶豫。

那漢子突然把手拉着段烟，道：「我把身上的金元寶都給了你……你自己掏吧……」

他拉了段烟的手，往他懷內掏。

可是，那裡怎還有金元寶剩下？

段烟道：「不，不用，我不稀罕甚麼金元寶。」

「那你救我。」

「我……」

「我可以給你另外一些東西……三個願望。」

「甚麼？」段烟以爲自己聽錯了。

那漢子嚴肅地道：「三個願望。」

段烟幾乎笑了出來，但沒有笑，因爲他嘴唇一咧，雙頰便痛得要命。

那漢子似乎越來越有氣力說話了。

「你究竟是甚麼人？」段烟問道，其實，他是要問你是否神仙？因爲祇有神仙才可以給人願望，不過，他不忍傷害這漢子的心，所以才這樣改口發問。

「你認爲我是甚麼都好，不過，我可以答應你，你救了我之後，我可以給你三個願望，而且一定使你三個願望得償所願。」

段烟見他氣力稍爲恢復，他也不介意甚麼願望，祇道：「你可以起來嗎？」

那漢子勉强起來，不過，隨即又躺了下去。

段烟這時，體力已恢復了一些，蹲了下來，試圖把瘦漢子背起來。

那瘦漢子借力使力，也勉强上了段烟的背上。

這時，金花聖母廟內傳出一些人聲。

段烟不敢再怠慢，猛地吸了一口氣，背着那漢子便走，幸好那漢子身材瘦削，否則段烟寸步難行。

他祇有盡力往前走，而且專揀一些黑暗的地方走，他不想有人發覺。

他究竟要去那裏才好？

忽然，他覺得這漢子在他背上，似乎又沉重起來，他可能是又再昏迷，放鬆了身子，才使段烟覺得沉重。

段烟拚命的跑。

跑往那裏？回家？

他實在不想回去，可是，他的雙脚却一直帶了他向那邊燈火通明的地方去。

他不敢在前門走，依然沿着一些黑暗的後巷走，終於，他來到了一處院子的後門。

前面傳來一些歌樂絲竹之聲，但這後門處，却是黑暗一片。

段烟悄悄把那門推了一下。

門是虛掩的，段烟鬆了一口氣，如果門是上了鎖，他眞不知如何是好。

他推開了門，矮身進入院內，院內也是漆黑一片，不過，段烟對這地方十分熟悉，很快便走過了那院子，再進其中一間小平房之內。

房內也是漆黑一片，他先放下了那瘦漢子於一堆禾稈草內，然後便燃點了一盞油燈。

油燈亮起，才看到這根本不是一間房子，而是一間柴房，房內並沒有床，只有一兩堆禾稈。

似乎，這盞油燈便成了這間所謂房子中最好的東西了。

瘦漢子躺在禾稈堆內，呼吸沉重。

突然，外面傳來了一陣脚步聲。

段烟立即把燈吹熄了。

外面有把女人聲叫道：「小鬼回來了？」

段烟一聽，才放下了心頭大石，道：「是的，娘，我回來了！」

有人推門而進，並道：「爲甚麼連燈也不點？」

段烟道：「不用了，我要睡了！」

「你這麼一回來便要睡，咦？爲甚麼有一股腥的氣味？點了燈看看！」

段烟想反對也來不及。

油燈亮了，段烟連忙把身體遮掩着睡在禾稈的漢子，這一閃動使那個女人懷疑起來。

這個女人，雖然年紀也不小，但衣着却也算光鮮，髮髻之上，還插了一朵花，臉上有些胭脂，用來掩飾她的皺紋似的。

「你收藏了些甚麼？」女人上前問。

「娘，沒有甚麼。」

原來這女人是段烟的娘親。

段烟又再用身體遮掩道：「沒有甚麼。」

他越是遮掩，越是使人懷疑，而且她越走越近，突然「嘩」的一聲叫了起來。

「娘親，叫甚麼？」

「你是段烟？」

「我當然是！」

「爲甚麼？爲甚麼你的臉那麼

腫？如果你不說，我幾乎不認得你了！」

段烟想笑，但不敢牽動面頰。

「你又與誰打架了？」

「是……」

「那些人兇惡！」

「當然兇，打到我這個模樣……連娘親也不認得了！」段烟道。

「我早叫過你不要與那些人打鬥……」她雖是罵這兒子，但表情却是十分憐惜，上前撫摸段烟的臉。

她手一碰段烟，段烟便大叫了起來，雪雪呼痛。

「讓娘倒水給你洗一下！」

段烟道：「不用了！」

段烟的娘已不理會她，轉身出外，段烟總算呼了一口氣，因爲娘親並沒有發覺這瘦漢子。

這瘦漢子竟然又出聲，道：「水……水……」

「你口渴呀？」

「水……水……」

這矮房子內似有一個茶壺，茶水還是微溫的，段烟找了個杯子，倒了一杯，放在漢子唇邊。

漢子咕嚕喝下，道：「謝謝你！」

這時，門又開了。

段烟連忙又遮着那漢子。

段娘道：「來，來，我替你擦洗！」

她扭乾了一塊布，替段烟抹臉，段烟感到非常痛楚，却享受着母愛的溫暖。

段烟道：「娘，你對我眞好！」

「娘不對你好，還可以對誰好？你我母子二人，無親無故，我也只是盼望着你，長大成人，勤勤勞勞，賺一些錢，好好生活……」

「娘，我知道了！」

「可是，你却不聽話，日日出街與人打架，打得頭腫面青，你叫娘……」

「娘，我下次不敢了！」

段娘嘆了一口氣，她口中雖然埋怨這個兒子不中用，也埋怨他惹事生非，但實際上她是十分愛護這個孩子的。

「你今天又爲甚麼打架？」段娘問。

「沒有爲甚麼，要打便打了！」

「我不信，你一定是爲了錢。」

段烟不語。

「是爲了爭東西吃？」

段烟依然不語。

「你要吃甚麼，那便告訴娘，不要去與那些人爭爭鬥鬥，你看，就算你爭到了，吃到了又如何？正是吃了也補不了！」她頓了一頓，又道：「你還肚餓嗎？」

「不，你還是出去！」

「我去，我去看看有甚麼好吃的東西，拿一些回來給你吃！」她站了起來，又把水杯與盆收拾了。

段烟道：「你放下這些東西，我自己還要抹一抹，對了，你有甚麼好東西吃？」

「我不知道，我去廚房看看。」

「最好有粥，鯇魚粥，不，鮑魚粥，還是燕窩粥容易消化！」

段娘道：「你倒是懂得享受！」

她說完之後，轉身低頭，走了出去。

段烟留下這盆水與毛巾，是爲了替這瘦漢子揩抹的，瘦漢子依然是半睡半醒似的。

但是，當段烟用毛巾替他揩抹之時，他又再醒了，問道：「那是你娘？」

「是的，我娘雖然出身低微，可是……」

「她對你不錯。」

「是的，我却無法孝順她，」一頓了一頓，又道：「你要再多喝一口水？」

漢子點點了頭。

「謝謝你，你叫……」

「對，我們還沒有介紹過，我姓段，名烟！」

「段烟，是個有趣的名字，我姓方，名圓。」

「方圓？又方又圓，你的名字更有趣。」

方圓道：「如果你母親發現了我，那怎辦？」

段烟想了一下，道：「當然有麻煩，她常常覺得我的朋友都有麻煩，因此……」

「那我不要再留在這裏，免得連累了你！」

「也不是甚麼累我……這地方不是甚麼好地方，但爲了安全起見，等下我帶你去另一處好了！」

「那裏？」

「你跟我來！」

方圓試圖起來，經過了這一段時間休息，他似乎有了一些氣力，不過仍起不了。

段烟扶起了他，並且索性背起他。

方圓道：「我眞感謝你，多謝你！」

「不用謝了，我們出來江湖行走，一定要以義爲先。」

「不，我眞的要多謝你，我早已答應過，我會給你三個願望！」

段烟聽了，幾乎笑了出來。

方圓雖然聽不見笑聲，但他在段烟背上，也可以感覺他在笑，他便認眞的道：「我眞的會給你三個願望，而且會使你的願望實現！」

「好了，好了！小心……」

段烟背着方圓，出了矮平房，外面仍是一片黑暗，不過，這地方他是十分熟悉的，閉着眼睛也可以知道怎樣行走，他吹了一下口哨，

然後自言自語道：「狗仔去了那裏？」然後，他又吹了幾下口哨。

忽然，黑暗之中，傳來了幾聲狗吠。

「哈，還沒有睡！狗仔，狗仔！」

接着，黑暗之中，竟然撲出了一隻狗，那狗一撲起，與段烟一般高，並非一條小狗。

「狗仔呀狗仔，不要嗅了，他是我的朋友！」

原來「狗仔」只是這條狗的名字，並非說這是一條小狗。

狗仔十分聽話，吠了兩聲。

「也不要再吠了！」

狗仔果然不吠，在段烟身後，亦步亦趨。

轉過了一個彎，那處有一個用樹幹砌成的儲物室，段烟推開了門，裏面傳來一陣木香味。

段烟轉身吩咐大狗道：「狗仔，你守在這裏！」

狗仔十分機靈，立時坐在門外。

段烟把方圓背了進內，把他放了下來，四處却放滿了木條樹幹，段烟在地上，抓了許多禾稈，洒在樹幹之上，道：「你試睡一下！」

方圓躺在禾稈之上。

「怎樣！」

「還可以！」方圓並不是挑剔的人，又道：「段烟，謝謝你，大丈夫做人，能伸能屈！」

段烟道：「這地方比我剛才那處，可能更差，不過，這裏並沒有甚麼人來，而且有狗仔替你看守，沒有人敢走近，一定安全得多，你可放心養傷！」

「好極，好極！」方圓道。

「因爲不要被人懷疑，你不要亮燈！」

「沒有問題。」

「肚餓了？」

方圓點點了頭。

「對了，我回去看看，看娘拿了甚麼粥來，是鮑魚粥，還是燕窩粥！」

方圓聽了，笑了起來。

「你笑甚麼？」

「段烟，你說你與娘相依爲命，家境貧苦，却又有甚麼鮑魚粥燕窩粥，你眞會尋人開心！」

「你不信？」

「當然不信！你一定是想讓我聽聽，吃不到也覺得比較舒服一些！」

段烟並沒有再回答，走了出去。

方圓想：「段烟實在是個好孩子！」

段烟出外，又再吩咐那大狗，道：「狗仔，你好好看管，也不要騷擾我的那位朋友！」

狗仔低哼了一聲，似是答應。

不一會，段烟又回來了，狗仔又再低哼了一兩聲，段烟進來，手上捧了一大碗粥。

那粥的香味使方圓的精神也爲之一振。

段烟道：「方圓，你走運了！」

「走甚麼運？」

「竟然有燕窩粥！」

「甚麼？」方圓雖然看不見粥內有些甚麼，不過，他用力嗅了一嗅，果然，是清香的味道。

「快吃！」

方圓拿了湯匙，舀了一口吃下，果然是清甜無比的燕窩粥！方圓也不再問，一連吃了多口。

這時，他才發覺自己實在不應該。

「你吃！」方圓道。

「不用了，我有另外一碗！」

方圓也不再客氣，又吃了。

段烟道：「你吃完之後，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我來看你，或者找個大夫……我娘在等我，我不能再留下，你好好休息！」

段烟說完，走了出去。

方圓一邊吃，一邊在想：「這究竟是甚麼地方？段烟又是個甚麼人？」

當他吃完，只覺充實了，氣力也來了，疲倦也來了，他便在木幹禾稈之上，呼呼入睡。

＊　＊　＊

翌日，方圓被外面透入的陽光弄醒了。

他睜開了眼睛，臉孔已沒有了昨夜那麼緊繃地疼痛，他摸摸自己臉頰，原來已消了腫。

身體上雖然有些痛，但似乎並無大碍。

這時，外面有幾聲狗吠聲，接着，他聽到了有人吹口哨，他知道那一定是段烟。

外面傳來段烟的說話聲：「狗仔，你有好好的守看嗎？」

狗仔汪汪汪的應了段烟。

不一會，段烟推門進來。

段烟看見方圓已坐了起來，喜道：「圓哥，你沒事了？睡得可好？」

「那要多謝你那些補品！」

「後來我才知道，那些補品裏，還有一些甚麼伏苓、田七……等藥材所煮！」

「怪不得有這麼快的療效！咦，你看來也不錯，昨天你說過，你被他們打得連娘親也認不得，而今也沒有了腫脹！」

「我也吃了一大碗補品，不知放了甚麼藥材，覺得吃後令人十分舒服！」

方圓一臉的疑惑，可是又不知怎樣問才對。

段烟道：「你有甚麼想說？你我曾經出生入死，不必太多顧

忌！」

「對，我們會出生入死！」

「噢，我知道了，你一定想問，爲甚麼我這麼窮，竟有這些好東西吃？對嗎？」

「我也不是常常有得吃，不過，娘見我受了傷，又沒有大夫看，便爲我找些滋補的東西吃，也大有幫助！」

「你還沒說清楚……」

「啊……我先問你，你猜這是甚麼地方？」

「大戶人家？你娘是做工的？」

「也差不多，就像是大戶人家，常常備有鮑魚粥，其實這裏還有魚翅、炖湯……」

「是一間酒家？」

「也可算是。」

「那究竟是甚麼？」

「是怡紅院！」段烟道。

「怡紅院？」

「那是有姑娘伴你飲酒，吃東西，猜拳，然後，他們便入了姑娘的房內……」

方圓道：「我知道了，怪不得，怪不得！」

「怪不得甚麼？」

「怪不得這裏甚麼也有，不過，你娘是否……」

「不，我娘……我娘……以前我不知道，但而今她祇是一個……她是我的娘，也是那些姑娘的娘！」

方圓當然明白。

「你覺得……」

「我覺得我娘很好，那些姑娘也不差，她們有時也有些好東西給我，或者有一兩個錢給我，她們絕對是好人，還有，那些大爺……」

「那些大爺又怎樣？」

「他們有錢，要吃甚麼有甚麼，要哪個姑娘陪，便有那個姑娘陪！」

「你羨慕嗎？」

段烟似乎沒有被人問過這一些問題，自己也沒有想過這麼多問題，因此，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回答，想了一會，才道：「那也不錯！」

「好極。」

「甚麼好極？」段烟奇怪的問。

「我昨天答應過你，給你三個願望，如果你喜歡作這一個大爺，我便先送你第一個願望，我會把你的願望實現！」

「甚麼？把我變作大爺？」

「不是變作大爺，而是讓你做一天大爺！」

「怎樣做？」

「你可以大模斯樣的入怡紅院，然後，吃你以前喜歡吃的菜，喝你最喜歡喝的酒，還有叫你最喜歡的姑娘來陪你，然後……」

「還有聽曲子！」

「當然可以！」

「這還不好！」

「你還想怎樣？」

「我一個人當大爺，沒有人與我在一起，我會有些膽怯，而且一個人獨飲，也沒有意思！」

「啊，我可以陪你！」

「那好極了！」

忽然，外面的狗仔吠了起來，看來可能有人接近這地方，不過，過了一會，狗仔再吠，可能是那想走近這地方的人。

方圓忽然想起了昨天的事情，問道：「段烟，昨天在那個賭棚，爲甚麼我與人打架，你却幫手？」

「其實，我也並不能幫甚麼！」

「你我素未謀面，你幫我作甚麼？」

「我看不慣那些人，人多欺少。」

「我看並不是這個原因。」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

「我想知道。」

「很簡單，祇因兩句話。」

「那兩句？」

「第一：婊子生的；第二：狗娘養的！」

「啊！」方圓而今知道了段烟的大概身世，也開始明白。

段烟續道：「我生平最憎恨人說婊子！」

「爲甚麼？」

「婊子？甚麼婊子？她們都是美貌如花的姑娘，祇不過生不逢時，人家生不逢時，已經夠慘，還用這個字眼說她們，我不能忍受！」

方圓不敢說些甚麼。

「其實，我知道，我娘以前也是做姑娘的，她並沒有甚麼不好，她養了我下來，對我很好，關懷之心，無微不至，與其他人的娘親並沒有甚麼不同！而且，他們說婊子生的，那便是說我！我怎能忍？」

「對，那實在不能忍！」方圓附和地道。

段烟聽了十分高興，因爲這一些話，平時沒有人會聽他這樣說的，更加沒有人附和他。

「那麼，第二句又如何？」

「第二句更甚！」

「爲甚麼？」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甚麼事？」

「我娘生下我的時候，據說是十分悽慘的。」

方圓可以想像得到，一個姑娘，在怡紅院內產子，實在是一件悽慘之事。

「那時，沒有人理她，甚至有人想攆她出去，幸好有一個老婆婆，收了她在這間柴房之內……」

「就是這間？」

段烟點點了頭，道：「是，正

是，這間柴房並沒有人來，但我却覺得這柴房十分親切，我娘生了我下來，沒有人理會，她用口咬斷了我的臍帶之後，她昏了過去，我却仍是滿身血，沒有人理會。」

「那老婆子呢？」

「她救了我娘，放在這柴房之內，已算盡了她最大的本事，我在這柴房內，哭得死去活來，而外面的狗仔聽見，走進來……」

「他當然不會吃你！」

「是的，但牠並沒有咬傷我，反而用舌爲我舐去那些血！」

「啊，原來這狗仔這麼好！」

「還有更好的！」

段烟却並沒有說下去。

「甚麼更好的？」

「你千萬不能對人說！」

「當然。」

「我生下來，娘親連乳汁也沒有，但狗仔却給我吃牠的奶！」

「甚麼？」

「你不相信？」

「不是，我祇是驚訝這狗仔，原來是這麼一隻有人性的狗，而且……」

「你而今明白，誰人說狗娘養的，那便是說我，而且侮辱我，所以我不能忍受！」

「對，你做得對！」方圓明白段烟的心意，他知道這些話段烟是不敢對人說的，而今對自己說，那表明他對自己十分信任，推心置腹。

段烟道：「謝謝你，圓哥，從來沒有人當我是一個人，祇有你……」他的喉間哽咽着。

方圓道：「還有沒有其他原因？」

「還有。」

「說來聽聽。」

「我也喜歡賭錢，賭錢一定想贏！」

「對，不想贏，賭來作甚麼？」

「你記得你贏了很多金元寶？」

「是，那天我手風順！」

「可是，那些賭場惡霸，見你贏了，諸多爲難，我也看不過眼，他們全是輸打贏要搶！」

「是的，那些人都是這樣！」

「因此，當他們要圍攻你，我一定不能退却。」

「結果是你被打得……你後悔？」

「沒有！」

「你眞是我的好朋友，不，不單是好朋友那麼簡單，我們是生死之交！」方圓道。

「對，是生死之交！」

段烟並不十分知道甚麼是生死之交，祇是聽那些講書的、唱曲的，才知有桃園結義、生死之交的故事。

方圓道：「我大你很多，却也做不成你契爺，那要委屈你了！」

段烟道：「那你要我做甚麼？」

「我就做你義兄！」

「好，方義兄。」

「那你便是我的義弟了。」

兩人立即擁抱起來。

段烟突然發覺，方圓沒有作聲，似乎有些痛。

段烟道：「我還是找個大夫來！」

「不用，如果找個人來，會洩露我們的行踪，那些人以爲我們死了，不再理會我們，但如果他們知道我沒有死，會再來找我。」

「那怎麼辦？」

「你聽着……」

方圓說了幾種藥材，道：「你記得嗎？」

「記得。」

「你去藥材舖買了回來，煎給我吃！」

「好極，你休息一下，我去買藥，再找些東西給你吃！」

方圓上了禾稈床休息。

段烟出了小屋，又吩咐狗仔好好看守這門，然後逕自往買藥，其實那些全是一些去瘀的內服藥普通藥，沒有甚麼困難便配好。

段烟叫他娘親爲他煎藥，說是自己的藥，他娘也沒有甚麼懷疑，便爲他煎了一碗。

段烟拿了送給方圓喝，方圓也叫他喝了一些，這藥果然有靈效，段烟也覺得好了很多。

段烟又拿了很多補身的湯，兩人一起吃，更覺十分快樂。

段烟忽然問道：「圓哥，你大概已知我身世，我却不知你是何方神聖！」

方圓道：「對，我也應該告訴你，其實，我也祇是個普通的江湖人！」

「江湖人？」段烟感到十分有興趣。

「是的，我自小是個江湖人，甚麼也懂些，闖蕩江湖，東南西北，無所不往。」

「我聽過說書的人說，闖蕩江湖，需要很多本領，你也有很多本領？」

方圓道：「你知我有很多本領？」

「當然知道，單是看你那種賭錢的風範，使我着迷，那天……我還記得，你拿了一副天九寶子。」

「啊，那天，你說是……」

「是我們一起打架的那天。」

「我拿一對天九寶牌，也沒有甚麼特別。」

「你覺得沒有甚麼特別，但我看你甩牌，那種風度，實在是令人羨慕的。」

方圓聽了，實在忍不住笑了起來。

段烟問：「你笑甚麼？」

「我拿寶牌，贏大錢，那是十分平常的事情。」

「是嗎？那眞令人羨慕。」

「那有甚麼值得羨慕？」

「你贏了錢，大派打賞，在場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有打賞，你既受人歡迎，又有氣派。」

方圓嘆了口氣道：「段烟，烟弟，那根本不值得羨慕，也不值得學。」

「爲甚麼？」段烟大惑不解。

「因爲那些是騙人的玩意。」

「騙人？」

「是的，我很多時也覺得慚愧，不過，爲了生活，很多時，不想做也要做。」

「怎麼騙人？」

「說了你也不明白。」

但段烟仍一臉狐疑。

「你這裏有天九牌？」段烟問道。

「有！」段烟說完，便一溜烟的跑了出去。

過了一會，段烟便拿着一副天九牌回來。

方圓見了，問道：「你那裏找來？」

「啊，外面多的是，有時是一些飲酒客人，要樂一番，也有些姑娘，趁還未有人來之時，玩牌作樂。」

段烟在柴堆之中，找出了一張破爛的枱面，不過，依然平坦，可以用來洗牌。

方圓把牌子洗了一會，道：「你想要甚麼牌？」

「要甚麼牌，當然是要大牌，那天你那副天一對，九一對的天九寶牌不錯。」

「好極！」

方圓把牌子洗了幾下，又道：「你也一起來搭牌。」

段烟把牌子搭了起來。

方圓擲了骰子，便分牌，分了八門，每門有四隻牌，這是賭牌九的方法。

方圓道：「你開牌。」

段烟並不立刻開牌，他也學人，一隻一隻慢慢用手指去觸摸感覺，那便是甩(摸)牌。

「天，是一隻天。」段烟道。

他又再甩，又叫道：「九！」他把牌一翻，果然是一隻九點。

段烟迷惑地望着方圓。

方圓道：「你再打開其餘兩隻看看。」

段烟不再甩牌，一下子把兩隻牌翻了開來，祇見又是一隻天一隻九。

段烟見了，實在呆得合不攏口。

方圓把牌推了，道：「有甚奇怪，你還想要甚麼？要甚麼有甚麼！」

段烟似乎仍有些不信，道：「我這一次要雙地至尊，看你能否？」

「當然可以。」

方圓又開始洗牌，這一次，段烟也再加入洗牌，而且洗得較爲認眞。

搭好了牌，段烟道：「由我打骰。」

「也沒有問題。」

段烟打了骰。

方圓卻道：「龍頭鳳尾。」

這是開牌的另一種術語，意思是要第一箇和最後一箇的各兩隻。

段烟也不以爲意，因爲這是正確的開牌方法，他拿了自己應該拿到的四隻。

他又開始甩牌，一甩下去，他面色開始變，因爲那至尊牌很易甩出，地牌也易。

他索性四隻一翻，果然是雙地至尊。

段烟吁了口氣。

方圓卻十分平心靜氣地道：「其實也沒有甚麼奇怪，我洗牌出術而已。」

「你出術？我也有份洗呀？」

「你洗你的，但我早已按着我需要的牌洗，你洗甚麼也沒有用，而且，我也可以利用骰子，更可以利用不同的開牌方法。」

「甚麼？骰子也可以利用？」

「當然可以。」

方圓拿起了三顆骰子，道：「你也有擲骰子，與人賭博？」

「有。」

「那當然是四五六最好。」

段烟點了點頭。

方圓把那個昨夜吃過粥的碗，用來擲骰子，一擲下去，骰子滾動不已。

過了一會，方圓似是有意與無意之間，按了那塊桌面一下，又按了碗邊，骰子停了下來。

果然是四五六。

段烟道：「好本領！」

方圓道：「那祇是鷄毛蒜皮的小花巧。」他又擲了骰子出去，叫道：「一二三！」

段烟道：「眞有這樣的本領？」

方圓不語，骰子一顆一顆停下來，先是一，然後是二，最後段烟忍不住叫了出來：「三！」

骰子停了，果然是三。

段烟拍掌叫好

方圓再拿起骰子，叫道：「三顆六！」當骰子停下，一點兒也不差，正是三顆六，他又叫段烟說，祇要他一說出點數，他便可以擲中。

段烟看得口呆目瞪。

突然，他大叫起來：「發達了，發達了。」

方圓道：「發甚麼達？」

「有了這本領，還不發達？」

「你看我，發了達沒有？」

段烟望着方圓，對，他有這本領，並未發達，還落得如此下場。

方圓道：「有了這些本領，並不會發達，反而會被人打，被人趕。」

「爲甚麼？」

「你要知道，江湖中風波險惡，一山還有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

「我不明白。」段烟道。

「我這種手藝，在江湖之中，祇能算下三濫而已，有很多高手，比我高强不知多少倍。」

段烟道：「如果我學懂了便好了。」

「你要學，我也可以教你，不過，我告誡你，這手藝騙人一兩次可以，不過，一使出來，贏了一些，就要走，像我那天，因爲一時好勝，又過分豪氣，那便被人識穿，打得我不成人樣，如果不是你挺身幫忙，我可能早已命喪陰曹。」

段烟好玩，仍要方圓教他。

方圓道：「先教擲骰子，有些人身上帶有水銀骰子，那更加容易擲，如果你有水銀骰子，可以再加一些勁力，更易控制骰子。」

段烟用心學着，他平常無法集中精神學東西，但學這擲骰子，卻是全神貫注，一學便會。

這樣一學，便費了大半天。

段烟記起了那保藥，便走了回去，捧了藥回來，給方圓喝了，自己也喝了一些。

那些藥也有相當功效，喝了三天，兩人精神好了很多，身體再沒有疼痛。

加上段烟在晚上拿了一些炖湯，有些滿放滋補藥材，因此，兩人更快恢復體力。

「狗仔」一直很忠心，不讓有人走近，因此，方圓雖然躲了多天，仍沒有被人發覺。

那天，段烟跟方圓學那些賭錢的手藝，一直到深夜才回到自己的房子睡覺。

當他再起來之時，天已大亮。

段娘見了他，問道：「怎麼這幾天不見你，你去了哪裏？」

「我沒有去甚麼地方，祇是喝了妳那些藥，身體疲倦，到後面休息。」

「後面，那地方十分污穢。」

「沒關係，狗仔陪伴我。」

忽然，他覺得自己身體好了很多，很想吃一些其他東西，便問娘道：「娘，給我一些錢。」

「用來作甚麼？」

「我祇想出去閒逛一下，買些東西吃。」

「怡紅院甚麼也有，你想吃些甚麼？」

段烟道：「我祇想出去逛逛，或者去喝茶，聽聽曲子，快給我一些錢。」

段娘一邊從懷裏拿錢，一邊道：「這幾天怡紅院生意不大好，沒有甚麼打賞，你好好利用這些錢。」

「沒有甚麼人來？」

「所謂一節淡三墟，金花聖母誕過了，一切又平淡下來，因此，你要好好……」

「我懂得好好用錢的了。」說完之後，又一溜烟的跑了出去，段娘看着這個兒子，不知是喜還是悲。

段烟一直跑往後院那邊。

一到後院，狗仔便走了出來，向他一連吠了多聲。

「狗仔，發生了甚麼事？」

狗仔依然吠了幾聲。

段烟知道，一定有事發生，他跑過那邊柴房，推門而進，叫道：「圓哥，圓哥！」

柴房之內，已沒有人，方圓不知所踪。

狗仔又吠了幾聲。

段烟明白，對狗仔道：「也許圓哥出外走一下，他一會便會回來。」

狗仔聽了，似乎明白，不再吠了。

段烟在柴房之內，等了大半天，仍不見方圓回來，百無聊賴，睡了一會，可是，再醒過來，還是沒有方圓的踪影，他決定出外去找。

沒有外出多天，街道果然比平日少了人。

他一直往金花聖母廟那邊走。

賀誕的戲棚、攤檔、草棚等都已拆了，這地方恢復了本來的面貌，廟前仍有一些乞兒，祇不過，他們也沒有甚麼乞求的對象，各自坐着躺着養神。

陪伴義弟　勾欄尋樂

段烟在廟旁的空地找到了那班一齊玩鬧的孩童，他們全是十四五歲、無家可歸的孩童。

一共有五六個人，圍在一起。

段烟上前，祇見他們在擲骰子，便道：「咦，擲骰子，讓我也參加。」

「你賭？」其他的人，看他不上眼。

「我不可以？」

「可以，但你有沒有錢？」

「當然有。」段烟從懷中掏出了娘親給他的錢，錢雖不多，但足夠賭幾鋪。

於是，段烟便佔了一個位置，心想：「前幾天學的東西，看看有沒有用。」

段烟是個聰明人，開始的時候，並沒有使出甚麼技藝，而且一連輸了幾鋪。

那時，衆人已對他不大注意。

後來段烟使出了方圓所教本領，一擲便是個四五六滿堂紅，先贏了一鋪，再擲又是一個一一一，又贏了一鋪，這兩鋪已把本錢贏回來，再擲一鋪，已有微利。

「咦，烟仔，你手風轉好了。」

「對，時來運到。」他又擲了一把，這一把是一隻六，兩隻一，是候六，不算最大，但也贏了。

段烟暗中計算了一下，這一下子已贏本帶利，應該是離開的時候。

突然，他苦起了臉，道：「我想拉肚子。」

「拉肚子，還不快走？」

那些人被他贏了，但贏得並不太多，也沒有在意，段烟却是滿心歡喜，心想：「圓哥的技藝非常有效，祇要我不貪心，倒是一門有用的找生活學問。」

有了錢，而且是贏來的錢，自然是心情開朗，他買了一些吃的東西，也買了一包胭脂水粉，拿回去給娘。

當他回到怡紅院，轉入後門，却看見一個人影，一躍過牆，入了後面。

段烟看到，那人似乎是方圓。

他先回自己小屋處，見了娘親，把那包胭脂水粉拿了給她，道：「娘，我買給妳的。」

段娘接了過來，一看見那些便宜的胭脂水粉，笑道：「娘還要這些做甚麼？」

「當然是塗在臉上。」

「娘老了，塗這些也沒有用。」

「怎麼說娘老了？妳塗了胭脂，與那些姑娘比也不遜色，而且人要衣裝，下次，我再替妳訂做一套衣服。」

段娘看見這兒子，雖不長進，但對自己總算有一些孝心，便也大樂。

段烟欲離開，段娘追問：「你又去那裏？」

「沒有甚麼地方去，我祇是到後面，找狗仔玩一下。」

段娘知道他與狗仔十分要好，也不再追問。

段烟走到柴房處，祇見狗仔安詳地躺在門口，一見了段烟，便高興的吠了起來。

「圓哥回來了？」

狗仔吠了幾下，似乎回答了他，段烟把一些肉丟了給狗仔吃，自己推開房門。

方圓果然在裏面，不過，他祇覺眼前一亮，因爲面前已不再是憔悴不堪的方圓，而是一個非常有風采的方圓。

祇見他衣着齊整，臉上沒有了鬍子，好一個風度翩翩的公子哥兒。

方圓看見段烟呆呆的望着他，問道：「怎麼，不再認識我了？」

段烟道：「眞是認不出你了。」

「爲甚麼？」

「因爲你簡直變了另一個人。」

方圓笑了起來。

段烟道：「一個翩翩風度俗世佳公子。」

「你也可以。」

「我？」

方圓把一大袋衣物拋向段烟，段烟接過，打開那大袋，拿出一件湖水藍色長袍，非常歡喜地道：「我喜歡這個顏色。」

「快穿上。」

「我？」段烟似仍有點不相信。

方圓點了點頭，段烟便立即脫去了他自己破破爛爛的衣裳，便要把那長袍穿上。

方圓道：「不，袋內還有內衣褲，我先出去外面，你快快整套穿上。」

方圓出了外面，段烟才把整個袋翻了過來，原來裏面的衣服，由內到外都有。

段烟換了全套衣服，屋子之內，並無鏡子，但他自己也可以想像，一定是非常好看。

「圓哥，你進來看看。」

方圓進內，臉露驚異的表情道：「請問，請問公子高姓大名？」

段烟也有點訝異，但隨即明白方圓在戲弄他，問道：「怎樣？」

「連我也認不得你了。」

「如果娘親看見，相信也認不得，我要給她看看。」

「不，不可以。」

「爲甚麼？」

方圓想了一想，才道：「你娘親遲早會見到的，何必這麼心急？」

「是嗎？」

「還有一點，你這樣走，還是會出洋相。」

「出甚麼洋相？」

「你要把指甲修好，也要把臉洗乾淨，把頭髮梳好，收入帽內，才會使人刮目相看。」

「好，我立刻去。」

段烟脫下了衣服，便要出去。

方圓道：「你自己出去弄，一定會引起你娘親的懷疑，倒不如跟我到一個地方去。」

「甚麼地方？」

「你跟我來便知道。」

兩人出了柴房，狗仔向兩人吠了一下，表示親熱，也要跟他們出去。

段烟道：「狗仔，你好好在這裏看守，我回來之時，買一塊大骨頭給你。」

狗仔似乎明白，搖尾擺頭，退回門口處。

方圓帶了段烟來到一處，他從來沒有來過的地方，不過，他是知道有這種地方。

這是一個「浴場」，所謂「浴場」，是有人服侍沐浴的地方，全是一些公子哥兒，或者是做生意的人，相約應酬的地方。

段烟知道有這種地方，但從來沒有來過。

方圓道：「我會找個師父，替你由頭到腳修理一下，然後，我們在這裏休息一下。」

原來沐浴也有師父。

這個師父，先爲他擦背、洗頭，然後用水把他全身沖淨，再爲他修甲，無論手甲腳甲，一一修齊，再沒有黑邊圍在任何指甲之上。

師父又吩咐他浸在熱水之內，浸完之後，又替他全身按摩。

段烟自出世以來，過着跟那「狗仔」差不多的生活，不要說讓人服侍，就是兩餐溫飽的日子也不多，他雖然比較幸運，有時娘親會拿一些珍饈百味給他嚐一下，不過，那種日子實在很少。

經過一番洗濯，實在使人身心舒暢。

師父帶他進入一個小房間，方圓早已半躺在房內一張床上，旁邊的小几上，放滿了香茗果子與點心。

方圓道：「覺得怎樣？」

「從來沒有這樣清潔過。」

「來，先休息一下，吃一些果子。」

段烟也躺在了旁邊的一張床上，道：「這是公子哥兒的享受。」

「是的，你便是公子哥兒。」

「我？開玩笑！」

「不，我會令你變成一個公子哥兒，至低限度，你可以成爲一個公子哥兒，但可能祇此一夜。」

「一夜？」

「你忘記了嗎？我曾經對你說過，我會給你三個願望的。」方圓道。

段烟早已不把這事放在心頭，道：「你好像說過。」

方圓道：「我的確是說過，而且我一定要實現你三個願望，我們早訂了第一個願望，記得嗎？」

「做大爺？」段烟道。

「對，你說過你非常羨慕那些在你娘親那間怡紅院的大爺，今晚，我們便去做。」

「我們去？」段烟伸了伸舌頭。

「是的，你穿上我買給你的衣裳，再經過一番打扮，那時，就算你娘親見了你，也不認得。」

「並不是被人打到娘親也不認得那種。」

兩人笑了起來。

方圓又道：「今天晚上，我陪你一起進怡紅院。」

「由正門進？」

「當然，由大門入，堂堂正正的進去。」

段烟有如此一問，原來有他的原因，因爲他自小在怡紅院長大，却從未在正門入過，每次他回家，或者由家出來，都是由後院出入。

沒有人讓他由正門出入。

他試過硬闖一次，祇是想滿足自己的自尊心，可是，他不但沒能滿足自己，反而被那些龜奴、鴇母、打手，一句話也沒說便攆了出來。

自那一次以後，段烟也想過：我終有一天要由正門進去，要你們倒履歡迎。

段娘在那次段烟硬闖之後，也教訓過段烟道：「這些地方，怎是我們這類人進的？你千萬不要再試，否則連老娘在這裏也站不住腳了。」

段烟不憤道：「爲甚麼我不能進去？」

「這些是甚麼地方，你可知道？」

當時，段烟並不十分清楚，祇知道來這些地方的人，都是公子哥兒，而且地方富麗堂皇，其實，他也沒有甚麼奢望，他祇是想大搖大擺地進去，過一下威風之癮。

他們兩人就在這浴場內的房間談了一會，然後各自睡着了，直到日落黃昏才離開。

* * *

離開浴場之時，兩人的打扮的確完全不同了。

方圓一身湖水綠色儒生袍，與段烟的湖水藍色的長袍，是相映成趣。

段烟看見他拿了一錠黃金出來，打賞了給浴場的師父與小工，連那個老闆也出來送他們走，並且非常尊敬的叫他們兩位作大爺。

出了門口，段烟道：「你怎麼有黃金？」

方圓道：「當然要有黃金，如果沒有黃金，怎能來這些地方，被人尊稱大爺？」

「我的意思是，你怎麼會有？」

「你不要理會，對了，我們現在便去怡紅院。」

段烟聽了，十分興奮，但隨即又有些畏縮地道：「我們這麼去，怕不怕？」

方圓問道：「怕甚麼？」

段烟就是說不出怕甚麼，可是，他的內心，的確是有些膽寒。

方圓道：「還有一點，怡紅院這些地方，也是狗眼看人低的地方，不要露出你的窮酸相。」

「我不知怎樣做才對。」

「沒有問題，你看着我便可以。」

「你怎樣做，我便跟着做。」

「是的，不過，但有些事情，你一定要自己拿主意，記着，你是大爺便可。」

「我是大爺？」

方圓知道他的信心不夠，從懷中拿了兩錠黃金，塞在段烟懷內，道：「有了這些東西，信心自然夠。」

果然，有了黃金，段烟也覺得心跳也沒有那麼快速了。

從浴場到怡紅院也要走一段路。

這時，已是萬家燈火的時候，路上行人匆忙，也正是趕回家吃晚飯的時候。

忽然，段烟發覺有人跟着他們，不過，他並不敢肯定，他望着方圓。

方圓是若無其事。

段烟低聲道：「那人似是跟着我們。」

「我知道，不用看他。」

他們繼續前行，不一會，來到了一條小巷，方圓一把拉了他入內，然後再從小巷望出來。

祇見那個賊頭賊腦的人，正在四處張望，似乎在找人，却不見了人，一臉無奈。

「他果然是跟踪我們的！」段烟道。

方圓道：「這小角色，不用理會。」

當那人走了之後，兩人才再出來，逕往怡紅院走去。

* * *

怡紅院，並不是普通人可以來的地方。

段烟對這地方，非常熟悉，却從來沒有從正門進去過，這時，怡紅院外，早已張燈掛彩，燈火通明。

門外站着幾個龜奴、鴇母，這些人段烟全部認識，而且也應該認得段烟。

來到怡紅院附近，段烟還是膽怯起來。

「他們認得我的，會趕我走的！」

「誰？」

「門口那些龜奴！他們自小看着我長大，一定會認得出我，不許我入內！」

「不會，你可會穿過這種衣裳？」

段烟看看自己，搖搖了頭。

「他們一定認不得你，但最重要一點，你要裝出一副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的樣子，否則，你自己露出馬脚。」

方圓挨着他，來到了怡紅院大門。

幾個龜奴，已躬身上前，叫道：「大爺光臨，賞光，賞光！」

方圓是一臉大爺的神氣，段烟這時，似也受了他的感染，挺起了胸膛。

「請進，請進！」

方圓大踏步進內。

當段烟也隨着進內，有個龜奴望着段烟，段烟却大模施樣白了他一眼，龜奴立時低下頭，叫道：「有客到，有客到！」

一時之間，「有客到」之聲，傳遍了大廳。

怡紅院的確是一間有氣派的妓院，大紅地毯，水晶大吊燈，還有大廳之內，一枱一椅，都是很講究。

這時，幾個鴇母也上前來，叫道：「大爺，大爺，甚麼好風吹你們來了！」

另外兩個丫環模樣的姑娘，也上前來，把方圓與段烟攙扶着，好像他們已是七老八十的了。

當然，，這是熱情的招待而已。

兩人坐下，早已有人奉上香茗，還有水果，乾果、瓜子、花生……甚麼也有。

鴇母也不心急，祇爲他們奉茶。

方圓實在有氣派，道：「烟弟，請茶！」

那個鴇母一開始便覺得段烟有點面善，不過，在這些地方，就算認識了人，也當作不曾見過，這是歡場一大禁忌，但這時聽見了那個「烟」字，禁不住叫了出來，道：「大爺是……」

段烟立時也發覺有些不大對勁，忙道：「圓哥，你想抽烟？」

方圓也明白，自己不該叫段烟的名字，便接口道：「對，我想抽口水烟！」

鴇母聽了，立時道：「水烟袋侍候！」

丫環聽了，立時往拿水烟袋，幸好方圓也懂抽烟，吸了兩口，對段烟道：「你也來一口？」

段烟雖然也抽過烟，但祇是那些在街邊買來的碎烟絲，用些烟紙捲起來，那有機會試這些用銀造的水烟袋，爲了滿足好奇，也接了過來。

他猛地抽了一口。

那濃烈的烟味，直嗆入他喉嚨，一時之間，使他嗆咳不已，兩個丫環上前，輕撫他背脊。

又有人上前，奉上香茗，道：「大爺，大爺，喝點茶潤一潤喉頭！」

段烟努力止住了嗆咳，但喝過了香茗之後，仍然有些未清，又已有人奉上另一杯水，道：「大爺，這是蜜糖水，最爲潤喉！」

段烟喝了一口，祇覺清甜無比。

自出生以來，段烟從來沒有試過有人如此待奉他，這時，他才知道，做「人」實在不錯。

鴇母上前，問道：「兩位大爺，可有相熟姑娘？」

方圓搖搖了頭。

鴇母道：「那我可以介紹我們這裏的最紅姑娘……」

「不。」方圓極有氣派地道。

「那大爺想找誰？」

方圓道：「老弟，你有甚麼意思？」

段烟其實對這地方的姑娘十分熟悉，甚麼春鶯、如花、金來、淑芳……

他想了一會，覺得她們每一個都不錯，不過，段烟並不是有甚麼惡念，祇是覺得她們一向對自己也不錯。

於是，他道：「春鶯、如花、金來、淑芳……」

鴇母聽了，笑道：「原來這位小大爺，才是我們的眞正熟客！好了……春鶯、如花、金來、淑芳……」

段烟道：「還有……」

方圓道：「大娘，怡紅院內究竟有多少姑娘？」

這個叫大娘的鴇母道：「有三四十個那麼多！」

「叫她們全部出來！」

「甚麼？」鴇母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們今晚開門不久，沒有人客？」

「大概沒有。」

「那叫所有姑娘出來，而且，我今晚要包起怡紅院，你們不用再接其他客人！」

這話更令大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甚麼？」突然，大娘眼前一亮，因爲方圓有意無意的露出金錠。

旁邊的其他鴇母，早已大聲的叫道：「兩位公子今晚要包起咱們怡紅院！」

「亞福，快把大門關上，今晚不用再招呼其他客人了！」

看來怡紅院很久也沒有遇到這個場面了。

一時之間，整個怡紅院也熱鬧起來，姑娘們從樓上的四方八面下來，祇見她們每個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忍不住竊竊私語道：「甚麼人物竟來包起咱們怡紅院？」

那些丫環傭僕也忙個不休。

人人都爭着問：「甚麼人物？甚麼大客要包起咱們怡紅院？」

於是，人人都來爭看兩位公子。

大娘更是指點好了一切，吩咐各人的工作。

這時，本在後院的段娘，也聽到了這個消息，她也忍不住出來，她自知衣衫並不光鮮，不敢明目張膽出外面看看包怡紅院的，是甚麼風流倜儻的人物。

這時，大娘見一切打點已妥，便上前道：「兩位公子，兩位貴客，還未請教高姓大名？」

方圓道：「小姓方……」

大娘已接口並熱忱地道：「方公子。」

段烟一直非常拘謹，不單是拘謹，而且是十分緊張。

大娘又道：「這位公子是……」

段烟其實早已認識這個大娘，而且不祇認識，而是由小看着他長大，她居然問自己高姓。

方圓立時用肘子碰了他一下。

段烟立時明白，大娘根本認不出自己，便接口道：「小生……小生姓殷！」

「啊，是殷公子！」

「本來他想從實說來，但回心一想，姓段的人並不多，祇要一說出姓段，便會引起懷疑，但又沒有人姓烟的，因此，人急智生，說了自己是姓殷的。

這時，段娘其實正在裏面偷看。

她一眼看出來，便覺這個年輕的公子，那麼面善，似乎很熟，却又一時之間，想不出在那兒見過。

這時，段烟開口說話，段娘一聽，幾乎叫了出來，這個豈不是自己的兒子……

可是，回心一想，又忍不住失笑起來，自忖道：「自己的兒子又怎能與這位少年公子相比？」

這時，又有傭僕捧了四色果子出來，而且那些燕瘦環肥的姑娘亦已入座。

擁着這一雙絕世佳公子，正是萬綠叢中的兩點紅！

大娘又爲兩位公子斟酒，並道：「各位怡紅院姑娘，還不向兩位公子敬酒？」

那些姑娘聽了，立時叫「方公子、殷公子」之聲，不絕於耳，那一陣鶯聲燕語，實在叫二人，未飲那些醇醪，已有了一些醉的感覺。

酒過三巡，方圓也開始放肆了很多。

大娘叫道：「各位女兒，你們要好好服侍兩位公子，今晚看你們誰可以奪得公子歸，那要看你們的造化了！」

這話裏面是叫衆姑娘好好招待兩位貴賓，其實是暗中吩咐各人，好好使出迷魂本領，爭奪兩位貴客。

大娘說完這話，與其他龜奴鴇母都退出了大廳，免碍得這兩位大客與衆姑娘嬉戲耍樂。

段烟在衆女之間，本來也是十分拘謹，但喝了一些酒，又見方圓一邊擁一個姑娘，有人送上酒，又有姑娘送上葡萄，更有姑娘投靠在他身上，一時之間，他也大着膽子起來。

所謂大膽，其實也不是怎麼，他衹與身旁幾個姑娘說笑。

其中一個姑娘道：「殷公子，你有點面善，不知你以前有沒有來過？」

段烟害怕露出馬脚，忙道：「不，不，我從來沒有來過這裏！」

「那麼，我在甚麼地方見過公子？」

另一位姑娘，以爲這女子在爭寵，在找話題，忍不住冷嘲熱諷道：「你一定是做夢，對，你做夢的時候，見過殷公子！」

衆姑娘聽了都笑了起來。

段烟道：「我……我第一次……」

另一個姑娘接口道：「殷公子甚麼時候有第一次？」這位姑娘年紀較大，見段烟這麼年輕，便語帶相關的逗他，但段烟祇是想說他第一次來這怡紅院，却給她利用了來影射男女之事，一時之間，他在會意與不會意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其他姑娘也插口，道：「殷公子，第一次，乾杯！」

段烟也不知如何是好，道：「乾杯！」

衆姑娘立時又爲他添酒，又爲他剝果子。

段烟出生以來，幾時享受過如此場面？

平日在怡紅院，人人都知他是段娘的私生子，心地好的也叫他一聲「烟仔」，有些狗眼看人低的，有時竟在他面前，叫他「野種」，根本沒有人尊重過他！

段烟對看不起他的人，當然憤慨，但自己的地位，却又如何可以惡起來。

如今，他實在以爲自己在做夢，看來，也祇有做夢才有這衆星拱月的場面。

段烟實在以爲自己在做夢，不過，當他吃果子之時，不小心咬了自己舌頭一下，痛了起來，他才知道，那實在不是做夢。

做夢也好，不是做夢也好，他祇希望可以延續下去，一直延續下去。

方圓那邊，當然比段烟這邊更爲精彩，一來他年紀較大，見過這些場面，早有他一手，一時之間，春風滿堂，春意盎然。

段烟喝了幾杯，而帶酡紅。

方圓見了，對他道：「殷弟，你千萬不要那麼快便醉，那麼，你醉了，便享受不到人生，也辜負了爲兄一番美意！」

段烟道：「我那有這麼易醉？」

方圓道：「不，不，你再喝一定醉，姑娘，快給他喝些東西，讓他解一下酒！」

那些姑娘聽了，立時各自去拿解酒的飲品。

那人奉上一杯，道：「殷公子，快喝這蜜糖水！」

又有人道：「快喝這橘子汁！」

還有一個奉上香茗，道：「公子，喝茶才可解酒！」

一時之間，幾個杯子堆在段烟唇邊。

他先喝了蜜糖水。

另一位姑娘當然不放過他，要他喝橘子汁，段烟也是個隨和的人，又一口喝下。

香茗當然也不會推却。

衆姑娘都拍手叫好，大讚道：「殷公子眞是大好人，來，乾杯！」

段烟突然站了起來，道：「我要去……」

「那麼早便要了？」有個姑娘叫道。

方圓聽了，也道：「殷弟，你那麼心急？」

段烟似不明白，問道：「我要去茅厠也不行？」

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

有位姑娘十分機靈，上前要扶段烟，段烟立刻道：「不用姑娘扶，我自己會找！」

「上茅厠也要你幫忙？」其他姑娘也訕笑起來。

段烟雖有一些醉意，但這怡紅院的地方，他那一處不熟？上茅厠當然不用人帶。

方圓見他脚步有點虛浮，道：「殷弟，叫個姑娘伴你也好，否則，跌下茅坑……」

衆人聽了，又大笑起來。

段烟道：「不用，不用，你看我，打一個無頭觔斗也可以！」

他說罷竟然眞在原地打了一個無頭觔斗，衆姑娘見了，都大讚他身手靈敏。

段娘剛巧拿了一些毛巾出來，見這位年輕公子，竟可以在大廳之內，打了一個觔斗。

看他的姿勢，實在似……因爲段烟向來頑皮，這種無頭觔斗，以前幾乎日日也打過。

段烟打完觔斗，便向後院而去。

剛一踏出大廳，便與段娘幾乎撞過滿懷，段娘手中一盤毛巾，也跌了幾條。

段烟連忙俯身去拾，段娘也在這時俯身，兩人便頭碰頭，段娘立時叫道：「對不起，公子！」

段烟也一時口快道：「娘……」

「甚麼？」段娘有點詫異。

段烟一時習慣，本想叫「娘

親」，但段娘這一問，反而使他清醒過來，他連忙接口道：「涼快……這些毛巾也涼快！」

他拾起一條，便往臉上揩抹。

段娘看了，才明白他在說「涼快」，道：「對不起，公子，你想往那裏去？」

「茅厠！」

「茅厠在那一邊！」

段烟道：「我知道！」說罷便一溜烟往那邊走去，段娘看着他的背影，又忍不住自言自語道：「這位公子，眞像……」

她拾起了所有毛巾，心中又想：「這位公子，聽說是第一次來怡紅院，爲甚麼又這麼熟悉這地方的環境，連茅厠在甚麼地方也知道？」

段烟來到茅厠，心想：「幾乎露出了馬脚，叫起娘來，如果娘親知道是我這……一定……」

他如厠之後，剛出茅厠，有人叫道：「烟仔！」

「呀，是你……」

「你是烟仔？」站在他前面的竟是段娘。

段烟在全沒有戒心之下，讓娘親知道了他的身份，一時之間，使他啞口無言。

段娘道：「眞的是你，你怎會……」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嘈雜聲音，似乎是發生了甚麼吵架的事情。

段烟道：「娘親，遲些我會向你解釋，我要出去看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他說罷便奔了出去。

段娘自言自語道：「這孩子又遇上了甚麼人，不要闖禍才好！」

段烟回到大廳，只見衆姑娘各站了起來，方圓更是站在大廳當中。

幾個鴇母與龜奴都出來，站在大廳入口之處。

「幾位大爺，我早已說過，今晚怡紅院已有人包了，暫時無法招呼客人！」那個龜奴一邊說，一邊退後進了大廳，因爲前面幾個大漢，正一步一步逼進來。

段烟一看，這幾個彪形大漢，有點面熟，豈不就是日前在金花聖母神誕中開賭的那幾個？

「我要來看看那個大爺有這麼本領，竟可以包起怡紅院？」

方圓聽了，也排衆而出道：「是我，是我包起了怡紅院！」

大漢一見了方圓，開始有些愕然，隨即道：「你？那日出千，還沒有把你打死？」

所謂仇人見面，份外眼明！

方圓如何認不出這幾個大漢？一時之間，他也是怒從心上起。

那幾個闖入怡紅院的大漢，已一字排開，一共有五個大漢，當中一個，滿臉于腮，身材高大，十分威武。

大漢道：「把這狗崽子，撻了出去！」

四個大漢，一聲應命，躍了出來，已把方圓圍了在當中，一時之間，那些姑娘，嬌聲叱咤，鷄飛狗走。

有鴇母叫道：「請幾位大爺高抬貴手，勿在怡紅院內打架！」

也有龜奴叫道：「幾位大爺，何必相爭……」

四個大漢那理會這些龜奴鴇母，飛身一撲，早已圍着方圓打。

方圓並不害怕，左閃右避，見招拆招。

段烟仍站在後廳之處，見方圓被圍攻，自然不能袖手旁觀，便要出去。

那知他一動，已有人拉着他的衣袖。

段烟回首一看，正是娘親！

段娘道：「阿烟，你不能淌這渾水！」

段烟道：「不，方圓是我的朋友，他與我一起來，有事我當然也要站在他這一邊！」

他一手推開了娘親，直撲大廳。

段娘想叫，已來不及。

那虬髯大漢，見有人進來，一看之下，竟又是日前在賭檔中與方圓一起的小子，叫道：「原來這小子也未死，他們這麼好朋友，今晚便叫他們一起死在怡紅院內！」

其餘大漢，同聲回應，道：「好！」

方圓本來正慶幸段烟暫時離開，可免過了這一場災劫，那知道他又在骨節眼上，竟又出跑到他身邊。

方圓輕聲道：「烟弟，走吧，不要再淌這渾水！」

段烟道：「渾水？圓哥，我是這樣沒有義氣的人嗎？我們早已與這些人打過，而今再來一次，但不是再輸一次，好嗎？」

方圓無可奈何的點了點頭。

那些大漢，也不再給他們機會多說一句，如狠似虎的撲了上來。

方圓奮力與這些大漢周旋，他武功並不算好，但勝在靈活，在左閃右避中，偶然回敬一招，使那幾個大漢吃了一些悶拳。

可是，多了個段烟，他武功實在差勁，不但幫不了方圓，反而成了他的負累。

幾個大漢，走慣江湖，打了十來招，已知方圓斤兩，其中兩人，更以攻段烟來威脅方圓。

方圓以一敵四，本已吃緊，而今却要多照顧段烟，分心分力，便落下風。

方圓知道，如此再捱下去，對兩人並無好處，反而叫段烟離開，更爲化算。

他奮力雙掌挺出。

衆大漢不敢直攖其鋒，紛紛退開。

方圓便趁這空檔，對段烟道：「快退在旁，免我要分心照顧！」

段烟聽了，心中不願，但事實卻擺在眼前，自知再打只是拖累他，他也明白，幫方圓反是累了方圓。

他決定一躍而出了戰圈。

這時，大廳之內，再沒有其他鶯燕，她們早已奔回自己房中，有些膽子比較大一些，卻仍縮在一旁。

四個大漢，又再圍攻方圓。

方圓沒有了段烟的拖累，打得更爲放手，一時之間，並無敗象。

可是，段烟在旁，卻是心癢難熬，一來他也希望報那日被打之仇，二來他實在想幫自己義兄一把，可惜自己並不懂武功。

當時他站在一旁，卻是福至心靈，心想：「站在這裏，也可幫圓哥！」

他在桌上，拿起了一些果子，猛地擲向四條大漢！

大漢初以爲是暗器，紛紛避開，這一避卻給方圓一個機會，出拳出掌，傷了那分心的大漢。

段烟見了這情形，心中叫好，不再去摘果子，而是擲一些較爲重的物件。

一時之間，硬物四飛。

那四個大漢怒極。

而那站在旁邊的虬髯大漢，是這四人之首，看到段烟在搞這些小動作，弄得四人失手，心中也怒，一手提了一張酸枝椅子，便擲向段烟。

段烟突見一個黑影竄來，急忙一閃，只是那酸枝椅子，在他跟前落下，立時散了。

他心中一寒，心想假若他沒有避過這椅子，碎的不再是椅子，而是自己。

不過，段烟看着椅子，倒也心中一亮，自忖：「爲甚麼這麼蠢，不擲這些桌子？」

他把眼前碎開的椅子，擲向四大漢。

酸枝椅子雖然是碎開，但比那些果子，當然是威力百倍，其中一個大漢不幸，閃避不及，血流破面。

這時，段烟已拿起了其他椅子，几子，猛向四個大漢擲去！

大漢爲了閃避，正好給方圓機會，左掌挺出，右脚一踢，兩個大漢應聲倒地。

段烟看了，心裏大樂。

可是，還未樂完，卻突見眼前一閃，一個黑影已撲了過來。

段烟猛退，不過，他退得快，那個黑影也竄得更快，一直迫向他，迫到了退無可退之地，因爲他身後已是牆壁，不能動彈。

段烟抬眼一望。

卻原來是那個虬髯大漢，他看不過這小子在旁亂擲物件，決定親自解決這小子。

虬髯大漢道：「還看甚麼？」

段烟正想答口，只見那大漢一手揮下，他想避但已來不及，只覺頭顱痛極，金星直冒！

這一掌並沒有置段烟於死地，那大漢心急，只是小懲大誡一下這個小子。

段烟被打得三魂不見了七魄，心中惱極，幸好還沒有昏倒，這時，其實他甚麼也看不見，只是伸手亂摸，希望可以摸到一樣東西，可以還擊一下。

這時，他已退至牆角，這牆角處，剛好是一個地主公公的神位，神位之前，當然有香爐。

段烟也不管是甚麼，提起了香爐，便向那大漢擲去，這一擲，香燭灰四散，正好在那大漢眼前散開。

香灰刺眼，大漢狂叫，雙手擦着眼睛，跌跌撞撞的退了出去，那知道，他越是擦眼，香灰入眼越難受，他忍不住叫道：「這小子可惡，弄瞎了我！」

他在大廳之中胡亂走動，眞像個瞎子，又大聲狂叫：「也把這小子弄瞎！」

段烟那裡還會再站在那裏，任由你弄瞎？

那四個大漢，見大哥被害，不再攻向方圓，一起圍捕那小子。

段烟在這大廳之內，東奔西竄，四個大漢，追來追去也追不到。

段烟走近方圓處，方圓叫道：「好小子！」

段烟道：「總算盡了一點綿力！」

忽然，其中一個大漢，撲向他們，方圓先知先覺，一手推開了段烟，免其受襲。

那大漢一拳打出。

方圓正想用手格開，那知道，眼前一亮，來的並不是一拳，而是一柄匕首。

原來這些大漢，本以爲三拳兩脚，便可以解決二人，不用在這地方傷人，那知道弄到這個田地，連大哥也被弄得瞎了。

情急之下，其中一人，拔出匕首，先要刺殺段烟。

方圓一推，把段烟推開，自己卻迎上了刀鋒。

匕首直插入方圓胸口之處。

他狂叫了一聲。



段烟見娘親被塌下的石頭壓着……

大漢立時拔出匕首，轉身插向段烟，段烟機靈，早已在方圓一推之下，順勢離開。

方圓雙手按着噴血的胸口，一脚踢出，踢向那轉身攻擊段烟的大漢。

大漢既然攻不到段烟，回身又再刺向方圓。

又是一刺，匕首再沒入方圓另一邊胸膛，這一下，更爲厲害，鮮血直標。

段烟見了，本來已是離開二人一段距離，而今見方圓身上鮮血如泉湧出，他已忘記了自身安危，反身直撲，直衝那人。

大漢並不爲意，被他撞得人仰馬翻。

不過，他起身也快，而方圓正好在他面前，他不由分說，又想一刀刺下。

方圓雖然看着那染血的匕首刺下，卻無避開的能力，就在這一刻，段烟又再一次奮身躍起，以身體護着了方圓，而大漢的匕首並沒有停下來。

這一刀正插在段烟的手臂。

段烟痛極，但他也不理會自己的傷勢，仍以身體護着方圓，問道：「你怎麼了？」

方圓臉色發白，有氣無力地道：「暫時死不了。」

段烟道：「走！」

他一手護着方圓。

可是，這時，怡紅院外又起了嘈雜之聲，一大班人如狼似虎的奔了進來。

原來這些大漢已通知了他們的人。

爲首的虬髯大漢，知道自己人來了，按着雙眼，大聲叫道：「宰了二人，剷平怡紅院。」

衆大漢叫道：「好！」

一時之間，這些大漢殺入，整個大廳，已不成樣子。

方圓知道，此刻不走，再無逃走機會，他在懷中掏出了一顆子彈似的東西，擲向大廳之中。

隆的一聲，彈子爆開，整個大廳，立時烟霧瀰漫，方圓是個慣於行走江湖之人，這些撒烟蛋的技倆，是江湖救急之法。

段烟也趁此機會，拖起了方圓，想向後門處逃走，可是，那烟霧既刺眼，又嗆喉，雖然他是十分熟悉這地方，但是仍不辨方向。

當他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際，有人低聲道：「跟我來！」

段烟一聽，知道是娘親，喜道：「娘親！」

「跟我來！」

原來段娘一直在旁邊，看着衆人打鬥，她並不是好奇，而是擔心段烟。

這一場惡鬥，根本沒有機會讓

段娘出來幫忙，她眼看着段烟受傷，也無從幫手。

她非常焦急。

却見烟霧一起，她便不再理會本身危險，竄向段烟之處，段娘對這地方極熟，就算是盲了也知道走往後院的方向，因此她不怕大烟霧，一手拖着段烟，便往後門走去。

段烟也把方圓托了在肩上，隨着娘親，閉上眼睛，直向後院奔去。

出了大廳，段烟才可以睜開眼睛。

「娘！」

段娘道：「不要再說了，你還是先走。」

「娘，我對妳不起。」

「這個時候還說甚麼？唉，你自小到大，幾時對得我……」她不想再責怪這兒子，改口道：「你快快離開這地方，永遠也不要再回來了。」

「我……我沒有孝順妳！」

「還說甚麼，祇要你能活着，便算孝順了我。」

段烟聽了，實在感動，這位娘親，一直與自己相依為命，本來是望他有日出頭，可以有些好日子過，想不到這一刻命在旦夕，還求甚麼，祇有保命要緊。

「我會回來！」段烟道。

「走，快走！」

段烟托着方圓，走向後門。

段娘道：「你不用擔心娘，你祇要拚命走，離開這地方，越遠越好，我會在這裏幫你阻撓他們。」

段烟道：「娘，我一定會回來，接你過一些好日子的，你要等我啊！」

段娘已不回答，她奔向院子另一邊。

段烟祇覺肩頭濡濕，低首一看，原來方圓正在淌血，那濡濕的正是他流出的血。

他知道不能再拖下去，拚命奔出了後院。

後院處有幾匹老馬，段烟選了一匹較為强壯的，把方圓擱在上面，自己也上了馬，奔向後門。

當他離開怡紅院不久，回首一看，祇見烈焰通天，看來這是他娘親的傑作。

幸好有這一場及時的大火，才沒有人追出來，段烟猛鞭了馬匹幾下，那馬兒一直往城外跑。

也不知跑了多遠，那老馬也倒了下來。

段烟推了方圓一下，祇見他呼吸微弱，段烟道：「圓哥，你怎麼了？」

方圓並沒有反應，段烟急極。

這時，天已漸亮。

段烟看看四周，才發現自己來到了一個山崗，山崗之上，滿是墓碑。

墓碑不遠之處，有一間小屋。

段烟再托起方圓走向那間小屋，那兩處傷口，再無淌血。

忽然，方圓似是醒了過來，喉間發出一些「嗚嗚」的聲音。

段烟道：「圓哥，你你……」

「水……」方圓發出非常微弱的聲音。

屋中並沒有水，他走出屋外，有個水井，他打了一桶水上來，用了個舊瓦盆，盛了入內。

方圓非常口渴，喝了幾口之後，又再嗆咳起來。

段烟扶着他，祇覺得他身體有些冷，而且沒有甚麼氣力似的。

方圓道：「烟弟，我對不起你。」

段烟奇怪地道：「為甚麼你這樣說？」

「今晚我本來想為你實現第一個願望，那知道幾乎害了你的性命。」

「怎關你的事？」

方圓道：「一切都是我作的孽，假如沒有在賭場多事，也不會弄到如此田地。」

「如果你沒有在賭場……也不要說了，我也不會認識你了。」

一切都似乎冥冥中有註定，怨不得誰。

方圓道：「你還記得那天？」

「當然記得。」

「那些開賭的人，祇許他們自己贏，却不准其他人贏，這與搶別人的錢，沒有多大分別。」

「圓哥，你那天十分威風，那種豪氣干雲。」

方圓道：「賭桌上有甚麼豪氣。」

「還有你與那些人交手，雖是單獨一人，而對着那些如狼似虎的人，面無懼色。」

「不要再說了，我那些本事……根本不是本事，如果我有本事，也不會被他們打得……打得落花流水，連性命也幾乎丟了。」

「圓哥，你武功好，手藝雜多，我眞是非常仰慕你，我一定要向你學。」

方圓道：「烟弟，你還沒有見過世面，我那些所謂本領，祇是鼠竊狗偷的本領，根本不值一提，還說甚麼向我學習，不，不……」

段烟道：「不，不，你答應過教我的。」

「可惜……」

「可惜甚麼？」

「可惜我日子不多了……我想教你，但可能沒有時間，再沒有時間教你了……」

「不會的！」

方圓的聲音顯著的小了下來，

道：「我還答應了給你另外兩個願望……其實……今天晚上，這個願望，也未曾使你實現……我問心實在有愧……」

「不！圓哥，今天晚上我已經十分快樂，我生在怡紅院，從來也沒有坐在怡紅院的大廳之內過，那些四色果子，那些姑娘，那些……我已是一生難以忘懷。」

「其實，以我這個人，外表虛浮，內裏的所謂功夫技倆，其實也祇是欺人之談，我眞希望……」

他的聲音又轉低，低至連段烟也無法聽到，段烟立時追問道：「希望……希望甚麼？」

方圓已不再動。

段烟用力搖他，他已再沒有甚麼反應。

「圓哥，你不能死，你死了留下我一個人，你叫我如何是好？」

可惜方圓實在已聽不到，而且以後也再聽不到。

段烟哭着、叫着，一切都沒有用。

他哭得倦了，竟然伏在方圓的身上睡了。

這一睡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當他醒來的時候，那破窗透入了一些月光，段烟感到非常口渴，想起外面有一口井，他奔了出去。

來到井旁，打了一桶上來，猛地喝了一口，把餘下的水潑在臉上，使他整個人也清醒過來。

這時，明月有如一個大銀盤，懸在半空，冷冷的光輝，灑在地上。

段烟再去打一桶水。

當他望下井的時候，他突然看到了一個人影，井水十分平靜，他看得十分清楚。

水中的倒影是方圓。

他立時回過頭來，叫道：「圓哥！」

這個人打扮與方圓有些不同，但臉孔却是一模一樣，正怔怔的望着段烟。

段烟喜道：「圓哥，你沒有事了？」

「我有甚麼事？」這人的聲音與方圓也完全沒有分別，神情也是一模一樣。

「我還以為你死了。」段烟道。

「死了？」

「你不是躺在地上，連說話也沒有氣力了嗎？」

「誰？」

「當然是你。」

那人聽了，轉身進那小屋，段烟當然跟着進內，這房子不大，一目了然。

方圓仍然躺在地上。

這一個情景，嚇得段烟不知所措，祇能叫道：「你……是誰？」

那人並沒有理會段烟，撲了上前，先看清楚方圓的臉孔，才道：「圓弟！」

方圓當然不能回答。

那人再試了方圓的鼻頭氣息，再摸他的脈搏，知道方圓應是剛死了不久。

那人回過頭來，一臉寒霜，道：「是你殺死我的圓弟嗎？」

段烟道：「當然不是。」他撲身上前，雙手握着方圓，祇覺方圓身體已是十分冰冷，忍不住哭了起來，叫道：「圓哥，圓哥！」

「是甚麼人殺死他的？」

段烟揩着淚，道：「你是誰？」

「你看到我的臉，也應知道。」

這人臉孔與方圓可說是一模一樣，因此，剛才段烟才會誤會是方圓沒事，站在他的背後。

「你是他……」

「他的大哥，我們是孿生兄弟。」

「怪不得如此一模一樣。」

「我叫方正，你是誰？」方正為人，似乎與方圓不同，絕不拖泥帶水，非常直接。

「我叫段烟。」

「你怎會認識我弟弟，又怎會讓他死在這屋中？」

段烟道：「說來話長。」

方正道：「長話短說。」

於是段烟把與方圓無端端在賭場認識，以至結拜之事，一一告之方正。

方正聽了，道：「你是我弟弟的拜把兄弟，那麼，我也是你的拜把兄弟了！」

段烟對此，也沒有異議，道：「正哥！」

方正道：「我要為方圓報仇！」

「我也是！」

「現在便去！」

「現在？」段烟正想再問，方正已動身。

段烟立時追出，祇見方正已奔出小屋範圍，不遠之處，有一匹馬在鳴叫。

方正正奔向那馬。

段烟叫道：「我也去！」

方正已上了馬，叫道：「不，你在此等我消息。」

段烟仍狂奔上來，道：「這羣惡賊，不但殺死了圓哥，還搗毀了怡紅院，我也中了刀，因此，我也要去，也許幫不了你甚麼，但我要看着他們死在你的刀下！」

他一邊說，一邊已跑近方正。

方正道：「你帶路認人也好！」

* * *

他坐在馬背之上，稍一彎下，便把段烟扶了上馬，坐在方正前面。

方正身手異常敏捷，提起段烟，仿如無物，段烟一上了馬鞍，方正喝了一聲，馬匹便應聲起步。

段烟祇覺兩耳吹風，飛快而去。

亡母遺囑　尋找生父

轉眼之間，已回到鎮內。

方正道：「怡紅院在那裏？」

那時天仍未亮，段烟指着那處仍有烟升起處，道：「可能已着火焚毀了！」

方正循着段烟所指，來到怡紅院處！

怡紅院已了無踪影，祇見到處是頹垣斷瓦，整間怡紅院，已被一把火燒燼了。

段烟當然知道，母親爲了讓自己有足夠的時間離開，放火把怡紅院燒了。

方正繞了怡紅院一週，道：「此時這裏當然沒有那些惡漢，他們會在那裏？」

段烟道：「應該在金花聖母廟附近。」

方正一拉馬頭，直往金花聖母廟而去。

金花聖母廟，根本沒有甚麼房屋，祇有一些無家可歸的人，在廟前廟後，找個睡覺的地方。

方正的馬匹吵醒了很多人。

方正道：「這些當然不是圓弟的仇人！」

「不是。」

「你又說他們在附近？」

段烟道：「你讓我下去問問！」

段烟滑下了馬鞍，找了個平日有些交情的混混，問了幾句，又回來對方正道：「前面有間小旅店，他們應該還在其內！」

方正一弓身又把段烟拉了上馬，立時又撥了馬頭，向那間小旅館而去。

這時，天仍未亮。

方正爲了不想馬蹄聲打草驚蛇，早已下了馬，把馬拴在一棵離旅店不遠之樹下。

段烟也熟悉這旅店。

旅店的門是關上的，段烟上前，輕輕一推，却是虛掩，裏面並沒有掌櫃，也沒有小二，看來這個時候應沒有甚麼人上門，因此沒有人看守。

掌櫃的後面，是一道門，門是通往後面的客房，當中有一個院子。

院子之中，有十來個人影。

段烟一看，回頭立時對方正道：「他們都在裏面，當中那個鬍鬚漢子，相信是他們首領，也是這幾個人，戳了圓哥幾刀！」

方正道：「你躲在附近……不，你還是跑回馬匹旁邊，等我殺了這幾個人，馬上回來！」

段烟道：「不，我知道我幫不了你，但我要看着我的仇人，也是圓哥的仇人，死在你刀下！」

方正沒有再多說話，一邊點頭，一邊持刀。

段烟閃了入內，來到院子，躲在一棵桂樹的後面，祇聽到那幾個大漢在談話。

虬髯大漢道：「闖出這大禍，要快走。」

那幾個漢子，似乎是在搬一些行李，道：「來了，來了，大哥爲甚麼這麼緊張，毀了怡紅院，也不是我們做的，就算官府來了，怕甚麼？」

大漢道：「你們殺了人，又偷了怡紅院的金銀，這時不走，更待何時，難道要人來抓才走？」

「他們來抓我們？放幾塊金子在他們面前，要他們鎖我們也不敢！」

「走，走，你這幾個貪財好色傢伙！」

聽他們說話，看來他們在怡紅院內，抓不到方圓與段烟，一口怒氣，完全洩在怡紅院人的身上。

本已着火的怡紅院，正讓他們有機會趁火打劫，他們還搶掠强姦，無所不爲。

看來事件已弄得無法收拾，因此，這些大漢才在這夤夜之際，想離開此地。

方正當然也明白其中大概。

他一閃身入內，那虬髯大漢一怔，方正已提刀上前，一刀劈下。

那虬髯大漢武功本來也是不弱，可是，竟然無法躲過這一刀，方正祇是一躍手起刀下，已把那人的左邊胳膊，整條砍了下來。

那人狂叫。

其餘的人，都撲了出來。

方正也不多言，手起刀落，接着便是慘叫之聲不斷，血噴滿地。

段烟已是個膽大之人，但也從來沒有看過這麼殘忍的斷殺情景，忍不住低下頭來，不忍卒睹。

當他再抬起頭來，祇是眨眼之間，早已滿地伏屍，而方正正提着一些東西過來。

段烟看到他手上的東西，驚叫起來。

「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

「這是人頭？」

「是，拿回去祭我弟弟！」

段烟不敢再細看。

方正提起人頭，道：「這也是你的仇人，你拿着！」他把虬髯大漢的人頭，硬塞在段烟手裏。

段烟無法不接過來，想起那天晚上，這班大漢，如狼似虎，又想起那天在賭棚之內，他們欺人太甚，一時之間，也不再害怕，猛地吐了幾口口涎在那大漢的頭顱之上。

兩人回到馬匹處，上馬狂奔。

段烟道：「方正大哥，我還有一件事！」

「甚麼事？」

「我母親也在怡紅院，不知她……」

「去找找看！」

馬匹在怡紅院停了下來。

段烟下馬，雖然這時的怡紅院，已成了一個廢墟模樣，但段烟仍然勉强認得，那裏是大廳，那裏是廚房。

幾個龜奴的燒焦屍體，趴在大廳。

還有那幾個鴇母，也死在樓梯之處，梯已塌下，還壓着一些姑娘。

當中有很多姑娘，段烟也是熟悉的，見到她們，屍體半焦，知道她們早已返魄無術，段烟實在忍不住的哭了起來。

他更想到娘親，娘親會不會像她們一樣？

段烟忍不住的大叫：「娘親，娘親！」

從大廳進了內花園，又走過長廊，那裏有人回應？這一帶地方，也有一些傭僕屍體，有些燒死，也有些被人追殺而死，再被燒焦。

這一路眞是令人慘不忍睹。

他一直奔往後院，那一列柴房亦早已變成灰燼，段烟看着那些有餘烟的灰燼，突然有一種說不出的凄涼感覺。

「娘親！」他實在忍不住的叫了一聲。

他這叫，祇是爲了發洩一下心頭那種凄涼的感覺，可是，在這灰燼與廢墟之處，竟然有一聲若有若無，似眞非眞的回應……

「烟仔……烟仔……」

段烟還以爲自己在做夢，他强自鎮靜下來。

「烟……仔……」

這一次的聲音，却是非常的實在。

「娘親！」

「烟仔！」這聲音似離不遠。

段烟一直叫着娘親，而段娘的聲音也斷斷續續的出現，他循着聲音，終於在一堆塌牆之內，發現了被壓着的段娘！

段烟叫道：「娘親？眞的是娘親？」

「烟……仔……你……你終於來了！」

段烟撲上前去，祇見段娘祇露出了頭部，而身體其餘部份，却被壓在碎石之下，他瘋狂的要把石塊推開。

段娘痛苦的呻吟着。

「娘親，你受傷很重？」

「很重……很重……但你千萬不要動那些石，否則，我再沒有機會多望你一眼了！」

「娘親，你忍耐一會，我去找人……」

「不用了！」段娘的聲音充滿了悲苦，也帶有一些難以言喻的喜悅，又道：「我……我……」

「娘親，你不要再說話！」段烟蹲了下去，望着石中的娘親，眼淚如瀑布般奔滾而下。

淚水滴在段娘的臉上。

段娘道：「烟仔……我始終相信，你一定會來……」

「我來了……娘親，我實在對不起你……」

「不要再說，你要好好的聽我說！」

「甚麼？」

「本來我應該一早死掉，但爲了一件事，一件要讓你知道的事，我拚命捱下去！」段娘似乎有些好轉，但臉色依然蒼白，但說話却有了一些喘氣。

「娘親，讓我救了你出來再說！」

「不，如果我不說，我相信這一輩子也沒有機會的了，你聽着……」段娘的聲音又似是細小了少許。

段烟側了耳朵，盡量貼近段娘的唇邊。

段娘道：「段烟，你並不是姓段！」

「我不姓段，姓甚麼？」

「鄔，你姓鄔……」

段烟實在覺得奇怪，爲甚麼娘親十多年來沒有提過這件事情，而今竟在這情形之下提出？

「那邊那個廢棄的水井，旁邊有一塊石，你推開那塊石，便可以找到一些關於你身世的東西！」

「我的身世？」

「我知你一直非常介意有人提及你身世的事，烟仔，你當然也有父親！」

「我父親是誰？」

「我死了之後，你如果有機會，去找你的生父……他……他雖然並沒有養過你，對我也不認眞，但……有一段日子，他對我一往情深……我爲他生下了你……我是心甘情願的……我沒有後悔……」

段娘的聲音，越說越低。

段烟叫道：「娘親，娘親……」

段娘突然又睜開了眼睛，望着段烟道：「烟仔……我對你不起，你一生下來，便沒有父親，我又是做……做這種……人們都看不起你……我實在對不起你……但以前我却不敢向你說……」

「娘親，娘親，不要再說了，我找人救你……救了你出來，再說……不……不，我有沒有父親並不重要，娘親……我祇要你！」

段娘聽了這話，臉上露了一些喜色，道：「烟仔……我知你是個孝順的兒子，雖然……很多時候，你令娘親不開心……但也難怪你，

也不枉我拚命捱到如今，你好好找回你的生父……」

段娘再沒有說話，閉上眼睛，臉上顯得十分安詳，看來這件事一直折磨着她，臨死之前，才說了出來，並且可以親口對兒子說，似乎是了却了心中一件極大的心事。

段烟見娘親臉色更爲蒼白，叫道：「娘親，娘親！」

段娘不能再應他，而且以後也不能再應他。

段烟瘋狂的推開了一些石塊，可是，推開了一些，上面的另一些石塊又滾了下來。

剛才他試過推開石塊想救娘親出來，石塊移動會弄痛娘親，但而今娘親已不再痛。

段烟一邊挖，一邊狂叫：「娘親！」他瘋狂的把石塊推出。

突然，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冷冷的道：「她死了！」

段烟回過頭來，只見方正已站他的後面。

「走！」方正道。

「不，我要救我娘親出來！」

「救不了，如果你想報答你的娘親，你好好的完成她托你做的最重要一件心事！」

「甚麼？」

「找回你的生父！」

「你聽到了？」

方正點點了頭，道：「完成你娘親最後一個心願，她才會安息於泉下。」

段烟站了起來。

段烟這時，根本沒有思想，腦袋之內，一片空白，他依了方正的話，站開了一些。

只見方正一掌拍向石堆，登時，上面的石因爲震動而滾了下來，把段娘完全掩埋了。

段烟見狀，撲上前哭道：「娘親，娘親！」

方正道：「鄔烟，不要再哭了，令堂已入土爲安，走，我們走吧！」

段烟迷迷惘惘的站了起來，自言自語道：「鄔烟，你叫我鄔烟？」

「難道你忘了你娘親的話？」

「對，我姓鄔，不過，娘親一手養大我，我還是尊敬她，我不姓鄔！」

「那沒有甚麼關係，你自己拿定主意！」

「我暫時仍姓段……」他猛地吸了一口氣，直往另一邊走去。

方正也跟着他。

那邊有一個已廢棄的水井，段烟看了一會，然後蹲了下去，果然在朝北那邊，他發現了一塊有些鬆動的石塊，看來這石塊本來可以輕易推開，但經風吹日曬，與其他泥土結合，這時已不能再拉出來。

方正看了，道：「讓我來！」

他伸出五指如鈎，一抓之下，石塊抓了出來。

段烟伸手入內，竟然抓出了一個小小的油布包。

方正道：「回去再看！」

段烟只好把那個油布包納入懷內，忽然，他又走回娘親那堆石塊處。

方正又以爲他想念娘親。

可是，段烟並不是找娘親，而是往那個柴房處，小心看了一看，終於發現了他想找的東西。

方正上前，發現他對着一具燒焦黑色的東西，又哭了起來。

方正有點厭煩道：「你又哭甚麼？」

「這狗！」

「狗也要哭？」方正以爲他孩兒心性，也不再多言，道：「我再出去等你一會，你若不再來，我以後便也不再理會你了！」

段烟並沒有理會他。

他蹲了下來，用石塊鑿了一個地洞，把燒剩下的狗屍埋了下去，又把燒焦的骨灰抓了一把放進衣袋，鞠了一個躬，這才離開。

方正在外面已等得不耐煩，正想要走，段烟見了，忙道：「等我！」

方正也不再多言，彎腰下來，一下提起了他，雙腿夾馬，馬匹直奔城外。

＊　＊　＊

方正與段烟，一直回到那小屋，下了馬之後，方正拿着那虬髯大漢的首級，直奔方圓的墓前。

他把首級放在墳前，道：「圓弟，我爲你報了仇，你也應安息了！」

方正恭恭敬敬的在墳前鞠躬。

段烟也上前，鞠躬之後，輕輕地道：「圓哥，害你的人，個個都已死了，你安心上路吧！」

方正一直在墳前，沉默不語。

段烟試與他談話，不過，方正似乎不願說話，段烟也不理會他，從身上拿了一包黑色的東西出來，打開之後，把一些黑色的粉末，撒在方圓的墳上。

方正見了，忍不住問道：「那是甚麼？」

「是狗仔的灰！」

「你怎麼把狗屍灰撒在我弟弟的墳上？」

「我希望狗仔可以陪伴圓哥！」

「方圓認識這狗仔？」

方正點點了頭，又陷入回憶。

方正問道：「你究竟怎樣認識我弟弟？」

「說來話長。」

方正沒有追問，但段烟把他們怎樣遇上的情景詳細訴說了一番。

方正聽了，嘆了口氣。

「你爲甚麼嘆氣？」段烟問。

「我這弟弟一向如此，憑着一點小聰明，終日渾渾噩噩，因而斷送了一生！」

段烟對方圓，其實是一直十分佩服仰慕，但想不到，這位兄長對方圓却有這般的評價。

「你說他有點小聰明，終日渾渾噩噩？」

方圓道：「你以爲不是？」

「當然不是，當日他在賭棚之內，那種豪氣干雲，我記憶猶新！」

「還有甚麼地方，他值得你仰慕？」

「他在養病期間，教我的賭術，實在令人耳目一新，大開眼界！」

「對，我早說過這是小聰明！」

「他武功也不弱……不過……」

「不過甚麼？」

「我知道以他的的武功與你比較，那是小巫見大巫！」

「是的，他與我同拜一師，可惜，他學得不多……其實也不算不多，但並不專心，只學得其中的招式，並不是師傅的神髓！」

「不過，他爲人講義氣……」

「義氣？」

「他曾經答應過我……」

「他答應過你甚麼？」

「他答應讓我實現三個願望！」

「咦？他變了神仙？」

「也沒有甚麼。」段烟其實一直覺得方圓讓他實現三個願望，也只是兒戲之言。

「他帶你去妓院，爲甚麼？」

「那是他爲我實現的第一個願望！」

「甚麼？你這麼小年紀，便想往妓院尋歡作樂了？」

忽然，段烟似有點不高興，但方正似乎並沒有察覺，仍道：「那些妓院，品流複雜，藏汚納垢……」

「不要再說……」段烟有點憤怒。

「咦，爲甚麼你對我說妓院之事，有些反感？」

「因爲那不是妓院，而是怡紅院！」

方正笑了起來。

「你笑甚麼？」

「怡紅院便是妓院，妓院也是怡紅院，有甚麼分別？」方正道。

「當然有，怡紅院是個優雅的地方！」段烟頓了一頓，道：「我也是在這地方長大的！」

方正聽了，有點訝異，道：「你怎會是妓……在怡紅院長大的？」

「因爲我母親在那裏做事！」

「她也做姑娘？」

「以前是，應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後來，她在院中做一些打雜的工作！」

「那你們爲甚麼要去怡紅院？」

「那是我第一個願望！」

方正似乎有點不明白，問道：「你說過你在怡紅院長大，那麼，你日日都在怡紅院，怎麼還想去？」

「我日日在怡紅院的後院，偶爾走進那大廳後面，看到那些大爺……喝酒劃拳，有些姑娘彈曲唱歌，又見大爺左擁右抱，人人巴結他、奉承他，而我是只能偷看一下，因此我自小便立下一個心願，一定要在怡紅院內，當一次大爺……如果我不是遇上圓哥，我想我這一輩子，也沒有機會坐在怡紅院的大廳！」

「啊，原來如此！」

「不過，這一個願望却累死了圓哥，我實在對不起他！」段烟道。

方正對這話似無動於衷，只道：「你不叫他去，他自己也會去！」

又自言自語「可能太孤獨了！」

「怎會？」

「他要把怡紅院包了，才惹了禍！」

「包了一個晚上？」

「對，圓哥實在是豪氣干雲。」

「那幾個人爲甚麼會找上怡紅院？」

「他們並不是找上怡紅院，也只因爲我們包了怡紅院，那些龜奴阻止其他人進入，那幾個惡人，也就是我們在賭場內遇到的惡人……」

方正想起段烟說過，他們是在賭場內認識的。

「在賭場，我也說過，他贏錢的時候，那種瀟灑的風度，實在叫人仰慕，他打賞每一個人，人人叫他大爺，那場面，威風極了。」

「也因爲此，害了他一生！」

段烟無言，因爲他實在不能想像，這位方圓的孿生大哥，竟然沒有一些想像力，一切都是硬梆梆的。

方正又想起了另一個問題，問道：「你怎會與方正一齊與人對敵！」

「其中一個原因是，那些賭場的人，欺人太甚，圓哥贏了錢，他們借故難爲他，這種輸打贏要，我實在看不過眼！」

「以你的武功……」

「我沒有想過後果！」

「爲了義氣？」方正看了段烟一眼，他似乎並不相信，又加重語氣道：「義氣？」

「其實我趟這渾水，也因爲兩句話。」

「那兩句？」

「婊子生的，狗娘養的！」

「啊！」方正似乎不明白。

「我娘在怡紅院做事，因此我一生最恨人用這句話罵人，我一聽了，甚麼後果也不理。」

「第二句，其實也沒有甚麼。」

「人們以爲狗娘養的是賤種，你以爲我是賤種？」

方正搖搖了頭。

「但我是狗娘養大的！」

「爲甚麼？」

「因爲我吃過狗仔的乳！」

「怪不得你這麼憤怒，也要找回狗仔的骨灰回來。」

「是的，」他頓了一頓，道：「正哥，我實在很傻，我是個傻人！」

方正却嚴正道：「不，我尊敬你！」

「你尊敬我？」段烟不明所以。

「因爲你孝順，也非常念舊，大丈夫爲人，頂天立地，恩怨分明！」

方正說這話之時，才帶有方圓一點義氣千雲的風采。

「這也不是甚麼，只是爲人應盡的本份！」

「好極，我要爲我弟弟完成他生前對你許下的諾言！」方正道。

「甚麼諾言？」

「三個願望！」

段烟看來對方圓的諾言，並不是很堅持的。

「第一個願望，你認爲……」方正問道。

「往怡紅院？那地方已成了一個廢墟，一片灰燼，而且我也總算做過半晚大爺，也不再想了。」

方正道：「那麼，你還有其他兩個願望，你以前想過了沒有？」

「沒有。」

「爲甚麼？」

「其實我與圓哥這樣說，也半是鬧着玩的。」

「而今方圓死了，我是他的大哥，當然不是鬧着玩的，我一定要實現了你另外兩個願望。」

段烟似乎在想着。

方正道：「你也不用心急，好好的想，慢慢的想，想到的時候告訴我，我一定能如你心願。」

段烟道：「我而今沒有想到甚麼，不過，你也記得，我們在井旁，找到了這個油紙包。」

他從懷中掏了出來，然後似是自言自語道：「我爹爹是誰？」

段烟一直以來，從沒有想過自己有爹爹，而今親娘竟囑咐自己往找爹爹，那實在是一件從來做夢也沒有想過的事情。

方正道：「看看油紙包內是甚麼。」

段烟打開油紙包，祇見裏面有一塊黃色的布，並且有一張紅紙，上面寫了一些字。

段烟認識的字不多，遞與方正看，問道：「上面寫了些甚麼？」

方正一看，道：「這是你的時辰八字。」

「用來做甚麼？」

「人們都喜歡記下自己兒子的時辰八字，將來，要娶媳婦，也可以拿出來與女方算一，是否合適。」

「這塊黃布呢？」

方正看了一看，道：「祇是一塊普通的黃布，沒有甚麼特別。」

「可是，娘親這麼重視這布，當中一定有重大原因，可惜她無法告訴我。」

「相信將來可以查到。」

「天下那麼大，找一個人，談何容易？」段烟有些嘆息道。

「這是你一個心願？」

「當然，我一定要找到我爹爹，我不是沒爹生的。」

「我會好好助你完成這個心願。」

「謝謝你，正哥！」

「好極，找你爹爹，要費一些時間，也需要在江湖上行走，你先跟我學些功夫。」

段烟喜道：「那我要叫你師父了。」

「不用，你就當我是方圓，我也是你哥哥好了。」

「正哥……」

「有甚麼話想說？」

「其實……我祇知道，你是方圓的攣生大哥。」

「是的，我與方圓，是對攣生兄弟，出生時間，祇相差一盞茶工夫，不過，我們外貌相同，但性格却絕對不同。」

「這一點我早已察覺。」

「我們同拜一個師父門下。」

「你可告知我你師父是誰？」

「是個有頭髮的和尚。」

「是個有頭髮的和尚？」

段烟聽了，也覺奇怪，忍不住問：「和尚也有頭髮？奇怪！」

「他並不是世俗的所謂和尚，他吃肉喝酒，行走江湖，與一般江湖人無異。」

「那怎能稱爲和尚？」

「但他一心向佛，對他來說，佛並不在寺院之內，而在他的心中。」

這些話聽來簡單，却又似十分深奧。

「他有法號？」

「他叫虛幻和尚。」

「虛幻？」

「四大皆空，一切皆虛，一切皆幻。」

「他仍在？」

「當然，不過，我不知他現在在那裏。」

段烟道：「我知你武功厲害，而圓哥……」

「我師父武功更厲害，我祇學得他一二成而已，不過，我師父並不是祇懂武功，他甚麼也懂。」

「甚麼也懂？」

「幻術、忍術，甚至賭術也懂。」

「怪不得圓哥對賭術也那麼精。」

「方圓與我性格不同，他學武功，是敷衍了事，但學那些賭術、幻術，却十分精通。」

「你師父也教他？」

「我師父開明，他認爲人各有好，根本上沒有對錯之分，他喜歡學甚麼便學甚麼。」

忽然，方正嘆了口氣。

「正哥，你爲甚麼嘆氣？」

方正道：「也許就是這個原因，他好賭，好惹事生非，也就惹下這殺身之禍。」

段烟道：「圓哥好賭，我不會爲他辯護，不過，你說他惹事生非，我絕不同意。」

「如果他學我，從來不到那些賭場去，豈不是不會惹了這些是非？」

段烟也祇好點頭稱是，從這一番話聽來，這位方正，與方圓雖然同是攣生兄弟，但性格却大大不同，這位方正，正是人如其名，方方正正，是個極其正派的人。

段烟正想追問他的身世來歷，但方正已站了出來，道：「我知你有很多事情還想問我，不過，我們有的是時間，我要協助你找回你的生父，一定要授你武功，而在這一段日子，你隨時可問我。」

段烟道：「好，正哥！」

兩人回到了那間荒廢的小屋之內，段烟快手快脚，爲方正收拾了一個地方，弄清潔了睡床。

方正見段烟這人，聰明機靈，心下也覺得這個徒兒實在不錯。

他們經過這一夜的擾攘，也實在非常疲倦。

* * *

方正與段烟便開始在這廢棄的小屋之內居住，轉眼三個月，他們每日除了學武功之外，還把這個小屋收拾整理，漸漸已成了一處不錯的居所。

方正不單爲人正直，十分正派，生活起居，也是異常正常，正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爲了添置一些日用品及糧食，很多時候，段烟要騎馬至一個很遠的市集，購置用品。

那日，段烟又來到那市集，祇見到處熙來攘往，人聲嘈雜，他把馬兒拴好了。

對段烟來說，這才是一個好地方，因爲他爲人並不似方正，却像已死的方圓，他喜歡熱鬧，喜歡人多的地方，最好有賭錢的地方。

但方正却一邊教他武功，一邊也教他一些做人的道理。

對那些做人道理的理論，當然是離不開「不要賭錢，不要貪杯好色」之類的訓話，這當然令段烟覺得非常沉悶，他並不是不受教，而是生性好玩，對於教條般的規則，無法眞眞正正的接受。

這時，段烟沒有方正在身旁，而且這市集非常熱鬧，不單有東西買，還有一些江湖賣藝人，在賣藝賣藥，就像金花聖母廟前的攤檔那麼熱鬧。

忽然，他看見有很多人圍着一個攤檔。

段烟也走上前去，鑽入了人羣，祇見有人正在開賭，他看見了骰子，心裏十分歡喜，摸摸懷內，有些方正給他的碎銀，是用來買日用物品與糧食。

當然不能用這些錢來賭。

而且，他也想起方正的臉孔，還有他諄諄教誨，語重深長的話：「千萬不要賭錢！」

想到這裏，他便轉身，想走出人羣。

可是，他身邊却有人對他說：「小哥，你不懂賭錢？我教你。」

段烟望望那人，並不理睬。

那人是一個與他年紀差不多的小子，又對他道：「小哥，我教你賭，包你贏很多。」

段烟對他道：「你對我說話？」

小子道：「當然。」

「我不認識你。」

「那有甚麼關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既是兄弟，大家當然認識。」

段烟見這小子無端故作親熱，這種人當然是有所企圖，他也是在市集混過的人，當然見過這種人。

段烟再不理他，轉身便走。

小子却追着他，道：「我教你賭，包你贏錢。」

「爲甚麼你自己不賭？」

小子吶吶，又道：「來，來，我眞的可以教你賭。」這小子仍跟着段烟。

段烟已走出了人羣。

小子道：「你這人不懂賭，又怕輸。」

段烟聽了，心中有點不憤，道：「我不懂賭？我賭錢的時候，你還沒有出世。」

「我就是不信。」

這小子似乎看透段烟是個容易被激的人。

「但你不敢賭。」

「我不敢？」段烟怒道。

這正中了這小子的詭計，小子道：「你祇懂說，不懂得做。」

段烟道：「我就賭給你看看。」

他又走進了人羣，小子尾隨不捨。

原來這賭檔，正在賭「魚蝦蟹」。

段烟拿了一些碎銀出來，一時之間，就不知下注甚麼才好，他猶豫着。

「我早說過你不懂得賭。」

段烟氣極，把碎銀放在「魚」上。

那個搖骰的叫道：「買定離手！」

小子道：「開了幾鋪魚，還買魚？」

段烟不理他。

骰盅開了，竟然是兩魚。

段烟笑道：「小子，你看！」

小子見了，無話可說。

段烟道：「我早說過，我賭錢的時候，你還沒有出世，你反教老子我賭錢？」

小子雖然給段烟討了口頭上的便宜，但不以爲意，道：「這一鋪是被你撞彩而已。」

「我再買一鋪給你看看。」

「買……？」小子說，正想提供意見。

段烟已把手中碎銀，完全放在「魚」上。

「又買魚？你嫌錢腥？」小子道，他伸出手來，想把那碎銀拿走。

段烟立時阻止。

小子嘆了口氣道：「你挑擔錢來也不夠輸。」

段烟並不理會他。

骰盅又開，竟然又是一條魚。

很多人都叫道：「邪門，邪門，一共開了十三鋪，都有魚的。」

小子也道：「眞邪門！」

段烟收了錢，向小子道：「你不懂賭錢之道，所謂跟紅頂白，你明白嗎？」

小子道：「你好彩。」

「好彩？絕不是，不信，我再買一鋪給你看看。」

「我就是不信，再開魚。」

段烟也是個很固執的楞小子，道：「我就要再買一鋪魚。」他索性把所有的錢都押在「魚」上。

那時，根本沒有一個人再買「魚」。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段烟身上，他下注並不是很多，而是人人並不相信再開第十四條「魚」。

小子道：「我眞可憐你！」

「可憐我甚麼？」

「這一鋪……」

小子的話未說完，骰盅又開。

有人叫道：「又有兩魚！」

衆人都叫了起來，段烟叫得更大聲。

小子却無言，低頭想走。

段烟收了錢，也走出人羣，只見那小子，在附近徘徊，神情茫然。

段烟故意把那些碎錢弄出一些聲音，他向小子道：「你看師爺才是懂得賭之人！」

小子對段烟也實在有點佩服，雖然總數一共開了十四鋪魚，是段烟的幸運，但也要佩服他的膽色，也算有些眼光。

小子道：「你眞捧！」

段烟道：「這才像人說的話，小子，我給你一些錢，去吃些東西，千萬不要賭！」

小子却並不是個貪婪的傢伙，道：「我不要人施捨錢！」他一手推開段烟的錢。

「我不是施捨！我看你也沒有錢，已完全輸了！」

「你怎知道？」

「我一看你的賭錢方法，便知你實輸無贏！」

那的確是事實，小子無言以對。

段烟又道：「我不是可憐你，而是……大家江湖朋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小子道：「你的錢，我不會要的！」

「那麼我請你吃些東西好嗎？」

「那又不同！」他一手拉段烟，往前跑去，道：「那邊有一檔燒餅，好吃極了！」

小子似乎極餓，一連吃了三個燒餅。

段烟道：「很久沒吃東西了？」

「三天！」

「三天？你還有精力看人賭錢？」

小子不語。

段烟道：「你叫甚麼名字？」

「我姓牛，名一個晶字！」

「牛精？」段烟忍不住笑了起來，因爲在南方話中，「牛精」兩字的意思是蠻不講理像一隻牛一般！

「不是牛精，而是牛晶，三個日那個晶字！」

「啊！」段烟還是忍不住笑。

「你再笑我可要走了！」

段烟忍住了笑。

「你又叫甚麼名字？」

「我與你年紀差不多，我叫段烟！」

「段烟？一個相當有詩意的名字，我想，爲你改名的人，一定學問淵博！」

段烟聽了，又想再笑出來，但忍住了，道：「這名字是我娘親所改，她斗字也不識一個！」

牛晶聽了，又覺沒趣。

段烟付了賬，對牛晶道：「後會有期！」

牛晶也道：「後會有期！」

於是段烟想去買一些糧食用品，可是牛晶一直跟在他身邊。

段烟道：「我們不是說過後會

可有期？」

「對，說過！」

「那你爲甚麼還是跟着我？」

「我……因爲我……」

「說……不要吞吞吐吐！」

「好極，我說，段爺兄……」牛晶這樣稱呼段烟，自己也覺好笑。

段烟道：「段爺便是段爺，段兄便是段兄，甚麼是段爺兄？」

牛晶笑道：「我只想告訴你，你是好運之人！」

「好運？」

「當然，而且我也想跟着一個好運之人！」

「你跟我作甚麼？」

「我跟你再去賭一次！」

「再賭？」

「好運之人不去賭，不是很可惜？」

段烟當然知道，自己去賭那一次，其實已是十分過份，他還有更重要事情要去做。

「我不去了！」段烟道，說罷他打算再入市集，購買他需要的東西。

但牛晶却一直跟着他，並且一直囉囉唆唆的游說段烟去賭多一次：「你一定贏，而且贏得很多，那時，你有了更多的錢，可以買好多的東西，像食糧，猪牛羊鷄鴨鵝也可以……」

段烟開始並不理會他，可是，漸漸他也覺得牛晶話似乎有些道理，如果他可以買多一些東西回去，那麼，他不用再頻頻出來，也可以讓方正多吃一些好的東西。

本來段烟是想往市集買東西的，但不知是牛晶所推，還是他不知不覺，又來到那賭錢的攤檔。

牛晶道：「你走運，我擔保你一本萬利！」

「唉，你這小子！」

牛晶一聽，已知自己游說成功，道：「來，來！」他已推開了人羣，推了段烟進去。

這一檔却並不是「魚蝦蟹」，而是番攤——所謂番攤，其實是猜一堆大豆的數目。

那些人正賭得非常投入。

段烟對這門，也十分熟悉。

「快拿銀子出來！」牛晶在急急慫恿。

段烟拿了一些銀兩出來，但並不下注，因爲攤有攤路，要觀察一下才下注。

那開攤的人叫道：「攤開三！」

人們都叫嚷起來，因爲四門之中，當然有人買中，也有人買不中。

牛晶道：「看甚麼？如果依俗例，所謂入門買二三，你豈不是中了！」

段烟道：「不用心急，還是看清楚才好！」

牛晶似乎不甚耐煩。

段烟終於下注，他買了「三」。

牛晶道：「你眞有眼光！」他的語氣並不以爲然，因爲剛剛才開了三。

不一會，荷官開始撥豆，果然是再開一次「三」。

牛晶不得不服，道：「你眞走運！」

「我不是走運，而是好眼光！」

牛晶本想嘲笑他一兩句，但他是贏錢的人，眞沒有甚麼好譏諷他的。

「再買！」牛晶道。

段烟看看他，道：「其實你叫我賭，爲甚麼你自己不賭？你自己也有運……」

牛晶道：「我當然想賭，不過……」

「剛才輸光了？」

牛晶道：「不過，我們吃過東西，過了時辰，我的運應該轉了！」

「那還不賭？」

「你借錢給我好嗎？」

段烟心想：「我與你萍水相逢，借甚麼錢給你賭？簡直是……」

他還未想完，牛晶一手搶去他手上銀兩，道：「謝謝你，段兄！」

牛晶不單搶了段烟手上的錢，而且立即又把錢押在「一、二、四」上面。

這種賭法是十分穩，因爲剛才開了三，沒有那麼湊巧又再開一鋪，那麼，只要開出一、二或四，他一定有錢收。

牛晶道：「我見你的表情已答應！」

段烟道：「我說過借給你嗎？」

段烟便把銀兩拿回，那個荷官見了，叫道：「下了注不能再動！」

牛晶道：「不用擔心，我這個方法下注，是贏定的，雖然收穫少一些，但勝在有把握，是神仙過鐵橋！」

「甚麼？」段烟隨即會意，因爲神仙過橋已是十分穩妥，加上過鐵橋，那是穩上加穩！

「買定離手，買定離手！」

那荷官拿着一枝小竹竿，開始撥豆。

有人叫：「開一！」

牛晶也大叫：「開一、二、四！」

段烟道：「再開一次三，也說不定！」

話未說完，牛晶便想轉身走，段烟眼快，一手拉着了他，問道：「你不想收錢？」

「我有些肚子餓！」

話未說完，荷官又叫道：「攤開三！」

原來牛晶眼利，未撥完那些

豆，早已看到攤開三，剛才自己說得那麼穩妥，那知道一押，輸掉了所有的銀兩，他不敢面對段烟。

段烟道：「輸了！全輸了！」

牛晶道：「對不起！」他走出了人羣。

段烟當然跟着他，道：「你快還錢！」

「還錢？還甚麼錢？」

「你剛才搶了我的錢下注！」

牛晶嘆了口氣，道：「原來我的運還未轉！」

「你搶走了我所有的錢，你叫我如何購買東西回去見師傅？」

「師傅？你有甚麼師傅？」

段烟一時口快，說了師傅兩字出來。

「你不用問，快給我錢！」

「暫時沒有，不過，我可以保證，我一定還錢給你，而且雙倍奉還！」

「何時？」

「當然要我的運氣回來之時！」

段烟怒道：「那你即是不還？」

「不，我沒有說過不還！」牛晶想走開。

段烟當然不會讓他離開，一手拉着他，但牛晶也一臉無奈，看來迫他也是無用。

「眞倒霉！」段烟自言自語道。

「對不起！」

「你這一句話，叫我如何回去交代？」

「你眞是一個老實人！」牛晶道。

「如果我不老實，也不會讓你搶錢、騙錢！」

「我喜歡老實人！」牛晶邊說，一邊低下頭來，似乎有些羞赧。

「你叫我怎辦？」段烟道。

牛晶也沒有話說。

段烟心想：「再跟這個無賴小子瞎纏下去，也不是辦法，倒不如回去，向正哥坦白一切！」

他站了起來，走向自己那馬。

牛晶這時，却又不離開他，亦步亦趨。

段烟開始並不理會他，但他跟了一段路，仍無意離開。

段烟回首問道：「你又想怎樣？」

「我沒處可去，只有跟你！」

「跟我？跟我作甚麼？」

「作甚麼也可，最重要還是想辦法還錢給你！」

段烟哼了一聲，表示嗤之以鼻。

牛晶却認眞起來，道：「段兄，我一定還錢給你，我是一諾千金的人！」

段烟更嗤之以鼻。

牛晶看了他的表情，更加焦急。

這時，他們已來到馬面前，那馬匹本來是一匹駿馬，可憐而今却成了一匹瘦馬。

那馬也感到有失尊嚴似地，向段烟發出長嘶。

牛晶看着那馬，道：「是你的馬？」

「是，我還有一段長路才到家。」

「這匹馬並非那種拉車的馬！」牛晶上前，輕輕拍馬頭，然後撫順馬匹的鬃毛。

那馬匹甚有人性，又長嘶了幾聲。

牛晶道：「你委屈了牠！」他一邊說，一邊把那些繩索解了開來。

那馬匹似乎十分高興。

牛晶突然一躍上了馬背。

段烟叫道：「你做甚麼？」

那知道，牛晶雙腿一夾，馬匹已標竄上前，段烟要攔，也攔不住。

「你這小子，小子……」段烟祇能望着他的背影而頓足。

他無可奈何的坐在那裏，袋中無錢，眞不知如何是好。

本來，他可以再入市集之內，施展以前學過的手藝，扒一些錢，也不是問題，不過，這幾個月來，他跟着方正，方正實在是一個正直不阿的人，他屢屢囑咐段烟，千萬不要再作那些爲非作歹之事，更萬萬不能賭。

段烟以往在市井地方生活，從來沒有人教他，做人要剛正，所以甚麼偷搶之事，並不以爲過，但經過這幾個月的潛移默化，段烟有點改邪歸正，雖在這情形之下，他竟然不想作些非份之想，方正的教導，實有功勞。

他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忽然聽到了馬蹄聲。

他站了起來，原來是牛晶。

他騎着那匹馬，身後還多拖了一匹老馬，這種長毛老馬，才是用來拖車的。

老馬背上，還有一大包東西。

牛晶下了馬，掏出了一些銀兩，道：「這些是還給你的本錢。」

段烟接過，望着那老馬與背上的東西。

牛晶又道：「這些是利息。」

「你怎麼這麼快又有錢？」

「你不用問，我還你好了，這利息夠不夠？」

段烟看看那一包東西，裏面有米糧，也有豬肉、牛肉，正是他想買的東西。

「夠了，你去偷的？」

「不，我不會偷，這是我祖宗誡條，我不會去偷，如果我要偷，與你在市集之時，也可以去偷。」

「那你……」

「你沒有聽過，凡是賭仔，總是三更窮，五更富。」

「聽過。」

「那而今是五更。」

「你不說出這些東西來源，我不要。」

「當然是賭。」

「你根本沒有本錢。」

「我發現一個有錢但不懂得賭的人，那是個大財主，我指點他賭了兩鋪，贏了不少，因此，他賞了一些錢給我，我也大翻身。」

「這麼簡單？」

「是，就是這麼簡單。」

「既然你如此說，我也不追問。」段烟把那匹長毛馬拴在馬車之上，打算回去。

牛晶騎在那匹瘦馬之上，跟着了他。

走了一段路，牛晶似並無離開之意。

段烟問道：「你又想怎樣？我們早已無瓜葛，你沒欠我的錢了。」

「但我想跟着你。」

「跟我？你我做甚麼？」

「我聽你說過，你有師父，我也想找個師父，拜師學藝。」

「你？這這麼單薄，學甚麼武功？」

「你不要小看我，我也略懂功夫的。」

「賭功？」

「賭功自然不差，但武功也是不錯。」

「既是不錯，也不用拜師學藝。」

牛晶道：「我祇是想更上一層樓。」

「更上一層樓，我們住的是小屋，沒有二樓的。」

牛晶聽了，初時並不明白，但隨即笑了起來，因爲段烟並沒有甚麼文化，誤會了他的意思，牛晶忍不住笑了起來。

段烟莫名其妙，問道：「你笑甚麼？」

「我笑……我想我的武功更好些，所以用更上一層樓來形容，不過，我並不是甚麼師也拜。」

「我師父也不是甚麼徒弟也收。」

「如果他是一個好師父，我自然會拜他。」

「如果他不收你爲徒呢？」

「我自然有辦法。」

「我不信，我師父武功雖好，但他是一個相當固執的人。」段烟道。

「他固執也鬥不過我。」

「你有這麼大的信心？」

「當然有，如果不信，你讓我去試試。」

段烟其實不想他去，一來這人是萍水相逢，不知來自何方，二來方正的心意，他也不清楚。

牛晶見段烟並沒有甚麼話說，便道：「其實，我想跟你回去，還有一個原因。」

「甚麼原因？」

「我已無家可歸。」

「甚麼？你沒有了家？你究竟是甚麼人，來自甚麼地方？」

「你想知道？」

段烟點了點頭。

「既然想知，我們一起回去，我慢慢一五一十告訴你，我身世奇妙，引人入勝。」

「但我不知我師父……」

「這一點你不用擔心，我有辦法令他收我爲徒。」

「如果他不收？」

「那我自己走好了。」

「既是如此，你跟我回去好了。」

牛晶十分歡喜，道：「你來坐馬，讓我趕馬車。」

「不用。」

「不，你總算是我一個恩人，我不能讓你趕馬車，而我高高坐在此馬之上。」

牛晶下了馬，硬要段烟上馬。

段烟依他所言，心想：「這人眞奇怪。」

* * *

段烟與牛晶回到那間小屋的時候，已是日下西山，暮色四合。

段烟下了馬，對牛晶道：「你在這裏等一等我，我去找正哥。」

「正哥？是正師父？」

「是的，你不要隨便走動。」

牛晶點了點頭。

段烟找遍了每個地方也不見方正，這裡，本來是廢棄的小屋與荒地，但經過兩人幾個月的耕耘開墾，已漸見小規模，他走到方正日常最喜歡到的地方，也找不着。

於是，他先回到牛晶等候的地方，可是，牛晶却不見了，連那匹馬，那輛馬車都不見了。

段烟心中一驚，難道牛晶走了？看來又沒有這個可能，因爲牛晶是自己要求來的，沒有理由這樣不辭而別，段烟忽然又想到，也許方正發現了他，趕走了他，這個想法也不可能，因爲方正並不是那麼沒有人情味的人。

當他正在心急的時候，却聽到了方正在那間小屋內的叫聲：「段烟！」

段烟立時走進屋裏。

方正坐在一張破舊的椅子之上，道：「段烟，你帶了一個人回來？」

段烟道：「是的。」

「他是誰？」

「他叫牛晶！」出乎意料之外，方正並沒有責怪他，還望着段烟。

段烟續道：「他想……」

「我答應過收你爲徒授你武

功，但從來沒有說過，你可以帶朋友回來。」

「是的，不過……」

「沒有關係，過門也是客，吃了晚飯之後，你便要送走他。」方正淡淡地道。

段烟想解釋，但方正又道：「你快出去，爲我們預備晚飯。」

段烟根本沒有解釋的機會，因爲方正已走上床上，打起坐來，段烟知道，方正一打坐入定，不會再理睬任何人，也不理會身邊發生甚麼事。

段烟無奈，走了出去，祇見廚房那邊，炊烟四起，看來牛晶已熟不拘禮，動起手來弄晚飯。

段烟走到廚房，果然見到牛晶，捲起衣袖，正在弄一些菜。

段烟道：「你懂煮飯？」

牛晶道：「誰不懂煮飯？」

「我的意思是你會弄一些菜？」

「不是弄一些菜，而是弄一些美味的菜。」

段烟看着他，祇見他動作如飛，倒是一個似模似樣的大廚師。

牛晶道：「你找到了師父？」

「找到了，不過……」段烟欲言又止。

牛晶道：「怎麼？」他回頭一看，看到段烟的表情，已知八九，道：「他不許我留下？」

段烟道：「我已經……」

「我明白，不過，你不用擔心，我有辦法令他叫我留下來。」

「叫你留下來？」

牛晶道：「是的，是他叫我留下來，我才留下。」

「我不能……」

「我不用你替我多費唇舌，也不會令你難做，假若我不能令他叫我留下，我一定走，不會使你爲難。」

段烟聽了，已是無話可說，方正也說過，招呼牛晶吃過晚飯，那便吃過晚飯以後再說了。

「用不用我幫手？」

牛晶道：「不用了，你先出去，弄一些柴回來然後等開飯。」

段烟走出了廚房，本來這些弄飯的工作，是由他來做，他是個大男孩，雖然在怡紅院也幫過娘親，但這些瑣碎痲煩的工作，並不是他這個大孩子願意做的，既然今日有個幫手，也樂得逍遙。

段烟走到附近，撿了一些枯枝回來。

未入門時，已嗅到一股香味，這些香味，祇有在怡紅院的廚房才會嗅到的。

「好香！」段烟忍不住的自言自語。

他走到師父所居的屋子，一進門便與方正碰個滿懷。

方正道：「好香！」原來他醒了。

牛晶這時捧着兩碟東西出來，他一見兩人，便恭敬地對方正道：「方正先生！」

方正似乎沒有聽到他的招呼，因爲他兩隻眼睛祇是盯着牛晶手中的菜。

牛晶道：「請兩位坐下品嚐！」

兩人轉身入內。

牛晶把兩碟小菜放在枱上，然後道：「你們先吃一些，我還有一菜一湯未拿進來。」

方正率先坐下，拿起筷子，吃了一口。

段烟看着方正，祇見方正閉上了眼睛，似乎在欣賞着這口菜的美味，然後，方正似是自言自語道：「好，好，好味道。」

「甚麼東西好味道？」段烟問。

「這是一碟普通滑蛋炒牛肉，不過，味道却非常鮮美——牛肉鬆軟却有嚼頭，蛋又滑却又帶出牛肉香味。」

段烟也吃了一口，道：「好吃。」

「品嚐食物並不單是說好吃二字便可，你一定要找出好吃的地方。」

段烟想說，但一時之間，實在找不出甚麼言語來形容，他祇能重覆的道：「好吃。」

「另一碟呢？」牛晶已經站在桌前。

方正挾了一塊鷄肉，放進了嘴巴，又閉上了眼，並沒有咀嚼，然後道：「是醉鷄，是花雕醉鷄，可惜……」

段烟立時問道：「不好吃？」

牛晶也有些心急，道：「不合師父胃口？」

「不，祇是那花雕，並不是地道的紹興花雕，假若是地道的花雕，這醉鷄一定會更好。」

牛晶道：「原來師傅對吃東西這麼有研究！」他放下了手中一砵湯。

方正咀嚼那片鷄肉，又道：「鷄肉香濃，皮下餵着酒，豐潤而不膩，好手勢，好手勢！」

牛晶道：「師傅過獎！烟哥，你也吃一塊！」

段烟吃了一塊，果然是非常好吃，在他記憶之中，似乎曾在怡紅院廚房吃過，那時，是他娘親在把菜拿出去前廳之前，偷偷的拿一塊給他吃的。

牛晶道：「師傅，你可試得出這一味湯？」

方正舀了一羹，放入口中，他又再閉上眼睛，又在品嚐湯的滋味，道：「要多喝一口才清楚透徹！」

他多舀了一口，又閉目欣賞，半晌才道：「是鷄骨與鷄雜的精

華，假若多加一件火腿，那味道更濃更好！」

「師傅果然是師傅！」牛晶讚道。

這一餐飯三個人都吃得十分開心，尤其是方正。

段烟也發覺，方正在這三個月內，似乎從未多添過一碗飯，而這個晚上，一連添了兩大碗。

桌上每一碟菜，都掃清光，段烟更是連汁也刮盡，吃了三大碗飯。

牛晶吃的不多，但他見兩人吃完，竟然又動手收碗，段烟道：「讓我來，你是客人，替我們煮了這一餐，已是過份了！」

牛晶道：「不，我打擾了你們，而且我要走了，爲了報答你，請讓我替你洗碗洗碟！」

段烟道：「不，不……」

方正這時却插口，道：「牛晶，你要走？」

「我聽烟哥說過，你不想我……」

「我不想你這麼快便走！」方正道。

牛晶喜道：「那麼，我也不客氣留下，而且我也要像烟哥一樣，拜你爲師！」

「不！」方正却斷然拒絕。

牛晶不明道：「爲甚麼不？」

方正道：「我並不想收人爲徒，但段烟與我弟弟有一段淵源，我弟弟答應過他，給他三個願望，爲了實踐我弟弟諾言，我才破例收他爲徒！」

牛晶道：「你也可以破例收我爲徒！」

「不！」方正仍然拒絕。

段烟道：「正哥，爲甚麼你不可憐他一下，他是個無家可歸的孤兒！」

方正微笑的望着牛晶，牛晶被他望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覺的低下頭來。

段烟道：「正哥，答應他！」

方正搖頭，仍然微笑。

牛晶也有些沮喪，道：「烟哥、方正先生，其實我留下，天天可以弄些好東西給你們吃，但……」

方正道：「我說你可以留下，但不能拜我爲師。」

「爲甚麼？」牛晶不明白。

段烟也不明白，他對牛晶，雖然祇有一日的相處，但心中對他，却有莫名的好感，也許這是人夾人緣。

段烟道：「正哥，你沒有理由要人家煮菜，却不教人武功，這樣說來，並不合理！」

牛晶道：「烟哥，你不要多說了，我決定走，本來，我想學武功也是爲了幫你，你有母仇未報，又有生父要找，我祇望盡一分力，助你……」

段烟心下感激，不過，他仍是不明白爲甚麼方正不肯收牛晶爲徒。

段烟道：「正哥，我有一個要求……」

「甚麼？」

「我有三個願望，第一個已償，還有兩個。」

「那又如何？」

「我把第二個願望說出來，你一定要……」

「收留牛晶？」

「是的，你收留牛晶，並授他武功，他日後可以助我，那我便可以完成第三個願望了！」

方正似乎在考慮。

牛晶道：「我還有很多拿手好菜，可惜沒有機會讓你們品嚐……」

方正聽了，猛咽了一口口涎，想起剛才的美味，他實在覺得無可抗拒，忍不住道：「段烟，你眞是爲了他而犧牲第二個願望？」

段烟肯定地點頭。

方正似無可奈何地道：「那……那我祇有如你所願！」

段烟聽了，望着牛晶，二人喜極。

＊　＊　＊

牛晶被方正收了爲徒，兩人却沒有令對方失望，方正把武功傳授給二人，二人進步神速，牛晶也日夕爲他們，煮了美味的菜餚，使他們常常可以大快朶頤。

那日，段烟因染微恙，沒有和牛晶一起到市集購物，一直留在屋之內。

方正爲他把脈之後，道：「你祇受了一些風寒，沒有甚麼大碍，我會弄一些草藥給你喝。」

段烟道：「正哥，我甚麼時候可以去找我生父？」

方正道：「你覺得你自己的武功如何？」

「當然是有了很大的進步。」

「我想你與以前比較，當然自覺有極大的進步，但涉足江湖，你祇不過是……」

「我明白，但我總要出去找找！」

「對，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你父親，也不是一個大問題，至低限度也可以眞眞正正的考驗自己！」

「不過，我眞不知應從那裏着手去找！」

「如果你們父子有緣，自然可以相見！」

段烟明白這是方正安慰他的話，不過，他也明白，人海茫茫，找一個人，實不容易，況且他有的線索並不多，對於生父，根本是空

白一片。

方正道：「你打算自己上路？」

「不，我想與牛晶一起，他爲人機靈，對我有極大的幫助！」

「你知他肯嗎？」

「我想他不會不肯，他不是說過要幫我報母仇嗎？他是個孤兒，無親無故，並且我與他情同手足……」

「情同手足？」方正語有疑惑。

「正哥，牛晶有甚麼問題？」

方正似笑非笑，道：「段烟，你眞的半點也不知道？」

「知道甚麼？」

「牛晶——並非如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他有甚麼複雜？」

「你眞的完全沒有想過？」

段烟祇覺一頭霧水，實在不明所以。

「我問你，他怎麼會如此在行煮菜？」

「我不知道，也許是天賦如此！」

方正更笑了起來，道：「你在怡紅院，也見過不少菜式，你甚至也嚐過，但你會煮嗎？」

段烟搖搖了頭。

「牛晶在拜我爲師之前，早已懂武功，並且手脚靈活，憑他武藝與智慧，他可以很容易找到生活，甚至找些錢去賭，也不成問題！」

「是的，我也想過這一點，他有武功……但他從來沒以武功去求財，他好賭也祇是騙騙我……」

「他沒有理由是一個孤兒！」

「對！」段烟覺得方正的分析甚有道理。

「甚至他並不是一個男人！」

段烟還以爲自己雙耳有問題，問道：「正哥，你說甚麼？」

「牛晶並不是男人！」

「爲甚麼你這樣說？」

「你看他身材瘦削，與你相比，完全沒有男人那種軒昂的外表，加上她擅於煮菜，人又細心，而貌又標緻……你日久與他生活，竟然一無所知？」

「我眞沒有想過……不過，你提了起來，我又覺得他似乎有些奇怪，有些行爲，甚至反常……」

方正笑了起來，道：「以前有個梁山伯與祝英台，想不到你也竟是個梁山伯！」

段烟道：「我一定會問問他！」

方正道：「我想不用問，他是否女兒之身，在他認爲適當的時候，他自然會告訴你，你這樣唐突的問他，却會嚇走他！」

「那麼，他又來自何方？是個甚麼人？」

忽然，外面傳來了馬蹄的聲音。

方正道：「我們不要再說了，至於你想去找你生父，你可以與他商量一下……」

「找我商量甚麼？」牛晶已站在門外，並且聽到了他們的話。

段烟道：「商量一下怎樣去找我生父！」

牛晶道：「我與你一起去！」

「正是想找你商量之事！不過……」

牛晶笑道：「不過，不過，你常常說不過……你看我買了甚麼東西回來！」

方正道：「你又有甚麼好東西孝敬我？」

兩人跟着牛晶到了外面，他的大菜籃之內，竟有一隻小豬，那小豬發出「乙乙」的叫聲。

段烟道：「怎麼買了一隻小豬？」

方正道：「你要弄烤乳豬？」

牛晶道：「不，不，我買回來養的！」

「養的？累得我口水也吞乾了！」方正道。

牛晶道：「你喜歡吃乳豬……不過，你看這小豬十分可愛，我不忍殺了牠！」

段烟也道：「這小豬眞可憐！」

方正道：「假如燒了，更加可愛！」

牛晶似乎不大願意。

方正道：「不，我祇是說笑而已！」

牛晶想了一想，道：「我有一個辦法，你既可吃到乳豬，也不用殺小豬！」

「你有甚麼辦法？」兩人同時問。

牛晶祇是笑笑，十分神秘似的，道：「你們好好準備，總之今天晚上有好吃的東西！」

其實段烟與方正都是口讒的人。

「用不用我們幫忙？」

「不用，難道我以前煮了這麼多好菜，也要你們幫忙嗎？」

方正祇好回到自己的屋內。

段烟也回到自己的房間內，找出那一個油紙包，看看可否找出生父更多的資料。

打開油紙包，祇是那塊黃布與及自己的生辰八字，這些東西，表面並沒有甚麼線索。

忽然，段烟又想起了方正剛才的話。

牛晶果然並不像個男兒漢，那有一個男子漢，會帶一隻小豬回來作寵物？

他越想越覺牛晶有些古怪，而且越想越覺得他是個女人！

「咦？想甚麼？」

正在出神的段烟，被這話嚇了一跳。

「是你，牛晶！」他望着牛晶，

上下打量一遍。

「你看甚麼？」

「沒有，沒有……」段烟又再把牛晶由上至下打量一遍，自忖道：「正哥說得不錯，爲甚麼我這麼懵懂？」

「你爲甚麼這麼看着我，以前沒有見過我？」牛晶大惑不解地問。

「不，不，我祇是看……」

「看這塊黃布？」

「對，這應是我父親遺留下來的一塊黃布，但我實在找不出這塊黃布與我生父，有何關連之處！」

牛晶把布拿起來，看了一下，道：「不用這麼心急，快出來吃好東西！」

段烟道：「有甚麼好東西？眞的把小豬殺了？」

「不，你用力嗅一嗅！」

「咦！果然好味道，你烤了甚麼？」

「你出來一看便知！」

兩人出屋，方正也正循着香味而來，叫道：「好味道，好味道。」

牛晶道：「你吃過之後，才會更讚好味道。」

他們來到屋前，祇見地上有一大堆炭火，但並沒有甚麼食物在其上，却又有香香的烤肉味傳出。

「乳豬呢？乳豬呢？」方正一口咬定那是乳豬的香味。

段烟也覺奇怪，問道：「你烤了甚麼？放在那裏？」

牛晶蹲了下來，撥開爐火，祇見爐火下面有泥土，是一些黑色的泥土，經火力燒焗，已經結實了，牛晶用竹枝，挑了一塊黑泥出來。

然後，他用竹枝，打散了那團黑泥，露出了一塊似是荷葉，但經過高溫後，已成焦黑，再打開荷葉，那種烤肉的香味，更爲濃郁。

方正實在已忍受不住，動手拆開荷葉，祇見當中果然有一隻小乳豬模樣的東西，香味烤得非常誘人。

牛晶把整隻遞給了方正，方正也不客氣，立時撕開一些，咬了下去。

原來火炭下面，還有二包，段烟也打開了一團黑泥，又是另一隻乳豬模樣的燒烤肉。

段烟吃了一口，祇覺肉質柔嫩，汁甜味香。

牛晶看着兩人的吃相。

方正道：「你不吃？」

「我看着你們吃，已經十分開心。」

兩人一口一口地吃，非常欣賞。

忽然，那隻小豬不知從那裏走了出來。

方正道：「咦，這隻不是小豬？」

牛晶道：「當然不是，我說過用來養的。」

方正道：「那這是甚麼？」他指着手上的東西。

「這比乳豬還好吃的東西。」

方正點點頭，道：「好吃，比起乳豬，還更幼嫩。」

「當然，那是老鼠。」

兩人聽了，頓時呆呆的看着牛晶，然後，兩人跳了起來，拋去了手中剩下的烤肉。

方正實在忍受不住，竟然立時嘔吐起來。

段烟想起了「老鼠」的模樣，也忍受不住。

兩人各走向一端，不停地嘔吐。

牛晶道：「你們爲甚麼這麼怕？這不是普通老鼠，而是田鼠，田鼠吃穀吃草，非常乾淨，而且肉質鮮嫩，是難得的美味食物，我今天好辛苦才捉了三隻。」

方正止住了嘔吐，道：「是田鼠？眞的是田鼠？而不是那些黑毛老鼠？」

「當然不是。」

方正這時，才能止住了嘔吐，段烟雖然知道那是田鼠，但他仍怕那「鼠」的模樣，仍然嘔吐。

幸好還有其他食物，不過，那天晚上，兩人所吃不多，因爲「鼠」的模樣，令他們再無法提起食慾。

牛晶望着他們，道：「我並不是作弄你們，那實在是我們家鄉的美味食物。」

方正與段烟當然不會怪他。

而牛晶並沒有說謊，他吃了剩下的田鼠，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他說那是他家鄉美味的食物，並非虛言。

方正與段烟很早便回到自己的房間休息。

牛晶也覺沒趣，也不想收拾，便也回房安睡。

那夜，方正與段烟都睡得不好，到了半夜，段烟又嗅到了一陣香氣，他霍然醒來。

「乳豬香味。」他對自己說。

最初，他還以爲是自己的錯覺，可是，一陣陣濃烈的乳豬香味正從窗口飄入。那晚，他吃不多，加上大嘔吐了一次，而今是肚內空空，對這一陣陣的乳豬香味，反應更爲强烈。

他終於忍受不了，坐了起來。

那股香味依然不斷吹送進來，段烟輕輕拍了自己一下，自言自語道：「我在做夢？」他知道自己並不是在發夢，他決定出外看一看。

出了門口，却見方正。

方正道：「你出來做甚麼？」

「難道你沒有聞到那股眞眞正正像乳豬的香味？」

方正道：「我正爲此出來看

看。」

兩人猛地吸了一下，問道：「的確是乳豬香味。」

他們走到這片空地，見到一個人，正坐在昨晚他們燒烤田鼠那個地方，那人背着他們而坐，而且火堆之上，眞是架着一隻乳豬。

而那人正用刀把其中一塊豬腿割下。

段烟喝道：「你是誰？」

他想上前，但方正一手把他拉着，輕聲道：「小心！」段烟望着他，不知他是甚麼意思。

那人聽了段烟的話，轉過身來，並隨手又割下了一塊豬腿，放在口內，狠狠的咬了一口。

忽然，那人望着方正，吐出了口中的肉，連手上那塊豬腿也丟了下地，並撲上前狂叫道：「方圓，我找得你好苦！」祇見他身形高大，撲上前之勢，眞有如猛虎的感覺。

方正一手推開了段烟，自己向另一邊避開，並叫道：「我並不是方圓。」

「你不要再抵賴，我這一次一定不放過你。」

那人再撲上，雙手揮出。

方正本想解釋，也來不及，祇好又再避開，那人一連使出了多招，使方正避無可避，他立時還擊，兩人便在這空地之上，大打出手。

段烟並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但看情形，這人似乎是把方正當作了方圓，並且是在尋仇。

那人又再虎嘯一聲，雙手揮出，虎虎有聲。

方正也沒有退縮，以飄忽的身形，在那人瘋狂的攻勢下，輕巧避過，並且在看似非常危險的當兒，反擊一招，使那人眼見得手，又要退下。

兩人越打越凶。

段烟本想幫手，但兩人招式極快，而且力道極猛，一時塵土飛揚，無法插手。

「這人是誰？」

段烟回過頭來，原來牛晶已站在他身邊。

「不知道，看來是尋仇的。」

「咦？」牛晶叫道。

「怎麼？你認識此人？」

「不，我的小豬呢？」牛晶脫口叫道。

* * *

段烟這時才發覺，架在火上那是眞眞正正的乳豬，是牛晶買回來的寵物，却被這人烤了，怪不得他們眞的聞到乳豬的香味。

牛晶登時怒極，他不理會一切，撲上前去，叫道：「我要殺了你。」

段烟想叫他也叫不住。

孤子高僧　得享天倫

那人見牛晶來勢洶洶，也不敢怠慢，雙掌挺出，登時隱隱有雷聲。

方正知道，這雙掌力道極爲厲害，牛晶若被打個正着，就算不死，也要受重傷。

他實在不想牛晶受傷，他也同時雙掌挺出，這雙掌已用了他八成功力。

不過，他的掌並不是與那人之掌拚個正着，因此不能發揮最大的威力。

但那人的掌力，也因方正的加入，而被推開了另一邊，也即是沒有正面攻向牛晶。

但牛晶並沒有因此而避過這雙掌。

本是撲前的牛晶，突被掌力拋起，整個人反彈，上了半空，段烟見狀，上前把他抱起。

方正叫道：「走，你兩個立即走！」

他話未說完，那人又再反向他來，這一次是橫掃一脚，這一脚實有「橫掃千軍」之力。

方正立時中個正着，整個人飛過了另一邊。

牛晶叫道：「放我下來。」

原來段烟一直抱着牛晶，他有一種奇怪的感覺，那是溫香軟肉，令他心旌搖動。

段烟如夢初醒，放下了牛晶。

牛晶又再攻向那人，那人並不把他看在眼內，連出幾招，迫牛晶後退，牛晶閃過，竟然蹲了下來。

牛晶這時實在是空門大開，正是打鬥的大忌，那人看得眞切，左腿揚起，便要一脚把牛晶踢開。

牛晶似乎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當那人一揚腿，他早已蓄勢以待，從地上彈了起來，人到半空，也伸出了右脚，一脚踢向那人的下部。

那人身材高大，揚起左腿之際，其實下身也全是空門，而牛晶身材矮小，人一彈上，正是在他下盤之處，一伸脚踢出，剛剛踢中那人下體，痛得那人狂叫，翻了兩個觔斗，竟然拚命的逃離。

這電光火石的一招，段烟看不清楚，但躺在另一邊的方正，却看得非常清楚，他知道牛晶不但武藝不凡，而且膽大心細，在這非常危險之際，對着這個如狠似虎的人，能反敗爲勝，着實不易。

段烟也上前，扶起方正，但方正似有氣無力。

牛晶也上前來，道：「正哥，你沒有事？」

方正喘着氣，道：「我被這『狂虎』打中了氣門，一時之間，回不

過氣來。」

段烟道：「讓我替你推拿一下血脈。」

方正道：「牛晶，虧你如此機靈過人。」

「我也祇是搏一搏。」

「如果搏不到？」

「那我可能被他踢個半死。」

段烟道：「正哥，那人是誰？」

「我也不十分清楚，這人是『紅山五虎』當中的狂虎。」

「狂虎，他與你有仇？」

「沒有，我想一定是我弟弟方圓，在生前與他們結下仇怨，而我相貌與方圓一模一樣，這狂虎一見了我當然以爲是方圓。」

段烟道：「方圓哥與紅山五虎有甚麼仇恨？」

「我不知道，你也明白他生前爲人，遊戲人間，他懂得的古靈精怪技術又多，開罪了人，絕不奇怪。」

牛晶道：「原來你弟弟是這樣的一個人。」

方正道：「如果他在世，相信與你更爲投緣。」

段烟也同意道：「對，他甚麼也懂，吃喝玩樂，賭……飲也精……」

「可惜我無緣與他相見。」牛晶惋惜地道。

方正道：「他們這『紅山五虎』，通常是結伴在一起，這一次狂虎出現，另外四虎也應在附近，因此，你們兩人，應立即離開。」

牛晶與段烟問道：「離開？」

「當然是離開。」

「我不會離開，正哥，他們來找你尋仇，我們都離開，這還算是人的所爲？」段烟道。

「我也絕不離開。」牛晶道。

「不，你們一定要離開，對付這五虎，我自有辦法，你們不用擔心。」

方正道：「段烟，你身上還有一個重大的任務，難道你忘記了？」

「重大任務？」

「當然是找你生父。」

段烟嘆了口氣，道：「其實在這人海茫茫，我怎能找到他？而你是我師父，你而今確實有難，我怎能離開？」

「不！」方正似乎有點欲言又止的神情。

牛晶聰明，一眼看出，已知他一定是心中有事，問道：「正哥，其實我也是你的徒弟——雖然，你爲人謙虛，不肯正式認我爲徒，但我們仍尊你爲師，你的事也正如我倆的事，如果你不說清楚，我們絕不離開。」

方正似乎被他說中了心事，道：「沒有甚麼事，我祇想段烟早日找到生父。」

牛晶道：「我想你心中不是這麼想。」

段烟道：「牛晶，你怎麼如此說正哥？」

方正道：「你們不要爭吵，其實，我心中的確有事，我想你們離開……因爲……因爲『紅山五虎』出現，我相信方圓其他的仇人也會出現。」

「其他仇人？」

「是的，圓弟生前爲人，在段烟你眼中看來，灑脫不羈，不拘小節，但在俗世來說，他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因此，他開罪過很多江湖朋友，而那種所謂『開罪』，並不是普通的開罪，而是……」

一時之間，他似乎無法舉一實例。

段烟道：「圓哥並不是這種人，我認識他是在賭檔……」

「對，這一件事也可以作爲一個例子，據我所知，你們去的那個賭檔，那幾個大漢原是出千，欺騙鄉民，方圓早已洞悉一切，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千術來整治他們！」

「對，這樣做法，並無不對！」

方正嘆了口氣道：「這一次，他弄壞了那幾個大漢找錢之道，因此，他自己幾乎招殺身之禍，也幾乎累你也被人打死，幸好那幾個大漢，武功並不出色，否則，今天你還可以見到我嗎？」

牛晶道：「圓哥其實也是……」

方正道：「方圓在江湖上所惹是非，動機可能好，例如懲治惡人，打抱不平，但有時惹了一些人，並非想像中那麼容易應付！」

「像『紅山五虎』？」牛晶問。

「對，這五人無惡不作，但武功極好，他們的五虎陣，我自己也無把握能勝！」

「那我們更加不能離去！」

「不，紅山五虎既在附近，又發現了我的踪跡，那麼，要追殺方圓的其他仇家，相信也收到消息，會一起來，五虎已難應付，何況還有其他的人！」

「還有甚麼人？」

「去年我見過方圓時，他告訴我紅山五虎之事，當時已有『金屋雌雄盜』、『辣手判官』、『勾魂叟』……這幾個江湖惡人在追殺他！」

段烟道：「圓哥眞有這麼多仇家？」

「是的，這些人日夕想追殺他，經過幾年，方圓行踪無定，他不是害怕這些人，而是生性如此，這些人找不到他，反而互成爲朋友，互通消息，因此，只要其中一班仇人發現了方圓，其他的也陸續會出現。」

牛晶道：「那麼，正哥你處境十分危險？」

「如果你們在我身畔，那更為危險！」

「為甚麼？」

「如果我一個人，可以隨時離開，他們並不容易找到我！有了你們，我既要留意你們、保護你們，反而……」

「反而成了你的包袱？」

「對，我不是害怕他們，而是不想連累你們，你們現在明白，為甚麼我一直不肯正式收你們為徒的原因？」

牛晶是個十分聰明的人，道：「假若我們有師徒之名，那麼，這些仇人，也會把我們兩人列入追殺範圍之內？」

「正是！」

原來方正有此苦心。

牛晶道：「那麼，我們留下，不單不能幫你，反而害了你也說不定。」

方正道：「說到武功，我一個人容易應付，若是不及他們，我一人欲走欲留，非常容易。」

段烟聽了，也明白方正的苦心。

方正嘆了口氣，道：「其實我也不想你們離開，相處了這大半年，我武功授你們不多，而且……你的美味食物也使我覺得人生實在值得留戀！」

牛晶道：「日後我可以再煮給你吃，正哥！」

方正道：「希望如此，段烟，本來我極不放心你往江湖闖蕩，但有牛晶在你身邊，我也不用多記掛，牛晶武功也許不及你，但他為人機智，很多事情，有武功不能解決，有機智却可履險如夷！」

牛晶道：「我也不是正哥想像中的好！」

「你不用謙虛，我想，段烟找生父事，你一定要幫忙，否則……」

「段烟與我如同……兄弟，我當然會盡力幫忙！」

方正道：「段烟，其實我還欠你一樣東西！」

「甚麼？」

「最後一個願望。」

「啊，那是我同圓哥的戲言，你毋須介懷！」

「不，我一定要實現你這第三個願望，你心中有甚麼願望？」

段烟搖了搖頭，道：「沒有甚麼。」

「你當然是想找回你生父，但我這時又不能與你一齊上路，而日後是否能再見到你，也是未知之數……我有一個朋友，名字叫百曉生，他在少林寺內，將來你找生父之時，也許可以找他幫忙一下！」

「和尚？少林和尚？」

「是的。」方正從懷裏拿出一個玉珮，遞與段烟。

段烟接過，與牛晶一起細看。

這個玉珮，並非甚麼名貴的玉石，而是十分平凡的玉珮，上刻有「百曉生」三字。

「這個玉珮，是我一個老朋友的，他本是個精通術數的人，據說他也上了少林寺，當了和尚，你們若真的找不到任何線索，請教這百曉生，相信會有收穫！」

段烟道：「謝謝你，正哥！」

方正道：「你們立刻便上路，以免夜長夢多！」

牛晶道：「我們將來怎樣相見？」

方正道：「一切說來都是渺茫，如若有緣，我們當然能再見面，而且我也非常渴望喝你們的喜酒。」

牛晶反應最大，道：「喝我們甚麼喜酒？」

方正道：「你們立刻離開吧！」

段烟仍是依依不捨。

方正道：「段烟，我知你為人情深義重，但你不用擔心我，我雖然外貌嚴正，但我也有方圓的性格，我遇到危險，若然應付不來，我也會走的！」

兩人聽了，都笑了起來。

方正道：「我喜歡你們歡歡喜喜的離開！」

＊　＊　＊

段烟與牛晶立即離開，一路上他們並沒有停下過，走了三天，相信已遠離他們隱居之地。

那晚，他們在一間小客棧投宿。

牛晶道：「烟哥，其實你有沒有你生父的綫索？」

段烟從懷內拿出那個油布包，道：「只有這些！」

牛晶把那塊黃色的布拿了起來，審視了一會，道：「這塊布是甚麼意思？」

「不知道。」

「這可是你時辰八字？」

「相信是。」

「怎麼你是姓鄔的？」

「是，我父親不理我，娘親便把我改姓段，那可能是不想別人問及！」

「鄔烟？」

段烟並不覺得有甚麼奇怪，但牛晶却笑了起來。

「你笑甚麼？」

「烏烟瘴氣！」牛晶道。

「也許這名字正如我的人生——烏烟瘴氣！」

牛晶道：「你不用氣餒，找到你生父之後，也許不必再過這流離失所的生活！」

「其實而今也不錯！」

「你應該恢復你的姓氏！」

「也沒甚麼大問題！」

「但對於找你生父，反而有些幫忙，姓鄔的人相信並不太多！」

牛晶又再審視那片黃布。

鄔烟問道：「這塊布有甚麼玄機？」

「我不知道，不過，這塊布並不是普通人用來做衣服的布！」

「布不是用來做衣服，用來作甚麼？」

「我意思是指不是普通人做衣服的布。」

「那麼是甚麼人？」

「和尚！」

「和尚？用來作袈裟的？」

「正是。」

「你怎會知道？」

「我家以前是個大染布坊，因此，我從小對不同的布有些認識。」

「和尚？和尚怎可生兒子？而且我母是個……他們兩人的身份，應該沒有碰頭的機會！」

牛晶當然明白，鄔烟的娘親是個怡紅院風塵女子，和尚那會到怡紅院之內？

牛晶道：「但世事難料……和尚？和尚？」

「你在想甚麼？」

「我們離開之前，正哥也說過少林寺有個和尚朋友，而今這布又是袈裟布，又與和尚有關，我們何不直上少林寺，找那個百曉生一問？」

鄔烟也覺得這個提議不錯，先從百曉生處尋找線索，倒是一個合理的提議。

忽然，隔鄰房間傳來一陣對話聲。

「勾魂叟，你也來了？」

「辣手判官，你不是也來了嗎？」

「正是，我接到了紅山五虎的消息，方圓又再出現，他這一避，避開我們兩年，這一次，我無論如何也要把他魂魄勾回來！」

「這一次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逃了！」

「據說五虎還通知了其他人，這一次他一定是死定了，不過，五虎的意思是，我們會齊了人，先謀定而後動，這隻老鬼實在太狡猾。」

鄔烟看了牛晶一眼，方正沒有估計錯誤，方圓生前那些仇人，正從四方八面而來。

鄔烟面露不安之色。

牛晶道：「不用擔心！」

這時，已是夜深，鄔烟搬了枕頭，蓆子舖在地上。

牛晶覺得奇怪，問道：「為甚麼你這樣做？」

「我們這幾晚，都是在外露宿慣了，今晚有床，還是你自己睡好了！」

牛晶本來極擔心要與鄔烟一起同床，而今他自己搬開去，使他放下心頭大石。

鄔烟看看牛晶既喜悅又有狐疑的表情，便道：「我向來習慣一個人睡！」

牛晶聽了，才安了心。

不過，當他躺在床上之時，他却越想越覺不對，鄔烟似乎對自己有些避忌。

牛晶實在忍不住，問道：「鄔烟，你最近覺得有些甚麼不對？」

「有甚麼不對？」

「沒有？」

「眞的沒有！」他頓了一頓，又道：「你還是好好的睡，明天我們要趕路上少林！」

牛晶暫時總算安心。

翌日，他們一早起來，發覺隔壁那兩個人，早已離去，他們亦起程。

三天之後，已到了嵩山山脚。

少林寺是天下武林的要地，因此很多學武之人，都要來少林寺一看，而附近地方，有許多少林僧人，他們個個精神飽滿，看來練武的和尚，比一般和尚勝一籌。

上了少室山，少林寺已在望，這一帶游人更為衆多，再走一段路，已到了少林寺門前。

這間天下聞名的寺院，果然是氣派非凡，單是大雄寶殿前那廣大的校場，也足以令人懾服。

當二人想進內，却遭一些知客僧阻止。

知客僧道：「施主，外面任由參觀，但寺內是師傅清修之地，恕貧僧無法招呼！」

牛晶道：「找個和尚，可以不可以？」

「請說名字，看貧僧可否通傳。」

「百曉生！」

「這裏並沒有百曉生，但……」

「但甚麼？」

「百曉和尚倒有一個！」知客僧道。

「那我想見他！」

「他已經很少見人了！」

「我有一個玉珮，請你交給他，看他見不見我們？」

知客僧接過了玉珮，道：「請兩位稍候！」

過了不久，那知客僧出來，臉上似帶有一些詫異的神情，道：「請你們進來！」

兩人跟着知客僧，上了一層階梯又一層階梯，終於來到一間小小的精舍。

知客僧道：「兩位施主到！」

精舍內傳來輕輕的咳嗽聲，知客僧向鄔烟與牛晶道：「你們在此

稍等，貧僧告退!」

那知客僧離開之後，精舍的門自動開了，裏面傳來清晰的聲音，道:「兩位施主，請進來!」

鄔烟與牛晶進內，精舍之內，並無異樣，祇見一個和尚身披袈裟!

那人見二人表情有點怪異，道:「你們沒有見過和尚?」

鄔烟與牛晶祇有合什道:「大師!」

「貧僧叫百曉和尚，你們這塊玉珮，是來自何人?」

「我們的師傅!」牛晶道。

「是方正還是方圓?」

鄔烟道:「他們兩人都是我的師傅!」

「他們可好?」

鄔烟正想說，牛晶却道:「大師，你是百曉和尚，你可以算一算!」

百曉和尚看了牛晶一眼，道:「好極!」他是知道牛晶在試他的玄學功力。

他掐指一算，過了一會，臉有疑惑之色，道:「兩個都不是很好!」

「誰不是很好?」牛晶追問。

「方正這個四方木頭，似乎正有災劫!而方圓……」他嘆了口氣。

「他又怎樣?」

「看來他早已應了一劫──不在人世間!」

兩人聽了，都大爲佩服。

鄔烟道:「大師眞是神仙中人!」

百曉和尚笑道:「不，不，我也不是甚麼神仙，我祇是根據你們的眼神，再加上他們兩兄弟與我的交情，我深知他們性格，而推斷出來!」

牛晶道:「如何推算?」

「方圓爲人放蕩不羈，早在十多年前，我已批過他，不得好死!結果呢……」

鄔烟道:「他在賭棚之內惹禍，被惡漢打死了!」

百曉和尚嘆了口氣，道:「累及他兄長?」

鄔烟也點點頭。

百曉和尚道:「看來他眼前有點劫，但希望他能化險爲夷，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你們呢……」

「方正師傅與我們分別之時，拿了這一個玉珮給我，叫我找大師幫忙一下……」

「說!」

鄔烟拿了那張寫有他自己時辰八字的紙出來，百曉和尚接過，看了一眼。

他一看，臉容便有點緊張，問道:「你姓鄔?」

鄔烟道:「在下鄔烟，這位是牛晶!」

百曉和尚掐指算了一下，然後又自己吟吟沉沉的推算了一會，道:「鄔施主，你八字古怪，你看似有父，却是無父，看似有母，却是無母，因此，你童年生活，甚至進入了青年，生活並不好過!」

鄔烟道:「大師說的是，但我有母──可惜她日前已死去，當娘親在世之時，我的確是有母無父，但她臨死，留下這時辰八字給我，却說要我找生父!」

牛晶聽了百曉和尚這一次推算，心下也大爲佩服。

「找你生父?」

「怎麼?我生父也不在了?」

百曉和尚道:「以你時辰八字來看，應該在!」

「那麼，在那裏?」

百曉和尚嘆道:「你眞以爲我是食飯神仙，這麼一推算，便可找到他?沒有可能的!」

牛晶道:「烟哥，你還有一塊黃布!」

「對，有這塊黃布，可否……」他掏了那塊黃布出來，放在百曉和尚面前。

百曉和尚拿起那塊黃布，仔細的看了一會，道:「這布從那裏得來?」

鄔烟道:「這黃布與我的時辰八字一起，是我娘親留下的。」

「你娘親有甚麼話說?」

「沒有，她沒有說甚麼!」

百曉和尚看了又看，似乎有點猶豫不決。

牛晶道:「大師，我知道這塊布並不是普通的布，而是用來作袈裟的!」

百曉和尚道:「對，你怎知道?」

牛晶道:「我家以前是間染布坊，因此，我認得這種布，這是和尚用的布!」

百曉和尚道:「對，這種布是用來縫製袈裟的，而且……」

「而且甚麼?」鄔烟追問。

百曉和尚似乎想說些甚麼，但欲言又止。

牛晶也追問:「大師，你發現了些甚麼?」

「這布……這布是少林寺特訂來的黃布，替寺中和尚做袈裟的……」

「是少林寺?」牛晶奇怪地問。

鄔烟也道:「我父親又怎會與少林有關?」

百曉和尚道:「是的，我實在也想不透……你父親與少林……難道有甚麼關係?」

鄔烟笑道:「少林寺是個和尚寺，和尚又怎可生兒子?這布可能有其他意義!」

百曉和尚似是順水推舟的道:「對，對，你生父怎會與少林有關?」

牛晶道:「大師，我看其中……」

百曉和尚道:「施主，依我推算與猜度，你父親應該還在，但在那裏，一時之間，我無法推算得到。」

牛晶道:「大師，你外號百曉，你當然甚麼也知道。」

「不，那外號祇是胡亂封上的。」

牛晶道:「可以在少林立足，當然不是胡亂兩字可以推搪的。」

百曉和尚似乎被牛晶說破了一些心事，道:「當然，普通一般的事物，我當然比一般和尚知道得較多!」

牛晶正想說話，但百曉和尚却不讓他多開口，續道:「譬如公子，你便一定不可以在少林寺內留宿!」

牛晶問道:「爲甚麼?」

百曉和尚笑了一笑，道:「幾千年來，少林寺都是不許女賓留宿的!」

牛晶聽了，臉色驟變。

牛晶已一手拉了鄔烟，道:「大師，我們告退!」

鄔烟還想追問下去，但牛晶拉了他，一口氣走出了這精舍的門外。

鄔烟道:「牛晶，這位百曉大師是指你……」

牛晶道:「是又如何?」

「那麼……那麼，你的確是個女孩子?」

牛晶道:「是又如何?」

鄔烟道:「眞的，眞的嗎?其實……其實……」

「其實你早已知道?」

「不，正哥曾經與我談及你是位姑娘!」

牛晶突然把鄔烟的手甩開，便往前走，鄔烟立時追上前去，牛晶走向一個山坡處，鄔烟當然窮追不捨，並且叫道:「牛晶，牛晶，你是男是女也好，我們都是好朋友，好兄弟，好姐妹，不，是好兄妹!」

牛晶聽了，回頭一笑，放慢了脚步。

鄔烟道:「你是來助我找生父的，你不會因爲我知道你是個姑娘這一件小事，便不理我的了?」

牛晶停了下來。

鄔烟道:「其實我對你知道的事也不多!」

他們坐在一個山坡上，牛晶道:「正哥爲甚麼會懷疑我是個女孩子?」

「你廚藝那麼好，又懂針線，而且爲人細心，外表又清純可愛，其實我也應該猜到!」

牛晶笑道:「爲甚麼你又猜不到!」

「我……我爲人粗心大意，那會猜到?其實，你是個甚麼人?」

「我……我祇是個普通人。」

「普通人?我不相信，你說你也是個孤兒，我最不相信是這一點，還有，你武功比我好得多，你要生活，找錢，可以說是如探囊取物，但你從來也不屑爲之，反而要跟我們這樣生活!爲甚麼?」

「你也不算粗心大意，你也觀察到這麼多!」

鄔烟道:「告訴我，其實你究竟是誰?」

「我?我祇是個普通女孩子，我並不姓牛，而是姓賴，全名是賴晶晶!」

「對，你一定不是姓牛，你父親怎會叫你牛精?」鄔烟故意把「精」字加重語氣。

賴晶晶笑了起來，道:「我見你時，避免你懷疑我是個女孩，因此才口快說了這個名字。」

「賴晶晶，對，這才像個女孩子的名字!那麼，我以後怎樣叫你?」

「隨便你。」

「晶晶，我叫你晶晶，好嗎?」

「我爹爹也是這樣叫我的。」

「爲甚麼你會離家出走?」

賴晶晶嘆了口氣道:「那也是因爲我年少不聽話，與父親頂嘴，因而離家……我父親是個大布坊的老闆，他白手興家，是個很有本領的人!」

「既然有一個這麼好的父親，你還……」

「他也是一個學武之人，經商有了錢之後，却希望自己可以成爲一個文人，他自己不成，却硬要我做一個文人，我生性好動，當然無法實現他的願望，不過，他有一個誡條，便是我們做人，一定要光明正大，絕不能偷!」

「不能偷?你到而今，雖是出走了，仍緊守這誡條?」鄔烟問。

「是的，我甚麼事也可以做，偷是萬萬不可!」

「你父親的誡條也奇怪!」

「所謂不許偷，並不是單指偷東西，偷錢那麼簡單，而是要我們爲人，一切取之以義!」

「義!對，做人一定以義爲先!」

「你也贊同?」

鄔烟道:「我讀書不多，但我一直以這個『義』字作爲人之道!」

「對，你爲了幫助方圓，也是一個義字!而方正也是一個義人!」

「是的，可惜他爲了方圓這個弟弟，而無端要惹上這麼多災

禍。」

賴晶晶道：「你爲朋友也不顧生死，他爲一個孿生弟弟，也正是義不容辭！」

鄔烟道：「原來如此，怪不得你沒有東西吃也不敢去偷，要跟我回來，並且要拜方正爲師！」

「我也佩服你，爲了方圓！」

「你怎知我與方圓之事？」

「那幾天金花聖母誕，我一直在廟宇附近，也一直注意你，你入賭場之時，我也在內！」

「啊，原來你一直注意我！」忽然，鄔烟發覺自己不應該這樣對待賴晶晶，因爲她到底是個姑娘。

賴晶晶也不想再多說這事，改口道：「烟哥，你有沒有發現，這個百曉和尚，其實是一個不平凡的和尚，他實在是知道很多事情！」

「是的，我也有這種感覺！」

「當他看那塊黃布的時候，他有相當大的反應！」

「對，他似乎是知道這布的來歷，却又欲言又止，這黃布應與你生父有極大的關連！」

忽然，鄔烟指着山坡下面，道：「那個豈不是百曉和尚？」

賴晶晶望下去，道：「是，他是百曉和尚，他正向那邊山頭而去，那裏又有另外幾間精舍，看來是一些高僧所住的，他爲甚麼要去那邊……」

鄔烟道：「我們跟踪他。」

賴晶晶道：「不，這人武功厲害，以我們的輕功，實在不能騙他。」

「那怎辦？」

「我們先下去，看看附近環境再作打算！」

兩人迅速下了山坡，而百曉和尚早已入了其中一間精舍之內。

他們走近那精舍，祇見大門掩上，裏面也沒有燈光，兩人躡步走近一個窗口。

裏面傳來了人聲，兩人伏在窗外細聽。

「住持，你這十多年來，日夕掛念之事，終於要來了！」那是百曉和尚的聲音。

另一個人，輕輕咳嗽了一聲，道：「他來了？」

百曉和尚道：「要來的終於會來的！」

「你怎樣對待他？」

「他……他與另外一位女扮男裝的姑娘來，不過，我打發他們走了！」

「他們可知？」

「我不知道，不過，我相信那個女扮男裝的，十分機靈，可能猜到一些……」

「你說我應怎麼辦？」

「怎麼辦？我也不曉得！我百曉和尚，而今面對這一個問題，眞是不曉得！」

「唉！」這位少林住持突然嘆氣。

「師兄，你想怎樣做？」

「你先告訴我，他怎麼樣？」

「一個俊朗少年，不過，我看他言語舉止，並不是有甚麼學問，武功也祇是平平凡凡而已！」

「我還要求甚麼？希冀甚麼？他能夠長大成人，已是托賴上天之寵了！」

兩人似乎再沒有說話，一時之間，是令人不安的沉默，忽然，那住持發出一聲顫抖的聲音：「這……這黃布……是……」

「這黃布是他親娘交給他的，與他的時辰八字在一起，那是……」

「當年……當年我也是無法可想……」

「我明白，當年你若不出家，也是性命難保，可是，你出了家，却留下這一個……」

「罪孽，罪孽，阿彌陀佛！」

「師兄，你想見他嗎？」

「我……我眞不知怎樣做才好……我希望見見他……不過，我而今已是少林住持，如果讓天下人知道，我這一個所謂德高望重的住持，却有一個兒子，雖然我這個住持是因救了方丈之命而傳位於我，但外人並不瞭解內情，那麼……我個人榮辱不重要，但少林寺却……」

鄔烟聽了這話，心弦震盪。

賴晶晶聽了，也十分激動，緊緊的抓着鄔烟手臂。

「是的，我也是因此而要對你說明。」

「個人榮辱並不重要，但少林寺幾百年基業，怎能毀在我手裏？」

「你也是迫於無奈。」百曉和尚又道：「我想，這兩個小子，並不會因我的打發而離開，這事終有一天抖了出來，那時，那時……」

「那時，我會罪孽更重……」

「你想見他嗎？」

住持沉吟着。

鄔烟心內非常緊張，因爲聽到這裏，一切都很明顯，這位少林住持，正是自己的生父。

「我……想！」那住持幾終辛苦才說出了這話。

「不過，你這一見，可能……」

「可能毀了少林寺，對……我怎能這樣做？我怎對得起歷代師祖？」

「是的，我也因這問題考慮了很久，師兄，爲了少林寺，爲了整個佛門，我們絕不能……」

「我明白，我會極力阻止他們，而你……」

「我會閉關！」

兩人似又低語了幾句，不過，鄔烟與賴晶晶却無法聽見，百曉和尚離開了精舍。

這時，仍在外面的鄔烟，眞想衝進精舍，看看自己這個和尚父親！

可是，賴晶晶一手把他拉着，並示意他離開。

兩人非常小心的離開那個山坡！

鄔烟雙手顫抖，連聲音也顫抖地道：「你難道沒有聽到？」

「聽到，當然聽到！」

「那你爲甚麼不讓我衝進去，看看那個不願意認我的和尚父親？」

「你既然也懂得說，他不想認你，你還衝進去，豈不是自取其辱？」

「我不是自取其辱，而是要羞辱一下這位六根未淨的高僧！」他越說越是憤怒。

「鄔烟，你冷靜一點！少林寺向來是武學勝地，也是佛學的勝地，可以在少林寺立足的僧人，都不是泛泛之輩，而當上住持的，更是不容易，你生父……竟是少林寺住持，我想其中恐怕牽涉極廣，問題極大……」

「那……那我便不能認他？」

「不，我看那個百曉和尚，是個非常有智慧的和尚，他一定可以幫助你解決這問題！」

「那我們立刻去找他！」

「不，我們暫時躲藏起來，再多看幾天，我想你們父子是不是能夠相認，自有天機……」

這夜，兩人躲在少林寺山後的一些草叢內，過了一夜，翌日起來，他們都感到飢腸轆轆，因爲他們昨夜沒有吃過任何東西。

他們看看山上的不同房屋，祇見其中一組，有白煙冒起，知道那裏是廚房，他們決定到那處找些食物。

來到這個廚房，祇見幾個小和尚，正在洗米切菜，開始預備煮齋飯的工作。

鄔烟道：「你等我一等。」

他飛身入了廚房，祇見一個大蒸籠，正冒出白色蒸氣，他打開籠蓋，祇見內有很多大饅頭。

突然，他聽見「噹、噹、噹」的鐘聲，開始之時，他嚇了一跳，以爲有人發現他偷東西，可是，用心一聽，發覺鐘聲來自外面，而且很遠。

他回到賴晶晶處。

「幾乎嚇死我！」鄔烟道，並遞上了饅頭。

賴晶晶一邊吃饅頭，一邊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這鐘聲從山下一直傳上來，難道少林寺發生了甚麼大事情？」

鄔烟也看到，山上很多不同的精舍處，也傳出了鐘聲，這種鐘聲看來是一種叫寺中大小和尚戒備的訊號。

「你看，很多和尚都拿了武器，奔跑出去！」

「來！我們也出去看看！」

賴晶晶道：「我們也找件和尚袍來穿，否則，他們誤當我們也是來犯少林寺，那便麻煩！」

這時，本在這廚房工作的大小和尚，也跑出去。附近有一個洗衣房，房外的空地，正有很多件和尚袍晾晒着，他們各選了一件。

「快找帽子！」

附近有很多帽子，兩人各戴了一頂，互相看了一眼，忍不住也笑了起來。

他們立即下山，混入了那些和尚之內，沒有人發覺他們。

鄔烟向其中一些和尚問道：「師兄，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你一定是初來的！」

「正是！」鄔烟道。

「這鐘聲表示有人來襲擊少林寺。」

「天下竟有人敢來襲少林寺？」

「我也覺得奇怪，不過，這鐘聲非比尋常，我來了少林寺這麼多年，也沒有聽過！」

「這鐘聲……」

「這鐘聲表示少林寺遇襲，所有僧人，都要出去護寺，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兩人隨着人羣，一直往前去。

來到門前，祇見一羣人正與少林寺和尚混戰，一時之間，非常混亂。

來攻少林寺的，都是一些惡形惡相的大漢，這些大漢似乎是份屬幾批的，其中有些是一兩個，另外一些却是四五個一組。

這些來攻的，一共有六七組那麼多。

賴晶晶拉着鄔烟，道：「我們暫時不要加入戰圈，看清楚形勢，才作決定！」

兩人往寺旁一棵大樹，躍了上去。

突然，有個中年和尚出來，大叫一聲，這聲音中氣充沛，震動了整個少林寺。

和尚道：「少林寺開罪了各位江湖豪傑之處，萬望包涵包涵！阿彌陀佛！」

一時之間，聲震屋宇，這混戰暫時停了下來。

其中一個惡漢叫道：「和尚，我們早已說過，我們不是來攻少林寺，而是來找方圓！」

「方圓？」那和尚道。

鄔烟與賴晶晶互望了一眼，十分奇怪。

「他早已被我們打得半死，不

過，他走入了你們寺院，我們祇要揪他出來！」

和尚道：「各位施主，那個叫方圓的，既早已被你們打得半死，那爲甚麼還要迫他，上天有好生之德……」

和尚還未說完，那些惡漢又再羣情洶湧。

賴晶晶道：「鄔烟，你看，其中一幫人，似是正哥所提及的紅山五虎！」

「還有，那些三五成羣的人，豈不是甚麼『金屋雌雄盜』、『辣手判官』、「勾魂叟』……正哥果然料中，他已被這些仇家，迫得走投無路，竟然被追來此，上了少林寺！」

「對，那些人說正哥已受傷。」

鄔烟道：「我們快去找他！」

兩人躍下樹，往裏面去。

和尚又喝了一聲，道：「少林寺是佛門之地，佛門又是方便之門，既然那叫方圓的，入了少林寺，我們便有責任保護他，那麼，各位請看在少林寺面上……」

那些人不再聽和尚之話，換句話說，他們不理會少林寺是甚麼地方，誓要找到方圓不可。

和尚又再說道：「你們既不給少林寺顏面，咱們又豈可讓你們放肆？衆兄弟，咱們誓保少林寺！」

這一聲令下，和尚又與衆惡人混戰起來。

鄔烟與賴晶晶到了後面，但一時之間，想找方正，却是無從着手。

忽然，他們看到有更多的和尚湧來，這些和尚年紀比較大一點，看來是寺中較爲有資歷的和尚。

兩人又躲着，讓這些和尚出去。

鄔烟道：「我們躍上寺頂，看他們能否壓得住這一班惡人！」

賴晶晶點頭，兩人躍上了寺頂。

這一班和尚來到，雖然是說了一些話，但那班惡人依然無動於衷，而且，仍有一些人再湧上來。

這些來攻少林寺的人，雖然是散沙一盤，但每一組人都是武功高强，一般少林僧人，並非他們敵人。

不一會，有很多年輕的少年僧人，又被打倒在地，那些中年和尚出動，又再混戰，不過，他們並非佔上風，祇是膠着狀態。

忽然，賴晶晶聽到有人輕聲叫道：「牛……精……」

鄔烟在她身旁不遠，沒有理由這樣叫她，立時，她往屋頂四處投尋。

鄔烟問道：「搜甚麼？」

「是正哥的聲音！」

「甚麼？」

「我聽到正哥的聲音。」她說着人已飛竄上去，鄔烟也立時跟隨着。

他們沿着屋頂的邊沿搜索，却一無所得，這屋頂非常大，深黃色的琉璃瓦，在陽光的照耀下，令人目爲之眩，四邊都沒有正哥的踪跡。

賴晶晶示意鄔烟上屋頂正中，那處有很多凹下的天窗，兩人爬了上去，果然，發現其中一個天窗，似有人聲，那是濃重的呼吸聲音。

賴晶晶立時竄了上去，鄔烟亦步亦趨，他們都見到，方正衣衫襤褸，遍體鱗傷。

鄔烟叫道：「正哥，你怎麼了？」

方正道：「我還以爲自己在做夢，我剛才似是見你們兩個人影，我實在以爲因身體太重傷而生了幻象，你們怎會在這裏？」

鄔烟道：「說來話長，你又怎會來到少林寺？」

「我……我是被他們追殺而來。」

「他們……」

下邊那些江湖人物，仍然與大小和尚在混戰。

方正道：「他們都是我那個孿生弟弟惹下的，他們目的是追殺方圓，我成了代罪羔羊。」

「你有沒有向他們解釋？」賴晶晶問道。

「妳是……」方正頓了一頓，道：「妳一定是牛晶，妳回復了女裝？」

賴晶晶有點尷尬，方正道：「烟仔，我沒有猜錯。」

這時，下面混戰更劇，因爲山下湧上來的人，似是越來越多。

這些人並非泛泛之輩，其中有許多武功高强，而且蠻不講理，轉眼之間，已有很多大小和尚躺在地上。

方正看了，對二人道：「你們讓我下去，我不能這樣無端拖累少林寺，方圓生前放蕩不羈，已連累到我如此地步，假若我再躲在這裏，比方圓累人更甚。」

鄔烟道：「不，你已身受重傷，你一下去，我想他們會把你撕開，一直到撕碎爲止。」

賴晶晶道：「看來少林寺更大的和尚會出來，他們武功厲害，足以把這班江湖人物趕走。」

他們的預料果然不差。

不一會，一班年紀更大的和尚，亦從山上下來，這一班和尚，看來輩份與武功都比在場的和尚高。

當那班和尚一到，剛才與江湖人物對過話的和尚，上前把情形一一稟告。

當中一個老和尚聽了之後，與

他身後的和尚討論了一會，他們都紛紛捋起衣袖，加入了戰圈。

這一班和尚，果然武功非凡，一加入戰圈，便把幾個窮兇極惡的傢伙震懾住了。

那些江湖人物都被這些和尚暫時震懾着，不過，他們却並沒有退下之意。

突然，有人在當中高叫：「放火燒寺。」

那和尚聽了，叫道：「你們與少林寺有甚麼恩怨？要來這裏放火殺人？」

當中一個江湖人物叫道：「我們與少林寺沒有恩怨，我們祇要你們把方圓交出來。」

鄔烟與賴晶晶却看得眞切，說話的人正是「紅山五虎」當中的「狂虎」，這人曾追殺到他們隱居的地方。

方正道：「這狂虎在黑道之上，頗有號召之力，他們五虎已在江湖之內，散播了對方圓不利的謠言，說他荒淫擄掠，無惡不作，而且殺了不少江湖人物，因此方圓已成了他們口中的江湖死敵。」

鄔烟道：「你便成了代罪羔羊？」他頓了一頓，道：「我去替你解釋一下。」

方正一手扯着他，道：「不，千萬不能，你一下去，提到我的名字，你話未說完，他們便一湧而上，把你撕開八段。」

賴晶晶也道：「不，你絕不能下去。」

方正道：「解鈴還須繫鈴人！」

他勉强支撐了起來。

鄔烟道：「你不是繫鈴人。」

「不過，繫鈴的是我孿生兄弟，而他已死，我的面貌又與他一模一樣，天意如此，夫復何言？」

賴晶晶道：「慢着，你看，那兩個和尚下山了。」

鄔烟道：「正哥，你看，我們已找到那個百曉和尚，另外一個是……」

方正道：「百曉生已做了和尚？而他身邊的一個，看來地位非比尋常。」

賴晶晶道：「他是少林寺住持，也是……」

鄔烟立時接口道：「他們兩人下來，一定可以把持大局。」

賴晶晶本想把這個少林寺住持是鄔烟的生父之事，說了出來，但鄔烟却立時止住。

這住持果然有風度，他並沒有說話，祇是合什低眉，口中唸了幾句：「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本來極爲混亂的場面，被這安詳的佛語暫時壓靜下來，衆人看着這住持。

百曉和尚上前，合什道：「各位施主，少林寺向來與你們無仇無怨，爲何竟要把少林寺砸碎才罷手？」

狂虎叫道：「把方圓交了出來，咱們便不會再傷少林寺一草一木。」

百曉和尚道：「這位施主，少林寺是佛門之地，既然有人進來要我們庇護，佛法無邊，我們便要庇護，此乃佛門弟子應盡的責任。」

那些人又起了哄。

百曉和尚又道：「還有一點，你們口中所說的方圓施主是否躲在少林寺之內，還沒有人知道，假若他眞的躲在少林寺中，我們會好好與他詳談，如果他認爲自己是應該出來面對各位，我們一定會讓他出來。」

衆人聽了，更加哄動，有人叫道：「這個和尚所說的全是廢話！」

「廢話！廢話！剷平了少林寺，揪出方圓！」

「揪出方圓，剷平少林寺！」

其實這班惡毒的江湖人，平日對少林寺已看不順眼，而今有了「方圓」這個藉口，更想趁機打垮少林寺，以洩心頭之恨。

登時，已經開始有人湧入各處四散的少林寺建築物之內，百曉和尚看了這情形，知道多言已無益。

「快傳言刑法堂，保衞少林寺！」

百曉和尚這一傳令，一陣一陣的傳開去，一直到山上的刑法堂，立時，一大羣訓練有素，赤着上身，拿着長棍的刑法堂和尚，都向山下奔來。

方正勉强坐了起來，突然，他一言不發，便飛身從屋頂上躍到地上。

鄔烟與賴晶晶想阻止也來不及。

方正道：「我方圓在此，你們來抓我，千萬不要再傷害少林寺一草一木。」

方正的突然出現，使在場的人都有些愕然。

不過，這愕然祇維持了一陣，那叫「狂虎」的，猛地「啪」一聲，一拳打在方正身上。

這一拳力度極爲强勁，方正立時吐出了一口鮮血。

方正武功卓絕，很多人都想誅殺他，無奈武功不及他，這次使着人多聲衆，才敢來此，而這時他口吐鮮血，身心似乎早有重創，那些怕他的人，又想報仇的人，怎會不知道是大好良機？

一時之間，四方八面都有人湧上，出拳出腿，打在方正的身上。

方正却完全沒有還手，那些人似乎是前仆後繼，誓要把方正打得粉碎才罷休。

連刑法堂那些和尚，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去保護方正，他們

空有一身本領，却是無能爲力。

方正吐了一口又一口的鮮血。

在屋頂上的鄔烟，已無法忍受，竟然也一躍而下，落在衆人之間，那些人退開，鄔烟護着了方正。

鄔烟叫道：「他不是方圓，是方正，你們要殺的是方圓，方圓早已死了。」

「你這兔崽子，來作甚麼架樑？」

方正本來已有些不省人事，但鄔烟的突然躍下，使他也清醒過來。

方正忙道：「烟弟仔，你走，快走！」

「走？我不會走，正哥，他們要殺死你，便得先殺死我！」

「爲甚麼你要護着我？」

「因爲你既是我的師父、兄長，也是我的朋友。」

「但你不能因我而死。」

「爲甚麼不？爲朋友而死，是人生痛快之事。」鄔烟慷慨地道。

方正道：「而今我才明白，方圓那麼喜歡與你交朋友，而且在死之前也要讓你實現三個願望。」

這些話，離開他們較遠的人並沒有聽到，但站在不遠處的住持、百曉和尚，却是聽得非常清楚。

住持聽了，似是非常感動。

那些江湖惡漢，那裏理會他們在說些甚麼，祇以爲方圓多了一個幫手，大夥又要上來圍攻。

鄔烟並沒有理會自己武功如何，在這些惡漢面前，他祇是一個手無寸鐵的小子而已，但他仍然護着方正。

衆人衝來，但鄔烟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派，實在使那些人也有些感動。

就在這時，賴晶晶也飛身下來。

鄔烟見了，道：「晶晶，妳不要來。」

賴晶晶道：「爲甚麼不？你可以爲師父死，爲朋友死，爲甚麼我不可以？」

鄔烟望着她，笑道：「好極，今天就讓我們都豁了出去，咱們生死與共。」

又多一人，惡漢更是羣情洶湧。

眼看他們像缺了堤的海水，要把三人吞噬，但兩個年輕人，却臉無懼色。

那住持看到這情形，已是按捺不住，狂吼了一聲，這吼聲把整個少室山也震動了。

祇見住持的袈裟在三人面前飄動，衆人也看不清楚他使的是甚麼武功，祇覺一股極大的力量，把他們一大夥人迫退了。

當那些江湖惡漢稍退，百曉和尚立即叫道：「刑法堂各位羅漢，上！」

刑法堂的幾十個和尚，本來無法插手其中，而今經住持施展他那神奇武功，把衆惡漢打散了，當他們聽到了百曉和尚的命令一下，整個形勢立時改變，他們揮動木棍，把衆江湖惡漢打退了。

那些惡漢不敵，有人叫道：「少林寺包庇方圓！」

這聲音一起百和，方圓向來與少林寺並無關係，而少林寺無端包庇他，在江湖道義上言，實在是於理不合。

方正叫道：「我並不是方圓，我是方正，是方圓的孿生大哥，我並沒有開罪過你們，而且方圓早已死了，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當，你們怎能把方圓的罪加在我身上？」

衆人聽了，有些人開始相信。

住持朗聲道：「貧僧悟證，是少林住持，並不是包庇這位方正施主，而是爲他討個公道，他並非你們的仇敵，而方圓已死，所謂塵歸塵，土歸土，他個人與你們之間仇怨，亦應灰飛煙滅。」

當中有些江湖漢子，亦明白事理，聽了悟證禪師的話，開始散去，刑法堂羅漢亦讓開要道，讓他們下山。

鄔烟上前，向着住持悟證禪師道：「多謝住持，爲我們化解一場災難。」

悟證望着鄔烟，淚光閃動，欲言又止。

百曉和尚上前，道：「住持，爲了少林數百年基業，咱們還是到淨室再說吧！」

悟證立時被他的話醒悟過來。

鄔烟扶起了方正，與百曉和尚、悟證禪師一齊回到山上住持靜室，賴晶晶當然是與他們一起。

未到靜室之前，百曉和尚對賴晶晶道：「這位女施主，住持的靜室從來沒讓女性……」

悟證禪師回身，脫下了他的住持法帽，道：「百曉，我也不入內了。」

百曉和尚正想問，悟證禪師續道：「百曉，這多年來，我成了少林的住持，一切都是佛祖賜我因緣際遇，不過，我本是江湖人，浪蕩慣了，而今，我不想再當了。」

百曉道：「住持，你……」

「我不想再當住持，其實，我也沒有資格當少林住持……鄔烟？你叫鄔烟？」

鄔烟道：「對，我叫鄔烟。」

「你可知我俗家也是姓鄔？」

鄔烟聽了，心頭震動。

百曉和尚似乎知道住持要說些甚麼，連忙道：「住持，你不能……」

悟證道：「百曉，我已把法帽交給了你，我當眞不想再任少林住持，而且我要向我的兒子懺悔。」

「兒子？」鄔烟其實早已知道這悟證禪師是他的生父，不過，碍於種種原因，與他這時在少林的地位，他實在不能認回自己。

可是，悟證却的確在這時認回鄔烟。

「你是我生父？」

悟證道：「這件事一直折磨了我多年，我爲了要當少林住持，爲了要保持一個高僧的尊嚴……其實我一切都不配，我年少放蕩不羈，貪圖快樂，有了兒子却不負責，雖然那是在做住持之前所爲，但也不可饒恕，一切的一切，非一個高僧所爲，我應入阿鼻地獄。」

百曉和尚道：「住持，你何必如此自責。」

「百曉，你不用安慰，也不要再叫我住持，今日，我才是大徹大悟……我聽到我的兒子說道：『爲朋友而死，是痛快之事！』他祇是個少年，祇是個市井之徒，祇是一個江湖浪人，爲甚麼他也懂得這道理，而我……」一時之間，他實在太激動，不能自己。

不過，他仍然按捺心神，一會又道：「我一切都是虛僞……我辱沒了人性……」頓了一頓，他對百曉道：「百曉，而今我不再是住持，也不是少林的僧人，本來，我應該把我這個虛僞的面目，向天下人公告，但爲了少林……」

百曉道：「貧僧明白！」他轉身向鄔烟道：「鄔烟，想不到你感動了你的生父。」

方正道：「烟弟，你終於達到你第三個願望，可惜，這個願望並非由我玉成。」

鄔烟道：「不，正哥，沒有你，我也不會……」他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說下去。

百曉合什道：「各位，貧僧先行告退，你們可以在此閒話家常。」

方正道：「百曉禪師留步！」

百曉道：「我們本是好朋友，你有甚麼要求？如果貧僧可以效力，自當盡力。」

「我自問一身罪孽，今天在少林山下，看到這麼多江湖人來找方圓的晦氣，我想爲他作一些補償，贖罪孽，求大師收我爲徒！」

百曉合什道：「善哉！善哉！」

鄔烟道：「正哥，你要當和尚？」

「對，你爲朋友，我是爲我兄弟，我比不上你，不過，在我出家之前，仍然希望完成你的願望。」

鄔烟望着生父，道：「我們已相認，願望已償。」

「不，我總是覺得，我不能完成你第三個願望，而今我却有一個願望，要你爲我實現。」

鄔烟道：「甚麼願望？」他瞟了賴晶晶一眼，又道：「還有，你雖然當了和尚，但我仍然可上少林，與你……」

方正道：「我不是說你我之間，我是說另一個人，那個人一直毫無怨言的支持你……」

鄔烟道：「我知，我知道，晶晶。」他回首過來，望着賴晶晶。

賴晶晶仍一派她那頑童本色的道：「我沒有做過甚麼，我祇是同情烟仔你，因爲我也是個孤兒。」

方正道：「我知妳並不是孤兒，過去妳年少無知，與父母不和而出走，但當妳與將來的乘龍快婿回到家裏，妳的父母一定會原諒妳。」

賴晶晶聽了，羞得想走，鄔烟一把把她拉着，道：「妳願意完成我這個高僧父親的願望？」

賴晶晶道：「我不是爲了你……」

鄔烟道：「那當然是爲了我們兩父子，爲了正哥。」

衆人聽了哈哈大笑起來。

（全文完）

新派江湖奇情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英雄無奈

拜別師門　闖蕩江湖

任時樂獨自在喝酒。

「高朋酒家」是潯陽最好的酒家，所以客人也很多，商賈行旅及江湖豪客齊集於此，南腔北調的談笑，顯得特別熱鬧。

祇有任時樂眉頭緊皺，一杯一杯的酒往肚子裏灌去，顯然是借酒消愁。

看他的年紀，祇有二十上下，相貌英俊挺拔，雖然祇是穿着粗衣麻布，仍然掩不住那與衆不同的高貴氣度。

「任少俠，可要再添一壺？」小二見他拿着酒壺，過了半天仍未倒出一滴酒，立刻上前招呼地道。

「好，再來五斤高粱。」任時樂緩聲的答道。

突然，一個鐵塔般的大漢在樓梯口出現，所有的人全望着他，由於這大漢上樓梯時，脚步極重，直震得樓梯搖晃，酒杯酒壺也跟着跳動，許多人擔心這酒樓吃不住勁，恐有倒塌的危險！

大漢走上樓時，兩隻銅鈴般大的眼睛凜凜生光，往四面掃射，似乎在找人。

「這像是找人打架。」許多酒客暗暗懷疑。

「嘿嘿，」那大漢看到了任時樂，立刻氣勢洶洶走過來，似乎是要吃人的樣子。

任時樂依然是在喝酒，連頭也未抬。

「砰！」那大漢有一股受辱的感覺，手掌在桌上重重一拍，筷子酒壺杯子直跳起老高。

「師兄，是你！」任時樂懶洋洋的抬起頭，有氣無力的道。

「回去！」大漢怒聲道。

「好！」任時樂沒有多說甚麼，緩緩的站起身來，順手放下了錠銀子。

那大漢見任時樂很聽話，頓時得意洋洋的又叫道：「師父不在家，你就偷懶，以後多練功夫，不准再來。」

「師兄說得是。」任時樂低聲答。

「走。」二人一前一後走出樓去。

「這大漢是甚麼人？」有的酒客見了這情形，忍不住問當地的熟人。

「說起這漢子，來頭可不小啦。他父親霹靂刀傳保義，一生收了五個徒弟，就祇有他兒子傳世傑最差，剛才那小子是霹靂刀傳保義最小的徒弟，但一身武功已得了傳

老頭的眞傳，甚至有青出於藍之勢！」

「那麼，另一個徒弟又如何？」

「第二個徒弟是女的，名叫方毓蘭，生得蕙質蘭心，悟性極高，由於女性天生柔弱，所以不能學習此剛强的武功，但也有傳老頭的七成本領。」

「剛才看那個大個子，不是學習霹靂功的好材料麼？」

「他父親也是這樣想，可是這傢伙頭腦像石頭，練武功如沒有悟性，根本就無法上進，如果這小子肯下苦功，潛心鑽研，又何嘗不能再學好點，但是，他還是夜郞自大，時常作威作福，擺大師兄的架子。」

兩個酒客談論間，任時樂及傳世傑人已走遠了。

路上，任時樂一句話不響，眉頭緊皺，傳世傑心內何嘗不是思維紛亂，尤其是父親說到他和師弟時，那種輕視的神態，是他最不能忍受的事。

霹靂莊的人口中雖然不說，但那神色仍然現出輕蔑與鄙視。

二人一路走，誰也沒有說話，漸漸的走入樹林中，傳世傑突然停下來。

任時樂差點撞到師兄身上，他似乎不明白爲甚麼會這樣，茫然的望着，眼中露着懷疑的神色。

「小子，人家說你武功好，今天我們試試。」傳世傑嚷嚷的道，他此時不叫師弟，而祇叫小子，看來已不將任時樂當作師弟看待了。

「這是爲甚麼？」任時樂驚訝的問道。

「我實在忍受不了，寧可死在你手上，也不願人家說我武功不及師弟，來來，今天拚個死活！」傳世傑吼道。

「小弟有甚麼不對，師兄教訓就是啦，至於外人所說，那又何必計較。」任時樂說道。

「快點！別惺惺作態，出掌吧！」傳世傑大吼道。

「師兄說那裏話來，你的武功火候，較小弟深厚，如今師父又不在家，不知道的，還說你欺負我呢？」

傳世傑聽在耳內，果然有點動心，但是，平時所受侮辱太甚，想到人家輕蔑的眼光，無名火又高漲了起來，橫蠻道：「別說好聽話，出手吧！」

任時樂見他眼光血紅，知道說甚麼也沒有用，當下一直不發一言，看他有何動靜。

「小子接掌！」傳世傑等了半响，見任時樂眼光下垂，似乎毫不放在心上，再不客氣，右掌突出，聲勢洶洶，正是霹靂掌絕招，「迅雷不及掩耳」了。

任時樂看他這招，完全走了樣，心內實在替師父難過，如此兒子在江湖行走，丟盡霹靂門的面子，心內雖在想，身形却不遲滯，微微一閃，已將那招似是而非的「迅雷不及掩耳」避開。

「再試試！」傳世傑心內還是很高興，誤以爲對方火候不夠，所以不敢硬接。

吼叫聲中，霹靂掌絕招「日月無光」施出，二十八掌齊拍，由於控制得宜，已將任時樂的全身罩住，再不還手，恐怕就要受傷了。

這時候，任時樂無暇顧及其它，保命要緊，來一招「山崩地裂」迎上，砰砰砰，三掌相交，傳世傑龐大的身形吃不住勁，一連退了五步。

由於事情發生得太快了，任時樂來招「山崩地裂」發出了，傳世傑已經受不了。任時樂清醒，他知道這一下會激起對方的怒火。一時之間又不知如何解說，楞在當場做聲不得。

傳世傑此時兩眼發白，望着虛空，茫然不知所措，口中喃喃道：「我不及他！我眞的不及他！」

「對不起，師兄，剛才我失手！」任時樂連忙道歉。

「父親說得我一點不錯，我的確不配做他的兒子！」傳世傑說時轉過身去，脚步跟蹌的走開。

「師兄，你要到那裏去？」任時樂一看情形不對，趕緊叫道。

「我去走遍天涯海角，練成武功再回來。」傳世傑有點嗚咽。

本來呢，他總是懷疑父親所說的言過其實，自己認爲了不起的絕技，怎會不及晚入門的師弟師妹，而今，自己親自試過，確是差得遠！

羞憤像烈火在他心中燃燒，他的確無法再在霹靂莊上呆下去了！

可是，任時樂知道又闖了大禍，急叫道：「師兄！」追上前去想攔阻傳世傑。

「滾開！」傳世傑此時已失去了理智，怒喝聲中，左掌揮出「啪！」的一聲，重重打在任時樂的臉頰上。

任時樂根本忘了還手，祇是攔住了去路，傳世傑左閃左攔，右跑右擋，傳世傑連施七八個身法，也無法衝出他的阻擋，心中的怒火更甚，霹靂掌絕招連施，可是任時樂毫不費力的躲過了。

「好，你果然本領高强！」陡地間傳世傑停手不打，呆呆的望着任時樂。

「師兄，如果你走了，師父回來時一定會很傷心！」任時樂惶恐地說道。

「你的確武功高强！」傳世傑整個人似乎傻了一般，喃喃自語。

「師兄，今次小弟無禮，怎麼樣處罰都可以，祇是你不要離開霹靂莊！」任時樂苦苦的哀求道。

傅世傑臉色越來越白，突然間，腕底一翻，雪亮的匕首抵住自己胸口。

「師兄，你……是幹甚麼？」任時樂驚得跳了起來，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趕快讓開，不然我一死了之，也不願受你侮辱！」傅世傑咬牙道。

任時樂這時束手無策，此時再要攔阻，恐怕師兄眞要自殺呢？想到此處，心如刀割，師父對自己恩重如山，又恰在他離家之日，大師兄如果一去不回，這時自己如何對得住人呢！

「怎麼樣，要我命，還是讓我離開，一言而決。」傅世傑吼叫道。

「好，師兄你多想想，小弟從不敢有輕視你之心，我認爲人之好壞，不在武功高低，而在他做人的態度，恩師對我這麼好，如果你因爲我而離家，我實在難過，盼你想清楚後再回來，小弟感恩不盡了！」任時樂涕淚交流，說得悲痛之極。

「再見了！」傅世傑見無阻攔，立刻縱身飛走，刹時影踪全無。

「我怎辦呢？我怎辦呢？」任時樂喃喃道，身形有不勝負荷之感，搖搖擺擺往前走去。

「你們是甚麼人？」突然聽見傅世傑怒吼聲。

任時樂一怔，幾乎立刻地身形像箭一般的竄出，循聲趕去。

傅世傑離開不過是半盞茶時分，又怎會出事，莫非遇到甚麼仇家？

「呀！」的一聲驚叫傳來，正是大師兄的聲音，看情形是已經受了傷或其它意外，當下心內更急，猛衝前去「颼！」已來到了江邊。

「誰？」一個威嚴已極的聲音響起。

任時樂整個人似已釘在地下，雙眼望着前邊，動也不動。

傅世傑已給人捉住，胸口給人踏住，祇要稍爲用力，就要了他的命。

任時樂迅速鎮定下來，見對方有三個人，都是五十出頭，看他們衣着，似乎是關外人士，那究竟是誰？怎會與大師兄有仇怨？

那個脚踏着傅世傑的人見了任時樂，向其餘二人打了個眼色，二個悄悄掩過去，阻止去路，防任時樂逃走，這一次任時樂看得清楚，他依然木立當場，腦內急速轉念，想法搭救大師兄。

「小子，來此何幹？」那人見任時樂去路被阻，才開口詢問來歷。

「你們又是甚麼人？」任時樂反問。

「嘿嘿，這小子好狂，趙老三，把他抓起來，好好的消遣。」那踏住傅世傑的人似乎是個頭頭，向其中一人道。

沒有人答應，但是任時樂耳中却聽到一陣輕得不能再輕的脚步聲在後方响起，他不動聲色，看對方怎樣下手。

突然，後腰有一股勁風襲至，任時樂也不回頭，聽風辨聲，伸手一揚，已扣住對方寸關順勢送去，直往那爲首的人身上飛去。

任時樂聰明絕頂，知道自己出手，無論如何也不能救出大師兄，但是，對方自己人，他必然要接，而剛才運勁時，已貫注了雄渾的內家眞力，只要沾着，必能迫開對方，那時可以下手救人了。

「砰！」

「呀！」

兩聲大响過後，給任時樂抛出的人已昏了過去。

任時樂心內暗叫，「好辣的手！」對方似乎已看出自己的用意，所以不顧手下安危生死，揮掌將他打飛。

場中頓時靜了下來，任時樂額頭已滲出汗來了，大師兄看來無法救了。

「嘿嘿，我幾乎走了眼，此地竟有如此高手，倒要好好的領教一下。」那爲首的人淡淡的說道。

「你們到底想幹什麼？」任時樂假裝莫名其妙樣子。

「龍老二，你來看看這蠢豬。」那人順手已點了傅世傑軟痳穴叫另一人看守。

「師弟，我的事你別管。」傅世傑突然大叫起來。

任時樂見傅世傑這樣叫，知道壞了，當下不顧一切，身形如一支箭，直衝了過去，想强硬的出手救人。

「呀！」突然傅世傑大聲叫了起來。

「慢來！」任時樂身形停住，喝阻對方傷人。

「好小子，你原來是霹靂門中弟子，我差點看走了眼呢，現在可好了，省得我費了二番手脚。」那爲首的一人笑道，緩緩向着任時樂走近。

「你們到底是甚麼來歷？別發生誤會才好。」任時樂步步倒退，同時試探對方動機。

「我們家中的米太多，想請這個大個子幫忙，去吃些閒飯。」那爲首的人說道

「由我代替如何？」任時樂問。

「你！」那爲首的人向任時樂細細端詳一陣，莫可奈何的點了點頭道：「也好，祇怕你肚子不夠大，

吃得太少，但自願的總比勉强好。」

「我包你滿意。」任時樂道。

「好，放了大個子，帶小瘦子。」那爲首的人高叫，其餘的二人立刻分頭行事，先將傅世傑放了，任時樂祇好束手由他們綁住。

「我不要你姓任的幫忙。」傅世傑啞穴一解，立刻吼叫起來，似乎是任時樂已經欺負了他，恨不得上前咬他一口。

「既然這樣，把大個子一起帶走，我們總不會叫人家難過受罪。」爲首的那人說時，其餘二人縱身上前，一左一右夾住傅世傑，防他反抗。那知傅世傑心中祇恨任時樂，凡是任時樂所做的事，他都反對，所以束手就擒，反而很高興呢！

「師兄，你怎可以……」任時樂想不到竟會有這樣的事，他不由大急叫了起來。

「快把我綁起來。」傅世傑反而催促他二人。

「助人爲樂，我們祇好辛苦，伙計，把這位朋友一起抬回去。」爲首的人道。

「遵命！」二人其實已將傅世傑綁好了。

這時，任時樂內心焦急，他知此三人定然不是好來路，說不定是師門大敵，自己被俘，可以隨機應變，趁機逃脫。但是，傅世傑可不同了，他的武功平庸，頭腦簡單，根本無法逃走，而且是師父親生兒，師父知道，必定會氣個半死，如今如何是好？

「走！」爲首的那人當先走去，其餘二人也背着傅、任二人上道去。

任時樂這時心急如焚，他眞想不到，會有這樣的結果，師父常罵兒子不成材，又常誇讚自己，這件事，是他這幾年來最煩惱的事，面前這三人必定是師門大仇家，剛才不察，祇想換回大師兄一條命，豈知正好落入對方詭計之中。

「小子，現在，還不知道我們的來歷吧！」爲首的那人轉過頭來，得意洋洋的問道。

任時樂默然，他知道對方一定會說出來，所以懶得多問，半閉着眼睛似乎睡着了。

「大爺和你說話，你可聽見麼？」那背着任時樂的人用力一搖，他以爲任時樂沒聽到。

任時樂仍然是沉默。

爲首的那人神色一變，顯然心內極怒，但是，轉眼又恢復了正常，突然放聲大笑了起來。

他那二名手下，愕然的望着那人，顯然不知他的意思，怎麼會如此的得意？

「好，好，小子果然有膽色，以後我會試試你到底骨頭有多硬，現在呢，不妨坦白告訴你，我們是什麼來歷，『地府屠夫』危渡這幾個字，相信令師總會聽說過吧！」

任時樂一聽「地府屠夫」危渡這六個字，雙眼猛睜，精光暴射在那爲首人臉上，叫道：「你們要報仇？」

「正是，你小子很聰明，要死之時，我會下手乾淨點，至於我，有點不好聽的外號，冷心殺手童眞是姓名，以後你要記清楚。」

「好，我記住！」任時樂冷冷道。

傅世傑也睜大了眼睛，顯然內心極端驚駭，他當然知道「地府屠夫」危渡，是他父親大仇家，三十年前，敗在霹靂刀之下，立即遠走邊荒，埋名隱姓，今日悄然來到中原，自然要用極厲害的手段來報復。自己不知道，竟與師弟鬥氣，今番死定了。

不一會，冷心殺手童眞已來到潯陽北邊，即是亂葬墳場的地方，沒有人家，祇有座山神廟，也無人看管，任時樂知道他們還不敢明目張膽，因爲師父霹靂刀神功非同小可，老魔頭三十年前領教過，自然不敢再大意，派人暗中將師父家親人或徒弟捉來，最少可以作人質。唉，說起來，無異是自己的過錯，怎辦呢？我必須想辦法，否則不僅斷送師門聲譽，還會關係到師父全家性命。自己這條命又算甚麼，祇是自食其果而已。

「砰！」

「哎喲！」

任時樂想得忘了形，突然間全身一震，情不自禁叫了起來，原來那背他的人，往地上一摔，屁股開了花，傅世傑何嘗不是痛得叫了起來。

「這兩個是何人？」突然有個陰森而蒼老聲音從屋角發出。

「稟師父，是傅老鬼的一子一徒，他們武功平常，頭腦簡單，我們手到擒來，絲毫未用武功。」冷心殺手童眞道，臉上頗有傲矜之色。

「嗯，把他們綁好，待捉到傅老賊全家，那時再開刀！」又是那蒼老聲音。

「弟子知道。」冷心殺手童眞道。

任時樂知道，這是「地府屠夫」危渡了，他假裝糊裡糊塗的東張西望，眼角飄處，已看見毛髮鬈曲盤結頭上，光就是那雙眼，隱約有一股幽暗綠光流動，令人看來有股陰森森感覺。

當時，傅世傑與任時樂就綁在山神廟角落，「地府屠夫」危渡等似乎不把他們師兄弟二人放在眼內，祇隨便用普通繩索綑綁而已。

任時樂這時㾜穴已鬆開，隨時可以掙脫手脚上的繩索，但是，他願意留下來，老魔頭等人不明白他武功底細和防禦能力，待救下大師兄再走不遲。

正在思想紛縈，老魔頭突然道：「傅保義三十年來，可知他又練成了甚麼新的絕技。」

「師父，以徒弟看來，那霹靂刀傅保義一定不是你老人家的對手。」冷心殺手童眞道。

「你怎知道？」「地府屠夫」危渡反問。

「昨日弟子等這姓傅的小子，知道他是霹靂刀的親子，又是大弟子，一定非同小可，所以十二萬分小心，那知道那小子稀鬆得非常，根本管不了甚麼用，霹靂刀傅保義對自己的兒子，絕不會藏私心，也即是說，姓傅的小子此時必定有他父親七八成功夫，這樣的功夫，弟子也可以手到擒來，如果師父親自出馬，霹靂刀傅保義他怎能抗拒？」冷心殺手童眞道。

老魔頭危渡一聽，似乎不信，立刻扭頭向傅世傑望來，見他身材高大，正是練霹靂刀的體格，又是親生兒子，如果功夫平常，那就是傅保義三十年來，並無多大進展了。

任時樂內心暗喜，老魔頭以常理推斷，從大師兄傅世傑身上推測師門絕學，那是他大大走眼了，他們想不到傅世傑悟性極差，又怎能領悟武學的奧秘呢？

「放他起來，叫賀老三與他對招。」「地府屠夫」危渡說道。

「是！」冷心殺手童眞恭聲應答，轉身走了出去。

任時樂此時心內更高興，他們只要見到傅世傑出招，必然更要堅信師父三十年來無甚進展，放心大意之下，自己才有可爲。

「賀老三，你和這位霳霹門下傅少爺過二招！」冷心殺手童眞伴着一個大漢走進廟來，高聲對他說道。

賀老三轟應了一聲，轉向傅世傑道：「傅少爺，小人向你討教幾招高招！」賀老三向縛在地上的傅世傑恭手道，臉上却充滿了狂傲與嘲笑神氣。

「老子難道怕你麼？」傅世傑道。

「那麼來呀！」賀老三叫道。

「我手脚被縛住怎能打架。」傅世傑不明白這班人存心侮辱，所以才有如此之說。

「哦！小人該死，不知傅少爺給人縛住，好，我先來給你鬆縛！」賀老三上前解開手上的縛繩。

「砰砰！」傅世傑弩得久了，手上束縛一解，立刻兩掌擊在對方胸

膛上。

「哎喲，哎喲！」賀老三大聲叫痛，可是臉上根本沒有絲毫痛楚的樣子，看樣子，是完全裝出來的。

「砰！」傅世傑打得更得意，又是一拳將賀老三打得飛了起來，又重重地摔在地上。

「今天叫他知道傅少爺的厲害！」

任時樂心內暗叫道：「快解開脚上繩縛呀！」

「哎喲，哎喲，傅少爺好重的手，快把我打死了，饒了我吧！」賀老三叫道。

「看拳！」傅世傑得意忘形衝上，又是一拳擊去。

賀老三本來是弓着身體，突然奇妙轉開。手已扣在傅世傑的腕上，運勁疾揮。「啪！」的一聲，傅世傑被拋跌得飛出，跌落地上昏了過去，半天不醒！

廟內雖有幾個人，可却沒有聲音，老魔頭靜坐角落裡，雙眼緊盯着傅世傑，一瞬也不瞬，冷心殺手也是佇立在旁，任時樂被縛在大柱上，還要裝成害怕之狀，不時向「地府屠夫」望去，看他臉上有何表情，以便推測其心內想法，這是他們的陰謀開始，所以要好好想一下對策。

「砰！」的一聲，賀老三等得不耐煩了，伸脚在傅世傑身上用力踼了四下，將他的身體踼得飛起，碰在神案上，發出聲巨响，桌上香爐打翻，香烟灰紛飛，頓起了一片塵霧。

傅世傑緩緩睜開眼來，陡地，他猛然跳起，直往賀老三撞去，但脚上的繩縛未解，所以重重的又摔了下來。

「好功夫，霹靂門中的地趟功夫眞了不起！」賀老三站在旁邊冷冷的道。

「小子等着！」傅世傑吼叫道：「立刻解除脚上的繩索！」他要是腦筋靈活一點，早解除束縛，也不會吃這許多冤枉的苦痛。

賀老三果然沒有再出手，靜靜的望着傅世傑，看他笨手笨脚，費了老半天工夫才解開了繩索，臉上立刻浮起了嘲笑的表情！

傅世傑解去束縛，眼中立刻射出了熊熊烈火，冷冷的向賀老三望去。

「霹靂功眞厲害，傅少爺得自家傳，小的實在招架不了，請饒了我吧！」賀老三雖然是這樣的說道，但他臉上却是笑容滿面，與語氣中的情況完全不相符，事實上，他是要猴子般的與傅世傑開玩笑。

「看掌！」傅世傑雖笨，仍然看出對方有意侮辱，所以怒火更甚，撩步出拳，一招「力劈三關」，右掌突前，直欺進半空，這是霹靂掌中最雄渾的三大招之一，傅世傑雖然悟性不高，但此等橫練功夫，他倒有些成就，所以一掌擊出，聲勢大不相同。

賀老三根本不把對方放在眼內，冷冷的站着，想給對方一下重着，那知「力劈三關」施出，對方掌緣還在老遠，勁風已經臨身，當他發現情形不對勁，已經來不及了，於是立刻運足十足功勁，往前迎去。

「砰！」的一聲，賀老三一下子給震退了十幾步，胸前壓力猶在，又蹬蹬蹬一連退了五步，撞在廟門上，腐朽的木門板吃不住勁，於是連人帶板的翻出廟門外了。

「嘿嘿，看你小子還有甚麼得意！」傅世傑叫道，直追出去。

「慢來！」人隨聲現，冷心殺手童眞攔住去路，冷冷道：「傅少爺功夫果然厲害得很，小弟不自量力，也想討教幾手高招！」

「好極了，現在我正想報仇！」傅世傑說道。

「請出招。」冷心殺手童眞道。

「好！」傅世傑說打便打，一個衝拳，直擊冷心殺手童眞前胸。

此時，任時樂全神注視場中，冷心殺手童眞對於聲勢赫赫的拳頭，夷然不懼，屹立站在門口，待掌緣快到胸衣之際，胸前突然縮進六七寸，右手雙指突直戳傅世傑雙眼，指風疾勁，傅世傑不由大驚失色，雙手攻至半途，疾往後撤，橫截對方手臂關節。

「哼！」冷心殺手童眞臉上殺氣充盈，左手後發先至，重重擊在傅世傑身上，「砰！」的一聲响，傅世傑蹬蹬蹬一連退了三步，撞在神案上，人連桌子乒乒乓乓的一齊倒了下去。

任時樂暗暗震駭，這冷心殺手童眞武功倒也平常，只是出招怪異，正是霹靂掌的剋星，這才是値得驚駭的事。轉念間，任時樂已知道原因，「地府屠夫」危渡三十年前敗在師父手上，自然想報仇，苦心鑽研下，創出一套功夫，專門剋制霹靂掌的招數功夫，好陰狠厲害。

傅世傑眞的昏了，由於神桌一再被碰撞，此時已斷了兩隻脚，歪折在地上。

冷心殺手童眞又將一條牛筋縛住傅世傑，然後來到老魔面前，聽候訓示。

「地府屠夫」危渡閉上眼睛，似乎是睡着了，可是冷心殺手童眞恭立如故，過了半晌，老魔頭危渡張開了眼睛，傲慢而沉聲道：「三十年來霹靂掌依然如故，看來傅老鬼末日到了。」

「師父，今已試出，霹靂門無新創功夫，我們勝券在握，何不今日殺到傅老鬼門中，叫他們試試師

父三十年創出來的神功？」冷心殺手童眞深知老魔頭危渡當年受辱之後，苦心孤詣，創出這套專門對付霹靂掌功的絕技，近日牛刀小試，果然一戰成功，殺得傳門長子無招架之力，一招之間即已落敗，冷心殺手童眞認為，霹靂刀傳保義不過如此，又何必再猶豫呢？

「這小子是傳保義的長子，久隨父親習武，依理說，傳保義不會藏私，可是，我們依然小心為上，先查清楚霹靂門三十年來的動向，然後籌劃對策，才能萬無一失。」「地府屠夫」危渡當年領教過傳保義的厲害，此時仍不敢大意。

「既然如此，由弟子再試探試探如何？」冷心殺手童眞說道。

「小心點，更不可先動武，免得傳老鬼看出我們的底細，先作防備，雖然說他一時無法創新招式，可是，老鬼交友甚廣，如果請來助拳，我們可就不能報仇雪恨了。」「地府屠夫」危渡小心的囑咐道。

「弟子知道。」冷心殺手童眞說罷，向老魔頭危渡說：「事不宜遲，徒弟這就去了。」

「一切要小心。」

任時樂望着冷心殺手童眞背後，暗道：「師父外出，霹靂門中高手只有師姐方毓蘭，如今在毫無提防之下，又如何抵擋，大師兄，今日與他們對敵時，所用武功乃是師門中粗淺功夫，許多新創招式他並未學會，此舉反使對方更堅信可以制勝，不過，老魔頭雖然很小心，但是，那冷心殺手童眞頗為狂妄。此去查訪，諒來不會認眞，那樣，自己可就有法子了。」

廟內此時靜到了極點，老魔頭木頭般的坐在角落裏，傳世傑仍未醒來，賀老三等人在外面，不知幹甚麼，只聽到風吹樹葉聲。

汪汪汪，突然有狗吠，而且聲音很急，顯然有人在背後追趕。

任時樂暗暗擔心，如果有人闖進廟來，老魔頭危渡怕走漏風聲，只怕要殺人滅口，那時，自己恐怕想救人也力有不逮了，而且還會貼上一條性命。

狗叫聲中，傳世傑悠悠醒來了，茫然四望，過了半晌，才算清楚了自己的處境，他不理三七二十一的吼道：「你們把少爺縛在此處，到底想怎麼樣？」

老魔頭危渡連眼皮也未撩一下，任時樂暗急道：「如果把外人引了進來，就害了他們的性命，他知道，自己萬不能出聲警告，而且也不會有效果。

「這死狗逃得眞快，大爺等會逮到，好好的消遣你！」人聲越走越近。

「何老二別性急，想吃狗肉，要經得起花點工夫。」另一聲音說道。

「哈哈，今番你還往那裡跑！」

「到底是胡老七的破網有用，偷鷄捉狗人所不及。」

「這裡有座山神廟，正好用來殺狗。」

任時樂心中眞難過，可是外面這幾個人不知是何來歷，又有甚麼辦法。

汪汪汪，狗吠聲已到了門口，顯然已給人捉住，正在掙扎。

「這扇門壞了，正好用來當柴燒。」

「菩薩要是怪罪起來，胡老七死無葬身之地了。」三人說時已進入廟門。

「咦，廟內有人被綁住呢。」

任時樂看出進門的三人，其中一個祇有十五、六歲，衣着普通，另外兩個都有四十來歲，似乎像是流氓混混兒的模樣。

三人微微一怔，那少年道：「這裡不妥，我們到外邊去。」

「胡老七到底年紀小，廟外風大，怎能燒火，我們祇要殺狗，不管閒事，有甚麼關係？」

「既然何二哥與趙大哥這樣說，小弟照辦就是了。」少年胡老七道。

「好啦，你去燒水，趙老大殺狗，我來拿酒。」何老二說道。

「是！」胡老七答應着，拿個破盆往外走，這三個人顯然是常弄這調調兒，一切傢伙都帶在身邊。

突然，何老二看到廟角的「地府屠夫」危渡渾身透着陰森森的味道，知道不對勁，微微一怔間，叫道：「這裡木柴不夠，何老二先與我同去弄點水來。」

任時樂自始至終並沒有出過聲，見各人已有感覺，而老魔頭又沒有動靜，心內也不禁暗暗高興。

二人快步往門口走去，似乎像逃走一般，剛要踏出廟門，突然有個冷峻的聲音從廟中透出：「回來！」

二人心情緊張，驟然間聽到這聲音，猛地跳起老高，臉上泛起驚恐之極的神色。

「廟內殺狗最適合，又何必到外邊。」「地府屠夫」危渡冷冰冰的聲音。

趙老大突然一頓脚，叫道：「老人家說得不錯，我們正想如此，現在祇是去拾木柴。」

「那小孩子拾木柴也夠了，鮮嫩的狗肉有時生吃還有味道。」「地府屠夫」危渡說道。

「對，到底老人家經驗比我們後生小子多些，以後我倒要試試生吃狗肉的滋味。」趙老大大笑道。

何老二臉上神色越來越怕，見趙老大如此說，膽色也漸漸壯大了起來，笑道：「現在就動手如何？」

「快磨刀。」

趙老大與何老二立刻動手，他們顯然是屠狗的高手，手法乾淨俐落，那條狗也夠肥嫩，任時樂雖然身處危境，仍然是看得口水直流。

「你們兩個是甚麼人？」傳世傑突然叫了起來。

趙老大及何老二驟然間給嚇了一跑，回過頭來望了望傳世傑一眼，緩緩道：「朋友，你這是甚麼意思，我們今天祇想借個地方殺狗喝酒，其它的事不想談了。」

「夠朋友，做人原應如此。」「地府屠夫」危渡似乎很欣賞二人的作風。

傳世傑不知想甚麼，這時也沒有答話，睜着眼睛看着趙老大殺狗。

少年胡老七一會兒回廟來了，三人配合得很好。半晌，狗肉的香味充滿四週，趙老大又將一個大酒壺放在火上燒，酒香味眞誘人，連任時樂那種極少喝酒的人，也有點忍不住了。

「噢！你們很會享受。」傳世傑突然道，看來他也嘴饞，此時無異是想討點吃。

「做人嗎，除了吃喝嫖賭之外，還有甚麼意思，總不成要去做那些滿口仁義道德，暗中男盜女娼的行當了。祇要沒有人反對，朋友等全可以放開肚子吃喝，在外邊混，烟酒不分家，你說是麼？老人家！」趙老大說完轉身去問「地府屠夫」危渡。

「沒關係，今天大家有緣在廟中相會，所有的人不妨盡情吃喝，以後的事以後算。」「地府屠夫」危渡說道。

「好，伙計，火候差不多了，快準備調味的東西。」趙老大突然叫道。

「是！」胡老七突然從外邊端了一盆東西，正是葱醬辣椒等物。

「各位朋友來呀！」趙老大叫道。

「好！」「地府屠夫」危渡意外地走過來。任時樂看清楚他的長相，眞像個活殭屍，尤其是兩隻眼睛，深深地陷了進去，眼球却放出幽幽綠光。

趙老大等三人乍見還吃了一驚，剎那間立即恢復平靜，裝作沒有看見。

「你們兩位也來吧。」「地府屠夫」危渡說時，右手微微向傳世傑及任時樂一指。

突然，二人身上的細縛的繩子寸寸裂斷。

這一手神功，立刻震撼了廟內各人，大家都張大了口，呆望着老魔頭危渡，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

任時樂心中暗駭，自己剛才還以為老魔頭祇會些邪功，誰知道正宗的內家氣功已練到如此精湛的境界，那眞是出乎意料之外。

「兩位朋友快來呀，別楞住不動。」趙老大叫道。

「是，大師兄，我們先吃飽再說。」任時樂見束縛已解，怕傳世傑又說出不好聽的話，所以先封住他的口。

「好，先吃飽後說理。」傳世傑確是想吃一頓，他肚子實在太餓了。

胡老七也不知道從那裡找來幾隻粗碗，雖不好看，倒也可以喝酒，那些人並不講究，搶着端起碗，一縮脖子，全是碗底朝天了。

接着幾個人狼吞虎嚥地吃着狗肉，那條狗極肥極大，三人又是老手，燒得味道極佳，此時還擺在火上燒，吃在口內，更有種極快樂的興味。

「好酒，狗肉更好，老夫已三十多年未嚐此味，今日有幸遇到三位，大快朶頭，此後就跟着老夫，讓我們做個酒肉朋友吧，哈哈！」「地府屠夫」危渡吃到暢快時，忍不住的放聲狂笑起來。

「老人家說得太好了，世上祇有狗肉朋友，才最談得來的，許多偽君子却以此為戒，眞是裝模作樣，不通世俗。」趙老大答應道。

「老弟所說，正合老夫心意，而平生也是第一次遇到知音呢！」「地府屠夫」危渡似乎十分高興。

「老人家過獎了。」趙老大道。

「來，我敬老人家一杯。」何老二將酒葫蘆端起來，在老魔頭面前斟酒。

「乾杯！」老魔頭危渡興頭一上，立刻喝光了。

「老人家，我還有幾瓶年久的竹葉青，你可要試麼？」趙老大突然道。

「何不早說。」老魔頭睜眼道，似乎有股急不及待的樣子，任時樂看在眼裡，暗暗好笑，這老魔頭貪杯如命，三十年不知如何熬過去。

「胡老七去取吧！」趙老大吩咐道。

待青年人胡老七走開，趙老大又轉頭對何老二道：「再去取些木柴，火力不夠。」

「已經夠滾啦，新燒木柴有烟，不大好吧。」老魔頭有點不同意道。

「老人家有所不知，我們三人弄慣了，倒也會學燒無烟火的本事。」趙老大說時又站起身來，大聲道：「何老二，今天由我來配製，讓他老人家欣賞一下我們的手藝。」

「好，你來吧。」何老二在外道。

趙老大出門以後，久久不見回

來，傳世傑及任時樂都無話可說，廟內又顯得特別平靜。

「不好。」「地府屠夫」危渡突然跳將起來，手捧着肚子，臉呈惶急之色。

任時樂知道有變，雖然還不明白有甚麼變化，但立時運足功力，凝注雙臂，眼睛盯着他們。

傳世傑也是疑慮地望着老魔頭。

「三個狗賊今日竟敢下了迷藥，好大的膽……」「地府屠夫」危渡說時，身體行動已有點不靈活了。

任時樂立即拉了一拉傳世傑，伸手往門外指了一指，意思說：「快逃走！」

傳世傑本來是不聽任時樂調指，此時知道逃命要緊，猛地往外衝去。

「小子大膽！」「地府屠夫」危渡見傳世傑往外逃，大喝一聲，頓時有股破空銳嘯之聲。

任時樂大吃一驚，知道這掌祇要打實，傳世傑頓時會喪命荒郊，當下無暇多想，奮起全身之力，猛喝一聲：「打！」霹靂絕學「迅雷不及掩耳」奇快地打在老魔手臂，「砰」的一聲竟給打飛，撞在神案上，稀裡花拉，神案木板四下飛散開來，聲威強勁。

「好小子！」「地府屠夫」危渡身形一點地，幾乎是立刻飛起來，凌空直掠門口。

任時樂剛才出其不意，才僥倖打中了老魔，此時見他無絲毫中毒之狀，又是含憤而來，這必然是非同小可一擊，自己是否接得下？但來勢極快，已不容他有思索的餘地，掌風如山的湧到。

「殺！」任時樂豁出去了，開聲吐氣，氣勁貫注掌勁中，霹靂掌絕招「翻天覆地」，猛迎上去。

絲絲絲，兩股雄渾的氣勁相遇發出絲絲聲響，過了好半晌，「轟！」地一聲炸了開來，將牆壁震倒了一邊，塵土平靜後，任時樂與「地府屠夫」危渡互相凝視。

「霹靂門中，竟有此高手，我倒看走了眼啦！」「地府屠夫」危渡緩緩地道。

「霹靂功博大精深，我還未曾學會十分之一，又何敢當此高手之譽！」任時樂淡淡回答。

老魔頭危渡突然身體晃了一晃，似乎體內藥性發作，任時樂見他臉上已露怯意，心內暗嘆，想殺人，此時反而怕被殺，武林中的仇殺確實可怕！

「地府屠夫」危渡臉上懼意愈來愈甚，想打又有心無力，想逃只怕逃不了，如此僵持下去，祇會越糟！

任時樂微微嘆了一聲，緩緩往外走去，對呆着的傳世傑道：「大師兄，我們走吧。」

「你……他……」傳世傑一時不知說甚麼好。

「地府屠夫」此時萬念俱灰，「噗！」跌坐地上，眼睛漸漸閤上。

本來呢！任時樂此時要除去「地府屠夫」危渡，祇是舉手之勞，而且可以爲師門增光，亦可以杜絕後患，但是，他不想殺毫無抵抗力之人。

說起來，他還有點同情對方，三十年苦練，那日子絕不是平常人忍受得來，如今又如何？這一敗之辱，是否可以報仇雪恨，還是渺茫得很！

「你們沒有受傷！」林中閃出三人，正是胡老七等人，他們此時臉上猶有餘悸，似乎知道老魔頭的身份，任時樂內心暗暗懷疑他們三個人的來歷！

林中又走出一個人，任時樂及傳世傑此時不由大喜，衝上前叫道：「師父！」

「爹！」

「孩子，難爲你了！」霹靂刀傳保義和顏悅色對任時樂道，對於一旁的長子，似乎未曾見到，眼角都未瞟一下。

「師父是幾時回來的？」任時樂問道。

此時，傳世傑臉上一陣紅一陣白，顯然心中是極度之不高興，祇是不敢怒形於色罷了，傳保義突然向胡老七等人指了指道：「今天，要不是三位幫忙，事情可眞沒有這麼容易解決的。」

「老前輩說那裏話來，這是小事，誰都可以幹，而且還有如此好的狗肉，晚輩等求之不得！」趙老大道。

「他們……」任時樂仍然不知道他們來歷，因此露出詢問的之色。

「淮陽三傑，孩子還不見過。」霹靂刀傳保義笑道。

「見過三位大哥！」抱拳道。

「好說了！」三人一齊還禮道。

「今早我回家時，有人告訴我，說你們師兄弟給人捉去！」霹靂刀傳保義一面走一面告訴小徒。「我暗想，誰有那樣武功，兒子飯桶還可以說，但是，孩子你已得了我的眞傳，明刀明槍動手，誰能生擒你呢，我不大相信。」

霹靂刀傳保義說到此時，狠狠地瞪了兒子一眼，繼續道：「下午有人衝進莊來，大言不慚，要我親自出戰，許多莊丁給那人打得落花流水！」

「冷心殺手童眞。」任時樂叫道。

「正是。」傳保義續道：「他正在洋洋得意之際，老夫出來了，見他所出的招式，完全是霹靂掌的尅

星，心內暗驚，雖然這傢伙功力尚淺，不足畏懼，但是，這是誰傳授出來的，如他本人來此，豈非可怕！」

任時樂知道冷心殺手童眞不聽他師父勸告，一意孤行，想憑自己本領打敗霹靂門，這傢伙狂妄不去說他，却因此而壞了他師父大事，看來這是「地府屠夫」危渡運道不佳，幾乎毀在這寶貝弟子手上。

「我擒住他後，」傳保義道：「立刻迫出他的來歷，知道『地府屠夫』危渡已來到了中原，難得恰巧三傑來此，我立刻想出吃狗肉這一條計來。」

任時樂與傳世傑全以詢問的眼神望着他們的師父及父親。

「你們大概不知，老魔頭平生除了練武，唯一嗜好就是吃狗肉和喝酒，我本想向他正面挑戰，了却此一段寃仇，又怕你們二人性命不保，故此才出此計策，去救出你們後再說，果然不出我所料，老魔頭果然中計了！」

傳保義說完始末，任時樂這才明白原因，他想要說明自己不是被擒，但又怕傳世傑受責，索性不說了。

莊門口站着許多人，他們見到老少幾人全回來了，於是，立刻歡呼起來。

尤其有一位絕色少女，粉蝶般飛了過來，老遠就叫道：「師父，你們回來啦。」

任時樂叫了一聲：「師姐！」

「嗯，沒有事麼？」少女突然回過頭問道，一雙明媚的大眼盯着任時樂，從頭到脚打量了一遍。

當着這許多人，任時樂似乎是有點受不住，臉上泛起了紅色，活像是一個大姑娘！

「哈哈！蘭兒別捉弄師弟了。」傳保義見了忍不住大笑起來。

原來這位少女不是別人，正是霹靂門中第二弟子方毓蘭，她本也想與師父一同出馬，但是，霹靂門中却沒有一位好手坐鎮，萬一有了甚麼事發生，那怎麼行？所以方毓蘭在萬不得已情況下才留守霹靂門坐鎮。

「師妹，妳沒有事吧？」傳世傑突然的問道。

「多謝師兄，我在莊中很好。」方毓蘭恭敬地回答。

「哼！」霹靂刀傳保義從鼻內哼了一聲，傳世傑立刻臉紅紅的不敢多嘴，而方毓蘭也有點訕訕然。

原來這位傳大公子武功雖然差，但是，已快三十歲了，正是成家立室年紀，對於秀慧聰明的師妹極端愛慕，平時常藉故親近。

但是，方毓蘭却對小師弟任時樂很好，這令得傳世傑更加討厭這位師弟，偏偏自己武功不行，否則的話，不殺了師弟才怪了。

這一切，傳保義看在眼中，他知道自己寶貝兒子太差勁，二弟子方毓蘭絕不會喜歡他，所以時常痛罵兒子不應妄想，此時一哼！正是暗示。

傳世傑頭更低了，臉更紅了。

晚上，傳保義在廳內擺了一桌酒席，招待淮陽三傑，並與弟子商量，準備與「地府屠夫」危渡公平決鬥，作一了斷。

「冷心殺手童眞還在麼？」任時樂問。

「關在柴房！」傳保義道。

「我們何不學學『地府屠夫』危渡辦法，試試他弟子進而察看他師父老魔頭的武功路數，豈非更好。」任時樂道。

「哈哈……爲師已經試過一次了，而且，三十年前武功，與今日大不相同，『地府屠夫』危渡三十年苦功，對我霹靂門仍然無可奈何！」傳保義道。

「既然如此，等老魔頭來時，師父對他別再客氣了！」方毓蘭道。

* * *

三天過去了。

霹靂莊上如臨大敵，「地府屠夫」危渡影踪不見，衆人實在有點不安。

「師父！」方毓蘭道：「我們何不到廟內去找他？」

傳保義搖搖頭道：「如果老魔頭心思改變，不來尋仇，我們就算了，如見他時，說不定引起誤會，那時再起戰端，豈非自尋煩惱！」

大家聽了又沒說話了。

第三天早晨，突然有幾個莊丁慌慌張張跑進大廳，對傳保義道：「老爺，不好了，大少爺將二小姐綁走了。」

「甚麼？」傳保義猛然的跳了起來。

任時樂在廳內，驟然間聽到大師兄將二師姐綁走，心內震駭已極，但怕師父在火頭上亂來，立刻對莊丁說：「你們怎麼知道？」

「大家親眼看到。」莊丁答道。

「追！」傳保義颷的站起，雙眼煞光暴射，顯然內心憤怒到極點。

當下由傳保義領頭，任時樂跟着，雙騎如飛，照莊丁們所說方向追下去！

可是，大路上靜悄悄的，並沒有甚麼馬匹，遠遠望見江上帆影點點，祇是不見傳世傑影踪。

「師父，我們還是回去吧，免得『地府屠夫』危渡乘虛而入，莊丁們難免有傷害了！」任時樂突然想起來道。

「這畜生好大的膽子。」傳保義恨得牙癢癢，心內又擔心家內，當下祇好擰轉馬頭回莊而去。

還好，莊上並沒有發生甚麼事，二人鐵青着臉回轉大廳坐好。

「老爺不好了！」又有一個莊丁衝了進來。

傅保義立刻沉聲道：「他跑了！」

「是，早上還有，下午大少爺進莊與那人談了半天，大少爺走後，我們追去，就不見了那人。」莊丁說道。

「沒有事，你們走吧！」傅保義知道是兒子幹的，所以不去追究。

莊丁走後，大廳祇剩下了師徒二人，都沒有再說話，顯然想心事。

突然任時樂站了起來道：「師父，你老人家來坐鎮，由我去尋訪大師兄可好。」

「好！」傅保義鐵青着臉道：「見了那蓄生割下他的頭來見我，早知如此，殺了算啦，如今怎對得住人家女孩子？」

「師父，我走了。」任時樂知道此去無法勸解，只好低頭走出。

山神廟內已無他人，他們不知跑到那裡去了。

任時樂站在廟內，望着座上的神像，呆呆的看了出神，心內暗道：「大師兄會和他們在一起麼？」

這時候任時樂心內所害怕的是怕大師兄做了壞事，如果汚辱了方師姐，那就別想活命了，偷放仇敵，和師門宿仇爲伍，這些都是罪在不赦，可是，師父只有他這一個兒子，怎麼辦？

突然，任時樂心頭大震，因爲他已聽出了有十幾個人圍近廟外，而且武功頗高，顯然是「地府屠夫」危渡埋伏在此，等候自己師徒上當。

表面上任時樂仍然裝作沒事人一般，順手拾起一枝桂竹，正是燒留下的狗肉！

「嗤！」一股尖銳破空聲响起，可能是飛蝗石等類的暗器，任時樂也不回頭，聽聲辨形，桂竹往後疾點，枝頭已將暗器打飛，「砰！」的一聲落在地上。

「呀！」廟外那些人，顯然被任時樂這手擊暗器的功夫震住了，而發出的低驚呼聲！

「今日可不客氣了，看你們還有甚麼手段？」任時樂心內打定主意，今日下手再不留情，然後才是伺機救人。

過了好半天，仍是一片靜寂，看來他們知道暗器無法傷人，所以索性不動手了！

托托托，一個人走進廟來了。

任時樂從脚步聽出，來人不是「地府屠夫」危渡，但也是武功高絕之輩，是誰呢？

「朋友！」那人冷峻的叫了一聲，距任時樂二丈地方停了下來。

「有何指教？」任時樂依然不轉身，平淡地反問道。

「在下白少秋，想與閣下比武一下。」

「好！」任時樂「颯！」轉過身來，見那人約四十上下年紀，滿臉虬髯，口音、形狀，似是關外來的。

「先領教任兄的兵刃功夫！」白少秋說時從背上抽出一把四尺來長的大刀，刀背特厚，怕沒有六十斤重也差不多。

「請！」任時樂將手上枯竹枝撿了起來，掂了一掂，表示這是他用的兵刃，白少秋微微一震，臉上頓時有股愠色，但刹那間即消失，向任時樂凝視，虎目凜凜生光，全身殺氣隱隱透出。

任時樂知此人非同小可，一刀劈出，那是雷霆萬鈞的一擊。

任時樂是霹靂門中弟子，自然知道這雄渾剛陽的氣勁運用，但他有心試試對方到底有多高本領，所以屹立如山，並不趁對方氣勢未足之際出擊。

「殺！」白少秋陡地大喝一聲，有如晴天霹靂，震得廟中積塵飛揚，大砍刀有如電光一般，有如排山倒海之勢，勁氣呼嘯而來向前衝擊。

「好！」任時樂不敢怠慢，開氣吐聲，右臂揮動，體內積蓄的勁力自枯竹透出，絲絲絲，如一股利箭射出，挾着一陣排山倒海之勁力。

白少秋大驚，他發出的氣勁，像一張大網湧出，將任時樂圍困，但是，任時樂所發出的勁氣，集中於一點，但却霸道之極，被它擊中，那就非死即傷，當下白少秋無暇多想，「颼」一聲身形驟退一丈，臉上顯出駭然神色，盯着任時樂，似乎是在看一件新奇古怪的東西一樣。

任時樂微笑不語。

「好功夫，好功夫！白某在大漠橫行十幾年，從未遇到像閣下這般年輕的高手，好極了！」

任時樂奇怪的望着對方，他隱約可以覺察，白少秋似乎不是「地府屠夫」危渡一路，那麼究竟他是甚麼人？尤其是那句「好極了」，更是莫名奇妙，對手武功高，有何好可言，這其間看來又有古怪了！

「你們進來！」白少秋揚聲大喝道。

任時樂眼內立刻射出駭人的殺氣，對方如果想以多取勝，自己就要放開手大幹一場，說不定要傷人了。

「獻上酒肉！」進來有五人，都是身材高大的關東大漢，每個人頭上頂着酒罎，食盒，跪在地上面向任時樂，同時將食盒放下，中間都是極好的菜餚！

「這是甚麼？」任時樂問。

「來，我們一邊喝一邊說，小弟等候任兄已有三月了，今天才見到，果然不負所望。」白少秋說時已將五人揮退，廟內只剩下二人。

「白兄，有何見教，尚請明示。」任時樂問道。

「喝一杯！」白少秋爲任時樂斟了杯酒，任時樂此時雖不明對方來歷，仍然相信此人並無惡意，脖子一縮，將酒喝乾！

「任兄要找『地府屠夫』危渡這老魔頭？」白少秋突然的問道。

這是事實，任時樂也不須隱瞞，點頭承認了。

「如此說來，我們是同仇敵愾，只要任兄相信，兄弟或可相助一臂之力，而且老魔頭最近已躲在一處隱蔽的地方，小弟正派人追查。」

任時樂聽了，急道：「白兄可曾看到敝門一男一女弟子？」

「聽說他們要成親了，危老魔還將此事大大宣揚，江湖上已風傳此事，任兄不知道麼？」

「家師要查清楚此事眞相，所以我一定要親自見二人才敢相信。」任時樂道。

「很好，此事包在兄弟身上，我們立刻趕到四川。」白少秋道。

「一切白兄作主。」

原來這白少秋在大漠稱雄十多年，所有道上朋友都以白鬍子稱之，搶來東西必定先厚厚的送他一份，有時也找他幫忙。

因爲這樣，白少秋手下也養了一班人，才能應付。三年前，「地府屠夫」危渡神功已成，自信可以報仇，剛巧有十幾個馬賊搶劫行商，「地府屠夫」危渡立刻伸手打退馬賊，因此與白少秋結下怨仇，一次大拚中，白少秋吃了一點虧，自知武功不及對方，所以密切注意老魔的動靜，以圖報復。

自來中原之後，查出霹靂門之事，才等候任時樂，一試之下，果然身手高强，堪與老魔一戰。

* * *

五月後，任時樂已在四川青城山下，每日笙歌款宴，等候消息。

大約過了十五天，白少秋突然興冲冲的回來了。

任時樂知道有了消息，很高興的等着。

「兄弟，明天我們可以大展身手了！」白少秋很高興的道。

任時樂也不多問，兩人開懷暢飲，下人却忙着收拾。

第二天，太陽升起，任白二人吃過早餐，僕人進來道：「大爺，準備好了。」

「兄弟，走吧！」白少秋站了起來道。

二人走了一程，已來到了一座極大院落前，見進進出出的很多武林豪士，任時樂暗暗心驚，這些人武功很高，究竟幹些甚麼的？

門口沒有阻擋，白少秋領着任時樂昂然的走進院落，裏面好大的場所，黑壓壓的約有三百人，這些人都是武林人，這可太不尋常了。

突然，兩個漢子迎了上來，低聲對白少秋道：「大爺來啦，我們都佈置好了，等會兒依計行事。」

「嗯，知道了！」白少秋應了一聲，似乎不當是一回事。

任時樂看清楚前面有個擂台，有人在比武，打了好半天才分勝負，接着又有人上台比武。

「兄弟，『地府屠夫』危老魔想在中原稱雄，廣招爪牙，擴張勢力，今日打擂台，正是他選拔手下。」白少秋低聲的告訴任時樂原委。

「白兄到此爲了搗亂？」任時樂笑道。

「好！」羣豪轟叫，原來台上一個大和尚被打倒，對手只是一個年輕的小伙子，眉清目秀，特別惹人喜愛，所以掌聲雷動。

過了半天，台上比武的人武功越來越强，任時樂也看得越加留神。

「颼！」一個瘦長的身影躍上擂台，下面各人見了，心內暗自吐了一口冷氣，那人瘦得像一根竹桿，五官僵硬，似乎是木頭做的，他來到台上，甚麼話也不說，站在台中，橫掃了台下一眼。

「活殭屍施成！」許多人叫了起來。

台下觀衆鼓噪了半天，顯然知道這活殭屍厲害，不敢冒險。

「俺五台鐵頭和尚來了。」聲音宏亮，一個髒和尚威風凜凜跳上台來。

「打！」台下羣雄在助五台鐵頭和尚之威，他們心內對於活殭屍並沒好感。因這活殭屍行走江湖，滿手血腥，殺生無數，而且六親不認，毫無人情可言，許多人聯手找他晦氣時又不見踪跡，想不到今日來此，恐怕有所仗恃了。

「請！」台上之人已對上了手，五台鐵頭和尚拉開架式，大聲說了聲：「請！」立刻凝神待敵，窺隙進擊。

兩人盤旋了四圈，活殭屍施成突然向前飄了過來，許多人見了，情不自禁輕輕的叫了起來，因爲活殭屍的身形，令人看起來鬼氣重重，有股陰森森的感覺。

「打！」鐵頭和尚猛喝一聲，鐵拳擊出，勁氣排空，直往對方胸腹打去。

活殭屍施成反而不還手，忽進忽退，有如鬼魅，五台鐵頭和尚光禿禿的頭頂上汗珠淋漓，鐵拳疾

揮，對方身形好像有質無形，根本不受力，這使五台鐵頭和尚大駭，拚命出掌，想擋住鬼影般的身形。

突然，活殭屍右手緩緩欺進鐵頭和尚如山掌影中，「啪」的一聲，輕輕在和尚頭上摸了一下。

蹬蹬蹬！五台鐵頭和尚連退了六步，「噗」的一聲坐倒擂台上，臉色有如死灰。

此時，台下羣雄看清楚，鐵頭和尚禿頂上有個清晰的手印，黑漆如墨，令人看來有說不出的恐怖！

這和尚號稱鐵頭，自然頭上練有特强功夫，竟然擋不住活殭屍一掌，羣雄立刻凜然心驚。

「還有誰敢來送死！」活殭屍施成刺耳的聲音在响叫着。

下面的人雖然內心不滿，但是活殭屍的功夫，大家有目共睹，誰願去送死。

活殭屍見了，越發得意，在台上橫行數步，大有老子天下第一之概。

許多人噓噓作聲，表示不服。

「我來領教！」人隨聲現，羣豪見了，暗自吐了一口冷氣，心內叫苦不迭了。

原來上台的不是別人，正是任時樂，他此時衣着平常，臉上也毫無特別之處，看來祇是個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莫非發了瘋，上台來送死不成？

「你來比武？」活殭屍施成也有點懷疑。

「在下任時樂，正想冒昧請教。」

「哼！」活殭屍施成冷哼了一聲，突然在譏諷對方。

「請發招！」任時樂平和的道。

「好！」活殭屍施成有被侮辱的感覺，於是雙掌疾拍而去，一股黑氣自指間洩出，其疾如箭。

「呀！」羣雄見了這股黑氣，知道這是奇毒無比的殭屍掌，祇要沾上一點兒，立刻屍骨無存，覇道無比。

陡然間，任時樂雙目神光暴射，開聲吐氣，猛喝一聲：「殺！」霹靂掌絕學一招「迅雷不及掩耳」，挾排山倒海之威，猛劈而出。

「轟！」的一聲大响，有如山崩地裂之勢，活殭屍施成胸口如被萬個鐵錘擊中，「砰」的一聲飛出五丈，撞在一棵大樹上，正好有個斷枝穿過胸腹，流出奇臭的黑水，以及五彩的肺臟，令人聞之作嘔。

大家看呆了，沒有鼓掌喝采，場中一片寂靜。

「小子是你！」突然人影閃處，台上多了一個人，正是冷心殺手童眞。

「讓我來對付他。」白少秋跳上台接戰。

「你……你也來了！」冷心殺手童眞似乎很害怕，他此時仍不知任時樂厲害，但白少秋的武功，在大漠上已領教過了，所以害怕。

「各位。」白少秋突然轉過身來對台下觀衆道：「你們今日來此比試，以爲可以發財，那是極可笑的想法，此處主辦人原是黑道巨寇『地府屠夫』危渡，三十年前被霹靂門主傅保義老英雄趕出塞外，現在回到中原，自知武功無法取勝，却用卑鄙手段綁架霹靂門中大弟子及二弟子，他想騙取各位來此做替死鬼，不說其它，這位霹靂門中最小的弟子任時樂，大家親眼見到，你們是否可以匹敵？」

羣雄聽了，立刻竊竊私議起來，冷心殺手童眞這時像個馴服的小貓似的，任由白少秋暢所欲言，他自知不是人家敵手，所以最聰明的地方就是緘默。

「各位，本人現在正式向『地府屠夫』危渡挑戰，如果他想在武林中稱雄，就先要勝過了在下與任少俠，否則的話，他就逃命吧！」白少秋又說道。

「哼！」這聲音有如從地底冒了出來，可是傳入各人耳中，像是支冷箭般射來，使到耳膜有股刺痛感覺。

「白兄，由小弟應付。」任時樂知道自己比較有把握，而且大師兄與二師姐還在他們手中，此事也必先解決才行，所以願意先出手。

「兄弟，小心！」白少秋知道老魔頭武功非同小可，自己已經吃過大虧，所以一再囑咐。

托托托！這聲音在靜寂的大廳內傳出，所有人立刻緊張的盯着那扇門。

「砰！」的一聲响，兩塊門板陡地的飛了起來，院中羣雄紛紛走避，怕給碰破了頭。

門板飛過，祇見一個乾巴巴的人走出，雙眼放出幽幽綠光，正是「地府屠夫」危渡。

「老魔頭，你今日難逃一命，乖乖的束手就縛吧！」白少秋想起對方害得自己不能在大漠立足，恨得牙癢癢的大聲痛罵。

「出手吧！」老魔頭危渡縱上台來冷冷的說道。

「請！」任時樂禮不可失，微拱拱手，疾退三步，然後凝神待敵。

老魔頭不言不動，祇是以綠幽幽的眼光，死盯着任時樂眼睛。

兩人僵持着，誰也沒有先動手的意思，反而令台下羣雄有股透不出氣的感覺。

陡然間，任時樂雙眉一揚，全身立刻發出凌厲的殺氣，雙掌緩緩的往上抬起，似乎兩手有萬斤重，極吃力的向上拉。

老魔頭三十年前吃過大虧，知道霹靂神功是天下無堅不摧的剛强

氣功，祇有在對方運功未夠之時出擊，功效才沒有那麼厲害。

當下見任時樂所發出的凌厲殺氣，較他師父三十年前更厲害，但時機迫近，無暇多想，雙掌一揉搓，朝前揮了出去。

台下羣雄見了，心內暗自奇怪，那種輕飄飄的，又管甚麼用呀！

怪事出現了，擂台四週突然有風湧起，風勢越來越强，最後，祇見一股黑氣旋轉極快，滙成極端强勁漩渦。

任時樂全身衣衫獵獵作响，似欲離體飛去，但他屹立旋風之中，有如大海中的岩石，任由狂風巨浪敲打，仍然淵停嶽峙凝立。

他雙手極緩慢往上抬，此時已平胸腹，雙眼神光突然大盛，如一股利箭射出，陡然猛喝一聲：「殺！」宛如半空中起了一個晴天霹靂，直震得各人耳膜隱隱作痛。

「轟！」的一聲，雙掌猛推而出，一股極强勁的風衝到，四周氣流驟然受此壓力，「轟！」地一聲暴响，半空爆炸，焦雷般震得山崩地裂，聲勢之盛，已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了。

過了好半响，天地才平靜下來。

衆人臉上頭上積滿了沙土，「地府屠夫」危渡跌坐台上，胸前一堆血漬，眼中幽幽綠光也消失了，代之是一片灰茫茫的灰色。

「我師兄師姐在甚麼地方？」任時樂喝問道。

「地府屠夫」危渡已經沒有氣力回答，吃力的抬起手，向大廳內指了指。

「白兄，我們去看看！」任時樂對白少秋道。

「不用去了。」

任時樂聽了全身一震，循聲望去，祇見自己的師父自大廳中走出，背後跟着兩個人，正是傅世傑和方毓蘭。

「任兄，少秋就此別過，日後來大漠，可來找我聊聊。」白少秋說完，立刻與手下一齊離開此地，遠走大漠了。

任時樂見他走得匆忙，有點奇怪，但並沒多說，點頭爲禮，立刻轉頭叫道：「師父，你老人家也來了。」

「孩子，你的功夫越來越俊啦，當日你離開後，就有人來霹靂莊說，老魔頭想在中原開山立寨，目前正在招兵買馬，好不容易等到今日，正好碰到你大展神威，我即刻入內解救你師姐。」霹靂刀傅保義向任時樂說明原因。

＊　＊　＊

「傅老英雄，恭喜你收了個好弟子。」

「看來霹靂神功又將揚名天下了。」

許多武林豪客趨前恭賀，傅老頭心內的確愉快，哈哈笑道：「日後請大夥兒來敝莊喝酒，不可不到。」

「我們一定來。」

「再見！」

＊　＊　＊

歸途中，傅老頭在馬上不斷責駡兒子，說要回家重重的責罰，傅世傑祇是低頭不語。

任時樂與方毓蘭遠遠掉在後面。

「師姐……」任時樂突然叫了一聲，口內吶吶的，似乎說不下去。

「師弟，有甚麼話祇管說好啦！」方毓蘭溫柔的說道。

任時樂咬了咬唇，似乎下了決心，道：「大師兄對妳很好，師父對我恩重如山，我……」

方毓蘭聽了，深深地凝視了任時樂一眼，淚珠••滾落。

任時樂低下了頭，心內很難受，沒有再說話。

「你的話我一定記得。」方毓蘭過了好半晌才道，接着幽幽嘆息：「方毓蘭生來命苦，不會怨天尤人，從此心已死，但我會聽你的話去做。」

「師姐，我對不起妳，來世再續這段情吧！」任時樂低聲道。

「假如有來生，我會等你。」方毓蘭道。

「師姐，我不回霹靂莊，請替我告訴師父吧！」任時樂說罷，拉轉馬頭疾馳而去。

方毓蘭目送那挺拔的身形消失在羣山中，立刻抹乾眼淚，疾揮一鞭，趕上師父。

「咦！時樂呢？」傅保義問道。

「他叫我轉告師父，自此拜別師門，闖盪江湖，去與天下英雄逐鹿中原，爲你老人家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方毓蘭說道。

「好孩子，好男兒。」傅保義叫道。

方毓蘭强忍着眼淚，不讓它掉下來。

「咦，妳也應該跟他去呀！」傅保義說道。

「師弟不願我跟他在一起。」方毓蘭幽幽的回答道。

「這孩子眞糊塗。」傅保義嘆息道。

霹靂莊在望，許多人站在莊前迎接，熱鬧的歡笑聲中，方毓蘭衝回自己的房中，暗自傷心流淚。

但她的一顆芳心，却隨着心上人飛進大漠去了。

月不常圓，自古多情空餘恨！

(完)

上文提要：小三子稟性聰明，天賦過人，因家境貧寒無力供他上學，在家幫老父做豆腐，十二歲那年作坊門前來了一個乞討婦女，小三子把自己的玉米餅讓給她吃；小三子用「撞驢法」捨身救人……北七眞邱祖門下第九代掌門人玄素大師暗中觀察小三子的爲人之後，決定收他爲徒，此後六年，小三子便在「碧雲觀」學功夫……

碼頭爭霸傳奇錄/悟玄．文　可飛．圖

三爺

俠義之行傳江淮　年方二九尊三爺

張興隆當然也少不了去周老爺家拜年，去夏震江大哥家拜年，見大哥愁眉不展，唉聲嘆氣地，經過興隆再三詢問，大哥講出了原委，又把一封信拿出來給他看，原來是淮陰清江閘口碼頭的「八大金剛」把頭叫人送來的，信中大意是說：「正月十五日要夏震江去清江閘口碼頭，交出淮安運河碼頭的大權，要夏震江自行退出碼頭，由他們八大金剛派人來接管，否則就刀槍下面見高低，來決定輸贏……」

夏震江對張興隆說：「你說我怎麼咽得下這口氣？」

張興隆看罷信，朝枱上一放，對夏震江說：「大哥，十五日一早，我陪你去清江閘口碼頭，叫下邊的弟兄也去看看。」

夏震江疑惑的問：「三弟，你看怎麼對付才好？」

張興隆說：「大哥別急，到時我自會有辦法的……」

一眨眼，就到了正月十五，夏震江的徒弟們天一亮，就各自飽餐後來到碼頭集合，張興隆一早趕到碼頭，對這些拿傢伙的人們說：「弟兄們！別拿長傢伙，帶些鐵尺、鐵索、匕首、斧頭小傢伙藏在身上就可以了，防防身，不要露眼，免得被人看出是來打架的。」

大家都結束停當，一點人數，共有五十五人，其他人都留在淮安碼頭，當時夏震江、張興隆同坐一輛馬車，其餘的人分坐五輛馬車，轟隆隆地出發，馬蹄和車輪輾出飛揚的塵土，向淮陰清江閘口碼頭馳去。

一個時辰不到，已到了淮陰東門，大家下了馬車，這大隊人馬步行清江閘口碼頭。這時淮陰的「八大金剛」早派有傳報，知道夏震江來了，「八大金剛」就先帶了五十多個工友，手裡拿着長短傢伙來了碼頭上等着了。

「八大金剛」個個都是膀大腰圓，人高腿長，有一把大力氣，前幾年在碼頭上打天下時，兩個人扛兩千多斤的鐵貨，從船上過跳板上碼頭。他們八個人稱「八大扛」，這重活其他沒有一個人能幹得了，自此以後，他們八個人聯手結拜兄弟，爲「八大金扛」，這清江閘口碼頭由他們把持，扛活賣苦力的都由他們聯繫支配，從中抽成，這就是「把頭」。現在想擴大地盤，伸出長手想把淮安閘口碼頭拿下，由他們把持，所以先寫信叫夏震江放手退出，交出大權，不然就動刀、動槍，帶人來斷殺搶碼頭。

今天一看夏震江來了，也帶了五十多個工友，手裡沒有帶傢伙，他們心裡高興，送到口裡的肉，肯定能吞下，爲此哈哈大笑，大金剛上前一步，指着夏震江說：「夏震

江你想通了吧！年紀這麼大是該回家享福了，把碼頭讓出來吧！」

夏震江說：「『大金剛』，你別忙，你總得亮幾招活兒出來看看，讓我們服了好說話。」

大金剛說：「好吧！來個上天橋給他們看看。」

只見八大金剛裡邊走出一個較瘦長的金剛，走下碼頭，來到船上，脫去棉襖，把鞋子、襪子也脫了，又在雙手掌心中吐了一口唾沫，用兩手掌心合在一起搓了搓，人站在桅杆下邊往上一縱，雙手緊緊抱住桅杆，兩隻光脚掌夾住桅杆，「颼」、「颼」地爬上了桅杆頂，停了一會，又從上面呼呼地滑了下來，穿上鞋襪、棉襖，上得碼頭，面露驕狂笑意。

大金剛得意地笑着說：「你們會嗎？」

張興隆在夏震江身後挺身走了出來，對大金剛笑笑說：「這種小孩玩的把戲也拿來逞能！」

大金剛瞪着眼睛說：「你能玩嗎？」

張興隆說：「好吧！今天我來玩一個讓你們開開眼界。」說罷，把長棉袍脫下，露出裡邊短打服裝，甩動一下腿脚，雙手拱拳向四周轉了一圈，口裡說道：「獻醜了。」就此原地往前奔去，岸邊離河中的船桅有四、五丈遠，他一蹬脚縱身躍去，人已貼住桅杆，雙手兩脚抱住桅杆，只朝上一竄，直竄至桅杆頂，他左手搭在桅尖上，左脚靠在桅杆上，右手右脚伸出，成一個「大」字，穩穩地停了一會，只見他一翻身脚朝上，頭臉朝下，把左脚趾勾住桅杆尖，右脚掌貼住桅杆，雙手分開，像老鷹展翅一般，停了一會，再把上身昂起，朝前像蜻蜓似的優美，看得岸上的人們不自禁地連連叫「好」。停了一會，張興隆右脚掌一蹬，左脚趾一鬆，人體脫離了桅杆，向下飛來，直至岸上原來站立的地方站定，輕輕地一點聲息全無。

這時兩邊的人羣好像熱油鍋裡摻進了涼水，爆開了鍋，「好」聲震天。

張興隆笑着對大金剛說：「這個把戲不好看，今天我們來了，就給你們一個好看的，讓大家都開開眼界，你們八大金剛敢和我玩嗎？」

這「大金剛」聽了氣得怒目圓睜，心想：這個小個子，我們八個人壓死你，你捏成肉泥也不在話下。想罷，這八個人一傳眼神一齊上，把張興隆圍在中央。

張興隆說：「慢着，找個地方寬敞點的，免得摔在河裡洗澡怪涼的。」

其中一個金剛聽了頓時火冒三丈，嘴裡不乾不淨地罵起娘來了。

張興隆聽後說：「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罵娘這就太不上道了，今天你就下河去洗洗臭嘴巴罷！」

正說着這八個人猛地一下衝上來，像老鷹抓小鷄似地把張興隆圍在中心，圈子越圍越小，到靠近身體的時候，張興隆站在中央紋風不動，待他們的手將抓到身體時的一瞬間，張興隆發動丹田內功，身子一抖，其名爲「錦鷄抖翎」，一個發勁，就將四金剛彈出去一丈多遠，倒在地上。

又看準了剛才罵娘的金剛，一個「追風趕月」之勢衝上去，用自己的身子和他的身子一碰，這個罵娘的金剛就乖乖地朝着河邊的方向彈了過去，接着就聽「咕咚」聲響，罵娘的這位就掉入水裡了。

還有三位正楞神驚呆之際，因爲當時動作實在是太快了，人家說旁觀者清，但邊上看熱鬧的人也沒有看清楚是怎麼回事，張興隆一個滑步，脚上好像穿有溜冰鞋似的，一個翻身倒打，就繞在這三位的身後，在他們肩背上一人一下，就聽「啪、啪、啪……」三响，這三個人就朝前趴下，又將剛才趴在地上的四個拎將過來，摔在一起，這時那個下河的金剛，正扒在河岸邊朝上爬，棉衣都濕透了，迎着這初春的風一吹，正瑟瑟發抖。

張興隆一縱身跳了過去，一把將他後腰帶抓住提了起來，張興隆一個飛身上岸，把他像拎小鷄似地摔在七個金剛一起，一看他還側着身子，張興隆衝着說：「不行，你得趴下，不趴下我還得送你下河……」

這個水淋淋的金剛，只得乖乖地翻過身去趴在地上。

張興隆又在另七個金剛的肩背上都點了一下，解開了穴道。張興隆對着大家說：「這就叫趴金剛，不趴着不行。各位老少爺們，大家聽着了，我們在淮安閘口碼頭做我們的營生，他八大金剛在淮陰閘口碼頭做他們的營生，井水不犯河水，本來是兩不相犯，這八大金剛貪得無厭，要我們今天正月十五到這裡來交出淮安閘口碼頭的營生，由他掌管，不服就搶，就打，這種人不講義氣，按我們清幫幫規，可以綁在錨鍊上沉江，但我大哥夏震江最講仁義，不忍心這樣做，所以今天老人家帶我們來這裡教訓教訓他們，讓他們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各人捧各人的飯碗，自己有得吃就行了，不要把別人的一份搶來，不顧別人餓死，只管自己撐死……」

此時趴在地上，下過水的金剛冷得上牙打下牙，抖作一團。

這時大金剛趴在地下求饒說:「好漢饒命，我們下次不……不敢來淮安搶碼頭了。」

張興隆說:「不要對我講，有話對我大哥說吧!」

大金剛忙不迭地連聲說:「是，是……」

又朝夏震江面前跪下，求饒說:「夏大爺，大人不記小人過，饒了我們這次吧!我們下次再也不敢了。」

夏震江說:「好吧!知錯必改是好漢，都起來吧!俗話說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朋友是多一個好一個，寃家是少一個好一個，大家都是朋友，又是同行，日後可以常常來往，有空到淮安碼頭來玩，我一定水酒招待大家盡地主之誼，今天的這樁事，大家都甭再提起……俗話說不打不相識，現在大家都是朋友了……」

大金剛忙站起來，又拉着七個金剛過來重新下跪，對着夏震江說:「夏大爺寬宏大量饒恕了我們，我們今後不會忘記夏大爺大恩大德，今天請夏大爺和各位弟兄們到富春園奉上一杯水酒，向夏大爺和各位弟兄們賠罪，表示歉意。」

夏震江朝張興隆看了看，張興隆會意地點了一下頭，表示同意。夏震江當即答應了大金剛的要求，帶着大家隨大金剛去了富春園飯莊。

當時兩邊的人加起來一共開了十二桌，夏震江、張興隆並肩坐在首席上座，由八大金剛陪着，交杯換盞，大家吃得很融洽，張興隆是滴酒不沾。酒過三巡，張興隆離座小解，實際並沒有去小解，他去賬房和老板一估價，十二桌酒席約二十兩銀子，張興隆解下褲腰上的寬板帶，在夾層裡拿出二十二兩銀子給老板，說:「今天的十二桌酒席賬由我付了，這二兩是小賬，多多麻煩您老。」

老板說:「三爺我和您老交個朋友，這酒賬算我的。」

張興隆說:「沒這話，彼此是朋友，日後免不了有打擾您的地方，請多包涵。」

這老板感動的說:「張三爺功夫好，人品好，講義氣。」

這個老板日後將這事情當故事，到處宣揚，成了張興隆的義務宣傳員，在江淮一帶威名四揚，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張興隆回到座位上，舉起杯子，高舉眉頭說:「各位老少爺們，今天我們是不打不相識，在下魯莽，有得罪各位老大的地方，請多多包涵，今天這裡的酒席錢我已付清了，權當向各位老大賠罪了。」說罷一仰脖子喝下這杯茶。

當時席間的人都很感動，大家異口同聲地叫着:「三爺謝了……」响徹整個酒樓……

飯後，回淮城的路上，在馬車中，夏震江握着張興隆的手，深情地說:「想不到我老年還要遭此大難，如果沒有你三弟出力，我這一次算是栽到底了。」

張興隆回說:「吉人自有天相，大哥你別放心裡，日後我想他們不致反悔再來騷擾就是，來了也不怕，大哥盡可放心，有甚麼事盡管吩咐，小弟一定盡力去辦。」

打這以後，十九歲的張三爺，名氣响得像炸雷一樣，江淮一帶無人不曉。

江湖上過去盛傳打碼頭或稱搶碼頭，都是弱肉强食，勝者爲王佔據碼頭，而張三爺卻不佔碼頭，只打趴下他們，卻不把他們打傷或致殘，做到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點到爲止的準則，還請客吃酒消除嫌隙，這是江湖最爲義氣的俠客盛舉，使敗陣的人心服口服，不僅不結怨，還從心底裡感激，這一義舉，當時江蘇一帶廣爲盛傳。

自此以後，逢年過節，淮陰的「八大金剛」帶上禮品趕來淮安看望夏大爺。這對夏震江來講最是感觸至深，「這都是興隆三弟爲我打下的江山，立的功勞。」所以夏震江在徒弟面前總是說:「你們三爺人品好功夫好，有甚麼事都要聽他的。」

人前背後的嘮叨，這些徒弟們也喜歡，也津津樂道正月十五去淮陰，親眼所見三爺飛身上桅杆，把八個金剛打趴下的事。

有時候兩個青年耍着玩，也會說:「我給你來個趴金剛……」

打碼頭，搶碼頭，在當時的社會來講，也算是社會大新聞。這個傳說，經過你傳他傳，添油加醬，越傳越神，內容也隨着豐富起來了，故而張興隆、張三爺的名頭，在當時的老百姓口中傳頌，着實响徹江淮一帶。

淮安城裡周老爺家，張興隆已是座上常客，周老爺對張興隆在外邊的俠義事跡，也知道頗多，覺得這是個了不起的後生仔，前途無量，所以益發看重他，但此時的張興隆的身價，已是今非昔比。

昨天周老爺大女兒回家，帶回公公王伯仁的信，說是要親家周老爺幫忙，和梁太師打個招呼，準備和劉莊的劉家義打場人命官司，事情的原委就是爲了水，周老爺的親家王伯仁，是王莊擁有百頃土地的地主老爺，因爲運河水是從王莊的地裡，堤岸底下挖有閘洞放水進明溝，再灌入稻田，劉莊靠高郵湖的低窪水，用水車、牛車絞來，根本不夠稻田用，就得從上流王莊地的明溝裡放水過田。

王莊的王伯仁和劉莊的劉家義素不來往，積有宿怨，再加今年雨水少，王伯仁看見這個機會，就關照長工堵住水溝，不准放水過田，讓劉家義的莊稼歉收，以洩心頭宿怨。

爲此劉家義咽不下這口氣，就挑動了劉莊的數百農民，拿扁擔、鐵鏟、草叉來搶水源，把堵住的水溝挖開。

王莊的王伯仁當然也不甘示弱，也煽動數百農民荷鋤、肩耙子、扒草的尖叉，來個護水的名頭，雙方對峙，地主王伯仁在家裡氣勢洶洶地關照手下，誰敢搶水我們就打，打死人我來頂，上衙門和他打官司。

地主劉家義在家裡殺氣騰騰，命令手下，誰敢阻擋，就給我打，打死人我們有錢和他打官司。

周老爺對鄉下這些土老財本有看法，不贊成這種無事生非，傷人害命的官司，到頭來受害的都是下面打赤脚的佃戶、僱工。土老財坐在家裡毫毛不損，無非花掉些錢，他們看着打死的佃戶、幫工用門板抬着，聽着喪家悲痛的哭嚎，他們在家照樣打着飽呃，剔着牙，感到消閒受用的滿足。想到這些，周老爺沒有去縣衙門爲他通融拉關係。

那天一早正在家裡思忖納悶，正巧遇到張興隆來拜訪，兩人在談話間見到周老爺眉間頗有愁意，問及原由，周老爺把鄉下兩個土老財搶水械鬥的事說了一遍，又說:「我正愁沒有辦法，正好賢侄你來了，和你商量，用甚麼辦法解除這兩家積怨?」

張興隆對農村裡的農民打羣架、械鬥也是很反感，最後終得死人，結怨報仇，爲此，他思忖了一會，說:「請你老修書一封，由小侄帶去致貴親家王伯仁處，勸說一下，你老看可好?」

周老爺滿心歡喜地說:「有勞賢侄，何時上路?」

張興隆說:「馬上就走。」

周老爺吩咐管家說:「備轎車。」管家立時下去準備了。

周老爺走進書房，立刻修書一封，信的內容大意是:「……來信知悉，托我上衙門通融事，朱縣太爺聽了你們械鬥的事，深爲痛絕，他說:『地方上太平無事，他可以官運亨通，如在自己管轄的地方上不時出人命案子，這有礙他的前程升遷，尤其是事先想製造命案，更是不容;一旦發生命案，當即拿下雙方主事人，非要其傾家蕩產不可……』奉勸閣下凡事宜慎之!慎之!願親家好自爲知。今拜請張興隆老弟台前來奉上此函，他是我家的貴賓，見他如見我一樣，他乃當今威震江淮的張三爺，凡事都應聽他主持解決。」

當時張興隆揣好信函，周老爺送出大門外，與張興隆拱手而別。

張興隆坐上轎車趕往王莊，二十多里的路程，也祇是一頓飯的工夫就到了，來到大地主王伯仁的大牆門外，與門上人講明來意，門上人進去稟報後，不多一會出來了，說了聲:「裡面請!」在頭進花廳接見。

王伯仁見進來的是一個青年後生，無非是送信的，也不請坐看茶，將信拿在手中拆開，待看完信後，忽地站起身說:「請!請!請!張三爺請上坐，在下無知，多有冒犯，快請上座，看茶!」

這下忙壞了底下人，又送熱毛巾，又送點心。王伯仁一改前態，彎腰低頭，唯唯喏喏的樣子，前倨後恭，活脫是一個鄉間土老財的模式。

歇息了一會，張興隆問及搶水的事，王伯仁說:「已派好護院的打手，日夜看守着，一旦他們來搶水，就格殺勿論。」

張興隆冷笑，心想:爲了點水種莊稼就起殺心，這老小子就不是個善類。

當時叫王伯仁陪他至田頭現場去查看一番，熟悉了大概的地形，以三元橋爲兩個莊的分界綫，兩邊都佈置有手執長矛、大刀的青年農民站崗，呈現出一片刀光劍影，殺氣騰騰的架勢。

張興隆看後對王伯仁說:「今天下午咱們兩個莊子的人在這三元橋開戰，現在寫戰書交劉莊，務必要劉家義本人到場。」

這王伯仁一聽喜上眉梢，傳管事的派人寫好了戰書送往劉莊。又在莊裡鳴鑼集合衆佃農、僱農，和莊上的閒雜人等，都手執傢伙準備下午去三元橋集合，由威震江淮的張三爺來統帥大家和劉莊開仗。

這消息一傳出，整個莊子都沸騰起來了，劉莊的聽到消息後也不例外，如臨大敵，當然也少不了緊張紛亂的氣氛。

中午時分，王伯仁大擺筵席，宴請這位威震江淮的張三爺，張三爺在席間照樣是滴酒不沾，吃了點飯，午後稍事休息，張三爺即開始出發，由土老財王伯仁陪着，後面亂哄哄地跟着一大羣手執刀、槍、棍、叉，長短不一傢伙，前呼後擁地向三元橋走來，在橋下立定，紮住陣脚。

對面劉莊的一大羣人也到了，他們也手拿相似的武器，形式多樣，參差不齊，兩隊人馬都立定紮住陣脚，中間留下四、五丈闊的空地。

張三爺赤手空拳，身無寸鐵，獨個兒走在這空曠地中，左右兩肩

對着兩邊的隊伍，他一抱拳向左右兩邊的隊伍說：「劉莊的、王莊的各位鄉親老少爺們聽了，我張興隆今天是奉城裡的老朋友周仕元老爺的委托，來這裡和你們商談的，不是來打架的，現在請王老爺出來說話。」

又轉過臉來對着劉莊的說：「請劉老爺出來說話。」

兩個土老財，在家裡作威作福，雖無官封的老爺頭銜，但要僱農、長工都稱他爲老爺，這兩個自封的老爺都有一個共同點，要衝鋒陷陣時，就躲在衆人的背後，現在請到了，祇得勉强從人羣的後邊慢慢地挪到隊前來。

張興隆此時脫下外面的長衫，捲成一團，用右拳往地下一搗，地下的泥塊向四面裂開來，張興隆的臂膀已插在泥地裡了，把拳頭拔出來時，地下的泥塊都帶了出來，呈現一個巴斗大的洞，把衣服塞在裡邊。

又轉身在路邊撿起一塊斷成兩截的花崗石石碑，約一百多斤重，向天空拋去，就像甩上一塊磚似的輕巧，待下落時，張興隆上步一個「迎風穿山掌」，把還未落下的花崗石石碑打成碎塊，紛紛落下，當時在場的人都看呆了，伸出的舌頭半晌都收不回來。

張興隆說：「大家看了，証明我會打架，但我不喜歡打架，今天大家來這裡幹甚麼？打架。爲甚麼打？爲水。打架要死人，死的都是打赤脚的種田漢，那個種田家裡沒有老的？小的？我看死了王莊的、劉莊的，哪個人都不合適，你們看王老爺、劉老爺他們打起架來躲在人後，他們不會死。我知道劉老爺、王老爺他們都是善人、好人，王老爺量大、福大，和衆鄉親結緣，今天放水；劉老爺是最仗義的，一定是知恩必報之人，與王老爺也是世交了，一定會和睦相處，消除前嫌的。縣太爺、周老爺和我都是這個意思。如果有誰反對，要鬥個你死我活的話，我張興隆就像砸石頭一樣來對付他，鄉親們，你們說好不好？」

這時兩邊隊伍裡的人哄地一下叫開了：「好！好！三爺好！」，喊聲震天。

張興隆把兩位老爺拉在一起，劉老爺上前對着王老爺拱手道謝，王老爺尷尬地也拱手還禮，「嘿、嘿、嘿」地乾笑着，兩人總算言歸於好，在這個場合下，王莊和劉莊的莊稼漢都深受感動，都高擧手裡各式傢伙，由衷地齊聲喊着：「謝三爺了！謝三爺了！」此起彼伏的巨大聲浪，一陣陣响徹這曠野田地。

一場劍拔弩張你死我活的爭水械鬥的風波，就這樣被張興隆的驚人武功，和親切的說理平息了。

＊　＊　＊

張興隆的鄰居，謝老漢家有個女兒，名叫招弟，比張興隆小二歲，謝老漢本來是碼頭上推小車的，因年歲大了，祇能賣薑葱渡日，老伴患病，於五年前去世，留下女兒招弟，他父女倆相依爲命。

招弟這個名字，仔細聽來，可以知道她沒有哥哥，需要招個弟弟來家，但老天又未能如他二老之願，就生了這個獨生女兒，招弟這個女孩子自小聰明過人，紡紗織布，燒煮洗刷，樣樣都拿得上手，尤其是針綫女紅，描龍繡鳳，更是超人一等。

隔壁豆腐坊張老么的三兒子小三子，從小和招弟一同長大，兩小無猜，青梅竹馬，都是自小看着長大的，張老么家的針綫活兒，如爺倆的棉襖、棉褲、替換的內衣衫褲，都是出自招弟之手，張老么着實歡喜，把她當成自己的親生閨女看待，小三子自小和她是兄妹相稱，親密無間，招弟十四歲時，謝老漢因病去世，招弟無依無靠，張老么把招弟收養在家，因爲謝老漢在生前，曾答應把招弟許配給小三子爲妻，小三子也同意了這門親事，兩個人心裡都是甜滋滋的。

今年招弟十七歲，小三子十九歲，張老么爲他倆擇吉日婚配，先把原來的東間房翻修了一下作爲新房，小夫妻倆新婚燕爾，如膠如漆，自不必說。他倆婚後，家中的豆腐坊的營生，全由二哥二嫂操持，加上四個師父操作，生意越做越大，招弟主持家務，小三子祇管黃豆進貨，都是直接由船上運來，一船貨要做上十天半月，對外銷售賣豆腐的事由二哥去經營，所以小三子空閒的時間就多了。

由於張三爺的名聲大噪，他一出街，路上的人們見到了他，都熱情主動地上前叫：「三爺你老好！」、「三爺你好！」他從不擺架子，一一還禮，名望大了，做人也苦惱，走個路也不容易。

現在他每天有更多的時間去碧雲觀學文練武，素玄大師也從心裡滿意這個衣鉢傳人的學習勁頭，鍥而不捨地追求武藝和文學。每天還抽空去夏震江大哥家學清幫的幫規，夏震江對張興隆是傾心傳授，把自己知道的全部相告，張興隆是個有心人，又把它們一一記了下來，所以他對清幫的源流歷史，比起那些沒有文化的大爺掌握的知識要豐富全面多了。

一天，張興隆來到自己豆腐攤隔壁的測字攤李文元先生處，李文元一見張興隆來了，高興地趕忙起身拱手相迎，口裡說道：「三爺久違了，你好！」

張興隆也恭敬地回答說：「老夫子請了，多日不見，別來無恙！」

兩人親熱地寒暄了一番後坐下，叙說別後的事情。

李文元說：「現在三爺名震江淮，日後前途無量，我勸閣下早早南飛上海，去闖蕩一番事業，你的才能在這江淮小地方太埋沒了，據現在報上講，上海對外通商開埠，水陸交通繁忙，正需人才，你前去一定可以大展鴻圖。」

張興隆回答說：「多承老夫子指點，在下正在籌措，一旦時機成熟，即當南下上海。」

張興隆的臉上露着希望和期盼的神采，兩人說說談談很爲投契。

正說話間，來了一個中年農民，來至攤前，說是請先生測字，李文元老夫子瞇着眼睛，仔細地端詳着來人，隨手指向盒子裡的字卷，叫他揀一個紙卷出來，來人揀了一個紙卷交給李文元，老夫子打開一看，是一個「字」，老夫子問來人想問甚麼事？

來人說家中一把砍柴的斧頭沒有了，不知是被人偷了？還是丟了？該往哪裡去找？請先生指點一下。

老夫子若有所思，將毛筆蘸着清水在黑青色的大方磚上寫下「字」，把「字」上下一拆爲「宀」、爲「子」，帽下加八爲「穴」，帽下加豕爲「家」；「子」邊加人爲「仔」、「子」下加「皿」爲「孟」、「孟」邊加反「犬」爲「猛」。從字面上拆開來再加上預測的意思，再說可能性。

老夫子對來人說：「你的斧頭在家裡，由於你的男仔或女仔的粗心，把斧頭隨意放在雜物箱或簍子裡，你回家再去仔細找一下吧！」

來人付了十個銅板，堅信不疑地走了。

張興隆在一旁看着，深感疑惑不解，當時就請教老夫子，何以推測他的斧子在家中？

李文元解釋說：「『拆字』者，把一個字上下拆開，左右分開，立字取意，『測字』者，着重的是看來人的身份、想法和需要，來揣測預示他追求的方向，使他有奔頭、有希望，這是『江湖一點訣，莫對妻兒說，若對妻兒說，飯也沒得吃』。」

李文元又滔滔不絕地講了一個笑話：「據說在前朝，京城裡有位測字先生頗享盛名，有一天攤前來了五、六個人，衣着高貴豪華，年歲較大的，走路的架子是四正的方步，氣質非凡，夠得上是親王、侯爺的架勢，但又都小心地簇擁着中間一位衣着華麗的年輕人，他們都是卑躬屈膝，眼睛看着這年輕人行事，這年輕人既看不出浮誇少爺的市井味；又看不出是周旋於官場中奉迎別人的眼神，這年輕人定是九五之尊了。

「年輕人來至攤前，好奇地看着測字的枱面，開口問道：『測字怎麼測法？』

「測字先生告訴他：『請隨意賜下一字。』當即遞上毛筆。

「這個年輕人接過毛筆，略一沉思，在水牌上寫了一個『帛』字，這位測字先生將毛筆從年輕人手裡接過，略一沉吟，將『帛』字上下一拆，爲『白』、爲『巾』，又看了看年輕人的相貌，見腰帶上佩的羊脂白玉的掛件，帽上的翡翠綠寶石，都是價值連城的國寶，絕不是一般官宦人家能有的，爲此眉頭一皺，『哇』地一聲驚叫，退出座位，上前雙膝跪下，口中說道：『恕小民無知……罪該萬死……』

「這是試探的方法，沒用稱呼，沒有肯定他是何種王爺的身份。

「這位年輕人先是一楞，繼而習慣地說了句：『平身！』。

「這位測字先生一聽這口氣，心中一動就明白了，眼前這位是眞正的皇帝了。

「接下來就用肯定的口氣說：『謝吾皇，吾皇萬歲！』就站了起來。

「這個年輕的皇帝不解，就問：『你何以知道我是皇帝？』

「測字先生說：「你寫的『帛』字，乃是皇頭帝尾的簡寫，是當今的眞龍天子』。

「皇帝聽後一笑，大加賞賜，揮袖而去。」

打這以後，朝中的某些達官貴人們，常把這話題作閒聊的資料，一日傳至下邊某甲耳裡，他異想天開，想去當一次皇上過把癮，就一個人尋到這個測字攤，寫了一個「帛」字，要測字先生來拆。

測字先生一看來人平常庸俗，係一介市井小人物，不知從那裡聽來這故事，來攤上找樂子玩玩的，就大聲說道：「你測這個字對你是很不吉利的，你家中今後要死人。」

這人驚疑地問：「何以見得？」

回答是：「你測的這個『帛』字，乃白巾圍頭，豈不是要家人死才戴孝？」說得這位某甲來找樂子的，結果是反找了晦氣回去。

所以測字這玩意，都是以揣測對方身份、職業要求來定字意的。

張興隆聽後頻頻點首，方始領悟到測字的學問和其中的奧妙。

話分兩頭，且說在江蘇連雲港以南，海州一帶，多海上强盜和私鹽販子，他們都在附近的隣縣，大多是地裏刨食的農民，因爲付不起

地主老財的田賦地稅，再加天旱鬧災，無法生存，衹得鋌而走險，來到海邊，幹上了沒有本錢的買賣。

本地桃灣鎮，地處海邊，它東南面海，呈一凹形桃子，坐西北靠山，是東海前沿的一個天然避風港，因爲它的地形像桃子一樣，故名桃灣鎮，可以來往停靠或避風的船隻較多，帶來了桃灣鎮商業貿易的興旺，迎來了南來北往的人羣，衆口齊說，南北口音把個桃灣鎮，給唸成了姚灣鎮。鎮上的茶館、酒肆林立，賭場、妓院叢生，搞得全鎮烏烟瘴氣。

縣衙門當官的離這裏太遠，再加交通不便，把持鎮上地方的保正，就如同虛設，眞可謂天高皇帝遠管不着了，就全由這地方上的海匪、鹽梟他們互相爭奪、更替着霸佔，所以這地方經常有羣毆、拚命事件發生，達到他們弱肉强食的目的：搶佔、管轄着地盤，一朝大權在握，就向各行各業收取保護費……

這些人喜歡吃大碗酒、大塊肉，任性飽食醉酒，是强盜們的一大快事，所以鎮裏的釀酒作坊，和屠宰場的行當較爲興旺。

在屠宰場裏，有個屠夫，名叫胡大冲，生得圓頭大腦袋，兩條眉毛像掃帚向下倒掛，兩個眼珠子紅紅的，滿佈血絲，外眼角朝下，大鼻孔朝天，鯉魚嘴角往下拉，在唇邊還露出左右兩顆犬牙，滿腮的黃鬍楂，兩隻耳朵是上尖、下翹還帶招，頭上光禿禿地少頭髮，混身腱子肉，胸前黃毛橫生一直朝下，看上去確是一個健壯有力的屠夫。

他生性嗜殺，宰豬、宰羊，開膛剖肚、剔骨刮肉這些活兒，比一般屠夫來得乾淨俐落。他在剔骨取肉時，凡遇到豬或牛的肌肉還在跳動，就劃上兩刀，把這塊肉挑出，插在刀尖上送進口裏，他說這是活肉，往嘴裏送，大口地嚼着吞下。

他還喜歡生炒豬心、牛心下酒，平時酗酒成癖，所以眼珠子總是紅紅的。

他又仗着自己有一身蠻力氣，待人凶悍，脾氣暴躁，開口就罵，動手就打，衆人對他是敢怒不敢言；他不僅不合羣，對周圍的人一點人緣也沒有。

近日他在賭場裏輸了錢，想賴賬，還要口出髒話駡人，結果被開賭場的吳銀海，叫賭場裏僱的兩個打手把他揍了一頓。爲此他懷恨在心，過了十來天後，他懷裏揣着一把剛磨好的殺豬尖刀，深夜摸到開賭場的吳銀海家裏，把他家的老婆孩子堵在房裏，逼着她交出箱子裏的金銀財寶，用布片打了一個包袱背在身上，就用刀子把吳銀海的老婆和孩子，像殺豬似地全部捅死。

他背着金銀財寶的包裹，到了他常來的相好處，綽號叫：「白菜花」（私娼）的家裏泡了三天，第四天上又背着錢袋來到姚灣鎮海邊的一家賭場裏，賭了起來。

在賭場裏遇上了在吳銀海認識的兩個賭友，一個叫姚達志老大，一個叫魏海蛟老二，都是在海上漂蕩的「海胡子」（海匪），兩個人出手大方，有大把錢揮霍，胡大冲看準了他倆，就用上了功夫，巴結上他們兩個，討得了他們兩人的歡心，允諾了胡大冲入了他們的伙，同去海上幹那殺人越貨的勾當。

他們的海盜船出海搶劫，都是用扯帆篷的大木船，尖底、尖頭是航海用的船，再加上左右三排長槳划着，這船輕巧快捷，能追上扯着風帆的貨船，仗着人多勢衆，每人腰帶上都插有兩支小炮（獨角龍、火銃），一次祇能放一炮，待裝好火藥、鐵沙再放第二炮），上得貨船後，把貨船上的人都集中，一個不留地綁着送下海去餵魚，他們海匪的黑話叫：「下餛飩」，「種荷花」（身上再綁有下沉的重物）。

唯獨胡大冲手狠心毒，在處死這些船上人的時候，先把活人的上衣剝開，手脚捆住，拔出靴管裏的殺豬尖刀開了活人的胸膛，挖出跳動的人心來，就往嘴裏送；咬得滿嘴鮮血從嘴角溢出。這些海匪本都是心狠手辣的，但相比之下，胡大冲比起他們來還要殘酷凶狠。

這樣日久天長，胡大冲作惡多端，對同伙的海匪也是相容不下，大夥對這個旣凶殘又不仗義的人，都不願服他，所以他沒有羣衆基礎，成不了氣候。

胡大冲在他們中間日子一長就現了原形，他不想忍氣吞氣看舵把子的眼色行事，想自己拉山頭是不可能的，所以他這二年來，一直耿耿於懷等待機會。

在他們的同伙中，有個名叫劉懷志的海匪，鬼點子較多，這兩個人串在一起，正應了一句「狠狽爲奸」的成語，人們想不出的壞點子他會想得出，人們做不出的壞事他會幹，兩個人凑在一起，有他們的共同語言。

胡大冲的意思想拉個山頭，自己出海去做買賣，劉懷志瞇着狡猾的眼睛笑着說：「胡哥，我們想做就做，就看你是否願意？」

胡大冲說：「我當然願意。」

劉懷志說：「好，我們這次就一同幹，待這次買賣做成後，就把他們都做了。」一邊做了一個手勢，把手掌向下一劈。又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接下來兩個人就頭對頭地竊竊私語起來，劉懷志把自己的設想一說，胡大冲一拍大腿連聲叫着：「

好！好！就這樣說定了……」

這天在黃海上，風平浪靜，向南航行着一艘三桅帆船，吃水很深，看來船上裝的貨很多，他們這艘海匪船迅速地靠向三桅船的前邊，佯裝下網打魚的，慢慢地往這艘大船靠近，同時又放下小快船，划着槳朝大船的方向划過來，待到大船上的人發現苗頭不對時，欲扳舵向東駛去，那知後舵已被小快船靠住，用利斧把船尾的舵鍊子砍斷，舵板就沉入海裏了，再將舵柱子也砍斷，整個舵板與大船脫離了，船沒有舵板，就隨風浪在海裏打轉。

海匪船上還備有長槍（火銃），三支綁在一起，對着當中的一根大桅杆放槍，祇聽「轟」的一聲，「嘩啦啦」桅杆雖未打斷，但吊着篷帆的繩索，却被打斷了，帆篷落了下來，這一艘三桅船就動彈不了了。

海匪船頭有飛爪繩索，「唰」地一下甩過去，抓住船幫用力一拉，海匪船靠上去了，一個個凶神惡煞般的海匪飛身爬上三桅船，見人便殺，趕盡殺絕以後，再來搜查貨物。

在船艙上面都是些大包的棉花，在船艙下面有玉米乾糧，再裏邊便是四隻鐵箱子，把四隻鐵箱子撬開，一箱是多層油紙包的十二把勃朗寧手槍，嶄新的一色德國造，還配上一箱子彈。

另一箱也是多層油紙的十二把轉輪手槍，發出閃閃藍光，同樣是嶄新的德國造，也配上一箱子彈，轉輪手槍裝一次子彈，可以連發六次，槍管細長，槍管子裏鏜，有「來福綫」，可以使子彈在槍管裏旋轉着，穩定地呈直綫射出去，所以它瞄準的準頭比起這些散子的「老套火銃」要準確多了。

這轉輪手槍和勃朗寧手槍在當時的中國，稱是最新式的武器了，這伙海匪就你揀一把，他搶一把，把槍握在手裏，看着、瞄着，興奮地笑着，跳着，叫着。

然後又把船艙裏藏有金銀珠寶的小箱子也搜了出來，把船員的私人財物也都搜出來歸攏一起。

這批軍火，乃是德國軍火工廠製造，由德國兵艦來中國時運來青島，再由青島的領事館，轉經青島的德國洋行委托三桅運往上海，轉手麥加利商行銷售的軍火樣品。

這時的上海灘，是世界帝國主義列强爭相掠奪的寶地，把他們國家的鴉片，海洛英毒品，軍火殺人武器，高價輸入中國；把中國的蠶絲、綢緞、文物、古玩等國寶，掠奪到他們的國家博物館收藏，在這十里洋場的上海，做諸如此類的進出口交易，能獲大利，可以說上海是當時帝國主義分子冒險家的樂園。

這伙海匪，絕不放過小巧值錢的玩藝，把死人身上的掛錶、戒指、玉珮、鼻烟壺、零碎銀子、金條，都搶來藏在自己身上，再將船上價錢的珠寶、財物帶回船上歸在一堆，由舵把子（老大）分配，最後把三桅船艙底鑿了一個大洞，讓它沉入海底。

這次出海，劉懷志和胡大冲事先商量好了，買了兩大葫蘆米酒，裏邊放上「蒙汗藥」，待這船買賣做成後，回到賊船上後，把兩大葫蘆米酒拿出來，一條船上共十四個人，他們拿出十二個飯碗，放在甲板上，把米酒倒落了十二個飯碗，這羣匪徒經過這一陣緊張的折騰，大家這時都遍體流汗，看了這清涼的美酒，都上來搶着飯碗往嘴裏灌酒，他們兩人也拿了大半碗酒，轉過臉去，把着酒碗對着下巴往下倒，酒順着頸脖流向胸前至褲襠，和汗水混在一起，轉過臉來還假裝砸着嘴唇，用手背揩抹着下巴，表示酒已下肚。

劉懷志賊眼骨碌碌，瞧着每個人都喝了一碗酒，他特別細心，又倒了一碗米酒，端給航船把舵的船老大喝了。

這些海匪吃東西歡喜大碗酒、大塊肉，狼吞虎嚥，這樣他們覺得爽快舒心，他們對別人是機關算盡，但自己也給別人算計掉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自己也免不了被別人算計的可悲下場……

這一條船上一共十四個人，十二個人都喝了大碗的「蒙汗藥」酒，胡大冲和劉懷志兩個人沒有吃，兩個人互相看了看，意思是在問他們都喝足了吧？又互相點下頭，表示沒有漏下的了，當即兩人又相對一笑。不過半袋烟這工夫，這些人都橫七豎八地躺在甲板上，呼呼地睡着了，連掌舵的船老大也趴在舵把上睡着了。

他們一看事情成了，趕緊放下風帆，用繩子固定舵把子，讓船在海裏慢慢飄蕩，不致打圈圈。

兩個人來到睡着的人面前，胡大冲忙不迭地拔出靴筒裏的牛耳尖刀，噗嗤一聲，就將睡着的這個土匪，用尖刀從前心直透後背，鮮血如噴泉般噴了出來，濺得胡大冲滿臉都是汚血。

劉懷志看後忙說：「慢着！慢着！先把他們身上藏的東西摸了出來，再下刀子。」

胡大冲答應着，把牛耳尖刀横咬在嘴裏，俯身下去，把這些昏睡得像死豬般的海匪，一個個摸遍全身，找了個筐子放着，嗨！東西可不少，金銀珠寶、金錶、金鏈、鼻烟壺、散碎銀子，盡是值錢的玩藝。

搜身過後，兩個人就幹開了殺人的勾當，在每個海匪的嗓門上就是一刀，同時先用剝下的衣服，蓋在刀後，這樣氣管、食管都割斷的血，就噴不到執刀人的臉上了，這些海匪連一聲「哇」都沒有叫出來，祇是兩條腿伸了伸就死了，他們兩人連航船的老大也不放過，也是先搜了身後再刺死的。

把搜出的和剛才搶來的金銀財寶分成兩包，手槍和子彈分成兩份，二一添作五，兩人各半分了。把船上的十二個海匪的死屍拖進艙裏，蓋上艙板，在底艙鑿洞放水沉船。

他們兩人放下快船，將包袱、箱子都搬上，自己也下了快船，看着海盜船慢慢下沉，直至全部沉沒，兩人方始划動快船向岸邊划去，這時西邊沉落的夕陽，看似金光燦爛，也祇是眨眼的工夫，暮色降臨，一片黑暗，就在這萬家燈火初起之時，兩人划着快船靠向岸邊。

這是一個前不靠村，後不靠店僻靜去處，他們把箱子搬下了，每人前後搭背着兩個箱子，手裏又提了一個大包袱，走了二里多路，見有燈光，有了人家，僱了兩匹騾子，往汴陽而來。

在路上，據劉懷志的打算是，把這些財寶各人在揚州買一份田產安家隱名埋姓，或者托人做一份買賣，足足可以快活一輩子，討上幾房姨太太，過那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員外爺的享福生活，享受一輩子，豈不快哉！

劉懷志本性奸詐多疑，壞點子特別多，在海州僱的騾子，由兩個腳伕牽着往前走，對他們說去西北方向的汴陽，實際他們是去西南方向的揚州，他們四個人趕路速度太慢，因爲趕騾子的是兩條腿陪着跑的，怎麼能比上四條腿的快？快交二更時分，胡大冲和劉懷志兩人一點頭，一使眼神，對兩個腳伕說：「停一下，要解手……」

兩個腳伕：「噢、噢」連聲，也乘機歇歇腳，坐在地上，抽出烟袋抽了起來。

他們兩個拔出匕首，悄悄地來到腳伕背後，又快又狠地下了刀子，一刀一個，都由背刺向心臟，兩個可憐的腳伕，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歸了天。

這兩個强人把兩具死屍丟進路邊的溝壑裏，兩人就騎上騾子，催騾加鞭趕往揚州，因爲路途不熟，天色又晚，慌不擇路，錯過了食宿的地方，直至第二天天亮，人也乏了，需要進食，騾子也跑不動了，也需添餵飼料，他們走進一個集鎮，揀了一個冷清清的小食店，要了剛出爐的草爐餅，和小刀麵條，吃得飽飽的，兩匹騾子也添餵飼料，又買了一大包燒餅、牛肉、燒鷄，還買了一小罎洋河大曲酒，因爲做賊心虛，打算午飯時不再進店中用餐，免得招搖過市，惹人關注，招來麻煩。

兩騾子不停蹄地往前趕路，直至傍晚時分，到了淮安北，四面曠野，冷冷清清，在遠處有幾戶人家房頂的烟囱，正往外冒着縷縷青烟，隨着天色昏暗下來，夜暮降臨，正巧趕上前邊一個懷孕的婦女，正往前趕路，大概就是居住遠處的幾戶人家的媳婦，她手裏拎着籃子，裏邊還裝着瓶瓶罐罐……

這時胡大冲看了饞涎欲滴，又想吃人肉了，笑着對劉懷志說：「前邊這個婦女肚子裏的孩子肉可鮮嫩了，今天我要美美地飽餐一頓人肉了。」

劉懷志聽了不以爲然，瞇着眼道：「這地界人雜，不比在海裏好辦事，要當心點。」

胡大冲笑笑說：「不礙事，看我的。」說罷，就催騾子趕了上來，攔在這婦女的前邊，翻身下了騾子，對這婦女說：「大嫂子問個路……」

一邊說着話，一邊人就湊了上來，猛一下繞在這婦女的背後，用左手向前勾住她的頭頸，右手往她兩腮上一捏，口就張開了，又騰出右手把袋裏的燒餅拿了一個，一下塞在她張開的口裏，並在她耳邊凶狠地說道：「你別聲張，一叫喚就打死你肚裏的雜種。」

這婦女遭此突然的襲擊，已嚇得無法出聲。

胡大冲又叫劉懷志把騾背上簍子裏的包袱布拿下，撕成一條條，把這婦女的手給綁了，又把騾背上馱着的兩個背簍裏的東西併在劉懷志的背簍裏，空出自己的背簍，把這婦女塞在裏邊，上邊蓋上包袱布，兩個人上了騾子，像沒事人一樣，相對「嘿、嘿、嘿」地，得意地獰笑着……

兩人一催騾子，騾子來了一個一路小跑，走出了這個村子的範圍。

這時天色已完全黑沉了下來，又走了一頓飯的工夫，天越來越黑，忽見前面有幾點時明，時滅閃亮的燈火，兩人正盤算着到那裏去歇腳？來至近前，黑沉沉一大片圍牆，待來至牆下，才看清是一座道觀，兩人心裏不禁一陣大喜……

鬼使神差地把他們兩個惡人，帶到了這個前不靠村，後不靠店沒有人烟的去處，道家的碧雲觀。

兩個匪徒看了心中大喜，上前推門，門却關着，就用力粗暴地砸起門來，不一會門開了，匆匆出來一個小道姑問道：「施主何故半夜

砸門？」

胡大冲一看是個小道姑，心裡就甭提多高興了，回說：「來這裡打個尖，住一晚上，明天一早就走。」

小道姑說：「我們這裡不借宿，請施主往前去五里路就有招商客棧。」

說罷欲關門，胡大冲一看此等好事不能錯過，衝上前一掌把山門推開，牽着騾子往裡就走，劉懷志緊跟着，牽着騾子進來了，反轉身隨手把山門給插上，小道姑攔不住，急急地嚷了起來：「兩位施主怎麼這樣不講理？未經允許就闖了進來。」

在這寂靜的夜晚，這嚷聲在後面大殿裡都能聽得清清楚楚。

他倆牽着騾子，直衝大殿走來，在殿外的大天井裡把兩匹騾子背上的四個背簍放下，兩個人毫無忌憚地，大模大樣地走進大殿，如入無人之境，只見殿內點着長明燈，微弱昏黃的燈光，在地下是一個黑洞洞的暗影，在顯示他們兩人將要進入地獄的深淵了，此外就是香爐內點的三支清香，紅紅的火頭，沒有蠟燭，乍一進來甚麼也看不清，要息上一會眼光適應了，可以看見大殿內陳設的神像輪廓。

胡大冲見殿內還有一個小道姑，心裡又是一樂，急切地問道：「你們廟裡有幾個人？」

小道姑說：「就我和她兩個。」

他們兩人一聽，心裡又是一陣狂喜，賊眼珠子骨碌碌上轉下翻，打量着周圍環境，一看四周靜悄悄地，甚麼都沒有發現，心裡完全踏實了，就吩咐小道姑說：「快去燒一鍋水，我要吃外邊這個婦女肚裡的小孩，吃飽了我們兩個陪你們兩個睡覺……哈哈……」。

小道姑憤然說道：「你們是豺狼，這人肚裡的小孩能吃麼？」

胡大冲一點不惱，反而哈哈大笑說：「活小孩的肉最鮮嫩，這個女人的心扒出來下鍋一炒下酒吃，可脆美啦！等一下做好了你們一齊嚐嚐。」

小道姑柳眉倒豎，恨恨的問道：「你們這些强盜吃過多少人心、小孩？」

胡大冲得意地搶着回說：「那是數也數不清的，我自小就喜歡吃，快去燒水，我來開膛取小孩。」

說罷就走在大殿外，那個綁着的懷孕婦女，蜷縮在地上，他上前用牛耳尖刀挑開這懷孕婦女的上衣，向兩邊一拉，露出白白的肌膚，這婦女躺在地下，口裡塞了大餅叫不出聲，身子蜷曲掙扎着，胡大冲叫劉懷志快來幫忙，拖直她的兩腿，使上身半直可以下刀子。

千鈞一髮之際，忽聽神像後邊叫了一聲：「無量壽佛……」

「倏」地一道白光，素玄大師已站在胡大冲的眼前，用兩手指在胡大冲的頭頂百會穴上一點，胡大冲只覺眼前白光一亮，還沒有來得及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就覺得腦袋嗡地一聲轟響，就甚麼也不知道了；待劉懷志剛覺蹊蹺，眼前哪來的白衣人時，頭頂百會穴也是嗡地一聲轟響，就甚麼也不知道了。

兩個小道姑趕忙過來，把孕婦扶了起來，把手上綁着的布條解了開來，又幫她將嘴裡沾着口水爛糊糊的燒餅挖了出來，這孕婦哇地一聲吐了一大口氣，就嗚嗚地哭了起來，訴說了自己被綁架的前後經過……

素玄大師讓兩個小道姑扶她進客房，換上齊整的衣服，弄點熱湯、飯菜給她吃，並爲她鋪好被褥安睡，答應她明天一早派人送她回家去。

這時殿堂裡的蠟燭、燈都點亮了，把外邊的四個沉沉的包袱拿了進來，(一箱手槍、一箱子彈打成了一個包裹；金銀珠寶打成一個包裹，他們每人兩個包裹，一共四個包裹)。

素玄大師叫過翠姑吩咐說：「快去你師弟興隆家找他，要他馬上來觀中見我。」

翠姑奉師父的命令，急匆匆來至張家的門院，徑直往新房裡走去，招弟見有人來家，問：「你找誰啊？」

翠姑回說：「我找師弟興隆。」

招弟凝視着她說：「我去爹房裡叫他，你請等一下。」

說着轉身要走，翠姑上前一步，急忙拉住招弟的手說：「弟妹，你就說有人找他，別說是道姑我……」

招弟疑惑地看了她一眼說：「好。」

到了隔壁爹的房裡：「三哥，有人找你……」

張興隆「噢」地應了一聲，向父親告別，跟着招弟來到自己房內，見是翠姑，忙問：「師姐，您怎麼來了？」

翠姑說：「師父有急事，叫你馬上去見他老人家。」

張興隆說：「好，我們這就走。」

但翠姑心細，又拉住興隆說：「師弟，你和弟妹說清楚，我來這裡，和師父的事，絕不能對別人講。」

張興隆點頭稱是，對着招弟說：「妹子你千萬不能講師姐、師父的事，爹面前也不要講，記住了？」招弟點頭應允。

（未完・二）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殺戮傳奇

上文提要： 杜飛下山調查被老龍溝栽贓事，因販賣的藥材正是此店丁老頭的，被認出報官，但官副將等七個官差亦難奈杜飛的武功，最後只拿了醫傷的草藥走……杜飛詢問姚老頭等七人被李自成訛詐事，已確定是老龍溝嫁禍，憤怒找李自成算帳，但高貴貞會說話，說成是要路經鳳凰嶺去送寶，使得杜飛無法反駁……



寶石鴛鴦令人羨　寇女杜家刨地道

尹六郎大口扒着涼粉，這陝西涼粉有個好處，不但解渴還管飽，人吃了一身爽！

尹六郎吃了一碗不過癮，他又來一大碗，吃着，他開口言歸正傳了！「老大爺，你聽沒聽過有個很有名的地方，這些年好像消失不見了！」

老頭以巾拭手，道：「你要問甚麼地方？」

尹六郎道：「杜家灣！」

老頭兒哈哈笑了。

「你怎麼問那個鬼地方，幹甚麼呀！」

尹六郎一聽就知道找對人了！

像杜家灣那種地方，年輕人很少會知道。

尹六郎道：「不是爲別的，祇因我在小時候受過杜家一點小恩惠，如今自外鄉回來，很想見見姓杜的人，所以我才會問一問，嗨，你老知道呀！」

老頭道：「知道，杜家灣我怎麼不知道！」

「在那兒？」

「別問了，你也別去了！」

尹六郎道：「爲甚麼？杜家灣出事了？」

小老頭收起碎銀子，他洗了碗，指着黃河那面，道：「客官呀，你順我的手看過去，有個黃土高原在那面，距此五里半就是杜家灣，祇不過如今那個黃土高原上已經沒有杜家的人了，倒是一片亂葬墳圍住一個大祠堂……那是杜家祠堂，破落了！」

他嘆口氣，又道：「杜家當年是大戶，這一帶的人們，老一輩的都會唸那八句歌詞！」

一笑，尹六郎道：「是甚麼歌詞呀！」

他拉近坐的板櫈，又道：「老人家，你說說，我聽聽！」

老人笑笑，捋了一下山羊鬍子，他還眞唸得出來！

他搖頭擺着上身像唱山歌唱道：

「風沙吹不去金家的財！
風沙吹不走杜家的恨！
風風雨雨一百年呀！
不到黃河不死心吶！」

尹六郎道：「金家……」

老頭兒指着西南方，道：「就是延長縣十里舖的金家莊呀，怎麼，你不知道金家莊，也該聽過金婆婆吧！」

尹六郎當然聽過金婆婆的大名，他笑笑！

賣涼粉的老頭兒嘆口氣，道：「這人生在世幾十年，你爭我奪幹甚麼，你看看，先是杜家一門全完了，於是金婆婆一家不知去向了，他們二家爭的是寶，爲的是一口氣，卻害了後代人……」

他搖頭，又道：「人吶，別以爲弄了許多銀子甚麼的，太多了不行的，反而害了子孫，你瞧瞧，這兩家在這方圓一千里內，那是名門大戶，可是如今呢？全完蛋了，爭吧，爭來爭去是個屁，冒股臭氣沒了，甚麼也沒了，娘的，還不如我這個小小涼粉攤，我與人無爭呀！」

這老頭打開話匣子就是沒個完，尹六郎已站起來了！

「老人家，杜家就沒有一人在世上？」

「死絕了！」

尹六郎很想說，杜家還有個杜飛，但他却轉身而去，他祇是打探杜家祠堂，別的話是多餘的！

現在，尹六郎回到了客棧裏，李老八還在房中喝酒，張翠山與高貴貞解說着甚麼，見尹六郎回來，張翠山道：「老尹，你去那兒了？」

尹六郎得意的道：「打聽出杜家灣了！」

高貴貞一喜，道：「在甚麼地方？」

尹六郎道：「有一座黃土高原，杜家灣就在高原上，祇不過杜家早已死絕了，祇有一座舊祠堂，四週是一大片亂葬墳！」

高貴貞道：「阿成說，杜飛得了寶石鴛鴦以後，把寶物送回杜家灣祠堂供着，以慰他的先人，我還奇怪，寶物敢明目張膽的放在祠堂呀！」

李老八放下酒杯，道：「姑娘，咱們總是要去看看才會明白！」

尹六郎道：「那兒荒涼得緊，咱們是夜裏前往，還是白天就去？」

高貴貞道：「再多問幾個人，問明白了以後，咱們再找去，就會順理成章的弄到手！」

張翠山道：「我出去再問問，你們歇着！」

張翠山與尹六郎都是在這一帶長大的，祇不過二人十六七歲就落草爲寇了！

二人也是餓才上山去的，那年頭人們餓極了沒處走，年輕人就上山拚命了！

那時候挨餓的人恨死有錢人了！

張翠山走出黃河大客棧，這兒半條長街正熱鬧得很，張翠山繞着場邊走過去，他發現那個賣涼粉的小老頭兒，張翠山也是從小喜歡吃這玩意兒的人，不由走了過去。

「老人家，給我一碗，多放大蒜水！」

老人家看看張翠山，匆匆的刮了一大碗，張翠山是吃過酒出來的，這碗涼粉也醒酒，吃得他直叫好！

小老頭笑了，道：「從未見過你這樣的客人嘛，打那兒來呀！」

「北邊！」

「販馬？」

張翠山笑笑，道：「咱是想着一個名地方，順道過來想去瞻仰一番！」他把碎銀子送過去。

小老頭接過銀子，道：「咱們這兒叫黑龍關，東去黃河三十里，不會聽過甚麼名地方。」

張翠山道：「姓杜，那地方就叫杜家灣！」

「噫……」小老頭有些驚有些喜的道：「怪了，又一個打聽杜家灣的客官呀！」

張翠山一聽，便知道是尹六郎曾來過！

張翠山笑笑，道：「那人是我們一伙的，你稀奇，我不稀奇！」

他站起身來，道：「你老告訴他了？」

這小老頭手指東方，道：「東去是黃河，只是五里半是個黃土高原，崗子上就是杜家灣，也叫杜家莊，只不過杜家的人死絕了，那上面只有個大祠堂……」

說的同尹六郎聽到的是一個樣，張翠山擺擺手回身就走，走回大客棧。

尹六郎道：「怎麼樣？」

張翠山道：「尹兄，咱二人一同走一趟杜家灣，先替小姐探探路。」

李老八道：「抛下我呀，忘了咱們是桃園三結義呀！」

高貴貞道：「這種事情用不着急，先去踩踩盤子是可以的，下手，只怕不是那麼容易。」

李老八道：「何不四人一齊去！」

高貴貞看看房門外，她點頭同意了。

於是，四個人把馬匹留在大客棧，五里半也不遠，悠悠哉哉的走去了。

出了黑龍關一共有兩條路，一條通往黃河岸，另一條石路繞上杜家灣的那座黃土高原！

高貴貞四人轉向杜家灣，走着走着，漸漸的發覺到這條石頭路上冒出許多荒草來，顯然很少人往這條路上走，才會帶着幾許的凄涼景象。

李老八就忍不住的道：「好像走向鬼門關一般，心中有些不自在！」

「哦呸！」尹六郎吐口水，叱道：「老李呀，你怎麼烏鴉嘴呀，說些好聽的怎麼樣！」

張翠山道：「別放心上就沒事了！」

李老八笑道：「咱們是幹甚麼的，還有那種迷信呀，娘的，打從上山落草那天起，我李老八就向閻

王殿上掛個號，老子隨時去見閻王罵大街！」

尹六郎道：「你還對閻王老子罵大街呀！」

李老八道：「怎麼，不行呀！」

尹六郎道：「你罵的甚麼大街？」

李老八道：「上天不公平呀，既然生長在陽世，就該叫咱有銀子，娘的，銀子被官商勾結弄完了，害得多少人沒褲子，我李老八落草不是天生愛這樣，沒辦法，總得活命吧！」

尹六郎笑笑道：「說得也是！」

四個人開始往那黃土高原走上去，之字形的坡路，四個人走了半個時辰一齊頭往下看，一條小河彎向東，那是流向黃河的小河，在這座高原下方轉個彎。

杜家灣大概因此而得名！

四人走到高原上，先是一大片高粱棵子地，高粱穗子枯黃泛紅，怎麼沒人來收割。

有條小路往北延伸着，半里遠一片荒涼景象，只見一大片墳墓，中間有一座獨立的大祠堂，看得見祠堂的大門上不鎖。

祠堂外有三棵大梧桐樹，枯樹大葉子掉了一地。

高貴貞忽然看遠處，道：「看，幾隻大野狠在那兒不知在啃吃甚麼？」

李老八道：「到了祠堂就看到了。」

尹六郎道：「也許有人死在那兒了！」

張翠山道：「狠吃死人肉？」

尹六郎道：「怎麼不吃，餓極了甚麼都吃。」

他把一根高粱桿拉斷，仔細看着高粱穗子，道：「完蛋了呀！」

高貴貞道：「甚麼完蛋了！」

尹六郎道：「今年鬧旱，你們看這是枯了的高粱有穗沒仁呀！」

張翠山並不注意這些，他當先自小道奔向大祠堂！

原來這裏並非是亂葬墳地，只因爲杜家絕了，人也死了上百口，全部埋在杜家祠堂這附近。

有屋基可以看出來，這兒原有房舍，而且很大很多的房舍，如今房子沒有了，但地基仍在。

荒草是枯的，人走過去有痕跡，大道是有一條，却也爲荒草遮蓋了。

高貴貞走上祠堂台階，只見那門兩邊還立了一對泛了青黃灰白的石獅子，那祠堂的大門上了一把大銅鎖，有門神是刻在門板上的，門神爺的臉皮模糊了。

李老八拔刀要砍門，高貴貞攔住了。

「咱們越牆進去，休破門而入，引得別人的注意！」

四個人轉到側面，祠堂一邊有道牆，牆與大門同樣高，四個人一躍落在小院中，眞凄凉！

小院中原是鋪的灰石磚，如今由磚縫中冒出幾尺高的荒草來。

小院中的兩邊還有兩棵樹，一棵松樹，另一棵是紅柏，這是取松柏長青，後代興旺之意。

正面一個大房子，門窗全是雕花的，廊寬有丈二，巨大的柱子有四根，門楣上是剝蝕了的匾額，刻的是「杜家祠堂」四個大字。

李老八上前推開一扇落地門，只見裡面有供台，放滿了近百個神位。

當然，那全是杜家這百年來死的人。

別管那麼多死人牌位排列在供台上，那正中央的一座大神位仍然是「天帝君親師之位」！

高貴貞走過去，她還取了桌上的香燭燃上，恭敬的上了六炷香。

「對不起，打擾了！」

忽聽尹六郎道：「你們看！」

大伙圍過去，那是個焚燒銀紙的大香爐，尹六郎指着爐內，道：「有人前來焚過銀紙了！」

高貴貞淡淡的道：「那是杜飛，姓杜的來祭過祖，焚燒銀紙是必然的！」

李老八道：「太好了，姓杜的必把寶物送到他的先人們面前了！」

張翠山道：「各位，這兒空蕩蕩的呀，甚麼寶也難以藏得了。」

尹六郎道：「杜飛是個十分聰明固執的傢伙，他也許沒有把寶物放在杜家祠堂，他帶在身上也說不定。」

高貴貞道：「錯了。」

她看看三人，又道：「那是一件無價之寶呀，誰會隨便帶在身上？何況他姓杜的落草爲盜，隨時拚命，再笨的人也會找個地方把寶藏起來，那麼，最好的地方就是他的杜家祠堂！」

李老八已點頭，道：「咱們姑娘是女諸葛，所以我老八最佩服！」

高貴貞已笑了。

尹六郎道：「姑娘，咱們怎麼下手找寶呀！」

高貴貞道：「今日天色已晚，這地方很荒涼，只要那寶物在此地，早晚也是咱們的！」

張翠山道：「咱們明日五更天再來，我以爲找上一天必找到！」

高貴貞道：「三位叔叔呀，我們應明白，找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事先要有計劃，有安排，還要準備應有的工具，當然，對地形也應有一番評估，絕非是搬幾塊磚，移幾個木樑甚麼的，就能把寶物找出來。」

李老八道：「聽聽，咱們姑娘多麼有智慧，有才幹，絕非我們三人豆腐腦。」

張翠山道：「姑娘，首先咱們要備工具了！」

高貴貞道：「這件事由你去辦！」

尹六郎道：「乾脆，咱們不住客棧了，備妥吃喝，咱們就回來住在杜家祠堂！」

高貴貞道：「這一切由你去準備！」

她看看李老八，又道：「你與我四下裡找出可疑地點，包括那亂葬墳各處。」

李老八道：「沒問題，這些事我會！」

四個人再由四下看一遍，實在話，沒有人會相信杜飛會把寶物送來這兒。

四個人回到黑龍關的黃河大客棧時候，客房中早已住滿了販牲口的客人，賺了銀子的還叫了酒菜在房間中喝吶，酒客最熱鬧，猜拳行令旁若無人。

高貴貞獨自坐在房間裡，她的房門掩一半。

夕陽從門外照進來，也照在她那嬌艷的臉上，也不知想甚麼，她露出個迷人的微笑。

另一邊的房中，李老八三人在吃酒，誰也想不到會在這時候跑來一個冒失鬼。

這人從打扮上一眼便看出他是個軍爺，年紀只不過三十出頭，粗壯、大鼻子，只不過雙唇尖又薄，是個刀子嘴巴人物！

這人一閃進了高貴貞的房間，他不用回身關門，雙手往後推，門就關上了。

這人衝着高貴貞哈哈笑，高貴貞不笑，她平淡的道：「幹甚麼？」

那人嘿嘿笑得有點邪，道：「打從妳走進黑龍關長街，我就盯上妳了！」

「盯上我？」

「是呀，咱們這兒很少有妳這麼漂亮的女子，妳走起路來旁若無人，一副風擺柳的樣子，令我朱五醉極了。」

他把門上了門，緩緩走到高貴貞面前，又道：「姑娘，那兒來的呀！」

高貴貞道：「那得先說說，你是幹甚麼的！」

「哈……」朱五笑笑，道：「姑娘，黑龍關這個地方，我說了算，你以爲幹甚麼的？」

高貴貞道：「原來你是地方官呀！」

「而且是頭兒，說是官，大伙叫我朱保正！」

高貴貞笑笑，道：「我是來投親不着才住店，明天一早就走了。」

朱五道：「投親？投誰？妳說說，只要是在黑龍關，便是上三代我也清楚。」

高貴貞道：「姓杜，杜家灣的人！」

一呆，朱五道：「都變成鬼了！」

高貴貞道：「所以我明天一早就走。」

笑笑，朱五道：「姑娘，隔壁三人也是你一伙的？」

高貴貞道：「不搭親，只是認識，他們見我是女子，所以一路照顧我！」

朱五眞大膽，他坐下來了！

他貼着高貴貞的身子坐下來，道：「不用他們照顧妳了，由我朱五照顧妳，放心，黑龍關這地方我說了算，只要姑娘點頭，我弄間房子妳住着。」

高貴貞道：「太好了，眞要謝謝朱五爺了！」

「哎，別叫爺呀甚麼的，我今年三十三，叫我一聲朱五哥就夠了！」

「朱哥哥！」高貴貞帶着幾許嗲嗲的意味。

朱五伸手了，一手搭在高貴貞的肩頭上，咧開了嘴巴哈哈笑。

高貴貞也笑：「朱五哥，你幹甚麼？」

朱五淫笑一聲，瞇起了色眼，道：「我打從心裡喜歡妳，姑娘呀，妳的芳名是！」

高貴貞道：「我的名字不好聽呀，不說也罷！」

「總該叫我知道吧！」

「我姓伍叫伍常，你見笑！」

朱五哈哈一笑，道：「只要不是五常鬼就好，哈！」

他忽的一手去摟高貴貞的腰，高貴貞哈哈一笑不閃開：「在這兒可不行！」

朱五拍巴掌，道：「對，在這兒人多嘈雜，我們去個好地方，那兒最是清靜！」

他看看窗外，又道：「我在北街頭等妳，妳只需天黑以後走去就好！」

高貴貞道：「天黑也好呀，白天才不好意思！」

朱五忽的在高貴貞的面頰上吻了一下，起身拉開房門就走，走得可眞叫得意。

高貴貞並未發火，她輕輕的用手在面頰上抹了一把，喃喃開罵：「瞎了狗眼的王八蛋，吃了熊心豹子膽，老娘若非走不開，馬上給你大開膛！」

她聽聽隔壁，隔壁三人已發出了鼾聲，顯然三人吃足了酒睡了。

高貴貞很激動，有色狠找上她，眞是意料不到的事情，如果輕

易放了這姓朱的，高貴貞我不是闖王的女兒了！

外面已是掌燈時分，隔壁的鼾聲似打雷，高貴貞着意的打扮一番便走出了黃河大客棧。

高貴貞扭動腰肢往北街，雙目看得也眞切，她走呀走呀扭呀扭，街頭上閃出個藍衫漢子王，那可不正是朱五還會是甚麼人。

「姑娘眞信人也！」

「朱五哥叫來，我必來！」

「太好了，咱們這邊走！」他當先帶路，轉入一條小巷內，那，還眞是個死巷，巷底一堵牆。

這條巷只有三家人，朱五帶着高貴貞走入巷底一個小院門，小院門只有兩間正屋，一邊是個灶房，這時候屋內有個中年女人在張羅。

高貴貞走進門，那中年女人笑迎上來了，燈光下這女人上下看看高貴貞，點着頭，衝着朱五豎起大拇指，道：「五爺呀，好漂亮吔！」

高貴貞半帶羞半低頭，跟着朱五進了屋，只見一張方桌上，酒菜已齊備，一邊的房間中還飄出桂花香味來。

高貴貞是幹甚麼吃的，她對朱五道：「還吃酒呀，我已經吃過了，我看這酒也免了，朱五哥，我好累，自從你走後，我的心口怦怦跳，跳到現在還出聲，不如……」

她主動去掀門帘子，令朱五發出一聲怪笑：「那太好了，內室就是炕，叫五嫂去升火燒熱炕。」

小院一邊有牆洞，中年女人已走出去燒熱炕了！

內室中，看起來很清爽，祇是傢俱單調，除了炕便是一張桌子兩張櫈子，有個臉盆擱在臉盆架子上，土炕上冒出陣陣香，令高貴貞心中一緊，這種香江湖人稱之謂「慾火香」，乃採花賊身邊必備之物！

高貴貞哈哈笑：「你好壞！」

「哈哈……」朱五笑，笑就是承認了！

高貴貞指着土炕道：「朱五哥呀，你大概常在這兒同女人尋歡作樂吧？」

「哈……」朱五又笑，這一回笑得邪，他把雙臂一張，抱緊了高貴貞倒在床上了！

高貴貞也笑了，她倒在床上勾出一腿，那一腿她勾緊了朱五的腰！

朱五得意了，這個女子有一套，用腿勾腰！

朱五一手去抓高貴貞尖峯大奶子，高貴貞任他抓，任他揉，可是，她在勾起的那條腿上拔出一把尖刀了！

這時候動刀才叫煞風景，但高貴貞有計較！

高貴貞把刀塞在一邊墊子下，她發出嗲嗲的聲音，道：「我爲朱五哥寬衣吧！」

朱五把雙臂張開來，他果然任由高貴貞爲他把一身衣褲脫下來！

高貴貞脫到要緊處，忍不住的驚呼，道：「好壯的傢伙，難怪你……」

朱五仰面躺着哈哈笑，他得意呀！

高貴貞把手在朱五的身上摸弄着，她一共拍了七巴掌打在朱五的傢伙上！

她這是在逗朱五了！

其實她是有用意的，但朱五不明白，他對高貴貞道：「伍常妹，妳怎麼不脫衣，快呀，脫了攜手登仙台！」

高貴貞笑笑，她撲在朱五的胸前，俏嘴就要吻上去了，猛可裏，朱五張口發出一聲叫：「咯……咯……」

朱五祇咯了兩聲不動了。

高貴貞冷冷一哂，她的右手併指，仍然扎在朱五的氣海穴正中央！

祇見她反手取出尖刀來，朱五那根惹禍棒子早被高貴貞拍得昂首抬頭威風凜凜的模樣！

高貴貞「咻」的一刀切過去，切得朱五全身一個彈跳！

高貴貞把一根巨形肉棒用力的塞入朱五那張大的嘴巴裏，鮮血那個流呀，流了一大灘！

高貴貞走到房門邊，她對門外道：「大嫂子，五爺等你吶，進來吧！」

門外堆柴燒火吶，中年女人一聽朱五爺叫她，立刻匆匆的進來了。

門簾下她見高貴貞向她招手，忙着走入內室中。

高貴貞指着土炕，道：「你看看，他是……」

中年女人低頭看，大吃一驚要叫了，高貴貞的手快刀更快，左手捂住女人的口，右手尖刀捅過去，等到女人的身子不動了，她才把這女人的身子與朱五的身子放倒在一起，看着床上的兩個死人，高貴貞冷笑了！

高貴貞殺人也有智慧，她在灶上拿了一把刀，刀在血裏攪一攪，然後刀把塞在中年女人的手中。

「哈……有意思！」

高貴貞匆匆的走了，走回黃河大客棧去了。

* * *

一大早，黃河大客棧的門口，高貴貞站在門口看北街，一羣羣的綿羊正往幾處羊圈中趕，今天逢單日，羊市有市集，這兒南街怪了，一個人毛也沒有！

尹六郎與張翠山二人走去街上了，這二人是有任務的，他們去辦

挖地工具與一應吃用的東西！

高貴貞在街上看了一陣子，她覺得這兒死了人，怎麼仍然未被發現！

高貴貞心中冷笑，她要溜躂到街北，看一看是怎麼一回事！

街北羊棧有七處，七處羊圈已上了門，封了圈，一羣羣山羊、綿羊擠在圈中瞪羊眼！

高貴貞走到一家羊棧門外，就聽有人大聲喊：「快去請來朱五爺呀，咱們已經開市了，他不來怎麼辦！」

有人已往街中心奔去，沒多久又奔回來！

那是個腰上拴了一塊羊皮的漢子：「朱五爺不在家，昨晚上沒回去！」

有十幾個漢子圍上來，有人大叫：「一頭羊抽取半兩銀子，他交代，每次開市他親自來查點，他怎麼不來了，咱們這生意還開不開！」

又有人道：「去余寡婦家找找，他常往余寡婦家走動，快去個人找找，娘的，他是官呀，他說了算數，咱們還能怎麼樣！」

從一家羊棧走出個伙計，道：「余寡婦的家就在巷內底，我去找找看！」

這伙計口快腿更快，一溜煙似的進了那條小巷中，於是，就聽這伙計殺豬似的粗着嗓門奔出來了。

伙計站在巷口手指巷底大聲吼：「不得了，余寡婦家出了人命了，兩條人命呀！」

這黑龍關是個小鎮，地方上有團練自衞兵，一聽出了人命，又是朱五爺，立刻就見十多名自衞兵握刀奔進那條巷中去了！

地方上也有幾個人跟去了，這其中就有三人是開羊棧的掌櫃！

大伙擁進余寡婦的小院門，到了正屋裏，人們已有人回過頭來呼叫道：「男人可以看，女人不能看！」

男人女人在這時候要分清楚了！

這件事可鬧大了，看的人認定是余寡婦害死了朱五爺，有人說，朱五爺臨死也把余寡婦拉走了！

人們就不多想想，余寡婦會割了朱五爺的傢伙嗎？她愛還來不及吶！

祇不過現場是那種樣子，誰還能再多加解釋甚麼？

有的人還暗自拍手笑，這個下場是報應！

其實那個朝代，一般官吏心術不正，祇想弄幾個自己用，國家大事不多問，天場下來由王八蛋們去頂！

這就應了那句話：「文官貪財，武官怕死，國之將亡矣！」

土大街正中央是朱五的家，朱五的爹娘還在，老婆孩子還有三個下人侍候着，如今朱五死了，羊市的幾家棧房老闆就得破費了！

當天，靈堂設起來，那地方有規矩，人死在外屍不能往自己家中抬，朱五的屍體停在大門外，搭了個棚子祭起來！

余寡婦就不一樣了，當天有人花了銀子草草的下葬，抬出了黑龍關，抬去了杜家亂葬崗！

杜家的地方，多年來早已成了亂葬崗了！

祇是朱五死了也不自在，陝北人有風俗，死人如果有爹娘在，他爹娘也要分早晚，舉起竹棍打棺材！

爹在早上打，娘在晚上打，每一回打十二下，雖然打在棺材上，下面死人不安呀！

這叫「打不孝子」，爹娘爲甚麼不管了！

朱五除了爹娘打之外，他的老婆必在下午大哭，因爲朱五的東西被割了，她這當老婆的沒看好，失職呀！

但眞正令人酸鼻的乃是朱五的娃兒兩人，聽聽他這小娃兒兩個是怎麼喊叫的。

「爹，爹，往西行，西去路上通天堂！」

「爹，爹，別回頭，娃兒送爹在後頭！」

於是，黑龍關人們祇在心中喊好不已，誰也祇裝不知內情的不願得罪地方團隊民兵！

於是，高貴貞四人騎着馬也走了！

高貴貞四人是轉往杜家灣那座黃土高原上去的。

李老八三人根本不知道他們的高姑娘昨夜殺了人，就如同黑龍關的人們一樣不知道眞正的兇手！

因爲人們心中明白，余寡婦沒有那個膽，余寡婦祇聽朱五的吩咐辦事，余寡婦依靠朱五的大方過日子！

* * *

高貴貞早已忘了昨夜那一段，別以爲是落草爲寇的女强盜，行俠仗義也有的，高貴貞殺了朱五小事一件，可是她也算替地方除了個惡吏！

張翠山四人把馬匹拴在松樹下，關上了杜家祠堂的兩扇大門，尹六郎把一應吃的用的搬入偏房中，祇見高貴貞在台階上看屋頂！

李老八正把馬背上馱的東西往下卸！

就聽高貴貞道：「這祠堂正上方還安了一塊太極照妖鏡，正對南方！」

李老八哈哈笑道：「姑娘，這些年咱們不忌諱這些了，當年這是

有名堂的！」

「甚麼名堂？」

李老八道：「人們不論是焚燒紙錢，搭建廟祠，總是要衝着南邊開個口，那南方是甚麼地呀，姑娘，南方就是那鬼門關呀！」

笑笑，高貴貞道：「你還眞知道得不少呀！」

她看一切準備妥當，立即又道：「今天祇在這大祠堂裏外尋找推敲，運氣好就會找到，咱們立刻回老龍溝！」

尹六郎道：「姑娘，一眼望去，十分簡陋，不可能藏甚麼寶物！」

「可能！」高貴貞道：「有時候不可能的事情偏偏的會發生！」

她接過一根三十多斤重的鐵棍，顯然，高貴貞對於掘寶有一套！

祇見她對李老八三人道：「你們替我仔細聽，聽到不同聲音，立刻告訴我！」

她舉起鐵棍往地面搗，一邊搗得彭彭響，一邊也低頭仔細聽聲音，這高貴貞鐵棍搗得很仔細，她沿着牆邊走到祠堂背牆邊！

祠堂的神位是個十分堅厚的長木桌，上面的牌位近百個，正中的大方桌上有供台，香爐一個是石頭的！

祇可惜，祠堂內地上搗一遍，一些兒異狀也沒有。

午時四人坐一起，高貴貞道：「這兒地下是不會有地洞甚麼的，咱們歇過了上屋頂！」

李老八道：「掀光了瓦片也要把寶找到！」

高貴貞道：「不必掀瓦片，倒是屋脊上的雕龍刻鳳脊上的鎮北斗要查個清楚！」

杜家祠堂近百年，當然設計得很光彩，如今風吹雨打，吹去了往日的繁盛，打落了杜家的興旺，當知財富絕不能永遠，德行才會流傳後世！

祇可惜有銀子的人永遠也想不到這些！

＊　＊　＊

高貴貞四人果然在午後紛紛登上杜家祠堂的屋頂上，他們找得眞仔細，一方寸地方也不放過，一小件雕刻的麒麟翔龍也要細心的敲，這麼一忙，拖延到夕陽西照，黃土高原上一片金黃色！

高貴貞又瞪眼了，她看着祠堂後面的兩座大墓在發楞，口中喃喃：「莫非是那兩座墳呀！」

一念及此，高貴貞對李老八三人道：「別找了，再找也是白找，下去吧！」

李老八道：「姑娘，咱們本來沒打算順利的找到，今天找不到有明天，你可別急壞了！」

高貴貞道：「我不急，我這一生辦事從不發急，我穩得很，祇有一件事，唉！」

高貴貞嘆氣了，這是從未有過的事情！

高貴貞祇有笑，各種各樣的笑都有過，可從未見她嘆過氣，聽得三大頭目也楞了！

李老八急問：「姑娘，妳有一件甚麼事不如意，說出來叫我們替你急！」

高貴貞又是一聲：「唉！」

尹六郎道：「說呀，妳不說倒叫我們急了！」

張翠山道：「也許咱們替妳把事情辦妥當，也免得姑娘妳生氣發急！」

高貴貞一聽，「噗嗤」一聲笑了！

「你們三人那一個能替我生孩子呀！」

她說出這件事，李老八三人張大嘴巴不出聲……啞了！

高貴貞道：「我同自成結爲夫妻已經不少時日了，慢說是生兒子，雞子也沒生出一個來，（陝北人雞子就是雞蛋），你們說我急不急！」

張翠山道：「姑娘呀，就是這件事情，慢說我三人幫不上忙，天下除了妳自己，誰也幫不上忙！」

高貴貞道：「所以我急呀，這件事還眞叫人快要急發了瘋！」

忽聽尹六郎道：「我有主意！」

高貴貞道：「你能替我生兒子？」

尹六郎道：「我怎麼會生娃兒呀，我是想到能爲姑娘妳出個主意呀！」

「甚麼餿主意！」李老八急問。

尹六郎道：「咱們老龍溝不是住了一位賽華佗嗎？文大夫替兄弟們治了不少疑難雜症，我在想，也許文大夫他有辦法叫姑娘早生貴子！」

張翠山道：「哎，有道理，文大夫必有本事！」

李老八道：「回去就找文友艮！」

高貴貞怔了半天，喃喃的道：「對呀，我們天天抱一起，白天幹，夜晚也不閒地幹，幹了半天是白幹，對，這一回非問問文大夫不可，我是女人呀，不生孩子像話嗎？自成比我更急躁！」

今天算是白找一天，祇好等着第二天再找了！

這一夜四個人住在這祠堂裏，吃着乾糧喝着酒，高貴貞沒開口，她依在神案桌睡下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半夜三更天，忽然祠堂後面傳來呼呼尖叫聲，高貴貞聽得不愉快，她拔刀跳出祠堂門，聽聲音來自祠堂後！

高貴貞提刀繞過去，他剛躍上那一段圍牆，忽見祠堂後面草叢之中有幾隻野狐在咬架！

這些狐狸咬得凶，高處有人還不知道，高貴貞打算下來走回祠堂，忽見兩隻狐狸猛一跳，不見了！

高貴貞就是沒發現這些狐狸那裏去了！

就在她呆了一下，又聽得一陣啾啾聲，那是來自地面上，高貴貞挨過去，深草叢中有一座三尺高下的土地廟，全是石頭雕刻的神像！

高貴貞撥開草叢低頭看，祇見這土地廟的石基下被刨了個洞！

高貴貞不以爲意的搖搖頭，她往回走。

祇不過才走了五七步，忽聽地下面傳來叮咚聲，就好像樓層一般有東西在跳動！

高貴貞停住不走了，她放眼觀着四週，這座土地廟就在兩座巨塚與大祠堂之間正中央！

人們在墳前也敬土地公，陝北的人也一樣！

高貴貞看了幾下點頭了，這土地廟必然有問題，這地下面有地道！

北方有銀子的人差不多都在家中設有地窖機關，那年頭沒有保險箱或銀行，弄多了便祇有小心藏起來。

高貴貞也發覺，不遠之處是杜家老宅的地址，想來必有通氣地方。

高貴貞笑了。

笑就是她覺得有希望了，至少她認爲杜家當年在這方圓千里之內是名門，人死絕了，他們至少還有藏銀子的地方，這個地方必在這附近。

杜家絕不會把銀子藏在別的地方，那會令人睡覺也不得安穩，擔心銀子被人弄走。

高貴貞以爲，祇要能找到地道，甚至地下機關，相信就能夠把寶找出來。

高貴貞轉回祠堂裡，很愉快的依在供桌一邊睡下了。

這四個人爲甚麼不回黑龍關去住在黃河大客棧？那兒距離此地祇不過五里半。

高貴貞四人寧願住在杜家祠堂裡，當然是有原因的，那原因很簡單，怕引起人們的猜疑，引致不必要的麻煩，想想也知道，他們不是遊山玩水，他們是在掘寶呀！

掘寶的工作就得保密，行動上便需要多加小心了。

＊　＊　＊

這夜月亮特別亮，原因是快到八月中秋了。

一大早高貴貞便對李老八三人道：「走，我帶你們去個地方。」

李老八三人提了用具便跟過去了。

繞過祠堂走入草叢，高貴貞指着那小小土地廟，道：「你們移開來，我發覺這一帶地下是空的。」

尹六郎忙用鐵撬插入那土地廟底部，另一面，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合力推。

似這種小廟沒地基，三人用力移開了，祇見地上果然有洞，但洞不大，祇有一尺那麼方圓，一看便知道是個狐狸洞。

北地狐狸住墓園，南方狐狸入家門，傳言果然不差，高貴貞對李老八三人道：「我如果研判得不錯，這個小洞是狐狸刨的，下面連着大洞。」

尹六郎道：「我們祇需把這小洞擴大，就必然會找到地道下大洞了。」

張翠山道：「這下面不會是埋的棺材吧，刨到棺材多霉氣呀！」

李老八叱道：「怕了嗎？休忘了咱們是幹甚麼的。」

張翠山哈哈笑了：「我怕他個鳥。」

高貴貞道：「有誰會把棺材埋在土地廟下方？沒有那回事，死人與神爭地呀！」

李老八一聽，道：「對，咱們挖吧！」

他帶來了大鋤頭，立刻對着小洞刨起來，等到小洞擴大一倍，就聽地面下傳來吱吱叫。

高貴貞道：「挖到一窩狐狸了。」

在北地有句俗語，說的是：「二八月狗卵蛋，二八月也鬧狐仙。」

其實野地的狐狸爲甚麼鬧，祇因是交配的時間到了，一樣的爭風吃醋咬起來。

三個人輪番往地下刨，一個時辰之後，忽然地面發出「轟」的一聲響，立刻間陷下一個大窟窿。

那個窟窿有多大，三丈深兩丈那麼寬，四個陷下去兩個，那是張翠山與尹六郎。

張、尹二人躍上來的時候，已經是灰頭土臉的直跳脚，尹六郎抖着全身泥土，吼道：「差一點被活埋。」

張翠山道：「下面甚麼玩意呀！」

高貴貞站在歪斜的土地廟上往下看，她指着兩丈遠處，道：「你們看，那是地洞吧！」

李老八再下鋤，他把泥土刨開個半丈大的缺口，對高貴貞道：「怎麼不見有狐狸？」

他這裡剛說這句話，忽見從兩座大墳塚那面逃出十幾頭大小野狐，直往遠方草窩狂奔而去。

高貴貞以爲這兒有不少野狐

窩。

她才不管甚麼狐狸，她是爲了來尋寶，尋找李自成對她說的一對寶石鴛鴦。

李老八刨開了地道低頭看，忍不住的噫了一聲，道：「喂，好像窰洞一樣呀，眞乾淨。」

尹六郎道：「走，咱們這就往下找。」

張翠山道：「大伙可得小心吶，小心土崩塌，活埋在地下。」

李老八叱道：「哦呸，哦呸呸呸，你能不能說點吉利的話呀，人還未進去，你就叫活埋，烏鴉嘴！」

張翠山哈哈笑，道：「老八，這常言道得好，小心無大錯，走三步退一步，我是叫大伙小心吶！」

高貴貞一笑，道：「別吵了，我走前面吧，不過得把火種燃起來，洞中必然是黑黝黝的。」

李老八道：「這不能叫姑娘你冒險，老八我打先鋒。」

尹六郎道：「我斷後。」

張翠山道：「咱們是一手火種，另一手握刀，我可告訴你們，這樣的地道不乾淨。」

李老八道：「有鬼呀？」

「蛇，也許是大蟒……」張翠山低頭聞了一下，又道：「這兒是杜家的根業，挖的地道必然上百年之久，多年來杜家的人祇有杜飛一個人，這兒荒涼如此，必會藏有大蟒蛇。」

李老八道：「你別嚇咱們姑娘，有蟒還會有狐狸呀，鬼相信。」

高貴貞一笑，道：「我走在你們中間，別吵了，快下去瞧瞧。」

尹六郎擧着火把提着刀，張翠山隨之也跳下去了。

高貴貞跟在張翠山後面，他對身後的李老八道：「多帶火種呀，也許地方大，各處需要放光亮。」

李老八又取了一梱松枝挾着，他跟在高貴貞的身後面，幾乎是滑下去的。

這三個高迎祥的老幹部，陝北的老土匪，保護着他們的高姑娘下到那黃土大洞中，迎面就是快朽的木柱有八根，柱上有石板頂着，這一帶的黃土質有些乾，但這一段却也夠寬敞。

尹六郎在前面走得很小心，一步一頓，步步爲營，走着走着，前面好像到底了。

尹六郎道：「堵住了，怎麼辦？」

高貴貞道：「咱們走的方向是通往舊宅地，此處不應被堵住。」

李老八道：「我用刀子扎一扎，看看這兒是不是僞裝的土牆。」

說着，李老八出刀就扎，一扎扎到刀把，怎麼會如此反應，便是李老八也怔住了。

「姑娘，牆那邊必是空洞。」

高貴貞道：「我以爲這堵牆有問題，可能是個坑人的機關，小心上當。」

嗨，她還眞的猜對了。

尹六郎道：「咱們回頭再找吧，千萬不能上大當。」

張翠山道：「對，如果中機關，荒野墳地何人前來救咱們出去。」

李老八道：「我有個主意。」

就在這時候，突然聽得啾啾之聲，牆的那一面傳來大小狐狸叫聲，好像也有野兔聲。

高貴貞道：「咱們用刀扎個洞，再把洞擴大應該不會有問題，如果裡面有機關，裡面的那批畜牲早沒命了。」

李老八道：「有理有理。」說着，他用刀在那虛實的壁上削扎起來，很快的削出一個二尺方圓的洞口。

高貴貞就要往洞中鑽，李老八一把拉住她：「姑娘，妳等等，開路先鋒我們幹。」

張翠山先把手上火把照裡面，仔細看，然後慢慢的往裡面爬進去。

他進去，然後是尹六郎，這兩個闖王高迎祥的大殺手本來就天不怕地不怕殺人如蔴，此一刻在洞中仍然膽子大，手上的刀隨時準備砍殺。

於是高貴貞也過去了，李老八走的是最後一個，他負責斷後。

四個人發覺這個方向果然通大宅那一邊。

杜家大宅的房舍沒有了，消失了，但地基仍好，一大片地基就在祠堂附近不遠處。

高貴貞四人的手中均有火把，照得洞中一片紅，四個人發覺越走越寬敞，越走越乾爽，忽然間前面出現個四四方方的大廳樣地室，這地室還有石柱共八根，正中央有個大石桌，四張石櫈在四邊，抬頭看四週的牆壁有壁畫，畫的是十二位羅漢像，已斑剝了。

靠東壁下有個香案，仔細看，神牌上刻寫着「杜氏歷代祖先之位」。

香爐燈台又像金子又像銅，都有半尺高，三隻酒杯明晃晃，好像裡面還有酒。

高貴貞再四下裡看，忽然發現四邊都有洞口的模樣，於是，她當先走過去南面方位。

「你們看，杜家大宅地下面還有這麼一座地室，當知杜家當年實在是顯赫。」

猛抬頭，她發覺洞頂上有個字：「死！」

高貴貞一楞間轉到西邊洞道口，抬頭看，竟然也是個「死」字。

高貴貞的心中吃一驚，這是甚麼意思？

那面，李老八還在神案前同尹六郎、張翠山三人對那金不金銅不銅的神器評論着。

高貴貞再看另外兩個洞口上方，均是一個死字刻在上面，她怔住了。

高貴貞就是想不通，爲甚麼洞口上方刻個死字，這是代表甚麼？

那一邊，尹六郎與張翠山二人，伸手去拿神案上的神器香爐與燭台，不料怪事出現了。

那尺高的大香爐下面露出一個三寸銅環，尹六郎大叫：「機關！」

高貴貞立刻奔過來：「不要亂動。」

三個老惡漢閃開了，高貴貞雙目一亮，她伸手去摸了一下那手環，再低頭看神桌下方，這才發現有一根鐵練連上了牆裡面。

高貴貞道：「你們閃開，小心弩矢毒物射上身。」

李老八大叫：「等等！」

高貴貞道：「你有甚麼主意？」

李老八道：「姑娘呀，妳怎麼又忘了，這也是衝鋒陷陣呀，我們三人來保駕，是幹甚麼的，能看着妳冒險犯難不過問呀！」

他擠過去，又道：「你們都閃開，我來拉拉看。」

高貴貞有些感動，她明白這三人都是她爹高迎祥手下大將，忠貞不二的好漢郎，如果她有個三長兩短不幸，肯定他三人也不要活了，有何面目見她爹去。

心念間，她對李老八道：「李叔呀，千萬小心吶，天下的機關都是爲了坑人才設計的，我不要你有不幸。」

李老八道：「姑娘呀，就算不幸着了道，李老八我早就賺夠了本，二十年前我一口氣殺了長安捕頭林治國一家滿門的時候，就不打算活了。」

他伸手三根指頭插入銅環裡，尹六郎又是一聲叫：「你等等！」

李老八道：「幹甚麼？」

尹六郎道：「萬一你不幸，你說說，你打算屍骨埋何處，我負責，咱們二十年的交情，你別客氣。」

李老八道：「看你說的甚麼呀，好像我李老八死定了。」

張翠山哈哈笑：「開玩笑，開玩笑。」

那李老八咬咬牙，單臂用力猛一拉。

「嘩！」一片塵土飛揚，在場的四人不及閃躲，早被塵土罩住了。

高貴貞急急忙忙閉住呼吸，她取手絹幪住口鼻往遠處閃躲。

然後……

於是，灰塵之中有了咳嗽聲，然後李老八、尹六郎、張翠山三人相繼倒在地上了。

三個人中了毒昏死過去了。

誰會想得到自上方落下來的灰塵中還被人摻了毒物。

高貴貞閃得快，她還是覺得頭昏昏的欲倒下去。

等到灰塵落定，高貴貞急忙奔過去，祇見李老八四肢伸開，口吐白沫，像是發了羊癲瘋一般。

尹六郎出氣無力，快斷氣了，張翠山木然的不動顫，宛如死人一般。

高貴貞急壞了，她很想往洞外退出去，可是他們三人不能丢下不管。

心急中，她發覺張翠山與李老八二人身上拴的酒袋，旋開塞子，捏住李老八的鼻子就灌下去。

李老八的咽喉一聲「咚」，酒喝下去了。

高貴貞口中直叫：「別死呀，千萬要醒過來！」

她再把酒往尹六郎與張翠山二人口中灌，她大吼着：「我命令你們快醒過來！」

吼着，她出巴掌在三人的面頰上拍打着。

忽然，有一道光綫照在破洞前方，高貴貞一看怔住了，原來神桌後方也露出個洞口，足可以走進人。

她發覺一道强光自上方射下來，那麼巧合的射在一塊金片上，那金片又放在一個土台子上。

高貴貞一看之下，心中一喜，寶物在裡面呀。

她這就要衝進去了，忽聽一聲「唔……」傳來，高貴貞急回頭看，祇見先是尹六郎吃力的坐了起來，隨之張翠山也坐直了身子，這二人坐起來猛搖頭。

於是，李老八也動了，高貴貞走過去扶住李老八，李老八用力睜開眼大叫：「怎麼啦，怎麼啦！」

高貴貞道：「中了道了，還好，我把三位用酒冲醒過來了，眞嚇我一跳。」

李老八道：「這麼說來，咱們是被姑娘救活了。」

高貴貞道：「我能不救嗎？」

她忽的指指神案後面，道：「你們看，有寶呀，寶光出現了。」

李老八三人吃力的站起來，一齊往前看過去，尹六郎道：「是寶！」

張翠山咧嘴笑，看，霞光萬道呀！

李老八已往洞口鑽進去了。

四個人走入洞中，立刻圍住那個大平台。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勝一豪先落脚清風鎮魚老頭的客棧，並向他打聽「賊大王」梁上君的消息。於心忍接踵來到，也打聽梁上君。夜三更勝一豪窺探水家莊，碰巧聽到水行雲與梁上君商議取於心忍項上人頭之事……「賊大王」梁上君不敵於心忍的老籐棍，急往水家莊逃竄，水莊主怕惹上這兩個頭痛人物，收兵觀戰，梁上君被於心忍傷了右脚，於心忍中了他的毒粉……



新派俠義追緝故事／申　公　豹・文
可　　飛・圖

八方狙殺

娘九鬥退同進共　賊大捉功有力合

於心忍雙手一拍，道：「明哲保身，趨吉避凶，方能長命百歲，爭強好鬥，盡走河岸邊，早晚都會掉下水的。」

趙麻子咬牙狠聲道：「姓於的，一大早你那個姓勝的朋友可是說好了的，你二人絕不會找我們麻煩的，怎麼太陽一落就全忘了，難道你們說出的話全當放屁不成！」

「索命郎君」於心忍怒道：「閉嘴，你不提早上的事，於大爺還不生氣，娘的，你們不死心，而又一心想報仇，買通那個該死的『賊大王』梁上君，想偷割老子項上人頭，只此一樁，就足夠於大爺擊爛你們的腦袋而有餘，你竟然還敢提起早上的事來，我看你這大麻子眞的不想活了！」

趙麻子還眞一哆嗦，要知道他敢以這種口吻同找上門來的「索命郎君」於心忍說話，也是他平日養成的，呼喝慣了而一時間不易改口，等到會過意來，心中着實一驚。

於是，他稍稍收斂自己氣焰，道：「好吧，算爺們流年不利，遇上了鬼，姓於的，你不用去賭了，直接了當的開個價，我們認賠就是。」

「索命郎君」於心忍打個哈哈，道：「大麻子你別想擰了，對於你們這種千方百計，連詐連騙弄上手的不義之財，白白的送我，我都不屑拿呢！」

趙麻子怒道：「這麼說來，你小子是誠心來攪和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說了半天，你這才等於是問我來此的目的了？」

趙大麻子一怔，道：「你有目的，甚麼目的？」

於心忍緩緩的道：「我要找一個人，找到了我立刻走人。」

「索命郎君」於心忍說完，趙麻子幾個人彼此對望一眼，一個個面面相覷……

於心忍接道：「這個人我看八成就在你們這通寶賭坊裏窩藏着。」

趙麻子忙問道：「姓於的，你要找誰？」

於心忍一字一字的道：「梁上君。」

趙麻子一跺脚，怒聲連連道：「於小子，一大早你可是在場，那時候老賊偷未曾偷到你的頭，却把你同姓勝的引到桃花渡口，而使得我們水莊主大怒，當場就撕毀與老賊偷二人訂下的口頭合約，等於已經決裂，幾乎也就是反目成仇，你想想，老賊偷怎會往我們這兒躲，眞是天大笑話。」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想也對，是自己也不會來此的，但既然找上

門來，當然要細查一遍才安心。

心念間，不由淡然一笑，道：「你這幾句話我信得過，但爲了證實你沒有說謊，我還是要入內細找一下，大管事，你不會反對吧！」

趙麻子一副冷面孔的道：「只要你不去賭桌上攪局，娘的，你願意怎麼查就隨你去查！」

聳肩一聲笑，「索命郎君」於心忍扭頭就向裏面走去，趙麻子忙緊走幾步跟上去！

「索命郎君」於心忍搜查得可眞夠仔細，他連床上疊的棉被也沒放過的全抖開來看仔細。

趙麻子見「索命郎君」於心忍已搜到後院，不由嘿嘿笑道：「於小子，你總該稱心滿意了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點頭道：「眼下沒有找到，但却難保他不會來，也許我早來一步，而老偷兒還在東閃西躲呢！」

趙麻子怒道：「聽口氣，你小子還要來呀！」

於心忍邊走邊道：「如有必要的話。」

趙麻子氣得抖動雙拳，道：「在趙大爺眼裏，你小子是鬼，我希望你千萬別把自己當成神，我這兒不歡迎你，指望你不要再來，而且是永遠別再來。」

猛的一個大旋身，「索命郎君」於心忍已握着老籐棍，而棍端正點在滿臉驚呆的趙麻子鼻尖上，咬牙偏頭怒視道：「大麻子，從一開始老子就看你不順眼，我不管你把我當鬼或當神，有一點我得提醒你，千萬別撩撥我發火，當然，除非你眞的活膩了！」話一說完，回身走出通寶賭坊，直把個趙麻子楞在當場……

四更天了，勝一豪同於心忍二人把清風鎮可疑地方全找一遍，直到二人又回到魚家客棧以後。

坐在前面客堂上，小二揉着睡眼替二人提了一壺酒，這時候魚大姑娘也起來了，她親自要替二人弄幾樣吃的，却被於心忍叫住，道：「姑娘，妳該歇着，又何必起來。」

勝一豪笑道：「人家姑娘這是關心你，忙了大半夜的，正要親手弄幾樣小菜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忙笑對小二道：「灶上去切一盤滷肉甚麼的，我二人喝了還得睡呢！」

荷花這才點頭叫伙計去灶上切個冷盤，自己陪在於心忍一旁，滿臉笑意泛兩腮的把一雙梨渦掛在臉上。

不旋踵間，早見小二匆匆走進來，對姑娘道：「灶上滷的肉與蛋，明明還有許多，怎的一下子全不見了，而且就餘下些豆腐乾菜甚麼的……」

魚大姑娘一怔，道：「怎麼會呢，一二天要用的不是全滷好了嗎？」邊起身往後面灶房走，邊對伙計道：「把大師傅叫起來！」

灶上的事，自然有荷花去張羅，勝一豪却在這時候問「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於兄弟呀，現在你對於我二人彼此合作的事，可有甚麼樣的看法？」

「索命郎君」於心忍呵呵一笑，道：「承你勝仁兄再次中途支援而拔刀相助，我於心忍如果再堅持獨立作業，獨家買賣，顯然是不識好歹，不近人情而狗屁不通，爲了未來對付『黑千歲』步超那個王八蛋，在此我願伸出友誼之手，接受你勝仁兄的建議。」

勝一豪撫掌笑道：「頑石終於也有點頭時，哈……」

「索命郎君」於心忍笑道：「有句醜話，兄弟可得說在當面。」

勝一豪道：「甚麼話於兄弟儘管直言，坦誠相待，才是永遠合作的基石，沒聽人常說嗎？不怕老虎三張口，只怕人懷兩樣心，往後你我既穿一條褲子，彼此自當以誠相待的無話不談，於兄弟你有甚麼話儘管說。」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笑，道：「朋友義相交，銀錢要分清，以後的買賣合着幹，但在銀子方面，最好是該誰的誰取，是我的我拿！」

勝一豪哈哈笑道：「義之所在，銀錢如土，於兄弟何須把銀子攪和在你我之間，那未免就過於俗氣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搖搖頭，道：「不，兄弟絕不那麼想，因爲這世上有多少一母所生一父所養的親兄弟，他們爲了銀子而反目不認人的刀刃相向，那種『兄弟刀槍殺，血被外人踏』的景象，我看得可多了呢，所以我們得防患未然的事先定下規矩來。」

勝一豪一聽，淡然的道：「你說得也有道理，也好，以後所賺銀子，全由兄弟支配就是，我絕不查帳就是。」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笑，正要回話呢，突見灶上大師傅同伙計與荷花姑娘三人齊齊走進來。

只聽得大師傅叫道：「出了家賊咧！」

勝一豪先是望望於心忍！

於心忍却怔怔的看着荷花姑娘！

二人誰也未開口，早聽得荷花姑娘對二人道：「可眞是怪事，晚上灶房剛滷好一大盤肉與蛋，怎會一下子全不見了，這會是誰幹的？」

勝一豪雙目精光一閃，望着「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有句江湖上常說的話，不知於兄弟可會聽說過？」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勝仁兄明講！」

勝一豪道：「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所在。」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楞，旋即哈哈一笑，道：「對呀，那老小子可能藏在這附近呢！」

荷花一聽二人要找的人就在附近，大吃一驚，於心忍道：「且請姑娘着人隨便弄兩樣菜來，只等吃過酒，我二人再仔細的就近詳查。」

荷花忙對大師傅吩咐做兩樣可口小菜送來，她自己再也不敢獨自一人往灶房走動了。

就在這時候，魚老頭也起來了，他在聽說於心忍要找的那人藏在附近，十分擔心，早告誡女兒快回房去，關好房門，千萬別隨便走出來。

不旋踵間，伙計早端上兩盤炒菜，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二人對飲着，勝一豪低聲問：「於兄弟，要你看，這老偷兒會不會就躲在這附近？」

「索命郎君」於心忍舉杯喝乾酒，點頭道：「極有可能，否則灶上的那麼多滷肉到那兒去了？」

勝一豪又問：「會躲在客棧中？」

於心忍道：「聞說這老偷兒的壁虎功高人一等，他可以背貼牆上兩個時辰而不墜落下來。」

勝一豪道：「但他如今帶着腿傷，只怕未必再能施展甚麼壁虎功吧！」

於心忍道：「我那一棍子，原本是要敲在他的關節處，但想不到他當眞的反應快，竟被他抽回半尺而打在他的小腿骨上，我想就是不被我一棍子敲斷，也足叫他痛上個十天半月的。」

勝一豪笑笑，邊叨拾着盤中菜，邊笑道：「這麼說來，他的高來高去本領，只怕一時間也施不出來了！」

於心忍道：「他又不是銅腿鋼身，我不信他能再竄房越脊。」

擦拭一下嘴巴，勝一豪笑道：「只此研判，老偷兒必然窩藏在某一低處，於兄弟，開始行動吧！」

魚老頭道：「兔子回頭凶似虎，何況是個賊大王，二位找的時候可千萬多加提防喲！」

「索命郎君」於心忍哈哈一笑，道：「魚老爹，你盡放寬心，我於心忍再不會上他洋當了。」

勝一豪打了個手勢，道：「出後院牆去，也許後街靜，有地方被他利用的。」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這個情形很明顯，如果他沒有逃去，準還是藏在那個令我們料想不到之處，走吧！」

二人相偕落在後院裏，各屋裏客房全住有客人，自是不必打擾客人，伙計三人全擠在最邊一間，再往左就是馬廄，一旁的草屋內堆的草料，要從圍牆邊翻出去，那得從草料房一旁走過。

夜靜更深，寒意正濃，魚家客棧的這個大院裏，勝一豪弓腰鶴行的到了草料房邊，草料房有個窗口，但却沒有窗戶可關，旁邊放靠了一根長叉，那是餵馬的隔着窗口叉出屋內的草料用的。

勝一豪伸頭向裏面望了一眼，黑七八烏的除堆了一人多高的乾草料外，看不出有可藏人的地方。

隨後「索命郎君」於心忍也趕到，他也伸頭往裏面望，正要招呼勝一豪翻牆出去呢，突然他鼻子抽動一下……

勝一豪暗中看出端倪，忙又把頭伸入窗孔內使力的聞了一陣，伸手示意冷笑中的「索命郎君」於心忍，比了個在裏面的手勢！

緩緩的，「索命郎君」於心忍抽出他那根長絲繩出來，迅速的挽了個繩結，這才對勝一豪點點頭！

勝一豪伸頭向草料屋內道：「賊祖宗，該起來了吧！」

半晌，草堆內沒有回聲。

勝一豪冷然一哼，道：「我親愛的賊王呀，出口全被堵上了，你還賴在裏面幹甚麼的？難不成要我一把火燒了這草料房，活活把你燒成焦地瓜？」

仍然未有聲音，不過草堆附近却有了動靜，而且有一聲貓叫聲傳出來，而使得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二人想笑，早又聽得勝一豪道：「老偷兒，這你就不夠光棍了，你的那些狗叫貓叫鼠叫聲，只怕這時候已不管用了吧，要是夠光棍，你就搖身抖落一身草的走出來，又何必一定要勝某動手？」

又是一陣等候，勝一豪抓起牆上靠的鋼叉，奮力的向草料上叉去，邊沉聲道：「你要是想要身上淌血，我也沒辦法！」只是就在他往草堆中叉的時候，突然一連兩隻老花貓，「吆」的一聲相繼從草堆那面衝出窗口，還眞令勝一豪吃一驚！

「索命郎君」於心忍低聲道：「這是怎麼回事？」

勝一豪忙高聲叫來伙計，立刻點上燈來，勝一豪衝進草料堆屋子裏，手中鋼叉盡在草堆中捅個不停……

突然，草堆中有了響聲，那是一件硬物，而使得勝一豪忙着把一堆草料掀開來。

於是，一個酒罈子露了出來，燈光下也見有幾塊肉骨頭，想是那貓兒在此撿食肉碎子吧。

只是這裏並未有「賊大王」梁上君的影子，而使得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二人俱感失望。

這時草屋內突然草動不停，光景是外面有風吹進來的樣子，但正面的牆上方孔處並未有風。

勝一豪忙叫伙計進來，且把燈舉高。

就在這高燈低亮中，勝一豪可看得眞切，就在他的脚跟不遠處，涼颼颼的風自牆根處吹進來……

忙用鋼叉把草撥開，於是一堆土旁竟然有個洞，那個洞不大，要是勝一豪往外鑽就鑽不過去，但勝一豪心中明白，換成「賊大王」梁上君，那必然比老鼠鑽洞還要快，因爲梁上君是賊大王！

手指着那個洞口，勝一豪道：「伙計，這個洞甚麼時候掏的？」

那伙計忙道：「是有個狐狸洞，冬天狐狸下山來偷雞就是從這個洞進來的，不過甚麼時候變得這麼大，就不知道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看，當即道：「狡兔三窟，『賊大王』果然有一套，這正是剛挖沒多久。」

勝一豪道：「眞奸詐，他竟還窩在這草堆裏大吃大喝呢，害得我二人窮折騰一夜。」

於心忍冷冷一笑，道：「勝仁兄，這可是我二人合作後的第一樁生意，我們可不能弄砸鍋，總得開市大吉的求個好彩頭吧！」

勝一豪一聽，忙一揮手，道：「這時候我諒他逃不遠，我二人分頭去追！」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何需分頭去追，且在洞口外看看他的足印，不難知道他是往那個方向逃去的。」

勝一豪笑道：「這就是合作的好處，人說三個臭皮匠，賽個諸葛亮，當眞是有道理。」

於心忍收起繩子，提燈躍出洞外地上看……

勝一豪也彎下腰來看，不由得笑了……

於心忍道：「往北去了！」

勝一豪道：「往北只有一家好去。」

呵呵一笑，於心忍道：「通寶賭坊。」

於是，二人哈哈笑了起來……

＊　＊　＊

原來「賊大王」梁上君吃過酒肉以後，發覺睡的地方有些涼颼颼的，忙撥開草細看，發覺有個牆洞，那涼風就是從洞中吹進來的，正想用一把草堵起來，突然靈機一動，自忖道：「何不把這洞擴大來，也算得是一個逃命出口。」

於是，他就在懷中掏出另一把短刀來，連削帶挖的把那個不甚厚而又即將塌廢的牆洞挖大，這才伸頭向牆外試了幾試，覺得甚是合意，這才歇下來。

却不料正在睡意濃呢，突然聽得有聲音傳進來，細聽之下，光景可不正是兩個尅星追到了。

「賊大王」梁上君那還能多想，身形一矮，悄無聲息的溜出牆外……

單足難以長走，受傷的一腿正痛得厲害，這時已不能多所考慮，且找個容身之地再說。

終於，他躍上了通寶賭坊的九層台階，大門裏面已是賭得烏煙瘴氣，竟沒人注意他進大門，因爲看大門的歪在門房中睡着了。

「賊大王」梁上君一拐一瘸的走進通寶賭坊，閃過門房而向內院走去，因爲前院大廳與右面廂房裏全擠着不少賭客，且正賭在興頭上，這時自己進去，必定會引起他人注意。

他繞過迴廊，從大廳一側的過道往後面走，剛走完過道，迎面早見一人正挽着褲帶過來，梁上君細看之下，可不正是通寶賭坊的管事趙大麻子。

趙麻子這是從茅坑剛走出來，一看暗中走出個矮老頭，還以爲是來玩賭的，但走近細看，不由得既驚且怒，道：「老偷兒，你怎麼來了？」

「賊大王」梁上君怕勝一豪與於心忍，但對趙麻子可並不放在心上，就算他只一條腿，照樣還能把趙麻子擺平，即算是水行雲，若在平時也不敢對他這般無禮。

冷冷一哼，梁上君怒道：「我爲甚麼不敢來？又爲甚麼不可以來，須知我是被你們從老遠請來的，有道是生意不成仁義在，我這是因你們的事而落難，怎麼的，拍屁股不管了？」

趙麻子一怔，道：「昨兒一早你不是對我們莊主說好了嗎？大家已是車走車路炮翻山，各不相干的了。」

「賊大王」梁上君怒道：「放屁，那是水行雲一面之詞，一廂情願，我可並未答應！」

趙麻子冷笑一聲，道：「你是沒有答應，那時候你保命還來不及呢！」

梁上君突然低喝道：「閒話少說，快找地方給我躲起來，三兩天那兩個小王八蛋一走，我就上路，早晚我會把他二人的頭全割下來，水行雲的一千兩銀子我還未放棄呢！」

「賊大王」梁上君的話，說得趙麻子心中一動，但當他想到於心忍那股子狠勁，不由搖頭，道：「不

妥，不妥！」

「賊大王」梁上君心中一震，沉聲道：「爲甚麼不妥！」

趙痲子無可奈何的道：「我不說你大概還不知道呢，那個姓於的天黑沒多久就來到通寶賭坊搜了個仔細，就差沒有掘地三尺，你今來這裏一藏，難保那小子不再找來，到時候你完了，我趙痲子也難保不被他修理！」

冷笑連連中，「賊大王」梁上君道：「有件事情，我不說你大概同你莊主還被蒙在鼓裏呢。」

趙痲子一怔，大痲臉一變而發黑的問：「是甚麼事？」

「賊大王」梁上君道：「我從山區下來時候，早同我們魁首說得十分清楚，是到清風鎮桃花渡水行雲的莊上，如果我老人家有甚麼三長兩短，甚至在這兒完蛋翹，我的兒，『黑千歲』的手段你們聽說過沒有，比方說他拿下趙家屯死了那麼幾個兄弟，那還是不要緊的小人物，他就把趙家屯五十餘口人一個不留的全塞進趙家屯的菜園子旁邊大井裏，如今我可是他的身邊大將，如果我倒楣，王八蛋，水行雲等着挨宰吧！」

趙痲子一聽，打個哆嗦，忙道：「你老這麼一說，我的媽，那該怎麼辦？」

黑暗中，有人發話，道：「最佳的辦法就是置身事外！」

趙痲子大驚，忙問道：「甚麼人？」

就在這時，「賊大王」梁上君又暗中摸了一把毒粉，因爲他已聽出那聲音，正就是「索命郎君」於心忍的語音。

趙痲子與梁上君回望過去，牆邊暗影中，「索命郎君」於心忍冷笑着走過來，他雙手空空，走路輕快，邊又道：「老賊偷兒，你終於還是逃不掉了！」

趙痲子怒道：「你怎麼又來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我本來不來的，像你們這種地方，猶似十八層地獄的附產品，只有不知死活的人才上門，我之所以大駕重臨，也是因爲『賊大王』之故，難道你還想否認？」

趙痲子回頭對梁上君道：「不是我趙痲子寡義薄情，而是你根本就不該來，我說過這裏不保險的，可是你……」

「賊大王」梁上君單足用力躍進，正要衝向黑暗的過道，因爲過道中最暗，那裏才是他重施毒粉的最佳地方。

然而他身子才動，過道上突然有一物正頂住他的胸口，那是一把傘，一把奪命傘。

一怔之間，「賊大王」梁上君狂吼一聲道：「老子同你們拚了！」話聲中，只見他抖手撒出一把毒粉直罩向勝一豪的頭上！

「崩」的一聲，奪命傘撐開來了，毒粉全被擋在雨傘上面而沒有一點落在勝一豪身上！

奪命傘撐開中，勝一豪暴踢一足，不料「賊大王」梁上君的毒粉出手，他自己也要躲閃，是以勝一豪暗中一腳竟然踢空。

暴退的身子，看來是無可奈何樣子，然而就在單足彈向空中，撞向擋在院中的「索命郎君」於心忍時候，一把短刀，寒芒疾閃中「之」字形的猛劈於心忍前胸，他那種狠斬狠砍，迴旋連貫的手法，已是勁道達於極點。

倏忽左右連閃，忽的上躍兩丈，「索命郎君」於心忍怒喝一聲，老籐棍半空中劈打而下，梁上君看得眞切，忙舉刀上迎，不料於心忍只是以棍引誘，就在他那根老籐棍擊打在梁上君那短刀之上時候，他的人已落在地上，黑暗中，只見他左手疾上，「卡」的一聲，正扣住梁上君的握刀手腕上。

狂抽猛收，梁上君這次晚了一步，手腕已見鮮血滴下來，痛得他「哎唷」一聲，短刀當即落在地上！

勝一豪抖落雨傘毒粉，呵呵笑着走上前來，道：「大功告成，於兄弟，我們上路吧！」

一根絲繩，認眞的把「賊大王」梁上君拴成了個粽子樣，光景還眞怕他「賊大王」梁上君的怪招多而再溜掉呢！

「賊大王」梁上君本不夠份量，「索命郎君」於心忍只舉手肩上一扛，立刻往前院走去，就在趙痲子目瞪口呆中，於心忍冷冷的對趙痲子道：「晚來一步，你老小子大概眞要找地方把他藏起來了。」

趙痲子忙搖手，道：「不不，我正爲如何趕他走而傷腦筋呢，不料你二位却及時的趕來，倒省却我不少唇舌。」

被扛在於心忍肩上的「賊大王」梁上君早沉聲罵道：「娘的老皮，敢情你們是牆頭草兩面倒！」

勝一豪也笑對趙痲子道：「完了回去告訴水大莊主，心中有恨先擱着，要報仇那得撿地方，還得找個夠份量的人物來，像這種偷雞摸狗的東西，他是怎麼想起來的。」他一頓又道：「這次事我替我們於兄弟擱下來，不究既往的全免了，如果下次再想花銀子買甚麼殺手想坑人，小心他自己那顆大頭，要知小頭去掉還可活，大頭一掉完蛋翹！」

趙痲子已是半句話也說不出來的直點頭……直到看不見勝於二人以後，他才破口罵了一句：「你奶

奶的！」

* * *

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二人轉回魚家客棧，魚老頭與荷花父女見二人押着小老頭回來，魚老頭問道：「怎麼折騰快一夜了，原來是這麼個小矮老頭呀！」

勝一豪笑道：「掌櫃的，你可別看走眼，這人可厲害呢，比方你這店房，他只要雙腿一彈，就躍上房頂，背靠着牆，雙肩晃動雙脚登，立刻能順着牆往上溜。」

魚老頭嘖嘖稱奇，道：「這是眞的？」

於心忍放下肩頭「賊大王」梁上君，也接着道：「而且他偷金銀珠寶以外還偷死人活人，這次他溜到清風鎮上來，就是要替那水行雲取我項上人頭，那晚若非勝仁兄示警，我差那麼一點就着了他道呢！」

勝一豪這時問於心忍道：「於兄弟，我們這第一次合夥，還算差強人意，如今我們是連夜上路呢，還是在此地歇上一陣再走？」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找個伙計守着他，咱們且睡個把時辰再上路如何？」

勝一豪點頭道：「這樣最好不過。」

突聽得被細的「賊大王」梁上君道：「兩個臭小子，你們要睡覺，難道就把梁大爺這麼的細在這兒嗎？至少也該替梁大爺鬆鬆綁活動活動筋骨吧！」

勝一豪道：「老偷兒，你就忍着點吧，想動歪腦筋就別想。」

「索命郎君」於心忍早對店裏伙計道：「好生看牢，少不了你的小費。」

「賊大王」梁上君早被伙計拖進另一客房床上，那伙計拉了一張櫈子靠門坐，就等天亮了。

* * *

魚家大姑娘知道天亮以後，於心忍就要離去，她心靈手巧的早自已到灶上趕着做了許多好吃的，就等於心忍與勝一豪起來，她就爲二人端上桌。

魚老頭看得十分清楚，不由搖搖頭，暗中對女兒道：「孩子，報恩可以，用情則必苦，江湖中人是匹不羈野馬，不上槽的呀！」

荷花笑笑，道：「爹，你想得太多了。」

就在旭日東昇金光照大地時候，勝一豪與於心忍二人這才叨拾好走出房來，看那伙計看守梁上君十分認眞，於心忍立刻塞給他一錠銀子，而使得伙計笑得忘了一夜累。

二人吃着荷花特爲二人做的早點，勝一豪也命伙計拿了些餵給「賊大王」梁上君吃過，這才命人牽出二人的馬來。

這時「索命郎君」於心忍自願走路，而把梁上君細在自己的馬背上，準備離去呢，不料門口站的荷花姑娘突然叫住於心忍，道：「二位且等等。」

勝一豪回頭望了一眼「索命郎君」於心忍，臉帶微笑……

於心忍正要問荷花姑娘何事，已見荷花親自走向後院的槽上牽出一頭驢子出來，道：「這是我家的叫驢，很少用得到牠，就借二位一用，也免得走路之苦。」

早聽得勝一豪對於心忍道：「還不快謝謝人家姑娘呀，傻小子！」

「索命郎君」於心忍不知該說甚麼才是，只得點頭道：「乾脆，妳家既少用到這驢子，不如由我出個價買了吧。」

不料荷花却搖頭，道：「只借不賣。」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怔，勝一豪哈哈一笑，當即又把個「賊大王」梁上君解開繩索，拖上驢背，臉無表情的對驢背上的梁上君道：「老偷賊，我們這就要動身前往廣寧府，在未走之前，勝某得把話說清楚，做爲勝某人的俘虜也就是我的佳賓，你只要安份守己的不造勝某人反，這一路上平起平坐，我們吃肉，準不會叫你只啃骨頭，當然喝酒你也有份，如果你動歪腦筋，勝某就把你交在我這位夥伴之手，他對待俘虜的手段可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騎在驢背上，「賊大王」梁上君自感舒暢多了，聞言怒道：「在你們一個人手裏已夠受的了，如今兩個押我一人，我若再有逃遁念頭，自知是絕不可能，你小子只管放心，廣寧大牢我準備好生住些日子呢！」

勝一豪笑笑，道：「那就好，但願你心口如一，因爲我一向是很相信俘虜說的話。」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掌拍在驢大腿上，那隻叫天驢早盤動四條細驢腿向前馳去，勝一豪拍馬跟上去，也對「索命郎君」於心忍笑道：「於兄弟，好生說上幾句好聽的，人家魚姑娘對你可着實體貼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跨坐在馬上却未走，他望着美目直視自己的荷花，笑得有些尷尬，因爲他原本就有些木訥，半晌，他伸手撫摸上唇小鬍子，道：「姑娘，眞謝謝你了，事完之後，我會抽個空把驢子送還的……我……」

荷花笑着梨渦又現，且有些雙頰紅暈的道：「歡迎你再來！」

其實於心忍早就明白，借驢而不賣驢的目的，還不就是希望重相

逢，再見面！

輕點點頭，於心忍緩緩撥轉馬頭，就在荷花門前揚手中，「索命郎君」於心忍一挾馬腹，棗紅馬四蹄翻飛，直往前面追去……

荷花姑娘的手揚得高，半天她還未放下來，却在一聲冷笑中，她忙把手縮下來，回身望去，早見通寶賭坊的趙痲子領着兩個壯漢，就站在不遠處，這時正向她走來呢！

荷花姑娘一看，忙匆匆走回店中，而趙痲子早已跟着走進店來。

原來趙痲子從通寶賭坊出來，正要吃早飯呢，早看到「索命郎君」於心忍與魚家姑娘那種情款款，意綿綿的表情，不由得心中惱怒十分，因爲自己爲了把荷花姑娘逼得走投無路，迫其答應充當水行雲七妾，才千方百計的折騰魚家客棧的，結果半路上殺出個「索命郎君」於心忍，一下子把莊主命根子索去……

趙痲子這時又見荷花姑娘對於心忍的那種光景，他前後一兜，立刻明白過來，因爲姓於的小子那天爲甚麼要一大早在賭場歇場時候他偏撞去，這分明就是魚家父女道出自己辛酸以後，姓於的才找上門的！

趙痲子想通這一點，他可並不動聲色，就在他吃過早點後，三個人離開客棧，他一人却直往桃花渡口而去！

這正是：口開神氣散，舌動生是非，趙痲子就在水行雲的耳邊一陣嘀咕，痲舌撥弄中，一場風暴即將在這原本寧靜的清風小鎮上吹刮起來了！

*　　*　　*

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二人押着「賊大王」梁上君，連夜趕往廣寧府衙門，這一路上「賊大王」梁上君表現得出奇的合作，他甚至連怒罵一句也沒有，而令勝一豪十分感動。

快到廣寧府的時候，勝一豪忍不住對驢背上的「賊大王」梁上君道：「幹你這一行的，頭腦是很機靈，你的這種合作，恁般的奇佳表現，勝某不能不感動，在進入廣寧府衙之前，我同於兄弟二人一定得請你好生大喝一頓，以表謝忱。」

冷然的望向勝一豪，「賊大王」梁上君道：「如果你眞的誠心謝我，何不請個大夫來，在我未入大牢之前，先替我這腿傷好生醫治一番！」

勝一豪早埋怨的道：「你看你，起始我就說了，只要不造我勝某人的反，這一路上你想要甚麼儘管開口，怎麼快到地頭上了，你才吐出眞言來要求醫腿！」

「賊大王」梁上君冷笑道：「你眞的爲我請大夫醫治？」

勝一豪把奪命傘擧在肩頭，笑道：「這是甚麼話，只等進了廣寧府，中岳大酒樓上我請客，另外找個名大夫來，好生替你包紮敷藥，完了再一同上衙門。」

不料「賊大王」梁上君聽了心中一喜，當即道：「那就看你的了。」

勝一豪還眞的說話算話，三騎直到中岳樓前面，下得坐騎，小二忙着把三匹牲口牽上馬廐。

勝一豪眞正表現出對待老朋友一般，也把「賊大王」梁上君請上樓，且命店中伙計快請廣寧名大夫來替梁上君診治腿傷。

就在中岳大酒樓上折騰快一個時辰，「賊大王」梁上君肚皮也裝了不少酒，腿也由大夫敷藥包紮好，他這才點頭笑對勝一豪道：「你還算說話算數，從行事上看，你絕不像是拿別人命來美化自己生命的江湖鏢客。」

勝一豪道：「事實上我幹的正是江湖鏢客行業！」

「賊大王」梁上君望望於心忍，冷然一笑，道：「你所賜的這一棍，敲得眞是地方，我認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酒已吃飽，話也說完，該走了吧！」

勝一豪向梁上君道：「你能走嗎？」

「賊大王」梁上君道：「爲了跟二位走到衙門，還請給我弄根手杖來。」

「索命郎君」於心忍望望勝一豪，不料勝一豪却點頭道：「應該的。」當即命伙計找了一支手杖。

但誰也想不到，「賊大王」梁上君直到廣寧府衙口，仍然是處之泰然，甚至五百兩銀子已拿到手的於、勝二人，也對梁上君的這種「似與己無關」的泰然神情怔住。

那「賊大王」梁上君臨被捕役鎖走，尚且回頭伸手對二人哈哈一笑的揮揮手，光景是後會有期的樣子。

走向中岳大酒樓，勝一豪突然問「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你不覺得『賊大王』的態度過於從容？」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聲冷笑，道：「一條腿的人，他還能怎麼樣？」

就在當天夜晚，勝一豪與於心忍二人吃過酒，二人各自走出大酒樓，各辦自己的事，誰也不過問彼此在幹些甚麼，只是當二更天，「索命郎君」於心忍剛剛要回客房的時候，酒店伙計早笑着迎上來！

「你是於爺吧！」

於心忍一怔，道：「有事？」

伙計忙從懷裏掏出一張字條，那字條折疊得十分巧妙而又好看，遞向於心忍，邊道：「於爺出門不久，就有人送來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邊拆邊問：「甚麼樣的人送來的？」

伙計道：「一個趕車的老頭兒，聽他說是遠從長德來的，那字條也只是受人之託，順便帶來的！」

「索命郎君」於心忍已打開字條，他約略的看了一遍，不由得冷冷笑道：「老子正要去聽消息呢，却在這時候……哼！」

不旋踵間，勝一豪也自外面回來。

於心忍遂對勝一豪道：「本不想對你提及，但此人也是我們對象。」邊把字條送入勝一豪手中。

勝一豪接過字條一看，哈哈笑道：「如在過去，你是不會告訴我，而我也不可能去插上一腿，無他，爲了保持競爭上應有的風度，然而現在可不同了，兩個人同出同進一個門檻，怎可不知會我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然則如何下手？」

勝一豪當即對於心忍道：「甚麼也別多想，快先睡上一覺，明日咱二人再商量對策。」

那是一張甚麼樣的字條，從勝一豪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來，但他却恁般的不在乎，客房中沒多久，他已是鼾聲如雷。

「索命郎君」於心忍先是一陣想，他想到清風鎮上的魚荷花姑娘，那確是個美嬌娃，她那種柔柔般的笑意，甜蜜的表情，正表明她對自己深具愛意！

有人這麼說過：被愛的人有福了！

於是，他就懷着一股子甜蜜而睡入夢鄉，對於那張字條，他却根本未去想它，就如同勝一豪一樣的不在乎。

*　　*　　*

金黃色的荒林樹葉子一撥接一撥的在空中飄滾，也在地上飄滾，撩起不斷的碎響中，直扣向人們的心扉，似告訴人們，大地就要蛻變，變得一片肅殺！

從廣寧到長德的官道上，兩騎快馬可馳得快，平地翻滾中的八隻馬蹄子，不但揚起不少灰沙，也踏破不少路上枯黃樹葉，更把這些滾向一個方向的樹葉也再次揚飛！

疾馳中的「索命郎君」於心忍，高聲對併肩馳騁的勝一豪道：「長德的這次買賣我實在的說並不賠本，五百兩銀子我送給丁家莊，却又在姚九娘的身上找回來，字條上指明向我挑戰，勝仁兄跟了去，兄弟我就覺得不對勁！」

勝一豪偏頭道：「這話你已經說了好幾遍了，怎麼老是掛在嘴皮上不能釋懷的，也不覺着嘮叨！」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不論站在任何立場看，勝兄都該在中岳酒樓那後院客房中蒙頭睡大覺，因爲我這不是去做買賣賺銀子，於公於私，都是件不太好的事，何況字條上指名道姓的是找我於心忍一人前往。」

勝一豪不耐的道：「來都已經來了，你就別再說了，要我看，姚九娘敢一張字條約你去，她必然摟住個腿粗的，你想想，姚九娘這女人可不是一盞省油燈，她在琢磨了智大師也不是你對手之後，必然搬請個厲害角色出來，而放眼當今，大概也只有黑千歲那夥惡魔，而她姚九娘住的地方距離深山最近，八成是她請到了那般惡魔出山了。」

他微一頓又接道：「如果眞是不幸言中，於兄弟你想想，他們個個都是有身價的，勝一豪就不能袖手旁觀的坐視不管了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笑，道：「如果眞的是步超那夥人，我於心忍倒要謝謝姚九娘了，她可是替我省却一把銀子呢！」

勝一豪呵呵一笑，道：「於兄弟呀，要說你我這種營生可也夠辛苦的，長年的風餐露宿，刀口上舐血，還得背個不義的殺手鏢客惡名，恁般苦兮兮的賺了那麼點銀子，還得抽出一部份雙手捧給別人，提起來我就恨！」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你這叫幹一行怨一行，行行不是人幹的。」

透着無奈，勝一豪道：「可是，那行又不是人幹的？」

*　　*　　*

勝一豪的「烏雲蓋天」越跑越歡，但於心忍的棗紅馬也不弱，三百里路一天到，天快黑的時候，遠處的長德鎮已在望，只是二人可並未趕去長德鎮上，因爲怒馬奔馳一天，人累馬也疲，住在姚九娘店裏的那位仁兄，可正在養精蓄銳，等着大幹一場呢，以逸待勞的就等自己上門，於心忍再驢也不會吃這種虧上這種當。

於是，他在快到長德鎮上的時候，突然一撥馬頭，往另一條斜道上馳去，而使得勝一豪忙問：「你要到那兒？」

於心忍道：「找個好地方歇上一夜，養足了精神再大幹一場！」

哈哈一笑，勝一豪道：「對，正該如是做！」他望向前面不遠處的一條山嶺，又問道：「前面甚麼山？」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金龍嶺。」

一聲暢懷的笑，勝一豪道：「可是前往金龍寺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不錯，正是去金龍寺。」

二人馳馬到了金龍寺門外的時候，金龍寺的山門已關，但急驟的馬蹄聲還是把寺中僧人驚得很快的

打開寺門。

這時只見一個老僧身後跟着那個開門的年輕僧人，緩緩的站在寺門台階上。

等到於心忍揚手向老僧打聲招呼，邊笑道：「了因大師可還記得在下嗎？」

天有些暗，但當了因大師下台階到了於心忍身前，這才驚喜的道：「阿彌陀佛，當眞是施主駕到敝寺，快請進。」一面忙吩咐那名年輕僧人把兩匹馬送到寺後一間草棚中上料。

「索命郎君」於心忍忙又把勝一豪介紹給了因認識。

了因見勝一豪模樣，不由一驚，道：「勝施主也是江湖中人？」

勝一豪笑笑，道：「可有不像之處？」

了因一面肅客進寺，邊含笑撫鬚道：「以相貌論，勝施主該是人中之龍，若眞混跡江湖，那也必是豪俠之士。」

「索命郎君」於心忍笑道：「只可惜我二人全是視銀子如命而為銀子拚命的人。」

於是三人相繼哈哈笑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與勝一豪二人被招待在金龍寺內，就住在了智和尚那間禪房中，了因且移動一塊假牆對於心忍與勝一豪道：「此處有一地道，自從聽說了智被逮到廣寧以後，貧僧就着人把這地道堵死了。」

三人在吃過素齋以後，談了一陣，了因才退出房來。

這天晚上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二人就在這金龍寺中住下。

這時候勝一豪才認眞的討論那張紙條上所寫：「於小子，你若自認是個人物，一個敢做敢當的人物，那就重臨長德鎮，別以為你吃定老娘了。」

署名的是姚九娘。

勝一豪仰面躺在禪床上，低聲道：「那張字條十分單純的只要你重臨長德鎮，並未定下日期與地點，於兄弟，你將做何打算？」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很簡單，明日找上姚九娘的客店，她劃的道兒我全接着就是了。」

勝一豪道：「有勇無謀是匹夫，你不想謀一良策？」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求良謀，那得臨場而定，原因十分簡單，姚九娘的那兒是個甚麼樣人物還未弄清楚呢，早定甚麼良策？」

勝一豪笑笑，道：「那就睡吧，睡了，我再替你想個法子。」

由於明日免不了一場大戰，「索命郎君」於心忍在聽了勝一豪的話以後，也就不再多說的睡了。

第二天一早，勝一豪却又對「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天亮的時候，我終於想出個妙策來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那就說出來聽聽。」

勝一豪遂對於心忍道：「今天你還是在這金龍寺中歇着，我裝扮一下子去到長德鎮上，姚家客棧我去過，只等我摸清了對方請的甚麼樣人物，然後我們才好對付，這就要套一句我們這一行的話，沒銀子的事不幹，沒把握的仗不打，於兄弟，你說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笑呵呵的道：「勝仁兄，我發覺跟你合作還眞對勁了呢！」

勝一豪笑道：「這麼說來，你是聽我的了！」

於心忍點頭道：「只要能打勝仗，我聽你的安排。」

勝一豪離開金龍寺的時候，距離正午時分尚有大半個時辰，臨走他還特意的把自己裝扮成個老實的山裏人，背了個小包袱，且在臉上點了兩顆老人痣像黑斑，這才一搖三擺的走向長德鎮而去……

＊　＊　＊

姚家客棧這時候正忙着呢，因為這天過往的客人也特別多，勝一豪來到的時候，一個人找了個暗角坐下來，只要了些吃的，就低頭四下觀看。

幾個店伙計忙進忙出，沒有人注意到屋子一角坐了個勝一豪，而勝一豪却並未看到這家掌櫃娘。

就在他琢磨着如何打聽時候，只見一個伙計匆匆自後面走到櫃枱邊，低頭搬動一罈酒就往後院跑去……

勝一豪笑問一旁正在擦拭桌子的伙計道：「你們後面還有喝酒地方呀！」

那伙計望了勝一豪一眼，笑道：「那是我們掌櫃娘來了兩個客人，那酒是招待客人的。」

打個哈哈，勝一豪起身付賬走出姚家客店，他不需多問，只伙計的那麼一句話就夠了，至於是甚麼樣的兩個人，反正要硬碰硬的幹一場，那還管他是何方神聖的。

趕回金龍寺，「索命郎君」於心忍正在了因禪房中閒嗑牙呢，見勝一豪進來，忙迎上前去笑道：「如何？」

勝一豪道：「兩個。」

於心忍雙眉一揚，道：「那條道上的？」

勝一豪道：「那得等見了面才知道。」

於是二人相偕走入室中，早聽於心忍問道：「勝仁兄覺得何時搏殺才最恰當？」

勝一豪思忖一陣，道：「就事而論，姚九娘請的這兩個人，未曾直接追踪於兄弟，一定有原因。」他似是在沉思，緩緩又道：「這兩個人只是落脚在長德鎮上，可能就是步超的人，因為這兒距離山區最近，地方上有甚麼風吹草動，他們馬上竄入山區，一走了之。」

「索命郎君」於心忍點點頭，道：「有此可能。」

勝一豪又道：「至於你說搏殺時機，以我看何不給他們來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於心忍笑道：「他們正以逸待勞呢，怎會有甚麼攻其無備的機會！」

哈哈一笑，勝一豪道：「他們想以逸待勞，我們就給他們變成以勞待逸。」

於心忍一怔，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勝一豪道：「至為簡單，於兄弟可會記得捉拿了智和尚的那條小溪岸嗎？」

於心忍點頭，道：「記得，記得，不就是在長德鎮西邊不遠處嗎！」

勝一豪用力點點頭，道：「不錯，就在那兒，今晚咱們早點睡，三更天起來，我先去溪岸柳林中，你單獨一人找上姚家客店去，那時候不前不後，我看準他們不會把精神養足，你只要把她約的人叫到小溪岸，我們就在那兒收拾他們！」

「索命郎君」於心忍點頭道：「三更天是不前不後，再說半夜溪岸對殺更不會引起人們注意，就這麼決定了。」

事情一經決定，勝一豪立刻交代金龍寺和尚，晚飯二人早吃一個時辰，完了二人就要關起房門睡覺，一切就不用寺裏人再費心了。

了因知道二人必有重大事情要辦，也不多問，只叫小僧一切照辦。

＊　＊　＊

這夜是個月黑風高夜，滿天的星星在飛雲流逝中時隱時現，金龍嶺不時一陣風中發出「花花」之聲，而令人倍覺茫然與寒瑟之意。

「索命郎君」於心忍與勝一豪二人跨馬離了金龍寺，留下了一錠香火銀子，而帶走了金龍寺了因大師的祝福，近三更天辰光，了因大師還是親送二人出寺門。

於是，勝一豪與於心忍二人緩緩的到了長德鎮附近，「索命郎君」於心忍依照計劃把馬交由勝一豪帶往鎮西邊溪岸附近的柳林中，他獨自一人早展開提縱術趕到了姚家客店門前。

「索命郎君」於心忍原本是要伸手拍門的，然而他突然覺得應該暗中摸進客棧後面去，先探一探姚九娘這個兇寡婦的動靜……

心念既定，於心忍立刻忖度地勢，騰身躍向一堵邊牆上，翻過屋脊而到了姚家客棧的大院子裏。

又見那個馬廄，院子裏還放了三部騾車，越過這進院子，再後面正是姚九娘的房間。

於心忍望過去，發現窗內燈光不亮，但有燈光應是不會錯的。

輕身摸近窗戶下，「索命郎君」於心忍先是側耳聽，不由得心中一震，心中在想：那是甚麼聲音！

一種呼喝着大喘氣的聲音，像是出自一個人，但又似數個人而令窗外的於心忍急於一看究竟。

然而那窗子並非是紙糊的，就在一陣探索中，屋子裏有個粗而濃重聲音，道：「九娘子，想不到妳發起威來活像隻老母狠！」

早又聽得另一尖嗓門的道：「不，不，以我看倒是一頭母老虎！」

窗外的「索命郎君」於心忍咬牙暗中罵道：「娘的，三個湊在一張床上，姚九娘可眞成了妖精。」

突聽房內姚九娘道：「眞令人氣惱，姓於的小子也不知窩到甚麼地方了，直到今天還不出現。」

窗外面，「索命郎君」於心忍突然高聲厲喝道：「誰說於大爺藏起來了，我這不是接了妳的戰書立刻趕來了，只是妳這個老寡婦盡在房中養野漢子，使我在這窗外面一陣久等罷了。」

（未完・十）

上文提要：邵逍遙有「天下第一劍」之稱，他在湖畔等待他師兄，第三天終於等到了，師兄弟二人每十年必較技一次，五六十年來均如此，原因也只是邵逍遙贏得小師妹的青睞……「不饒人」帶着一班魔教妖孽上找邵逍遙，邵逍遙雖對他不屑一顧，他仍纏鬥……在魔教六十多人中，邵逍遙認出段伏——段皇爺……



新派湖海傳奇／龍乘風・文　可飛・圖

風雪英豪錄

針鋒相對拚命鬥　互以內力搏生死

魔教，神秘的魔教，可怕的魔教。

一入魔教，任誰都可能會發生極可怕的事情。

不饒人也不例外。

＊　＊　＊

邵逍遙，武功遠在不饒人之上。

不饒人下手絕不饒人，經常濫殺無辜，邵逍遙是知道的。

然而，此刻的不饒人，顯然是神智不清。

他這種「神智不清」，一般人是絕不容易察覺出來的。

但邵逍遙並不是一般人。

他是老江湖，甚至是老江湖中的老江湖。

他看得出，不饒人是異常的。

但他仍然沒有放過不饒人。

理由是他認爲此人可惡！可恨！

故此，也可殺！

＊　＊　＊

殺不饒人，對邵逍遙來說，自是易如反掌，不費吹灰之力。

而且，他是用不饒人的摺扇，一下就戳穿他咽喉要害的。

六十餘手下，並沒有人看得出，邵逍遙是用甚麼手法奪走不饒人的摺扇的。

祇有段伏例外。

「好厲害的『清風徐來百變手』！」

他笑笑，皮笑肉不笑。

他這樣的笑意，倒並不是深沉陰險，而是充滿着一種難以言喻的無奈。

邵逍遙盯着他。

他問：「我是不是變了？」

邵逍遙搖了搖頭：「你還是和我第一次見你的時候一樣。」

「不！你老眼昏花，看走了眼啦！」段伏陡地大笑。

「笑甚麼？」

「可笑則笑！」

「笑天下蒼生？笑武林羣雄？還是笑我這個老匹夫依然故我，一無是處？」

「人海茫茫，滄海桑田，可笑者，不乏五十步笑百步之人。」

「你已投身魔教？是耶？非耶？」

「魔教！聖皇教！天下第一邪教？天下第一聖教？哈哈……」

「是非黑白，往往最難判決！」

「走，咱們走！」

「走往那裡？」

「越遠越好。」

「好！走，走得越遠越好……」

邵逍遙狂笑一陣，忽然又說道：「縱使要走，也得連包袱一併帶走。」

「甚麼包袱？」

「這個老小子便是邵某老匹夫如今的大包袱！」邵逍遙伸手向彭怒一指。

段伏大笑。

「好一個包袱，就且待我爲邵兄效勞，把他一併帶走。」

＊　＊　＊

段伏在邵逍遙注視下，不費吹灰之力帶走了彭怒。

魔教六十餘戰士，無不面面相覷，頓時陷入羣龍無首的局面。

不饒人敗了。

段伏突然離羣而去，而且看來跟邵逍遙頗爲熟絡。

但段伏根本全不理會這些人。

他祇是輕輕提起了彭怒，有如一陣輕風般遠離衆人而去。

彭怒本來正在打坐練功。

但他忽然覺得自己像個孩童般給人提起。

他沒有反抗，他恐怕也是反抗不了。

這人不但「舉重若輕」，更有一股難以言喻的氣勢，使他不敢輕舉妄動。

路上，彭怒但覺景物不斷向後急速倒退，顯見這人正以極快速輕功向前奔馳。

「你貴姓？」段伏忽然問。

「小姓彭。」

「五虎斷門刀彭氏家族，與你可有甚麼淵源？」段伏又問。

「毫不相干。」

「武林中，姓彭的高手不多。」

「我也不是甚麼一流高手。」

「目前也許如此，但到了將來……」

段伏說到裏，仰天一笑，卻不再說話了。

不到一頓飯時光，三人已遠離湖畔。

段伏道：「前面有一座小村莊，莊主爲人疏財仗義，而且地牢中有不少佳釀。」

邵逍遙笑道：「那莊主是否疏財仗義，那是毫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些佳釀……」

段伏大笑。

邵逍遙也大笑。

小村落，一片寧靜。

村莊莊主，是個笑臉迎人的胖子。

他經常都是笑口常開的樣子，爲人好客，疏財仗義，是這地方上的大善人。

段伏以前曾經在這裡作客。

「老甘！」他這樣稱呼這裡的莊主。

老甘仍然和以前一樣，咧開大嘴笑臉相迎：「段兄，久違了！快請入內……嗯，這位是……」

他伸手指向彭怒。

段伏笑笑道：「這是老朋友的大包袱，我暫時替他拎着！」

老甘莫名其妙。

他不明白好端端的一個人，又怎會是一個「大包袱」了？

但他沒有再問。

他並不是江湖中人，對於江湖中事既不瞭解，也不想知道得太多。

他慇懃地招待三人進入大廳。

大廳雖然古樸一點，但卻很清靜，地方抹得一塵不染。

老甘很客氣，但在客氣之中，卻又是那麼熱誠，並不是僞裝出來的。

邵逍遙望了老甘一眼，忽然搖搖頭，嘆口氣：「可惜！可惜！」

老甘莫名其妙：「老先生，有甚麼值得可惜之事？」

「你這個人就已很惜！」

「何解？」

「因爲你活到這把年紀，居然不諳武功。」邵逍遙又嘆一口氣，「然而，若是老夫法眼無差，你本來就是一塊練武的大好材料。」

老甘呵呵一笑：「老先生取笑了。」

邵逍遙立時大搖頭，朗聲道：「這是實話實說，決非故意取笑閣下。」

老甘一怔，繼而又再微笑道：「每個人都自有他的福份、機緣，老漢既是無緣修練武功，那是天意使然，怪不得任何人！」

邵逍遙沉吟半晌，不再語言。

段伏却道：「每個人都有他一生獨特的際遇，有人朝夕廢寢忘餐，都指望可以練成一身驚人武功，但縱使得償所願，却又如何？」

邵逍遙又再沉吟不語。

段伏接道：「即以小弟而言，雖生長於民風淳樸之大理國，却自幼醉心武學，自八歲開始一直浸淫於天下各大門派武學之中，如今已數十載過去了，究竟得到了些甚麼？」

「總不致於一無所得吧？」邵逍遙白眉一皺。

「所得者，一身自以爲是的武功，但所失者，難以勝數！」

「也許，這就是人生！」

「不錯，練武之人如是，十年寒窗的讀書人也如是……」

「段兄弟，你感觸良多，似是頗有讀書人之窮酸氣味，莫非近朱者赤？」

「近朱者赤？」段伏搖頭一笑：「這數年以來，段某投身入了魔教，又何來得近讀書之人？」

「魔教，你怎會投身入魔教？」

「這就是渾噩！」段伏嘆道：「從與邵老哥分手後，小弟浪迹天涯，遠至東海、西域、南荒、北塞，甚麼地方都走遍了……唉……」

「是否忽然大感疲累？」

「邵老哥不愧是同道中人……」

「既感疲累，自當歇息歇息。」

「不錯。」

「於是，你便歇息在魔教之中？」

「這是否大錯特錯？」

「錯？天下間豈有絕對之事？照我看，與其蟄伏於某些名門大派之內，倒不如藏身於魔教之中，更是有趣！」

「說得都！不愧是天下無雙的邵逍遙！」

這時，老甘已捧上數罈佳釀。段伏拍開酒罈泥封，第一罈酒卻不是遞給邵逍遙，而是推向彭怒懷中。

「喝了它！」

「甚麼？」彭怒一呆。

「這是酒！」

「我知道……」

「既然知道，何以不喝？這酒又沒有毒藥，怕甚麼？」

「這個……」

「甚麼這個那個的，你是邵老先生的大包袱，對不？」

彭怒一怔，心想：「我是邵逍遙老先生的大包袱嗎？」

他想了一想，就認爲自己並不是甚麼「大包袱」。

他是彭怒，他是江湖中的一條好漢。

雖然他的本領，遠遠不及卓蓋天，也許更遠遠及不上邵逍遙，但又怎會變成一個「大包袱」了？

他越想越不服氣，忍不住瞪了段伏一眼。

他瞪着段伏，段伏卻也同樣瞪着他。

就是這樣互瞪一眼，原本心中大大不服氣的彭怒，竟然不禁從心底裡冒出了一股寒氣。

怎會這樣的？

彭怒不清楚。

但這股寒氣，卻逼使他吶吶地說了一句這樣的話來，他道：「我……是大包袱！」

他怎會說出這句話來？

這一點，就連彭怒自己也弄不清楚。

段伏卻哈哈一笑，道：「你知道自己是個大包袱，那就好辦了。」

這話是甚麼意思？

彭怒更不懂。

他漸漸覺得，在段伏面前，他簡直已變成了一個笨人。

甚至是笨人中的大笨人。

只聽得段伏又接道：「一個會動的大包袱，比一個動也不動的大包袱更令主人煩厭，你懂嗎？」

彭怒似懂非懂。

但他卻立刻不斷的在點頭。

「你越來越聰明了。」段伏呵呵一笑，「邵老哥是天下聞名的『酒帝』，你既是他老人家的大包袱，好好歹歹也得奉陪，能喝多少便喝多少，這樣簡單的道理，大概用不着我慢慢向你這個大包袱解釋解釋了吧？」

這道理是否簡單，彭怒是不明白的。

他只好喝酒。

能喝多少便喝多少！

這樣子喝酒，又怎能不醉？

更何況彭怒的酒量，本來就並不怎樣了得。

＊　＊　＊

彭怒醉了。

他喝得快，醉得更快。

他一喝醉，便嘔吐大作，隨即昏睡。

邵逍遙並不理會段伏怎樣對付彭怒。

彭怒喝酒，他也和段伏一起喝酒。

只是，彭怒喝酒，彷彿是跟別人拚命似的。

能喝多少便喝多少！

這種喝酒的法子，當然很厲害。

邵逍遙悠然地笑了笑，忽然又對老甘道：「亡羊補牢，未爲晚也，你的確是一塊練武的好材料，要是你願意修練武功，老夫大可指點一二……」

老甘連忙敬謝不敏，道：「老漢已年逾古稀，只要能夠充充實實地多活幾年，已是心願足矣！」

邵逍遙呵呵一笑，不再勉强。

段伏道：「當今天下，妖氣衝霄，奸邪當道，邵老哥可有甚麼打算？」

邵逍遙揮了揮手，道：「老夫老矣，早已沒有甚麼雄心壯志，江湖中人，江湖中事，老夫再也不想理會啦……」

段伏道：「當年在大理，你也是這樣說。」

邵逍遙道：「這許多年以來，老夫人如其名，到處遊山玩水，逍遙自在得很。」

段伏道：「小弟離開大理，也曾經以爲可以過一些逍遙自在的日子。」

「難道這些年以來，你走遍天下，還不夠逍遙快活嗎？」

「浪跡天涯多年，快活的日子當然是有的……」

「莫非快活過後，倍感空虛孤寂？」

「邵老哥是過來人，箇中感受，自當比小弟更爲瞭解！」

「唉，往事不消提！」

「既不消提，何苦舊事重提……來，咱們今天好好喝個痛快！」

「且慢！」

「邵老哥有甚指教？」

「你既加入魔教，當知魔教教規苛嚴！」

「魔教教規，大小凡三百餘條，又豈僅是『苛嚴』二字足以形容！」

「你明白就好了，你這番無故脫離魔教陣營，與老夫在這裡胡天胡帝，可知有罪？」

「在魔教而言，那是百死不足以蔽其辜的大罪！」

「那便如何？」

「哈哈！難道邵老哥以爲我眞的打算一輩子都在魔教嗎？」

「當然不！」

「歇息夠了，大鵬又再展翅沖霄！哈哈，歇！歇個痛快！歇個天昏地暗……哈哈……」

＊　＊　＊

正午。

艷陽天。

在一個樹蔭蔽天的山谷中，清風徐來，一片寧靜。

這是方圓百里內最隱蔽的一座山谷，平時絕少人跡在此出現。

但在兩天之前，這裡來了三個人。

三個非比尋常的人。

一個浪子。

一個老和尚。

還有一個爲了女人而傷痛了很久很久的武林大豪傑。

＊　＊　＊

老和尚曾經酗酒，醉得一場糊塗。

那是兩天前的事。

老和尚醉了之後，那個爲了女人而傷痛了很久很久的大豪傑，也跟着喝得酩酊大醉。

一醉解千愁？

老和尚有甚麼憂愁？

那個大豪傑又是否眞的非醉不可？

沒有答案。

答案只是在每個人自己的心中，也許每個答案都不一樣，也許每個人在某個時候所想的一切，和另一個時候所想的一切，是完全不同的。

天下事，最難分黑白。

黑不一定眞的是黑，白也不一定眞的是白。

白與黑相加，是灰。

然而，灰也不一定就是灰。

這是很玄妙的事情，但往往能領悟得到的，却是一些衆人眼中的庸才。

甚至是白痴。

反而那些舉世知名的聰明人，窮一生之力，殫一生之心智，也不明不白。

這就是人生！

＊　＊　＊

大豪傑當然是江湖人。

浪子雖年輕，江湖經驗之豐富，未必就下於前者。

但那個老和尚呢？

老和尚，老則老矣，但若論江湖經驗，却是幼嫩得像是一根小葉芽。

老和尚不是江湖人。

老和尚雖然有一身藝業，但武功厲害的人，並不一定就是老江湖。

有些老江湖，武功第七、八、九流，甚至是全不入流，但却能在兇險的江湖歲月中一直屹立不倒。

這些老江湖，倚仗的不是武功！

絕不是武功！

甚至有些老江湖，根本瞧不起武功！

這些老江湖認爲，武功並不是天下無敵的法寶。

武功再高的人，總會遇上尅星。

一山還有一山高！

單靠武功的江湖人，始終會遭遇到一場可怕的失敗。

一敗塗地！

萬劫不復！

三國演義，論武功，諸葛孔明是全然不在行的。

但這個軍師，却能出奇制勝，料事如神，把敵我雙方的大將一一折服！

這才是眞正老江湖的本色！

＊　＊　＊

老和尚當然就是不苦。

不苦曾經大醉，如今已很清醒。

大豪傑並非別人，正是地寇堂總堂主卓蓋天。

不苦大師醉倒在前，他却醉倒在後。

兩個人，一個是世外高人，另一個是統領數千精銳戰將的總堂主，居然在這江南之地，決戰前夕，雙雙大醉，醉個不亦樂乎。

擂台之戰，當然是打不成。

但並不是說，這一戰就此取消。

在這偏僻的山谷中，兩大高手已再互相對峙。

除了這二人之外，還有一個浪子。

一個周旋於兩大高手之間的浪子——風雪人。

＊　＊　＊

風雪人。

他平時也常喝酒，也常大醉。

但在不苦大師和卓蓋天兩人前，他却像是一個永遠保持清醒的人。

他不是不喝，只是喝的不多。

其實，他也不是喝得很少，只是和這兩人相比之下，他喝下的酒便顯得微不足道。

「決戰可以開始了！」風雪人對

兩人說道：「你們可以用最狠毒的手法對付敵人，也可以用最殘酷的法子對付自己，可以用暗器，可以用下三濫旁門左道的陰險招數，但有一點必須緊記的，就是千萬不要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明白了沒有？」

卓蓋天聽了，臉上木無表情。

他在這兩天以來，一直都是這副模樣。

看似冷冰冰，其實不是冷冰冰，倒似是個麻木了的人。

但他的麻木，內裏却又蘊藏着太多太多感情。

他似是活在回憶之中。

＊　＊　＊

決戰開始了！

首先出手的，是不苦大師。

他用那根沉重的禪杖，攻出第一招！

霍！霍！霍！

一招三式，每一式都雄渾有勁。

但卓蓋天却搖頭：「這一招不好！」

衣衫一晃，人影急閃，避開不苦大師這一招。

不苦大師道：「招式雖然不好，但能殺人！」

「只是殺不了卓某！」

「這只是第一招，但說不定打到一千招開外之後，老衲還是會用這一招砸碎你的腦袋！」

「如此甚好！」卓蓋天大笑。

到底好在何處，他沒有再說下去。

大戰已開始，風雪人却摘取一枚甜果，大口而啖之。

竟似是對這一戰漠不關心。

不苦大師越戰越勇，一根禪杖舞得密不透風，攻勢有如水銀瀉地。

卓蓋天只是一味閃避。

不苦大師忽然吼叫道：「卓總堂主，你不打算為那個女人報仇了？」

此言一出，卓蓋天臉色大變，連臉上肌肉也為之扭曲不已！

他也在大吼！

「為甚麼提起她？為甚麼？」吼叫聲漸漸轉化為淒厲的嘶叫：「雁妃！雁妃！我要為妳報仇……老瘋僧，你今天死定了！」

不苦大師怪笑：「這場生死決戰，本來就是死亡之戰，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前後說了三句話，說到最後，三句話等於一句了！

但不苦大師並不覺得這是廢話。

他太老了。

縱使他的武功老練異常，但腦筋似乎越來越是紊亂。

＊　＊　＊

這是一場真真正正、不折不扣的大戰。

不苦大師沒有留手。

卓蓋天也盡了全力施以還擊。

半個時辰過去了。

雙方不分伯仲。

一個時辰又過去了。

卓蓋天竟似落在下風。

然後，又是半個時辰，一個時辰……

兩人的出手，初時越戰越勇，越打越快，但到這時候，却是緩慢之極。

然而，兩人的頭頂上，都漸漸冒出了白烟。

那是以內力相搏的兇險局面。

不苦大師左手持着禪杖，這時候，是用右掌與卓蓋天的右掌互拚！

右掌貼右掌！

內力拚內力！

風雪人看到這裡，神情漸漸凝重起來。

＊　＊　＊

不苦大師的內力修為，到底達到了怎樣的地步？

沒有人知道。

並不單是風雪人不知道，卓蓋天也不知道，就連不苦大師自己也不知道。

他甚至連自己為甚麼要練武功也不知道。

他練武，等於敲經唸佛。

他不知道自己為甚麼要練武，也不知道自己為甚麼要唸經。

做一天和尚，練一天武功！

這就是他的一生。

然而，他雖然絕少在江湖中行走，但却還是逃避不了一場又一場可怖的腥風血雨。

雁妃闖入勝音寺，殺僧奪經，導致這位年紀老邁的出家人殺入江湖！

江湖路，本來就不易走。

連老於世故的老江湖，也經常陰溝裡翻船。

老和尚雖老，但他並不是老於世故，更沒有老練的江湖經驗。

他甚至只是像個瘋僧！

瘋僧殺了人！

他殺的並不是別人，而是在山東武林，人人都知道那是絕對殺不得的一個女人——雁妃！

但不苦大師却由千里迢迢的五台山，深入地寇堂腹地，一舉擊殺了這個女人。

一個舉足輕重的女人！

地寇堂卓總堂主的女人！

＊　＊　＊

老瘋僧是不是真的瘋了？

但就算老瘋僧並不是真瘋，卓蓋天却似乎比瘋子還更瘋狂。

只見他滿額是汗，一張臉泛着

青光。

以內力互拚！

拚就拚！

拚贏要拚，就算拚輸拚死也要拚！

這是不顧一切的打法，雙方都毫不保留地豁出了性命！

風雪人本是悠閒的旁觀者，但到這一刻，他的神色凝重了。

他忽然講了一句話。

那是一句很古怪的話。

他道：「他媽的憋不住啦！」

這句話，古怪的並不是前面三個字。

「他媽的」這三個字，太平凡了。

但「憋不住啦」這四個字，到底是甚麼意思？

他是不是人有三急？

不！

他說完這句話之後，就把手裡一罈酒的泥封打開！

酒香四射！

那是他一直抱住了很久，但始終沒有打開的一罈酒！

海尊島的酒。

＊　＊　＊

喝酒，並不是一件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

風雪人雖然並非是無酒不歡的酒鬼，但他常喝酒，那是人人皆知之事。

他喝酒，更是家常便飯，何足怪哉？

然而，他此刻所喝的一罈酒，却是大不尋常。

在數天以來，他一直沒有動這罈酒。

不苦大師也許不太清楚這罈酒的來歷，但卓總堂主却絕對知道！

他早知道，這是一罈非比尋常的酒。

只是，他並沒有打這一罈酒的主意。

此際，他正在與不苦大師拚命。

可是，當風雪人揭開泥封之際，他不禁為之震驚莫名。

他的震驚，不苦大師是立刻感覺得到的。

「不打了！」卓蓋天忽然大叫！

不打了？

在這內力相拚之際，可以隨心所欲，說停便停嗎？

似乎極難！

然而，兩人突然分開了。

因為不苦大師也同時停下來。

這種以內力互拚的激戰，祇有在雙方同時把內力收斂之下方能罷休。

但一般而言，是罕有這種情況的。

因為祇要其中一方不肯罷休，這一戰就絕不會突然停止。

然而，兩人都同時把內力收回，其間並無半點快慢的差異。

風雪人仍然神情凝重。

但他却在咕嘟咕嘟地喝。

來自海尊島的佳釀，自是不同凡响。

但不苦大師和卓蓋天都瞧得呆住了。

不苦大師首先問：「你在幹甚麼？」

風雪人又大口大口地喝了幾口，才慢條斯理地回答：「你看不見嗎？你認為我是在喝酒還是在撒尿？」

不苦大師一本正經地答：「當然是在喝酒，可是……可是……」

「我喝我的酒，你拚你的命，正是河水不犯井水，你何必把眼睛瞪得比牛眼還要大？」

「你這一罈酒，真的是酒嗎？」

「真是語無倫次，你明知道這是一罈酒，裝在酒罈內的當然是酒，難道會是泥漿不成？」

不苦大師道：「但這罈酒，你好像是……開不得的。」

「為甚麼開不得？酒罈內又沒有妖魔鬼怪！」

「既然可以開，怎麼你一直不打開，還要跑到小酒家裡買劣酒給老衲喝？」

「這是因為時辰未到之故。」

「此刻又是甚麼時辰？」

「喝好酒的時辰，所以喝之。」

風雪人的解釋，全然不合乎情理。

所謂有理者，祇是強詞奪理而已。

然而，不苦大師却聽得不住點頭，竟似是無話可以反駁。

但卓蓋天則不然。

他緊皺着眉，沉聲說道：「風兄弟，你這些話，祇可以瞞過不苦大師，却瞞不過我。」

風雪人道：「我祇是對老和尚說話，你在旁邊聽了，可不能太認真。」

卓蓋天道：「你我相識雖然祇是很短暫的時間，但卓某看得出，你不是一般江湖人物，更不是輕浮之徒。」

風雪人笑了笑，道：「輕浮不輕浮，還是讓那些皮光肉滑的妞兒來下判語吧。」

「風兄弟，你這一罈酒，應該得來不易。」卓蓋天嘆一口氣：「卓某實難以明白，你怎會在這時候把它喝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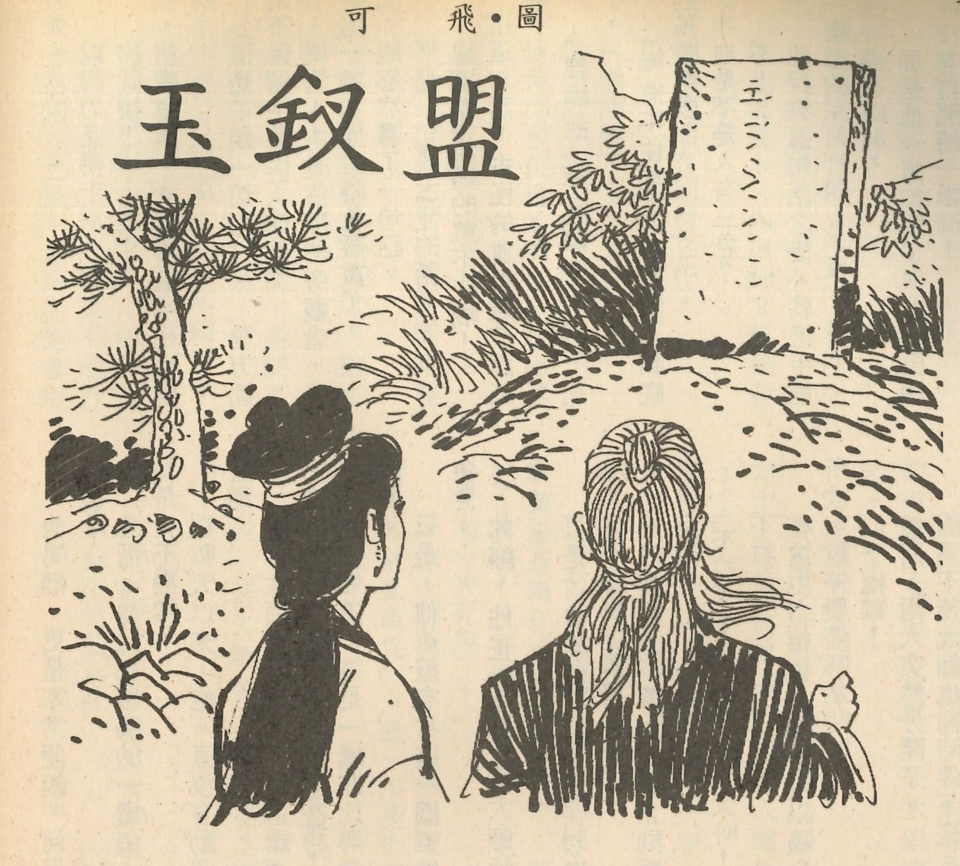
風雪人悠然一笑，緩緩道：「別說祇是一罈酒，便是大好性命，有人也視如泥土，毫不珍惜。」

卓蓋天一呆。

他沉吟良久，才又再長嘆一聲，說道：「卓某與大師的過節，你是早已知道的……」(未完・七)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上文提要： 徐元平欲從婢女口中探問金二叔的消息，問不出所以然，對着銅牆鐵壁，不禁悲從中來，此際梅娘出現，慈愛的安慰他，叫徐元平去求小姐，徐元平會錯了她之意，果然叫婢女轉告紫衣女有事相求，紫衣女滿心歡喜在閨房中接見了他，不料他却是求紫衣女放了金二叔，念在剛才一場眞誠對話，紫衣女果眞放了他們二人……

偏逢道長邀比武　憂心如焚叔安危

易天行道：「如是令師妹沒有相約在下，兄弟怎敢在夜中闖入貴莊……」

王冠中道：「依武林規矩而論，易兄擅闖我們『碧蘿山莊』，分明是不把兄弟放在眼中。」

紫衣少女接口說道：「師兄如要問罪，但請責怪小妹，我如不飛函相請，他也不致違背江湖規矩，夜闖咱們『碧蘿山莊』了。」

王冠中雙眉一皺，道：「師妹身懷白鳳令旗，有如恩師大駕親臨，小兄怎敢出言責怪。」

紫衣少女笑道：「既是如此，師兄暫請廻避片刻，小妹有幾句話要和這位易先生說。」

王冠中怔了一怔，道：「小兄告退。」轉身下樓而去。

梅娘搖搖頭，暗自歎息一聲，暗忖：這孩子，不知道在要甚麼花樣。

紫衣少女目睹王冠中背影消失不見，才轉臉對那紅衣小婢道：「妳也去吧！」

紅衣小婢天真的問道：「姑娘不要侍候麼？」

紫衣少女搖搖頭，道：「不用啦！」

紅衣小婢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紫衣少女又回頭望望梅娘，正待開口，梅娘已搶先說道：「甚麼話連我也不能聽了？」

易天行接口說道：「這位老前輩不用廻避了吧！」

紫衣少女走到梅娘身旁，扶在她肩上笑道：「你在這裏聽我談話可以，但是要答應我，別告訴我大師兄好麼？」

梅娘皺皺眉頭，道：「甚麼話不能告訴你大師兄？」

紫衣少女道：「不是不告訴他，而是晚幾天再告訴他。」

梅娘歎口氣，道：「好吧！」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才回頭望着易天行道：「你說那孤獨之墓中藏有珠寶一事，不知是眞是假？」

易天行道：「此事乃中原武林中一大秘聞，知道此事之人雖然不多，但却千眞萬確，一點不假。」

紫衣少女道：「既是中原一大秘聞，不知你如何知道？」

易天行道：「此事說來話長，一言難盡，但在下可擔保此事不是誤傳。」

紫衣少女道：「那墓中藏寶富可敵國，又有金蝶、玉蟬二件武林奇寶，你怎麼不單獨去取，為甚麼要找我？」

易天行道：「墓中機關重重，非姑娘這等絕世聰明之人，難以參解得透。」

紫衣少女瞧着易天行微笑道：「既是墓中機關重重，你又怎知

我能參解得透呢？」

易天行正容說道：「易天行遊俠天下，雖不精鑑人之術，但自信這雙老眼尚不致昏花。自見姑娘以後，就覺得姑娘蘭心蕙質，才智超羣，聰穎絕倫，況且家學淵源，所以這墓中機關，放眼當今之世，除了姑娘之外，實在沒有他人能參解得透了。」

紫衣少女默默聽他說了一陣，又沉思了片刻，道：「你來此既是誠心與我相商此事，我有一個問題，不知當問不當問？」

易天行笑道：「姑娘有話，祇管相詢，祇要我知道，無不據實相告。」

紫衣少女點點頭道：「你適才所說，孤獨之墓中機關重重，你是聽人傳說的呢？還是已經親自勘查過的呢？」

易天行似是沒有料到她會猝然問到這上面，轉眼望着梅娘，乾咳了一聲。

紫衣少女道：「我是她從小帶大的，甚麼事都不瞞她，你有甚麼話祇管說就是。」

易天行乾笑一下，道：「我雖沒有親身勘查過，但是依我所知，跟親往勘查，相差並不太遠。」說到此處，探手在懷中取出「戮情劍」匣，遞交給紫衣少女，道：「匣上的花紋，就是墓中圖案，姑娘不妨參詳一番，便知我所說不虛……」

紫衣少女接過「戮情劍」匣，就着枱上的紗燈仔細察看，室內一片沉寂。

她看了約一盞熱茶工夫之久，才點頭嘆道：「墓中佈設，安置之巨，設計之精，眞是獨運匠心，鬼斧神工，令人嘆服……」她說話之時依然目注劍匣，看了一陣，又道：「傳說金陵楊家堡的佈設已是巧奪天工了，但是依我想，要是比起我南海的佈設，那就怕是差得遠了。不過，今日一看這墓中的佈設，比起我們南海來，毫不遜色，有些地方更是叫人自嘆弗如哩。」

易天行見她看得高興，接口道：「南海神叟學究天人，胸羅萬有，姑娘聰明蓋世，又是家學淵源，自是一目瞭然……」

紫衣少女全神貫注的審視劍匣上的花紋，並沒有答易天行的話，這時她忽然黛眉輕鎖，又輕輕的「咦」了一聲，捧着劍匣向燈移近了一點，屏息凝神的看了又看，又用纖手輕輕的摸摸按按，然後似自言自語的說道：「奇怪，這匣上圖案，雖然細如毫髮，但是紋路分明，分毫不亂，怎麼這個地方竟是一片混亂呢？」

易天行聽得心中微微一震，不由張大眼睛瞧着劍匣。

紫衣少女微閉星目，默思了一陣，把劍匣放在桌上，向易天行道：「我看過了，不過上面的紋路却有一二處模糊不清，一時之間，我也無法理出頭緒，如果你放心，就將這劍匣暫存我這裏三天，讓我仔細的看看，如若是不放心，就請你帶去……」

說着，向易天行莞爾淺笑。

易天行接道：「姑娘怎的說出此話，不用說姑娘祇留用三天，就是十天半月的又有何妨？姑娘請留下就是了。」

紫衣少女笑道：「你不怕我吞沒了你的『戮情劍』匣麼？」

易天行道：「我如怕姑娘吞沒，也不會拿出來了。」

紫衣少女道：「就這劍匣上圖紋查看，墓中佈設不但巧奪天工，而且還似有着甚多的兇險埋伏，不知墓中機關，擅入古墓，生機十分渺茫，眼下我能否由這劍匣圖紋之上，參解透那墓中機關，還難預料，但咱們最好先把平分那墓中存物之事談妥，免得屆時爭持不下。」

易天行道：「墓中存寶，難以數計，在下之意均作兩份，各取一半……」

梅娘突然插嘴對那紫衣少女說道：「孩子，咱們南海故居，珍藏名畫古玩，不下千件，明珠寶玉，斗量車載，你何必為了珠寶，去那古墓涉險？」

紫衣少女笑道：「可是金蝶、玉蟬，舉世間祇有兩件！單是那金蝶、玉蟬兩件奇寶已值得到那古墓中一行了。」

易天行道：「金蝶、玉蟬，咱們各得其一，而且由姑娘先行選擇。」

紫衣少女道：「可是兩件我都想要啊！」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魚與熊掌兼得，姑娘不覺得太貪心麼？」

紫衣少女笑道：「我要是不貪心，也不願到那古墓中去涉險了，這樣吧，金蝶、玉蟬歸我，金銀珠寶歸你，不知你意下如何？」

易天行道：「那金蝶、玉蟬，一個劇毒無比，一個專解奇毒，若是分由兩人各執其一，運用上亦感不妥，姑娘既是喜愛，那就一並歸姑娘所有吧。」他微微頓了一頓，又接道：「金蝶、玉蟬在下奉讓姑娘，但除金蝶、玉蟬之外，墓中所有之物，都該盡為在下所有了。」

紫衣少女略一沉忖，笑道：「你說的可是指古玩玉器、金銀明珠……」

易天行拂髯一笑，接道：「那古墓中藏物甚多，但以金蝶、玉蟬，最為有名，姑娘已兩者並據，難道還不甘心麼？」

紫衣少女嬌笑一聲，道：「以

我推想，那古墓之中，必有較金蝶、玉蟬更爲珍貴之物。」

易天行笑道：「這個在下還未聽人說過，姑娘既出此言，想必已知何物了。」

紫衣少女道：「那座古墓，何以被稱作孤獨之墓？」

易天行道：「因那墓中所葬之人，自號孤獨老人，是以被稱孤獨之墓。」

紫衣少女道：「這就是了，如那孤獨老人把他一生之能，留在那古墓之中，是否比金蝶、玉蟬更爲珍貴呢？」

易天行吃了一驚，但他表面上仍然保持着鎮靜，臉上微笑依然，輕輕一捋長髯，道：「姑娘才智確有過人之處，在下難及萬一！」

紫衣少女道：「我不過舉此一例，此外尚有甚多。」

易天行道：「願聞高論。」

紫衣少女笑道：「以『孤獨』二字爲名，想來他生平之中，定然憂鬱寡歡，茫茫世間，沒有他一個可親可近之人……」

易天行接道：「孤獨命名，雖然暗示了他一生的寂寞，但一人生性冷僻，行徑怪異，似和他遺留在墓中藏寶無關。」

紫衣少女道：「那孤獨老人，既能造成這等精巧之墓，必是一位才智卓絕，胸博玄機的奇人，以他的才智，如想把自己遺體毀去，百世不爲人知，自非困難之事，但他却花費了極大的精力，建築了這樣一座孤獨之墓。那墓中機關佈設的精巧，不去說它，單是這浩大工程，也非三五年可以完成，一個人能在十年之前，預佈他死後的葬身之地，其人機心之深，當非常人能及萬一。此人孤獨一生，但死後却是不甘寂寞，建造了一座機關重重的古墓，要和後輩人物一較才智，他一生之中未逢敵手，引爲畢生大憾，命名『孤獨』，除了暗示他寂寞之外，還隱含譏笑世人之意，放眼世間，無一人配和他相提並論，結交爲友。唉！你們中原武林中，正該以此爲恥才對，却還沾沾自喜，以求得墓中遺寶爲榮……」

易天行怔了一怔，歎道：「宏論高見，使在下茅塞頓開，果是逾越世人之論，聞所未聞。」

紫衣少女淡淡一笑，道：「建了這座孤獨之墓，賣弄他卓絕才智，聊慰人生苦短之歎，也還罷了，又故意把墓中機關佈設雕刻在『戮情劍』匣之上。『戮情劍』削鐵如泥，斷玉切金，個個見愛，借寶劍之名，暗示和後人一較才智的心意，可惜碌碌世人，有幾個能揣透他的一番心意……」

易天行拂髯讚道：「姑娘之言，字字金玉，句句珠璣，實叫在下佩服。」

紫衣少女不理易天行頌讚之言，繼續說道：「金蝶、玉蟬埋存古墓一事，我雖不知如何傳誦在江湖之上，但想來亦是那孤獨老人有意的安排，而且傳播深而不廣，更增加了古墓的神秘和尊崇，其實這些安排，都是誘人之餌，旨在完成和後輩中人一較才智的心願。」

易天行道：「與姑娘一席清談，勝讀十年書，古人誠不我欺。」

紫衣少女道：「其人死後，仍存有和後人一爭短長之心，絕不甘心自己的才智永遠埋沒於古墓中，以此推想，那古墓中定然有他一身本領……」

易天行點頭說道：「姑娘之意，可是說他把一身本領著作書册，留存在那古墓中嗎？」

紫衣少女微笑道：「我沒有說！他留下手著書册也好，或是……」話至此處，突然停口不語，過了一陣，才緩緩接道：「或是運用其他辦法也好，反正那古墓中除了珠寶和金蝶、玉蟬之外，定然還有越逾金蝶、玉蟬的珍貴之物，我如單單取得金蝶、玉蟬，豈不太吃虧了？」

易天行道：「那以姑娘之意，該當如何呢？」

紫衣少女道：「依我之意，祇怕你不肯答允。」

易天行笑道：「財寶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姑娘不妨先說出來，祇要能夠稍稍顧全到我，在下即可答允。」

紫衣少女笑道：「也許我的主張不太公平，不過，世間很少絕對公平的事，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彼補此，或可扯成公平之局。」

易天行笑道：「姑娘先請說出分取墓中存寶的辦法，咱們再談其他之事，致於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因果之論，對在下雖有適用之感，對姑娘也不盡然無用。」

紫衣少女笑道：「這句話對我就不通了。」

易天行道：「姑娘每一高論，都有超越世俗的見地，在下洗耳恭聽。」

紫衣少女道：「我們南海門和中原武林道中人物，無怨無仇，縱然有不少人覬覦我們『南海門下奇書』，到處存着盜竊之心，但也不致成羣結隊，聯手對付我們，何況利害衝突，根本就沒有聯手相結之可能……」

易天行心頭一震，但表面之上，仍然維持着鎮靜的笑容，說道：「姑娘言中之意，可是說在下即將遭受中原武林道上各大門派中人的聯手圍攻，是麼？」

紫衣少女冷冷的接道：「除了

我南海門可能助你抗拒中原各大門派聯手之勢以外，天下再也沒有可以助你之人……」她微微一頓之後，接道：「其他之人縱然有心幫助你，但也無力。」

易天行拂髯大笑，道：「別說此事可能性甚小，縱然確有其事，也難使我易天行低頭服輸。」

紫衣少女道：「孤掌難鳴，你雖然有出神入化的本領，但也難拒擋天下武林各派聯手之力。」

易天行道：「中原武林道上，彼此嫌怨複雜，少林、武當等自詡正大門派中人，極不願意和一宮、二谷、三大堡中人物往來，要他們聯手對付我，祇怕很難調合得起來。祇要在下略施手段，立將先引起他們自相殘殺一場。」

紫衣少女笑道：「如若我也和你爲敵，你自信能夠勝得了麼？」

易天行道：「姑娘確是在下心目中唯一躭憂的强勁之敵，故而在下接到相召之函，即趕來『碧蘿山莊』，並以同分墓中藏寶相許，想和貴派結成聯手之盟。」

紫衣少女道：「你如誠心而來，此事並非不能，難在雙雄並立，以誰爲首。」

易天行道：「這個，不妨秋色平分，大事未成之前，各盡其能。」

紫衣少女道：「各盡其能？」

易天行道：「不錯，運籌帷幄，在下聽命姑娘，決戰上陣，調度人手，姑娘請聽在下之命，武林大勢一定，彼此立時劃分地域，各據一方，互不相犯，各爲尊首。」

紫衣少女笑道：「咱們兩人，誰也不願屈居人下，並立江湖，也絕難相安無事，不是你兼併我，就是我併吞你。」

易天行道：「如若姑娘能遵守平分地域之約，在下絕不會無故相犯。」

紫衣少女道：「此乃畫餅充飢之言，說也無用。咱們還是先談妥墓中藏寶的分取之法，再說以後的事吧。」

易天行道：「姑娘儘管提出高見，如若在下難以同意，咱們再作論爭。」

紫衣少女道：「金蝶、玉蟬歸我，金銀珠寶歸你，其他之物，咱們再各取一半。」

易天行道：「如是其物價值不同，雙方都予求取，豈不又生爭執？」

紫衣少女道：「那就各憑才智，打賭決定，勝者先取。」

易天行笑道：「賭有千法，咱們各有擅長，姑娘雖有絕人才慧，也難樣樣都比在下精通，最好能先把題目講好，免得臨時爭執不下。」

紫衣少女笑道：「你想的倒是滿週到啊！我有兩個法子，任你選擇其一。」

易天行道：「願聞其詳。」

紫衣少女道：「第一個辦法，是咱們進了古墓之後，各憑手段去搶，誰搶到就歸誰所有，另外之人，不得再爭。」

易天行道：「辦法雖是不錯，但恐難免引起爭執。不知那第二個辦法爲何？」

紫衣少女道：「第二個辦法，除了金蝶、玉蟬、金銀珠寶之外，咱們文比詞聯一句，武比手法一招，如若仍難分出勝敗，那就以猜拳決定勝負。」

易天行笑道：「這辦法倒是可行，就此一言爲定，三日後，在下再來相訪姑娘。」

紫衣少女笑道：「咱們眼下是敵是友，很難分得清楚，恕我不送了。」

易天行笑道：「亦敵亦友，非敵非友，敵友之分，全在姑娘一念之間。」抱拳一禮，轉身行到窗口之前，忽然又回過頭來，接道：「友則天下無敵，敵則兩敗俱傷。敵友一事，還請姑娘三思，三日後，在下當踵門敬候佳音。」

忽的縱身一躍，穿窗而去。

紫衣少女拿起「戮情劍」匣，自言自語的說道：「這劍匣上的圖紋，又可消磨我兩日光陰了。」緩步登上三樓。

梅娘追了上去，說道：「孩子，你當眞要插手中原武林是非之爭麼？」

紫衣少女一面緩步登樓，一面答道：「咱們已被捲入漩渦中了，再想抽身而退，爲時已晚。」

梅娘道：「眼下雖然小有糾纏，咱們可以早回南海，一走了之。」

紫衣少女笑道：「我心中煩惱得很，如不找些痲煩，排遣時光，祇怕難再活得下去。」

梅娘怔了一怔，不敢再追問下去，心中暗忖：這孩子一向任性，她既然決心置身是非之中，看來勸她也是無用，倒不如由她去吧！

＊　＊　＊

且說徐元平背着金老二連翻越過兩座山嶺，在一處避風的山谷所在停下身來，問道：「叔父可覺得身體不適麼？」

金老二强忍着痛苦，微微一笑道：「平兒，我祇怕難以活過明日午時了……」

徐元平吃了一驚，道：「甚麼……」

金老二盡力使激動的心情保持鎮靜，笑道：「孩子，你必須鎮靜，聽我把話說完，祇要易天行存心要一個人死，沒有人能逃過他的

毒手，你驚疼悲苦，於事無補，易天行把我解送『碧蘿山莊』之前，已經强迫我服下藥性緩慢，但却劇毒無救的藥物，他仍不放心，又下手點了我三處要穴，縱然能解得藥物之毒，也無法使我全身行血暢通，三處要穴湧血而死……」

徐元平急急接道：「不知他點傷叔父哪三處穴道？平兒或有解救之法。」

金老二道：「別說他下手陰毒，別人解救不易，縱然能解了穴道，也無法解得去那藥物之毒。」

徐元平黯然一歎，垂首不言，而心中却在暗忖：可惜相從慧空大師學藝時日過短，想他一代神僧，武功既已登峯造極，醫道定也十分精深……

他思想不出解救金老二的辦法，不覺間追思到慧空大師。

祇聽金老二歎息一聲，說道：「我身受之傷，除了易天行本人之外，世間再無解救之人。」

徐元平忽然想起那紫衣少女來，暗忖：那紫衣少女既能解救丁玲傷勢，又能替「鐵扇銀劍」于成療治身受之毒，想來對金叔父的傷毒亦可療治，怎生想個法兒，要她出手相助……

他一直在想着心中之事，對金老二相問之言，渾似未聞。

金老二長長吸一口氣，提起精神接道：「我現在清醒時間，祇怕已無多長，我要在死去之前，把胸中之事全都告訴你知道……」

徐元平突然接口說道：「叔父，我倒想起一個人來，可療治叔父身受的毒傷。」

金老二滿臉不信神色，搖着頭說道：「你說的甚麼人，能療治我的毒傷？」

徐元平道：「就是『碧蘿山莊』中那紫衣少女。」

金老二淡然一笑，說道：「你父母被害之事，我還沒有對你說完，趁着我現在還很清醒之時，告訴你吧！」

他心中似是不信那紫衣少女能療治他的傷勢，對徐元平的話置若罔聞。

徐元平急道：「平兒父母被害之事，以後再說不遲，眼下先要想法子替叔父療治傷勢要緊。」

金老二正容說道：「我已經沒有生存之望了，何苦要多費心思，難道讓我抱恨而終，把心中未完之言，帶到墳墓中去麼？」

徐元平也提高聲音道：「這茫茫世界上，平兒祇有叔叔一個親人，你當眞忍心捨我而去麼？」

金老二也高聲說道：「你怎麼知道那紫衣少女一定能療治好我的傷勢，又怎麼知道她會答應替我療治傷勢？」

徐元平聽得呆了一呆，暗忖：這話倒是不錯，那紫衣少女縱有療治金叔父傷勢之能，但却未必會答應替他療治傷勢……」沈吟了良久，才長長歎息一聲，說道：「不論她答不答應，平兒總要盡到最大的心力。」

凄涼的身世際遇，使他對金老二有着極深的孺慕之情，愛他護他的親人長輩，一個個先後死去，好像他生就了孤苦伶仃之命，這又使他心中生出了無比的愧恨，是以，對金老二的生命看得比甚麼都重，覺得天地間萬物可捨，不論如何的委屈自己，也要療治好金老二的傷勢。

心念轉動，勇氣忽生，站起身來，說道：「走，咱們重回到『碧蘿山莊』中去！」

金老二亦不忍再責罵昔年故友留下的唯一骨肉，搖頭歎息一聲，道：「孩子，如我能知求生之法，難道還願意去死不成？萬一求謀不遂，或是那紫衣少女無能療治我的傷勢，豈不誤了大事？唉！我如不把心中之事告訴你，死也難以瞑目。」

徐元平道：「咱們一面趕路，叔叔一面把心中要說的話，告訴我聽。」

也不待金老二答話，伸出手去，把他背在身上，轉過身子，正待向前奔走，忽見二丈遠外月光之下，站着一個人影。

此人來得無聲無息，徐元平竟不知他何時到了身後。

凝神望去，祇見那人一臉蒼白之色，髮挽道髻，背插寶劍，屹然而立，動也不動一下，宛如一座泥塑石雕的人像。

那人臉形並不怎樣難看，但越看越不像一個活人臉。

徐元平一手抱緊背上的金老二，騰出一手來準備迎敵，口中大喝：「甚麼人？」

那道裝之人口齒啟動，有如彈琴一般，一個字一個字的由口中蹦了出來，道：「不用去找別人了，眼下就有療治傷勢之人。」

聲音陰冷，深夜中聽來，叫人悚然而驚。

徐元平本爲他那毫無血色的臉孔嚇了一跳，但轉念一想，丁玲、丁鳳曾經配戴人皮面目，心中膽氣一壯，大聲喝道：「甚麼人能療治我金叔的傷勢？」

那人冷冷答道：「就是區區在下。」

徐元平正在擔心那紫衣少女不肯答應時，該怎麼辦，聽他說能療治金老二的傷勢，不覺問道：「老前輩可是鬼王谷中的人麼？」

那人冷笑一聲，道：「本觀主是何等人物，豈肯和鬼王谷中人物

交往？」

徐元平道：「你既不是鬼王谷中人，爲甚麼要戴着人皮面具？」

那人縱聲一陣大笑，道：「難道祇有鬼王谷中人才有人皮面具麼？」

徐元平怔了一怔，暗忖：這話倒是不錯，並非鬼王谷才有人皮面具……

祇聽金老二微帶抖顫的聲音，起自身後道：「道長可是玄武宮的觀主，天玄道長麼？」

那人縱聲大笑道：「本觀主已封劍十年，未離玄武宮一步，想不到江湖上還有人能識得我。」

金老二道：「道長威名遠播，大江南北武林道上，有誰不知？」

天玄道長似是被金老二一番話說得心花怒放，拂髯微笑道：「就憑你這幾句話，本觀主也要替你療好傷勢……」

話至此處，微微一頓，緩步直逼過來，一面接道：「『神州一君』易天行極擅用毒，當今武林之世，除了本觀主，祇怕再無人能療治得了他手調奇毒。」

徐元平從未聽說過天玄道長之名，半信半疑的說道：「一個人生死大事，非同兒戲，道長如能醫得我金叔父身上之毒，在下感激不盡，如若無能療治，且莫延誤我求醫時間。」

金老二急急接道：「平兒不要胡說，天玄道長乃當今中原有數高人之一，盛名遠蓋二谷、三堡，豈會和你說笑！」

言下之意，已隱隱示出這天玄道長身份。

徐元平除了江湖閱歷不足，生性易於衝動之外，人本絕頂聰明，聽得金老二之言，心中暗忖：難道此人就是盛傳江湖之上一宮、二谷、三大堡中一宮首腦之人？當下一掌橫胸，躬身一禮說道：「老前輩請恕在下不知之罪……」

天玄道長臉上戴着人皮面具，無法看清楚他喜怒神情，祇聽他冷笑一聲說道：「還不快把你背上中毒之人放下，說的甚麼廢話？」

徐元平依言放下背上的金老二向後退了兩步，目光却一直盯在天玄道長身上。

這數月之中，他目睹江湖上的機變詭詐，提高警覺之心不少，暗中提聚眞氣，全神監視着天玄道長，祇要一發覺他有暗害金老二之心，立時出手搶救。

金老二身上三處要穴被點，行血已開始湧積，不但站立不住，臉色亦變得蒼白起來。

天玄道長緩緩蹲下身子，在金老二身上仔細查看了一陣，說道：「眼下還難查出你所中之毒……」

徐元平急道：「你連我金叔父中的甚麼毒都瞧不出來，那裏還能替他療治？」

天玄道長冷冷說道：「易天行一向用毒，都是把幾種劇毒的藥物調合在一起，如是祇用一種毒物，何用本觀主，天下解得之人何祇千百？」

徐元平一沉吟道：「老前輩究竟能不能解，如是無能療救，別再躭誤我們時間了。」

天玄道長似是對徐元平這等輕藐自己之言異常忿慨，怒道：「本觀主如不能療救他的傷勢，祇怕當今武林之中再也無人能救得他了。」

徐元平暗忖：你這般誇口自詡，有甚麼用。但口中却恭恭敬敬的答道：「老前輩祇要能療救好我金叔父的傷勢，在下定當重重相報答……」

天玄道長冷哼一聲，突然探臂一抱，把金老二抱了起來，放腿向前奔去。

此舉大出徐元平意料之外。

天玄道長出手又迅快無比，待他想到出手阻止時，天玄道長已到了三丈之外。

徐元平這一急非同小可，大喝一聲，縱身急追過去。

天玄道長對徐元平大喝之聲，恍似未聞，頭也不回的直向前面奔去。

此人輕功之高，極是驚人，抱着金老二，但仍然奔行如箭，月光之下有似一道輕煙。

徐元平祇覺此人輕功之高，生平僅見，自己空手施出全力疾追，仍然難以追趕得上。

兩條人影在月光下奔馳，有若天馬行空，衣袂飄飛，帶起的嘯風之聲，不絕如縷。

追出了四五里遠，仍然保持着三丈多遠的距離，徐元平未能追趕上一步，天玄道長也未能再把徐元平距離拉遠。

兩人輕功脚程看來雖然一樣，但天玄道長脅下挾持着金老二，相形之下，較徐元平顯然勝了一籌。

天玄道長雖然未回頭望過一眼，但他已從徐元平奔行時衣袂帶起的飄風之聲中辨出了徐元平始終追隨在自己身後三丈左右之處，不禁心頭大感驚駭，暗忖：此人小小年紀，竟然有着這等超絕的輕功。

當下一提丹田眞氣，用出十成功力，向前奔行，速度陡然加快一成，徐元平頓時被拋後了數尺。

徐元平眼看對方奔行之速度突然加快了甚多，距離愈來愈遠，心頭大爲焦急，大聲喝道：「老前輩再不站住，我可要開口罵人了。」

原來他心中一急，忽然想到，凡是武林中有着身份地位的人物，最是怕罵，他在萬般無奈之下，只

好用此法了。

果然，天玄道長聽得此言之後，停下脚步，霍然轉過身來。

徐元平奔行之勢，迅快無比，天玄道長一停脚步，他已追到身後，待天玄道長轉過身時，徐元平右手已然遞到天玄道長的胸前，直點璇璣要穴。

天玄道長雙肩微微一晃，身子突然向旁側閃讓三尺。

徐元平一擊不中，第二招緊隨出手，右掌、左掌，連綿攻出。

天玄道長冷聲一笑，身子一挺，忽然向後退出三尺，讓過徐元平的掌指，說道：「百招之內，你如能打中本觀主一拳一脚，本觀主立時重返玄武宮中，再封劍十年，十年內不離宮一步。」

徐元平原本要欺身攻上，但聽天玄道長之言後，反而不肯立時出手，靜站不動，沉吟了一陣，道：「咱們無怨無仇，何必定要比試武功，萬一我在百招之中，傷到了道長，豈不平添了一樁恨事……」

天玄道長不待徐元平話完，哈哈大笑道：「你如在百招之內，傷到本觀主，我立時替他療好毒傷，然後，再回玄武宮去。」

徐元平道：「這麼說來，道長是定要和在下動手了。」

天玄道長怒道：「本觀主是何等身份之人，豈肯和你白費口舌。」

徐元平想道：「這道士也很奇怪，如是存心和我比試武功，應該拳來脚往的和我打出一場勝負才對，就是相讓幾招，也不過三招兩式，那有一讓百招之多的道理。就算你武功强勝過我，但你不能還手，我可以放手施展十成武功，以發揮出十二成的威力。」

心念轉動，正待答應下來，忽然心頭一顫，暗忖：我徐元平堂堂男子，豈能佔人這等便宜。立時大聲說道：「道長一定要和在下動手，不必相讓，咱們各憑武功動手就是。」

天玄道長說道：「你先打我一百招後，看看能否和我動手，咱們再動手不遲。」

徐元平道：「那倒不必，咱們各憑眞功實學動手，敗者心服口服……」

天玄道長低頭望了望脅下挾持的金老二，截住了徐元平的話道：「他身中劇毒，你再延誤時光，祇怕難以救治了。」

這幾句話，字字如刀似劍，刺入了徐元平的心中，祇覺一股血氣衝了出來，大聲喝道：「我金叔父如無事也就罷了，如是有個三長兩短，道長就替他償命。」

天玄道長毫不動氣的哈哈大笑了一陣，道：「你如果想救他之命，那就快些動手吧！」

徐元平雖然不解天玄道長何以要讓他百招，但形勢緊急，無暇多問，欺身而上，一招「西天雷音」當胸直擊過去。

這一招乃「達摩易筋經」上記載之學，徐元平被天玄道長相迫之下，忽然想起了這招武功，隨手而出。

天玄道長看對方掌勢若點若劈的擊來，竟是生平未見之學，不禁微微一怔。

徐元平目睹天玄道長竟不避自己的掌勢，心中甚感奇怪，暗忖：難道他練有護身罡氣，故意要我掌勢擊中他之後，好以內家反震之力傷我不成？

心念轉動，去勢一緩。

天玄道長直待徐元平掌勢將要近身之時，才突然一吸眞氣，身軀忽的向後縮退五寸，剛好把徐元平擊來掌勢讓開。

徐元平一掌未中，左脚隨着踏前半步，擊出的右掌不收，左手由下疾翻上來，一招「金索縛龍」扣拿天玄道長左腕脈門。

他左掌尚未接近對方左腕，忽聽天玄道長輕輕的哼了一聲，身子陡然向後退了三步。

原來天玄道長雖然退讓開他的掌勢，心中大感困惑，暗忖：此人年紀甚輕，怎的出手招術這等怪異……

正在忖思之間，忽覺一股暗勁撞在前胸，但感心頭一震，不自主向後退了三步。

徐元平祇道他故意向後避，也未放在心上，微一長身，如影隨形般追了上去，左手疾向天玄道長脈門上面抓去。

天玄道長吃了一個暗虧，心中又是氣惱，又是驚駭，哪還敢有一點輕敵之念，身形側轉，似進實退，眼看他身子向前探去，那知却突向後滑退了四五步。

徐元平吃了一驚，暗忖：這是甚麼身法，我如變招向前進襲，被他這般意外的滑退到身後，舉手一招襲來，那可是太難防備，至低限度，也要被他搶去先機。

當下一沉丹田眞氣，硬把向前衝去的身子穩住，一個旋身轉了過來。

天玄道長功力深厚，雖然吃了一個暗虧，但人並未受傷，略一運氣，立時復元。

徐元平忽然向後退了兩步，抱拳一揖，正容說道：「老前輩武功高强，晚輩自知難敵，但咱們無怨無仇，老前輩何苦定要和晚輩動手，勝敗之分，無關宏旨，但如因此而延誤在下叔父性命，老前輩心中……」

他生平最不願意求人，如今爲

形勢所迫，不得不說出求人之言，但是話到口中之時，又覺得實在難以出口。

天玄道長冷冷說道：「平常之人，縱然想和本觀主動手，本觀主也不屑和他動手，我要和你動手，還是器重你了。」

徐元平略一沉吟，道：「老前輩如果定要和晚輩動手，晚輩自當捨命奉陪，但請老前輩先答應晚輩一件事情。」

天玄道長道：「甚麼事？」

徐元平道：「老前輩先把在下叔父毒傷醫好，咱們再動手不遲，晚輩就是傷亡在老前輩手中，死也瞑目。」

天玄道長沉吟了一陣，道：「好吧！」

轉身向前走去。

徐元平緊隨在天玄道長身後，走到一處山谷之中。

天玄道長放下金老二，說道：「十年前本觀主尚未封劍，經常在江湖之上走動，武林中人替我下了八字評語，如今想來，倒是不錯……」

徐元平接道：「不知是那八個字？」

天玄道長笑道：「亦正亦邪，亦俠亦盜。」

徐元平默然不語，心中却暗忖：看你忽喜忽怒的舉動，祇怕這八字下得甚是正確。

祇聽天玄道長又是一陣朗朗大笑，道：「這評語是好是壞，本觀主不願求解，但我一生作事，常以自己喜怒爲之，現在本觀主突然覺得……」

徐元平心頭一震，暗忖：糟糕，莫不是他又突然變了卦啦。急急接口問道：「道長又突然覺得甚麼了？」

天玄道長接道：「我突然覺得你這娃兒不錯，也許咱們日後，或能成爲忘年之交。」

徐元平道：「末學後進，怎配和老前輩相交爲友。」

天玄道長冷笑一聲，道：「非友即敵，兩者都有可能。」

徐元平突覺一股忿怒之氣衝了上來，道：「爲敵爲友，來日方長，暫時不談也罷，但老前輩答允替在下叔父療治毒傷之事，似已不宜再拖延時間了。」

天玄道長探手入懷，摸出一隻玉瓶，倒出來三粒白色藥丸，道：「我這九花醒神丹，功能解除百毒，縱然難解易天行調配的毒藥，至低限度，可延緩他藥性發作的時間，你先要他服下，咱們動過手後，再想法子替他徹底療治。」

徐元平皺皺眉頭，接過藥丸，心中暗忖：看來我和此人這場架是非打不可了。大步走到金老二身旁，說道：「叔父請把這三粒丹丸服下。」

金老二三道經脈已被易天行毒手打傷，再被天玄道長挾着一陣奔走，氣血運行加速，促使傷勢提前發作，此刻已是四肢癱瘓，神志半昏，但他畢竟是身負武功之人，强提一口眞氣，勉强支持着身子，還未躺下，望了徐元平一眼，張開口來。

原來他已無力伸手接藥。

徐元平目睹金老二的神情，不禁悲從中來，兩行熱淚奪眶而出。

天玄道長冷冷說道：「還不快讓他把丹丸服下，當眞要等他毒性發作麼？」

徐元平沒好氣的答道：「他這般神情，祇怕毒性早已發作了。」

天玄道長道：「他哪裏是毒性發作，易天行定然點傷了他甚麼經穴，這是傷勢發作，但此刻他行血湧集，毒性容易發作，你如不讓他早些服下九花醒神丸，祇怕眞要引發毒性了。」

徐元平暗忖：不錯，金叔父早已告訴過我，他被易天行點了數處經穴，我眞的是急糊塗了。當下把手中三粒九花醒神丸投入金老二口中。

天玄道長忽然向後退出三丈多遠，高聲說道：「不要再驚動他，咱們在這裏動手吧！」

徐元平本想侍守一側，看看金老二服用九花醒神丸的反應，但聽天玄道長連聲催促，心中又有些惱怒起來，暗忖：我承認打你不過，也就是了，哪有這等苦苦迫人比武的道理。但覺心中血氣上冲，回身走了過去，抱拳一禮。

天玄道長奇道：「你這是幹甚麼？」

徐元平道：「動手相搏，必有死傷，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這一禮相謝老前輩贈藥之情。」

他似是已被天玄道長相迫動手的事情激起怒火，言下之意，大有以命相拚之心。

天玄道長冷笑一聲，道：「怎麼，你要和我拚命麼？」

徐元平道：「你武功高强，功力深厚，我如不存下必死之心，怎能夠打得過你？」

天玄道長道：「好啊！武林之中，都說我剛愎自用，好勝之心太强，但你却比本觀主尤强幾分，難道你當眞存心勝我不成？」

徐元平道：「我如不存勝你之心……」

他本想說我如不存勝你之心，那咱們乾脆就別比了，話到口中之時，忽然想到金老二的生死，還掌握在天玄道長手中，倏然住口不言。

天玄道長似已窺透他的心意，

突然間變得和藹起來，微微一笑，說道：「這好勝之心，本觀主總算遇上一位知己，看來咱們兩人確有甚多相同之處……」他微一停頓之後，又道：「你儘管放心出手，大概你那一點武功，還無法傷得了我，你先攻我一百招，我不還手，待這一百招打完之後，你那叔父服下的藥力，也可以散行開了，等我替他療好毒傷之後，再決定咱們是否再打一場。」

徐元平沉思了一陣，道：「祗有九十七招，我剛才已經攻你三招了。」

天玄道長笑道：「好吧！就算九十七招。」

徐元平道：「我本不願接受你相讓百招之約，但我叔父性命在你掌握之中，爲了救我叔父，祗好答應你了。」

天玄道長似是極希望和徐元平比試武功，居然連連點頭說道：「好吧！不論你爲了甚麼，祗要你答應比武就行了。」

徐元平再想不出推拒之理，祗好出手搶攻，欺身而進，一拳直搗。

天玄道長微微一側身，讓過拳勢，凝神而立，等待徐元平再次出手。

他剛才吃過一次暗虧，這次竟是不敢再存大意之心。

徐元平一擊未中，心中暗忖：反正還有九十六招，我如不把九十六招攻完，他決計不會還手。當下欺身而進，拳脚並施，一味猛攻過去。

天玄道長雙手緊貼在兩腿之上，施展開迅快的身法，飄忽游走，莫可捉摸，徐元平雖然拳落如雨，足起似風，但一連攻了四十五招，別說打他不中，連天玄道長飄起的衣袂，也未碰過一下。

徐元平畢竟還是少年性情，雖明知天玄道長不會還手，自已也存心把百招應付過去之後，讓他療治好金老二的毒傷，天玄道長如再相迫比武，那就要好好打上一場，但四五十招未能沾得天玄道長衣角，不覺之間動了怒火，突然倒躍疾退，反臂發出一掌。

天玄道長也正感不耐徐元平這等虛應故事般的打法，忽見徐元平施出奇招，知他心中已動了怒意，默算還有五六十招好打，不禁精神一振。

祇覺一股潛力暗勁逼了過來，一面運氣護身，一面橫向左邊閃讓五尺。

徐元平反臂發出一掌之後，重又欺身攻上，揮拳攻來。

這次攻勢和上次大不相同，忽指忽脚，迅辣兼具，忽拳忽掌，威勢驚人。拳如鐵鎚擊岩，掌似落英繽紛，指風似剪，挾着少林絕學「十二擒龍手」，着着變化奇奧，招招來勢難測。

天玄道長漸覺徐元平的拳掌攻勢，對自己威脅增大，幾次被險招迫得身法散亂，緊貼在腿上的雙手，幾乎抬起封架，幸得他及時警覺，未致出手。

瞬眼之間，又是三十餘招過去，徐元平一面動手，一面默數攻出拳掌，再攻九招，就滿了百招之數，心中暗忖：此人武功，果是非凡，看來比「神丐」宗濤尤高甚多，如我百招之中，連他雙手都無法逼他動用，那可是大失面子的事。」

心中雖甚焦急，但却想不出致勝之法。

他雖能默誦「達摩易筋經」全文，但因經文字字含意博大，句句蓄蘊玄機，除了慧空相授他的實用法門，和經上原文相同之處，他可以用來克敵之外，空記了一腔絕世武學的眞訣，但却無法施展出手，他愈是用心去想，愈是想不出一點名堂。

要知徐元平的武功尚無法把眞經全意貫通，偶而觸景生情，危難倏生，才能用出一兩招驚世駭俗的武功之外，平常和人動手，甚難觸動靈機。

忖思之間，九十九招已經攻完，倏然收住掌勢，縱身而退。

天玄道長疾轉如輪的身子也突然停了下來，笑道：「爲甚麼不打了？」

徐元平道：「我百招已經攻完，自是不能再打。」

天玄道長笑道：「祇有九十九招，尚有一招之差。」

徐元平突感一陣羞忿泛上心頭，暗忖：我在百招以內，連人家貼在腿上的雙手，也未能逼得動用一下，還有何顏面在江湖之上行走？心中在想，口中却接道：「既然如此，那我再攻一招。」舉手一掌拍了出去。

這一掌去勢輕描淡寫，猶如兒戲一般。

原來他學掌拍出之時，忽然又想到了金老二的安危，趕忙把掌中蓄含的眞力重又收了回來，祇想湊足百招之數，讓他早些療治金老二的傷勢。

祇覺丹田中一股熱流直泛上來，有如洪流怒濤，不可遏止，不禁大駭。

他接納慧空大師的眞元之氣，尚未完全引歸經脈，收歸己用，這一股剩集的眞元之氣，平日潛伏丹田之中，被他發出的內力一送一收，忽然引發，熱流泛衝而上，一股無聲無息的暗勁，隨他那輕描淡寫的一拍之勢，衝了出來。

屹立在數尺外的天玄道長看他

隨手作勢揮動，祇道他虛應故事，也未放在心上，微微一笑，還未來得及開口，突然一股暗勁襲上身來，心中大吃一驚。

他功力精深，見聞廣博，一觸之下，立覺這股暗勁來得不大尋常，力道已然近身，閃避已是不及，如不運功把它硬擋回去，祇怕又吃一次暗虧，當下一提眞氣，前胸微向前一傾，暗發罡氣，準備把襲來暗勁推擋回去。

那知一擋之下，那襲來暗勁突然增强，有如怒潮狂濤般直撞上來。

但覺心頭一震，足下馬步不穩，血翻氣動，一連向後退了五步。

對面而立的徐元平緊接着悶哼一聲，一屁股坐在地上。

原來天玄道長運罡氣一擋，徐元平忽覺一股强勁絕倫的反震之力彈了回來，祇感全身一麻，骨節如散，雙腿忽軟，竟難再站得住，一跤跌在地上。

天玄道長退了五步之後，勉强拿樁站住，吐出了一口鮮血，才就地而坐，閉目運氣調息。

足足有頓飯工夫之久，才覺浮動的氣血完全平復。

抬頭看去，祇見徐元平仰臉躺在地上，似已失去了知覺。

天玄道長心中本有一股忿怒之氣，但見徐元平被自己反震之力傷得更重時，心中怒氣忽消，緩緩走了過去。

清澈的月光，照在徐元平的臉上，他臉上一片鐵青之色，嘴角間，汨汨向外泛着鮮血。

天玄道長蹲下身去，伸手在徐元平口鼻間輕輕一探，不禁一皺眉頭。

原來徐元平已是氣若游絲。

天玄道長抬頭望望月光，長長吁了一口氣，他正面臨了一個甚大決定和選擇，是否要救活徐元平，這時他祇要輕輕加上一掌，立時可把徐元平震斃掌下。

金老二身受重傷，更是易如反掌，深更半夜，四外無人，這手段雖然卑劣一些，但世間除他之外，再也無人知道。

徐元平這最後一掌，使天玄道長心中產生了無比的驚駭，暗忖：此人這等年輕，功力和拳掌都已有了極高的成就，如再假以時日，實在難以限量……

但徐元平那驚人的一擊，也使天玄道長心中動了惜才之念。

見聞廣博，盛譽卓著的天玄道長，面對着仰臥在地上，氣若游絲的徐元平，忖思了良久，仍是想不出該如何處理。

這是個異常簡單的問題，但却是異常的困擾。

正在他猶豫難決的當兒，忽聽身後傳來了一聲輕微的笑聲，道：「前面可是天玄道兄麼？」

天玄道長霍然一驚，但他却仍然站在原地未動，對那呼喚之聲恍若未聞，暗中却已運氣戒備，防人突襲。

祇聽一陣呵呵的輕笑，道：「道兄別來無恙，十年封劍期滿，兄弟還未向道兄道賀呢！」

天玄道長覺得那聲音十分熟悉，緩緩轉頭望去。

祇見兩丈外月光下，站着一位儒巾儒衫，胸垂長髯的中年文士。

天玄道長脫口說道：「易天行……」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不錯，正是兄弟，道兄幾時滿了封劍十年限期？」

說着話，緩步走了過來。

天玄道長道：「貧道已離開玄武宮三個月了。」

易天行道：「可喜可賀，兄弟行將又見道兄的豪風劍影，飛揚於江湖之上……」低頭望了徐元平一眼，又接口笑道：「這人可是道兄重踏江湖後，首擋鋒銳的第一人麼？」

天玄道長道：「此人小小年紀，武功却是不弱，貧道封劍十年，想不到後輩中出了此等人才！」

（未完‧卅三）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歪歪小爽哥

上文提要：令狐爽殺死了苟五等四個兇人，他的武功更令諸葛丹父女更服了，諸葛紅欲殷勤伺候他洗澡；諸葛丹怕有本領的女婿走了，急提出要讓他們完婚；西門風怕他們搶走了令狐爽，自己女兒怎辦？於是連夜催促令狐爽上路……二人找到水中花，令狐爽掛念救長孫明月，便到清風谷，剛好遇到用轎抬來的一美嬌娃……



趁虛入洞救明月　縱橫捭闔無敵手

銀票是來自霍樂與乖乖的。

「拿着，回去養家吧，別再轉賣了，怪可憐的。」

脫尼瑪驚呼一聲：「你……好有錢呀！」

令狐爽當然有銀子，令狐爽也不能脫衣衫，因爲他身上穿了金絲軟甲。

那脫尼瑪接過銀票又吻上了。她吻銀票，也吻令狐爽，她抱緊了令狐爽吻，令狐爽發覺這脫尼瑪的一雙大奶子比之宇文鳳的可大多了，少說也大一倍。

令狐爽爲宇文鳳解毒蜈蚣咬傷的地方，就是宇文鳳的奶子上。

令狐爽還是推開脫尼瑪，道：「快穿上吧，穿了衣衫回銀川。」

脫尼瑪匆匆的把衣褲再穿上，她衝着令狐爽流下眼淚，倒令人看得一怔。

「妳哭甚麼？」

「你們漢人也有好人。」

令狐爽道：「壞人也不少。」

「你是好人。」

令狐爽道：「到如今我也弄不清我是甚麼樣的人。」

「好人。」

令狐爽笑了。

* * *

令狐爽帶着姑娘回銀川市，那脫尼瑪指着一條大街，對令狐爽道：「你看，大門口掛了燈的就是申屠老爺子開的妓院。」

令狐爽拉了這女子走到大門口，忽見那個抬轎的奔出來了，他驚訝的對令狐爽道：「少公子，你怎麼不同她在二道嶺自在，把她帶回來呀，少公子不喜歡……」

他轉而怒視脫尼瑪中叱道：「妳是怎麼搞的？」

令狐爽道：「別怪她，她很好！」

那人一怔，道：「那是爲了甚麼？」

令狐爽道：「伙計，她的身價多少？」

那人一瞪眼，道：「少公子，你的意思……」

令狐爽道：「去看看帳目，她的身價多少？」

那人帶着猶豫的道：「少公子，進了怡紅院的女人，祇有到期十年，十年以後才可以贖身。」

令狐爽道：「這他娘的必是我師父申屠艮規定的。」

那人聽得一哆嗦，道：「少公子的師父就在裏面。」

令狐爽笑了。

他也在清風谷口見申屠艮奔來銀川市。

「去，把我師父叫出來。」

那人吃驚的道：「你不進去？」

令狐爽道：「你眞囉嗦。」

那人被他唬得一楞一楞的，立

刻往怡紅院中奔去，那女的却對着令狐爽哈哈笑。

不旋踵間，祇見這秦川老怪申屠艮大敞步的走出來了，他出了門就罵開了。

「他娘的，老子在裏面忙壞了，你小子不在山中抱姑娘，跑來城裏幹甚麼？」

令狐爽道：「師父，這個姑娘我要啦！」

一怔，申屠艮道：「你愛上她了？」

「你就別管了。」

申屠艮一聽，忽的哈哈大笑起來。

「哈……莫非你要爲她贖身？」

令狐爽道：「多少錢？我不叫師父吃虧。」

申屠艮向那伙計道：「她的身價多少呀？」

「一個巴掌五十兩。」

令狐爽已自袋中抽出一張百兩銀票，道：「你們開妓館講的是弄銀子，我不叫你們吃虧，吻，加一倍，一百兩銀子，拿去！」

他把銀票抛在伙計手上，立刻拉了姑娘就走。

姑娘用力掙開，道：「我還有賣身契呀！」

令狐爽一聽，對那伙計道：「去取來！」

伙計看向申屠艮，見申屠艮向他點個頭。

立刻，伙計跑進大門去了。

申屠艮笑對令狐爽道：「你愛雜種姑娘呀！」

令狐爽道：「師父，你成全。」

申屠艮道：「若不是受了我們幾個老的感染，令你在洞中聽得全身發癢不自在，也要找個姑娘呀，哦操，你怎麼能同師父們比呀，你小子不練功夫了？半途而廢學個半調子呀！」

令狐爽道：「不會，不會，我反而學得更勤快。」

果然，那伙計取來一張姑娘賣身契。

令狐爽接在手上，他掌心一搓，碎了。

「師父，打擾了，你不論在幹甚麼，請繼續，我們走回去了。」

「去那兒？八仙洞她不能進。」

令狐爽道：「我兩天後再回洞，我忘不了公冶師父要回來教我功夫的。」

申屠艮哈哈一笑，道：「小子，要快活呀，找家有澡堂子的大客棧，你二人去洗鴛鴦澡，論功夫，雜種姑娘會按摩，肯定叫你舒服得齜牙咧嘴。」

令狐爽哈哈笑了。

「再見了，過幾天說不定你們四位就會進關了。」

「進甚麼關？」

「噫，師父，魏忠賢的乾兒子叫……叫……」

「史豆豆！」

「對，叫史豆豆的傢伙，他藏在天水關呀。」

申屠艮嘿嘿笑了。

令狐爽拉了姑娘往城外走，城門口，姑娘對令狐爽道：「你是個有錢大少爺。」

令狐爽道：「你可以走了，我還有事要去辦。」

姑娘道：「我同你一起走，好不好？」

令狐爽道：「你要同我一走，我就送你去怡紅院。」

他轉身而去，立刻又走到大街上。

先是找到「上官賭坊」，賭坊中的煙薰死人，令狐爽向那賭坊伙計打聽，知道上官文正在賭坊中狂賭，他笑笑，心中大叫：「太好了！」

令狐爽再走到「公羊大棧房」，大門口已見公羊山在一張長櫃枱上算老帳，三個管帳的唸帳本，四個伙計辟哩叭啦的打着數目。

令狐爽又笑了。

令狐爽就不要去找養馬場了，因爲申屠艮已告訴過他，兩天半之後，公冶長就會回去八仙洞傳他的功夫了。

令狐爽幾乎笑出聲音來，祇見他拔身狂奔出了城，一路奔往清風谷去了。

* * *

令狐爽先發現他的馬還在二道嶺的林子裏，再轉到那大片石草堆上面，令狐爽學馬叫。

他一共叫了七八聲，才聽得附近傳來轟的一聲響，令狐爽急忙飛躍過去，果見有個洞口。

那也是他第一次來過的洞口。

那一回他跟了申屠艮進去的，弄得他迷迷糊糊的。

這一回不同了，令狐爽抬頭看，身後傳來忽通一聲響，洞口不見了，洞壁上的長明燈却亮了。

先是，他仔細看右邊，三尺高處果然出現個三角形石頭嵌在石壁上，年深久遠不清楚。

再抬頭，他看向左面洞頂上，果然又發現另一個三角形石頭在上方。

右邊三角形指向內，左邊的是往洞口出。

令狐爽一邊往洞中走，他一邊吹口哨，得意呀！

他緩緩走在石洞中，至少走了一里半那麼久，忽的，他凝聚了內力大聲的吼叫了。

「哦吼……哦吼……」

他又叫了五七聲，八仙洞中有反應，傳來足音好像有人在奔跑。

隨之，又聽得尖聲呼叫：「獅

王，獅王！」

令狐爽聽得汗毛也立起來了。

他厲聲大叫：「長孫明月，我來救你了，你快告訴我，怎麼才能找到妳。」

他叫着，走着，八仙洞中傳來一聲男人沉悶之聲。

「站住！」

「你是誰？」

「老夫叫你站住，你就別動。」

令狐爽這還是第一次在這八仙洞中聽到了別的男人聲音在吼叫，他有些驚訝，也有些興奮。

令狐爽道：「好，我不動，你出來吧！」

祇聽那人嘿嘿冷笑，道：「小友，你好大的膽子，你不要命了？」

令狐爽道：「你又是誰？」

那蒼老的聲音却又吼道：「小友，你祇不過習了申屠艮一招刀法，你就想救人呀！」

他似乎帶着生氣的又道：「天下祇有獅王親身前來，才有希望救出人去，而獅王被囚亡魂嶺老龍洞中，他也活得好慘，你……」

令狐爽道：「聽口氣，你知道的不少呀！」

蒼老的聲音道：「外間事情知之不多，但通天教之事，老夫知之甚詳。」

令狐爽道：「我的時間不多，趁着四邪在銀川，快放出長孫明月，我要救她回關內。」

蒼老的聲音叱道：「胡說，放了，你能救走她嗎？你憑持甚麼本事？」

他沉重的又道：「你此刻有勇無謀，反而害了她。」

令狐爽吼道：「出來，出來試試我的功夫。」

蒼老的聲音道：「好，你開始往前奔走，我們有十二星將在此，你若闖過去，我們放人。」

令狐爽一聽，大吼一聲，道：「他娘的，通天教中二十四星將也背叛了獅王呀！」

他此言一出，蒼老的聲音吃一驚。

「你小友如何知道通天教二十四星將之事？」

令狐爽道：「少囉嗦，我是不會告訴你們這些叛徒的，出來，本人這就不客氣非收拾你們不可。」

蒼老的聲音道：「難道是獅王？他……果然仍在？」

令狐爽道：「你們放人嗎？」

蒼老的聲音道：「爲了試一試小友的功夫，少不得咱們出招了。」

「來吧！」

「你開始往前走，小心了，需知咱們萬一把你殺了，反而是有功無罪。」

令狐爽道：「我知道，我開始走了。」

也不知怎麼的，忽見兩邊石壁上多了許多長明燈，照得石洞反光。

令狐爽把雙掌凝聚十二成功力，他的兵器藏在二道嶺附近的柏樹上。

但他仍然把「八仙金像」的功夫運在全身，他心中明白，如果闖不過，他就很難再出來。

忽聽那蒼老的聲音道：「小友，你不可逞一時之勇呀，需知十二星將……」

令狐爽道：「少來，我聽過通天教二十四星將，可是我不怕，來吧！」

他此言一出，蒼老的聲音驚道：「是誰告訴小友的？難道是……」

令狐爽嘿然冷笑，道：「怎麼，我說中了嗎？」

蒼老的聲音傳來，道：「不錯，通天教是有二十四星將，但已分成兩邊了，另外十二星將，身處在終南山的老龍洞中。」

令狐爽一聽，也是心中一怔。

他想不到老龍洞中還有十二星將駐守，可見這四魔四邪是如何的把這批通天教的殺手控制得如此嚴密。

令狐爽心中更加奇怪的乃是這蒼老的聲音，聽起來又不像有敵意，而是帶着幾許的無奈，不由問道：「喂，你們乃通天教二十四星將，爲甚麼背叛你們教主？」

蒼老的聲音叱道：「胡說，我們幾曾背叛通天教！」

令狐爽道：「那又爲何聽四邪的命令反把教主夫人囚在這九宮八卦洞中？」

蒼老聲音也立刻答道：「小友，你如果想知道其中原因，那就闖吧，如能闖過這九宮八卦洞，老夫自當把眞實原因告訴你。」

令狐爽聽得全身一緊，重重的道：「好，我這就開始往陣中闖了，各位，咱們手底下見眞章吧！」

石洞中突然沉寂下來，還眞靜，靜得便是往地上掉一根針的聲音也聽得到。

令狐爽帶着充滿俠義的精神，玄功內力運至十二成，八仙神功令他的身軀幾乎快飄浮起來了。

他有着失重的感覺，把身子一側便往洞內走去。

令狐爽不忘右側三尺高處的三角指標，更發現每一處轉彎處就有個十字洞岔路，若非認識指標，祇進一個彎道就會被引入迷宮，休想順利出來。

九宮者有九個彎道，每個彎道四條石洞，這八仙洞中一共就有三十六條石洞，然後再按八卦佈陣，

一般人別說是攻進來，便是想走一趟這九宮八卦陣，也會走得這人暈頭轉向不知東南西北。

* * *

令狐爽在長明燈的照耀下，他看得清認得準，祇不過當他剛轉過第一道大彎的刹那間，忽聽那蒼老的聲音道：「小友，請等。」

令狐爽道：「幹甚麼？」

蒼老的聲音帶着幾許關懷的道：「小友，你就這樣赤手空拳闖這九宮八卦陣嗎？」

令狐爽道：「那要怎樣？」

蒼老之聲傳來，道：「我們佈下六道死門，每道死門皆有四把短兵刃，四把短刀，之外尚有飛刀兩人侍候。」

蒼老聲音一頓，又道：「天下沒有人能赤手空拳通過到第三關，當年教主可以通過，但教主手上的兩件兵器實非尋常，小友，你不可冒死闖入呀！」

令狐爽一聽，帶着洩氣的道：「我不甘心。」

蒼老的聲音道：「實情如此，不要因爲救人，人未救成先害了自己。」

令狐爽一聽之下，他轉頭就走。

他退得很快，不多久便出了八仙洞。

令狐爽很少如此難過，他決心去取那兩件兵器了。

令狐爽奔到了那棵大樹下，剛抬頭，忽聽遠處有人在呼叫。

「令狐爽，是你呀，是不是在練功呀！」

令狐爽轉回頭，祇見有兩個漢子往他這面奔來了。

令狐爽立刻又樂了。

常言道得好……來得早不如來得巧，這兩個花子元老來得眞是太好了。

那不正是田和與池水二人嗎？

令狐爽笑着迎上去，道：「二位長老，你們怎麼也千里迢迢的走來這賀蘭山區呀！」

田和道：「找你呀！」

「找我？幹甚麼？」

田和道：「我們當家同你一起到了大漠，我們要找當家的，對了，對了，怎不見我們當家的人呢？」

令狐爽道：「回百花谷去了，他同那個叫水中花的一同去百花谷了。」

池水道：「那得快派人去追了。」

令狐爽急問：「有甚麼重大事情嗎？」

池水道：「兄弟們已集中在天水，而且又發現那個史小豆的莊子裏把人派出四鄉搜糧，正是下手好機會。」

令狐爽道：「太好了，哈……」

田和與池水還以爲令狐爽指的是這次打劫史小豆的機會太好了。

其實令狐爽說的另有他情！

令狐爽對田和二人道：「二位長老，那就快到銀川鎮，先找那申屠艮四人呀！總不能回頭追上西門幫主以後，然後再回來找他們四人吧！」

池水點頭道：「如果申屠艮四人不在八仙洞中，我們怎知道他四人在那裏？」

令狐爽道：「二位長老，我這三天是假期，你們的這一次任務我是沒有份的了，我同個雜種女去遊玩了，哈……」

他把手一揮，又道：「再見了。」

令狐爽愉快的走了。

他走得眞輕鬆自在，就好像他眞的去同那個脫尼瑪姑娘去渡假似的。

池水與田和二人一怔，但又立刻往銀川鎮奔去。

這二人當然是去敦請那四邪聖出馬了。

* * *

令狐爽登上山上看得遠，他幾乎是撫掌大笑了。

令狐爽心中在想：「眞是天賜良機，怎麼會這麼巧，偏偏這池水與田和二位長老找來了。」

令狐爽並不急往洞中去救人。當然，他更不急於上那棵大樹上把齊大天瞻他的兩件兵器取下來。

令狐爽找了一處十分清爽的石林中，雙腿伸展，雙臂箕張，四肢攤開，他閉目養起精神了。

他心中十分明白，再走入八仙洞中，那就是一場生死之搏了。

這天直到天快黑的時候，才發現從銀川鎮那面一路奔來四個人，這四個人一路奔跑，口中敞開了罵大街。

「他媽的，流水帳算一半呀。」

「操，數了羊隻近萬，還來吃上一口酒吶！」

「快了，幹完這一趟買賣之後，老子要開始打坐一個月，看一看，沒有老頭的那兩句謁語會不會衝過天關當他娘的老神仙！」

這個人不是別人，申屠艮是也！

另外三人也正是那公冶長、公羊山、上官文三人。

祇聽公冶長對申屠艮道：「那個小王八蛋，眞同一個雜種女子去泡了？娘的，他不是還練金鐘罩鐵布衫呀，他不幹了？」

上官文大笑，道：「公冶長呀，你不會眞的希望那小子跑在咱們的頭上撒尿吧！」

「哈……」

上官文大笑，道：「那小子習了咱們每人一招半式，他就想成氣候呀，哈……」

公羊山道：「他如果以為他可以造咱們反了，娘的，我三招之內劈了他。」

「塞上殺手」公羊山原是個心狠手辣的人，他口出此言，一股殺氣自他的雙目中閃現。

這四個邪道魔頭一轟到了那大片石林中，沒多久就聽得鳥兒尖叫聲。

隨後，有個石道露出個洞口來。

鳥聲消失了，人也不見了。

但令狐爽心中明白，這四個邪魔進洞了。

天色漸黑，月光灑下一片銀白，令狐爽以為這四邪魔今夜不會出洞了，不料祇半個時辰，忽聽有馬匹在嘶叫，不旋踵間，四個黑呼呼的影像自一道石樑後一衝而出，馬上坐的正是公羊山四人。

這四人的打扮也變了。

這四人在銀川鎮上的打扮那是紳士模樣，一副笑容可掬可親樣子，如今……

如今這四人穿着殺場的衣衫，帶着鋒利的傢伙，便是他們的話聲也令人聽了以為是厲鬼一般嚇人。

這四邪邊吼邊笑，一溜烟似的連夜往關內狂奔而去，他們那吼叫聲，三里外還傳回來。

令狐爽哈哈笑着走到了那棵他藏着兵器的大柏樹下，祇見他雙臂一張拔身上樹上。

令狐爽自樹上取下了斷腸劍與日月環。

他心中想着：「這八魔眞混蛋，原來他們祇教了一招功夫，留下九成，隨時要他的命呀，眞不是東西。」

令狐爽還以為他祇要在八魔身上每人學一招兩式的，合起來就足以打敗他們之中的任何一位，如今聽了這話，他為自己慶幸。

因為他如今學的是通天教至高武學，八仙神技。

令狐爽如今更增加了要救人的決心，祇見他稍做準備，便大步往八仙洞前的那片荒石林中奔去。

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那兒有個出入口是敞開的，就好像專為他所開。

令狐爽知道這兒有幾個出入口，每一個出入口必也是四邪各自進入的洞室出入口。

令狐爽不多猶豫，立刻低頭走入洞中，他已全身凝聚了功力，隨時準備一搏。

他仍然觀察着右邊三尺高處的三角形尖處指的方位，那開始有了三角形的地方，石洞已十分寬敞了，寬敞得宛似莫高窟千佛洞一般。

令狐爽又走了上半里遠處，忽聽一聲大吼道：「不干，厲鬼二星將來也。」

隨着這一聲厲吼，附近彎道處發出「忽通」一聲怪響，三個石道封閉了，祇留正前方的石道反而變大一倍，有兩個黑衣怒漢披着長髮，每人手上那兩把短斧正閃閃發出窒人的冷芒，這二人臉色煞白，雙目如炬，死盯着走來的令狐爽一眨也不眨的像厲鬼。

令狐爽正想先禮後兵，上前打個招呼，不料他剛在中央部位站定，四把利斧已往他的身上砍來了。

令狐爽見這光景，他左手日月環打橫掃，右手斷腸劍快逾流光一現，掃殺出去。

他用的也正是通天秘笈上的八仙金像第一招。

就聽叭叭之聲連響，四把短斧被他連鎖常削，已落在地上有三把，令狐爽抽環出環，兩個黑衣大漢背上已各自中了一記。

隨之「哇哇」之聲起處，這二人口吐鮮血往洞壁上撞去，便也露出另一條通道。

令狐爽自己也吃一驚，他眞不敢相信如今他有這麼了不得的功夫。

他是越發的膽子大了。

仔細觀看石壁，果然又有三角指標出現。

令狐爽大吼一聲：「殺！」

他這是叫的甚麼意思？實乃為自己提高士氣壯壯膽，就在他奔出十八丈遠處的彎道處，忽的又是一聲「呼通」響聲，石壁立刻又變了。

那前面的石洞也放大一倍，他剛衝過去。

「咻咻咻」之聲驟起，已有兩把鋒利的飛刀打中在他的前胸後背上，却又被他抖落。

令狐爽大怒，再是一聲狂吼：「殺！」

果然，自前後閃出兩個黑衣人來。

其中一個黑衣人還吃一驚的道：「小友，你練過金鐘罩鐵布衫？」

令狐爽已在憤怒。

他何止練了金鐘罩鐵布衫，他的身上還穿了一個武林至寶的金絲軟甲。

令狐爽答非所問的叱道：「你二人可惡，竟然偷襲本人呀，看劍！」

他揮劍疾殺，便也挑出十二把飛刀紛紛往他的身上勁射而來。

那麼多的飛刀，在燈光的照耀下，宛如星海下瀉，威力驚人。

令狐爽的日月環灑了個巨大的半徑掃出，他這一掃間不得了，那麼多的飛刀全數被他的日月環吃掉

了。

那當然不是一口一口的吃掉，而是被吸住了。

令狐爽舉着吸滿飛刀的日月環，大吼：「來吧，射出你們的飛刀吧！」

兩個黑衣大漢錯身間，飛刀再射向令狐爽的下三路。

令狐爽抖然狂劍疾掃，八仙神像第二招施出來了。

劍光眨閃中，兩道紅光灑出來，兩個黑衣人抖着四條手臂往外衝去。

嘩啦啦一聲起處，前方出現一條石道，兩個大漢疾奔而去，頭也不回。

令狐爽大叫：「承讓了！」

他有能力把這二人的雙臂劈斷，但他祇是把這二人的臂削破。

令狐爽心中明白，通天教中二十四星將必有不得已的苦衷，這種無奈，正是他欲發覺的。

他祇有打敗此地的十二星將，或許可以問出十二星將為甚麼非聽命於四邪不可的原因。

令狐爽仗劍再往另一彎道奔去。

石道中走一半，便發現前面寬敞處站了兩個人。

這二人短小精幹，仍然掩不了他們灰白的鬢髮。

兩個人四把短戟，威風凜凜的等着他的到來。

令狐爽已闖過兩關了，來到二人面前，也不說話，舉起手中兩件兵器，大吼一聲：「殺！」

兩個矮壯漢子見這少年人那副豪氣干雲的樣子，彷彿看到天神下凡，各把雙戟疾刺，同時也大吼着撲上來了。

令狐爽忽在心念間抖出那招「隨心所欲」！

這招劍法乃宇文鳳所授，其中兩式為「開腸破肚」與「挑心切喉」。

令狐爽已是第三次使出這劍法了。

不料對方雙戟也有妙招，雙戟疾鎖，另外兩隻雙戟分左右疾刺而到。

令狐爽幾乎被刺中大腿，若非左手日月環下壓，他就會當場濺血。

到了這時候，他才明白，如若不是修到八仙神像秘笈，他實難再往前闖。

危機中，令狐爽提眞氣，發內力，雙足平伸又踹，大吼一聲，八仙神像第二招使出來了。

只見四把短戟也在此時罩過來，於是，就聽一陣折鐵聲，金焰迸濺，立刻傳出兩聲「哎呀」！

兩個矮壯老人已抖着雙手鮮血往兩邊閃開來。

令狐爽這時低頭看，褲子被刺破一個洞，忍不住的咬牙道：「他娘的，遇上強手吃癟了！」

他指的是他修習的宇文鳳傳的功夫。

* * *

令狐爽直往三角指標前奔去，回頭看，已不見那兩個矮老人了。

就在這時候，忽又傳來蒼老的聲音。

「小友莫非習了我教秘笈上的功夫？太也不可能了，你是怎麼練成的？」

令狐爽道：「老前輩，借你說過的那句話，咱們還是見過眞章以後再說吧！」

蒼老的聲音道：「至少老夫已猜中，小友必已見過本教教主了。」

他忽然一聲浩嘆，又道：「太久了，等了這麼多年，天可憐見喲！」

令狐爽道：「老前輩，聽你之言，應是友，拉開這八卦陣來又似是敵人，你怎麼說？」

那蒼老的聲音道：「小友，你已闖了三關，何不等到再過三關再問？」

令狐爽道：「是你在問，並非是我呀！」

他怎知老人是為了叫他喘一口氣呀！

一個人連殺三陣，打敗六人，而且這六人均非泛泛之輩，每一投足伸手，均含有無窮內力。

令狐爽修習通天秘笈上的八仙姿勢，若非服了百花谷中的天王花根汁，只怕雙方兵器撞上的時候，令狐爽的兵器早就被撞飛了。

令狐爽當然還不知道這個重要的因素。

* * *

此刻，令狐爽不再猶豫了，他仗劍往洞內走去。

前面似乎是反方向旋轉，那彎道處宛似十字路，當他快走近的時候，十字路變成一個大石洞。

令狐爽抬頭看，只見又是兩個手持旋頭刀的怒漢併肩等着他了。

那架式也嚇人，兩個人滿臉毛鬚，只有上唇有修剪，披着滿頭花髮，四隻眼睛如銅鈴一般。

令狐爽對這二人彎個腰。

「請了。」

兩個老人也木然的點點頭。

他們好像不太喜歡多口，緩緩的平起手上的旋頭刀，且一步一步的往令狐爽逼近。

令狐爽突然厲叱：「殺！」

斷腸劍在他的內力促使下，突然暴長三尺，人未及到，劍尖已往兩個老者身上逼去。

於是，在這個石洞中傳來一陣叮噹聲，隨之就是一片片紅光洒下來。

只見兩個老者的旋頭刀斷成數截，二人撞在一起，露出無奈的長嘆。

「小友，你過關了！」

另一老者取出布巾在爲自己包紮，他還臉有喜色的對令狐爽點點頭。

那老者上下看着令狐爽，道：「去吧，前面還有兩關，唉，你的表情，彷彿令老朽看到當年的教主，小友，你善自修爲了！」

令狐爽道：「二位前輩，我小子已糊塗了，你們這是甚麼呀？是敵又是友的！」

那老者吮着臂上鮮血，道：「老實說，當你救走教主夫人之時，不出一月，我等就會黑死在這石洞中了！」

「黑死？」

「是的，而且死得如一灘黑泥！」

令狐爽聽得大吃一驚，道：「難道你們服過甚麼劇毒之物？」

那老者道：「不錯！」

令狐爽道：「必是申屠艮他們坑了你們。」

「他們已坑了我們十二人二十年了。」

令狐爽道：「他們也拿了解藥？」

那老者道：「是的，有解藥，但難除根，我們每逢圓月之夜，才會服一次解藥，我們已不抱希望走出此洞室了。」

令狐爽道：「爲甚麼不能根治？我不信。」

那老者道：「小友，可知有一種鳥叫鴆嗎？」

「那是甚麼鳥？」

「一種毒鳥，其羽毛最毒不過，當年四川唐門唯一傳人唐大山，他用十公斤鴆毛燒成焦灰，拌在酒中，我等誤以爲甘露而服上這些毒酒，才會被八大護法控制。」

令狐爽道：「好，我會找上四川唐門，向那唐大山索取解藥。」

「唐大山早死了。」

「死了？」

「是的，當我們喝了毒酒以後，八大護法又取了解藥，就把唐大山殺了。」

令狐爽一聽也吃一驚：「申屠艮八人眞的狠吶！」

那老人道：「小友今來救教主夫人，也是一次機會，如果申屠艮他們在洞中，只怕更難了。」

令狐爽道：「難道唐門沒有別人了？我找他們別的人，應可以有機會知道如何解救。」

老人搖搖頭，道：「唐門早完了，當年東廠想把唐門拉過去助他們，但唐門未答應，聽人說唐門一夜之間被大批番子燒得片瓦不全。」

令狐爽道：「爲甚麼你們非要對我出刀？」

老人無奈的道：「小友，我們如果不出刀，等到申屠艮回來，他們必不會再把解藥給我們。」

他頓了一下，又道：「通天教當年對於護教不力之人，殺無赦！」

令狐爽總算明白一大半內情了。

他的心中不由泛起一股憐憫之心。

猛古丁，那老者暴吼一聲，道：「咄，你不可有惻隱之心，休爲我們擔心，快去吧，還有兩關等你去闖。」

另一老者接道：「我們不挨刀，他日就會死得早。」

令狐爽明白，他如果不放這些人身上的血，等申屠艮他們回來就慘了。

令狐爽仗劍往前走去了。

這一回似乎又往右急轉彎，十幾丈處忽見一個石階，就在石階上併站着兩個手握護手雙鉤的白髮大漢。

從這些人的面貌上看，好像都是泛白色的臉皮，只不過他們的雙目是凜烈的。

令狐爽把頭猛一抬，冷冷道：「二位前輩請賜招。」

左面的一人木然的點了一下頭，忽的雙鉤並舉，平飛而往令狐爽撲來。

令狐爽錯身抖出左手日月環，另一老者已自台階上滾地而到，洒出一片鉤芒，這種殺法，一般武者就會陷於手忙脚亂中了。

令狐爽却能彈身而起，他上交下攻，急旋身手，長劍已帶起一溜鮮血來。

八仙神像他已用到一半，果然越用越覺奇奧，那已不是一般出招對敵手法，而是由敵人的攻勢上誘發出一股無堅不摧的力量，反而及時打擊敵人。

令狐爽下手留分寸，因爲他已明白這八仙洞中的十二星將心中的無奈。

當他的劍尖挑刺在那老者的曲池同時，日月環反手撞上另一老者氣海，他已站在台階上了。

回頭看去，兩個老者斜在一邊發出無奈的苦笑。

「二位前輩，承讓了！」

他轉身大步往洞中走去，心中在琢磨：「應該還有兩個了吧！」

就在他正想着來最後一關要如何動手時，忽的傳來兩聲低號，彷彿有人在喘息。

令狐爽一怔間，忽見前面有個急轉彎處，兩個大漢正自分別坐在石洞邊上，這二人的肩上均已流着鮮血。

令狐爽還以爲他二人自相殘殺吶！

忽聽一人道：「少俠，你已修了通天秘笈神功，假以時日，不可限量，我二人自也明白，非受傷不得以求苟活，我們自己動手自傷，你已闖過六道玄門，我二人守的是玄宮，我乃金晁星，他是銀晁星，我二人衷心願你成功。」

只見這二人負傷往另一洞中走去。

令狐爽怔了。

他原本又要出招的，豈料這二人自己動手把自己刺傷，實出人意料。

令狐爽見這光景，立刻再看路標，往洞的深處奔去！

齊大天的獅吼能引起那天魔女的注意，那麼，他此刻何不大叫幾聲，也好知道天魔女被囚的地方。

於是，令狐爽作獅子吼了。

「哦吼！」

「獅王！」

令狐爽立刻覺得回應就在附近，他改成追問了。

「是長孫明月嗎？我是來救妳的。」

「誰？你不是獅王？你就救不了我出這八仙洞。」

「我已經打敗十二星將了，妳在那兒？」

「過來，過來，再往前走十丈，旋向上方，你就看到一個石門了。」

長孫明月的聲音是尖吭的，但也缺少中氣，令狐爽一聽之下就明白。

令狐爽還是依言奔了十幾丈遠，果然，一座石洞門被一扇巨大又笨重的木門鎖得牢牢的。

那木門有個半尺方口在下方，令狐爽奔過去，低下身子往裡面看去，他看得大吃一驚。

只見灰暗的石洞中發出一股子霉臭味來，一個枯槁的老太婆模樣的人，她銀髮曳拖在地，那一雙枯瘦得皮包骨的雙手，木然的放在兩膝上，正自側耳偏頭聆聽着。

忽的，那老女人低叱：「誰？」

令狐爽幾乎落淚，這個女人啊，當年叱咤風雲的通天教夫人，江湖上的天魔女，如今竟然如此可憐的被囚在這黑洞室中，而她的姐姐，長孫玫瑰，身處百花谷恨得她的這個大妹子入骨三分，可見「情」字果然能美化人生，更能毀滅人生。

令狐爽側面望着囚室，道：「是長孫前輩嗎？」

「誰？」

「在下令狐爽呀！」

「甚麼令狐爽？」

令狐爽道：「前輩，我就直說了吧，小子我叫令狐爽，今年一十八，家住虎牢關，我是見不得那八個老魔的坑人作風，巧的是我在終南山遇上了齊大天齊前輩，受他之託，我動了個心眼來救妳了。」

洞室中的女人果然就是那被囚二十年不見天日的通天教教主齊大天的夫人長孫明月。

這位天魔女聽令狐爽之言，不由嘆口氣，道：「小友，你勇氣可佳，兩次學獅吼，很像我丈夫的吼聲！」

令狐爽道：「多謝。」

長孫明月道：「你可以走了。」

「走？你不走？」

長孫明月道：「想走，二十年前就想走了。」

令狐爽道：「那就快跟我走呀！」

長孫明月道：「就憑你一個十八歲的少年人？你又未帶來千軍萬馬，能逃出他們的魔掌？」

令狐爽道：「前輩，我是乘虛而入呀，四邪去了天水，他們搶劫魏忠賢的乾兒子去了，至於洞中十二星將，我也一一打敗他們，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長孫明月把覆臉長髮一丈多長，猛的急急挽了個髮髻，她站起來又跌坐下去。

她的身旁傳來「嘩啦」一聲響。

令狐爽道：「你在洞室中也上了鐵鍊呀！」

「你有斷鍊功力嗎？」

令狐爽道：「我手上只有一把斷腸劍。」

長孫明月道：「那是我丈夫的兵刃，太好了，你快進來了，那劍乃斷金切玉寶刃！」

令狐爽一聽之下，伸手運功，在門鎖上用力一扭，「卡喳」一聲，門鎖斷了。

令狐爽仗劍而入，室中那股子臭氣，實在令人欲嘔！

他撲過去，運足力量，抓起連在石壁上的鐵鍊上「鏘鏘鏘」連砍七次，才聽得「卡」的一聲，鐵鍊斷了。

那鐵鍊的一端，鎖扣在長孫明月的右足踝上，一時之間未能削斷。

令狐爽已急了，道：「前輩，我背你先出洞去，咱們立刻進關。」

長孫明月雙目幾乎難以張開，原因是門對面的壁上，有光線射過來。

要知一個人長年累月不見光已二十年之久，眼睛很難立刻適應。

令狐爽吃驚的是這老人家幾乎不足四十斤重量。

他宛如背了一具骷髏的衝出了這間囚室。

此刻如果再有十二星將中的人出手攔他，令狐爽就會下決心殺人

了。

就快走出八仙洞了，忽聽一衆星將等齊聲呼叫。

「夫人，夫人，多多保重！」

長孫明月一聽之下，潸然下淚，她忽然尖聲道：「我知道你們身上中了鳩毛劇毒，我也有，如果我有幸解去身上鳩毒，必來爲你們把身上鳩毒解除。」

又聽幾聲大叫：「夫人，保重。」

令狐爽聽得吃驚，這些受人控制的武者，那種無奈的呼叫，着實聽得人心一沉。

這就是江湖，江湖上太多的人無奈，江湖上祇有少數人物喜歡騎在別人頭上呼風喚雨。

因爲江湖上太多的愚昧之人，心甘情願的被這少數人利用，並爲之搖旗吶喊。

如果說那些被控制得喘不過氣而又屁也不敢放的人是可憐蟲，那麼這些搖旗吶喊的人就是一羣狗，因爲狗是會聽他的主子指使去亂咬人的。

通天教中二十四星將祇是無奈，他們不是狗，更不想當狗，他們看着長孫明月的離去，祇有祝福。

＊　＊　＊

令狐爽背着長孫明月走出八仙洞，那長年住在黑暗中的女人，一頭銀絲泛出極光，只是雙目却如同瞎子一般，急得她尖叫：「我看不見了。」

令狐爽却笑了，因爲，不遠處有兩匹馬拴在樹下，那馬還配妥了鞍，還掛着水袋乾糧。

「太好了，有馬了。」

他把長孫明月扶在鞍上，道：「夫人，小子我帶你入關去。」

長孫明月道：「小友呀，你帶我去甚麼地方？」

她想了一下，又道：「我身上中了鳩毒，若不在圓月之夜服下解藥，兩天之內毒發而亡。」

令狐爽吃驚的道：「這可怎麼辦？」

長孫明月道：「老身祇有一個願望。」

「你快說！」

長孫明月道：「把我送去終南山老龍洞中，我要與我的丈夫死在一起。」

令狐爽道：「如果送你去死，我何必多此一舉？」

長孫明月道：「送我去老龍洞，你已經做了一件大大的功德了。」

令狐爽突然心中一亮，道：「夫人，我送你去百花谷，百花谷谷主必有辦法解你身上之毒。」

「住口！」

長孫明月聲色俱厲的道：「你若送我去百花谷，還不如再把我送進八仙洞去。」

令狐爽聽得吃一驚。

他以爲這個女子性子剛烈，親姐妹情仇幾十年，如今仍然忿恨如昔，太可怕了。

一頓，令狐爽道：「有了。」

長孫明月道：「有了甚麼？需知少提百花谷。」

令狐爽心中一緊，猶不得他火大了。

「妳這個鐵石心腸女人啊，妳在八仙洞中吃的苦頭還不夠呀，我知道妳同妳老姐長孫玫瑰之間的事情，可是那已經幾十年過去了，便是妳老姐也心有悔意，妳爲甚麼不多想想，妳們的父母在天有靈，見妳們如此把對方恨之入骨，他們會哭的呀！」

他越說越氣，又道：「兄弟姐妹可以無情，却不可以無義，我的玄空先生常說，人講五倫，缺一不是人，妳是妹子呀，奉父母姐爲長，你這個妹子也太過份了。」

長孫明月叱道：「人爭一口氣呀……你……」

令狐爽道：「同外人爭一口氣，妳們是同胞姐妹，出的都是你們父母給你們同樣的氣，爭甚麼？操！」

長孫明月嘆道：「死也不去百花谷。」

令狐爽道：「不去百花谷了。」

長孫明月臉帶喜色，道：「小友答應送老身去那終南山老龍洞了？」

令狐爽道：「送去老龍洞呀，你們死一雙。」

「那去甚麼地方？」

令狐爽道：「咱們去河南唐河。」

長孫明月道：「去那地方？找甚麼人？」

「毒王白無忌。」

「老身記起來了，白無忌是在唐河。」

她想了一下，又道：「唐河白無忌人還在世上呀，這人最愛銀子。」

「這世上人人愛銀子。」

長孫明月道：「小友，你有銀子嗎？」

令狐爽一笑，道：「我身上就是多金，哈……」

長孫明月道：「是的，本事大到可以進出八仙洞的人，這個人還會缺少甚麼？」

令狐爽道：「我的銀子來路清楚呀！」

長孫明月道：「老身很想試試你的功力，但還是免了，因爲你一人打敗十二星將，若沒有幾手絕世武功，你很難走出八仙洞。」

令狐爽在馬上哈哈笑了。

長孫明月很想知道獅王齊大天的近況，她這一路上不停的問。

令狐爽祇能說出他沒有見到獅王，祇是聽說話而已。

長孫明月在馬上，她伸手道：「快，把那日月環拿過來，我摸摸。」

令狐爽把日月環交在長孫明月手上，祇見這長孫明月那骷髏般的一雙手，盡在那金光閃閃的日月環上撫摸着，她口中喃喃，雙目掉淚，不知說些甚麼話。

祇不過這光景也令拉着馬韁繩的令狐爽感染了無限的傷懷。

令狐爽下決心要把這女人救出這眞正的「人間地獄」。

＊　＊　＊

令狐爽牽着長孫明月的坐騎，已經三天了，長孫明月的雙目仍然看不到任何東西。

令狐爽以爲她的雙目瞎了。

過午已兩個時辰了，前面忽然馳來一輛大車，令狐爽從很遠就看見了。

他也看到了趕大車的人，敢情來的正是那走出百花谷的水中花。

水中花應該與西門風一起去了百花谷的，爲甚麼他又駕車來到了大漠？

「嗨，水中花，是你呀，怎麼你又來了？」

大車勒住停下來了，水中花忿怒的叱道：「混蛋，以後別理我。」

一怔，令狐爽道：「噫，把人心當成驢肝肺呀，哦操，你是怎麼了？」

水中花怪聲怪氣的道：「令狐爽，你是不是尋我開心呀，我與花子頭走在中途，他告訴我他的妻女被趕出去了，既然西門吹花不在，我應該四處去找的，叫我回去幹甚麼？」

令狐爽道：「所以你中途又離開花子頭了？」

水中花道：「快進關內了，我要走，花子頭不答應，但當他的人馬往天水奔去，他說不管我了。」

令狐爽道：「我怎麼說這麼快你又到大漠來了？」

水中花道：「找不到西門吹花，我寧可被人迷昏，同那乖乖女在一起瘋吧！」

令狐爽道：「原來你們未進入百花谷呀！」

他此言一出，後面馬背上的長孫明月一震，道：「姓水的，又是百花谷？」

令狐爽立刻道：「他叫水中花。」

長孫明月道：「水淚是你甚麼人？」

水中花一聽之下，全身一顫道：「妳是誰？怎麼知道我爺爺的名字？」

長孫明月道：「你奶奶長孫友蘭，三十多年前死了，她是我的老姐呀。」

她此言一出，水中花大吃一驚。

令狐爽也驚呼：「還有個老姐呀！」

長孫明月伸手道：「過來，三姨婆摸摸你。」

水中花立刻跳過去，他握住長孫明月那枯柴似的雙手，驚呼道：「你……三姨婆呀，你……我怎麼從未聽二姨婆對我說過妳。」

「別提她，她恨我，就如同我恨她一樣？」

水中花道：「是誰把三姨婆妳弄成這樣子。」

長孫明月一聲浩嘆。

令狐爽道：「水兄，快扶你三姨婆坐上大車吧，我這是送她入關內，找人爲她身上中的毒除掉。」

水中花道：「我三姨婆還中了毒，甚麼人如此大膽。」

令狐爽道：「你少咋唬，快動手。」

不料水中花用力抱去，長孫明月的衣衫便隨之碎了一大片，嚇得水中花大叫一聲：「不好！」

水中花忙自大車上取出原來乖乖留下的衣褲，扶着長孫明月上了大車。

水中花親手爲長孫明月把衣衫換穿，他痛苦的道：「水家與長孫家乃武林世家，二家之人却落得如此凄慘，這算甚麼嘛。」

令狐爽道：「我就不會怨天尤人，我祇管眼前事，水兄，我們一齊下南陽，去唐河，找那唐河毒王白無忌去，他們二老必有辦法爲你三姨婆解去身上之毒。」

水中花道：「令狐爽呀，咱們先找一家好的客棧，叫來會侍候的女子，先爲我三姨婆好生梳洗梳洗，再買些好的衣裳爲我三姨婆換上。」

令狐爽道：「那也是你的孝心，咱們就這麼辦。」

長孫明月又見拭淚了。

＊　＊　＊

二十年白髮一丈二，如今去一丈一，祇留一尺挽髻在頭上，梳洗過的長孫明月，祇是稍作打扮，她除了骨瘦如柴之外，仍然難掩她當年的風采。

她的五官仍然流露出冷傲與艷麗，她的身段仍然那麼飄逸柳蟬，那足以令人聯想到她當年是如何的動人了。

水中花發覺長孫明月雙目失明，大爲着急。

「令狐爽，我三姨婆的眼睛呀，怎麼辦？」

令狐爽道：「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 唐耕心假裝上吊，引出連蓮，她是爲報恩而來，從而亦使他解開了保鏢永不失之謎。唐耕心爲好友顏學古找「血猴」龍三報仇，斷了他的右手，連蓮看在師父面上，暗中救走龍三，龍三師兄辛南星爲師弟報仇，二人以一百二十招爲限，唐耕心努力捱至最後一招，却被大空暗中用「輪廻刺」所傷墮崖，燕妮暗中看到一切，救起唐耕心……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冒險述病索藥方　郎中跟踪邀決鬥

李天佐綽號「聖手郎中」，醫術高明，身手也能躋身一流，所以名噪一時，因而弟弟「花花如來」雖爲空門中人所不喜，却也無人敢冒此大不韙招惹他們。

唐耕心好得多了，可以在內外院走動，但有的經脈還是不能暢通。他感到懊惱，情緒很壞。

燕妮道：「唐大哥，想開點嘛！這次我帶回來的藥你服了之後一定會改善的，何必想不開，身在武林，受傷是難免的。」

「燕姑娘不知道，好友爲我而犧牲，我雖把龍三殘了一手，仍感愧對學古兄，如果我的經脈永遠沒有起色……」

燕妮美目中蓄滿了淚水，主僕互視一眼，燕妮道：「唐大哥，天不絕人之路，我總以爲還是有法可想的。」

唐耕心只深深嘆口氣，沒說甚麼。背後主僕二人又在爭議，乳娘菊嫂道：「小姐，上次去賺『花花如來』，我就以爲太危險，也犯不着！」

「妳說甚麼？犯不着？」

「我就知道小姐不愛聽這句話，唐耕心開鏢行預知大敵要劫鏢，就派大少爺作一個香餌的差事，結果大少爺爲他送了命，我以爲他在利用大少爺……」

「菊嫂，不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顏鳳妮道：「我素知大哥的爲人，他工於心計，最長於設謀，所以我相信那次走鏢的計謀必是大哥獻計而實行的，而且大哥過去說過多次唐大哥夠義氣。」

「就算是大少爺獻的計，唐耕心就不該負責？」

「人家也沒有表示過不負責呀！」

「他欠大少爺的太多，所以小姐也不必因他是爲大少爺報仇受傷而屢次涉險，還是那句話，犯不着！」

「如果我以爲犯得着呢？」

「妳認爲犯得着妳就去吧！」

顏鳳妮回頭就走，道：「唐大哥要小心照料點。」

「不不！小姐，妳不能去。」

＊　＊　＊

「聖手郎中」李天佐到處行醫，沒有固定懸壺之所，好在武林中人不認識他的人很少。只是他的診費極高，一般人看不起。

現在李天佐就在這市集上一家天源客棧中駐診。

「老爺，」小斷是李天佐之徒，在門外抱拳道：「有個年輕女子來求醫。」

「叫她進來。」

不一會小斷引進一位二十左右十分美艷的少女來。李天佐四十七八，還不到五十，迄今未娶。賓主寒暄過後，少女說了來意，是她的叔叔爲友人助拳重傷，經脈滯礙不暢而來求藥的。

李天佐道：「姑娘只是說說，見不到病人很難處方下藥。」

「這也是實情，只不過由於太遠，且路也不好走，不願讓大夫奔波勞累，其次，小女子以爲，一位醫術高明，經驗豐富的名醫，小女子只要說出一些症候來，必然能瞭如指掌的……」

李天佐道：「這話有點道理，却又不全對，人身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的奇難雜症本就不勝枚舉，且往往有些症候又十分類似，如再加上練武者的一些體質變化，或受傷者所遭受之掌力之不同，治療起來也往往大不相同了。」

「是的大夫，所以我要說得再詳細些……」她把一切症候的細節都說了。李天佐目光一凝即斂，立刻處方，說是先服三劑試試看，如有起色就繼續服用，不必來了。

末了只收了三十兩銀子，大約是其他武林中人診費的十分之一。

少女在鎮上抓了三劑藥，儘快趕回。已經起更了，來不及叫門，越牆而入落在院中，聽到正屋中兩個男人交談，唐耕心的口音她聽得出來，另一個男聲有點熟，却不知是誰。

「回來了！」這陌生男子道：「姑娘回來了！也就知道我是誰了……」

顏鳳妮十分驚異，這會是誰呢？怎麼說她一回來就知道他是誰了呢？

菊嫂在外間茫然地望着她，自然也不知道這位客人的身份。毫無疑問，就連唐耕心也不知此人的來歷。

此人迄不說出來歷，似在等她，不是太神秘了？但是，她一脚邁入內間，與這客人四目相接時，却大聲道：「原來是李大……」

她本來要說「李大國手」，但她的反應太快，立刻看出李天佐的眼神中有一種極不友善的色彩，立刻改口，道：「原來是李大夫！」

「正是區區。」

「李大夫怎麼會先來一步？」

「只是一步而已！姑娘到了門口附近，在下才進屋，就提早這麼一點點時間。」

「李大夫此來……」

「當然是治病的。」

「這麼說這三劑藥是沒有用了？」

「當然，因爲在那客棧中，我已猜到妳可能就是害死舍弟的紅粉兇手，因爲照舍弟死前的描述，已把妳的外貌、身材、年紀以及神韻等等清晰地勾勒出來，而且附近也沒有如此年輕、美艷而會武功的人。」

「你很聰明，你却忘了令弟死有餘辜。」

李天佐並未反駁，道：「另外，我猜到這個受了重傷的病人必是一位一流高手！」

「未見人怎知是高手？」顏鳳妮緩緩走近唐耕心以身子擋着他。

李天佐傲然一笑，道：「一個有經驗的武林名醫，一聽妳說的幾個經脈滯礙不暢，我就知道，他的任、督二脈本已暢通，却因受傷而不暢通了。」

「可是我又沒有說他的任、督二脈已通呀？」

「不錯，可是妳說過他的『太陰脾經』不暢，以及『少陽三焦經』滯礙……」

「我也沒有提這兩個經啊！」

「妳不提這兩經，算妳聰明，只可惜妳的聰明還不夠，妳說過他的『天髎穴』和『天牖穴』不暢，『天髎』在頸下『肩井穴』附近，『天牖穴』在『腦戶穴』下側，這兩穴都屬『少陽三焦經』。至於妳說他的『衝門穴』『府舍穴』及再上去的『腹結穴』不暢，這三穴又屬『太陰脾經』。」李天佐道：「妳在別人面前使點小心眼，轉彎抹角，自然能打過馬虎眼，在本人面前却不成。因爲其他經脈暢通唯獨這兩經滯礙，顯示他的功力深湛，却受過嚴重內傷，必是一個罕見高手，結果居然找到了殘龍三的兇手及害我兄弟的女兇手，說來也算是天意……」

顏鳳妮厲聲道：「好個奸猾的賊！你只看到自己的兄弟死去，却忘了他在別人對決的緊要關頭施放『輪廻刺』，使唐大俠受傷而被對方打下絕壁的不幸，要不是命大，早就完了！」

李天佐冷冷地道：「如果是向舍弟挑明叫陣報仇，而因技不如人死亡，在下沒有話說，妳用的方法太陰狠毒辣！」

「他是活該！」顏鳳妮厲聲道：「如果世上還有比那方式更好的，我一定也會採用它！」

唐耕心聽了半天還是不大明白，雙臂一張，道：「兩位別吵，到底是怎麼回事，在下能否與聞？」

李天佐冷峻地一指顏鳳妮道：「問她！」

顏鳳妮低着頭說了計誘大空（李天佑），予以重創以及去找李天佐求藥的事，唐耕心十分意外，因爲她待他好得過了火，他實在想不出任何理由她必須這麼作，道：「燕姑娘，冒失身之險，九死一生之危，爲在下去作這種事，除了由衷感激之外，我實在想不通……」

乳娘菊嫂道：「這有甚麼想不通的？我們小姐久已心儀你的俠

名……」

「不！僅是心儀，尚不至於如此……」

乳娘菊嫂大聲道：「說了也無妨，我們小姐一半是爲你，另一半也是爲了她的哥哥復仇！儘管那一次劫鏢，大空並未如約在現場出現……」

唐耕心一震，道：「原來姑娘是學古兄的親人！」

「不錯！」乳娘菊嫂道：「她就是『一瓢山莊』莊主顏少爺的嫡親妹子顏鳳妮！」

顏鳳妮埋怨道：「我叮囑過妳，暫時不要揭穿的！」

「我本來也不想說！」乳娘菊嫂道：「可是再不說人家唐大俠可就把小姐看低了。小姐是我一手帶大的，小姐被人家蔑視，我受不了！」

唐耕心深深一揖，道：「我與學古兄是莫逆之交，學古兄的妹妹也就等於我的妹妹，鳳妮，妳瞞得我好苦！」

顏鳳妮道：「唐大哥，你是不是很不欣賞我的報仇方式？」

唐耕心道：「燕妹，老實說，如妳事先告訴我，我是絕對不會讓妳以這種方式去復仇的。」

李天佐道：「顏鳳妮，妳大哥的仇人是『血猴』龍三，妳應該去找他，舍弟向唐耕心施襲，如唐耕心親自對付舍弟，我也沒有話說，妳多事强自出頭，就必須自己來了斷這件事。」

顏鳳妮道：「我當然要自己了斷！」

「不！」唐耕心道：「此事由唐某引起，理應由唐某承當，如李大俠願另訂日期，自然很好，如果……」

李天佐道：「李某找顏鳳妮爲弟報仇理所當然，你正在病中，如允許以你取代她，那就是投機取巧，以强凌弱了……」

顏鳳妮道：「你指出一個對決的地點吧！」

李天佐道：「如妳有好的地點，自管說出來，如果沒有隱蔽而不受干擾之處，就在舍弟的墓地中如何？」

顏鳳妮點了點頭，時間是明夜三更正。李天佐往外走，道：「姑娘不怕我有詐？」

顏鳳妮道：「你是不是君子，尚言之過早，但至少你不是小人，因爲你今夜早到一步，如要乘人之危，唐大哥就危險了！」

李天佐道：「到目前爲止，我相信自己的對手算是入流的人物……」

李天佐走後，乳娘埋怨道：「小姐，怎麼可以到大空的墓地去？」

顏鳳妮道：「他要弄鬼，到別處也是一樣，正如我剛才所說的，他如果是小人，剛才早到一步，以目前唐大哥的狀況，自然難以應付李天佐的攻擊，況且他還可以施襲，就更是防不勝防了，唐大哥，你說是不是？」

唐耕心點點頭，却又喟然道：「剛才我本想要求對方改期，待我復原後由我出頭應付他，想不到燕妹竟包攬下來。」

「唐大哥，我不包攬也不成，他說得也對，我哥哥的仇人是龍三，害他的弟弟等於師出無名，所以他非找我不可，就算唐大哥能應付他，只要他不死，以後我還會遇上他的，只能廻避於一時而不能永久不見他。」

乳娘菊嫂道：「小姐，據說李天佐的技藝比李天佑要高些！」

顏鳳妮道：「我敢應約前往，就有七八成把握。」

乳娘菊嫂道：「人所共知，李氏兄弟非出自同一師門，但李天佑會『輪廻刺』暗器，誰敢擔保沒有傳給他的哥哥？」

唐耕心道：「菊嫂的顧慮也並非沒有道理，防人之心不可無，儘管李天佐的風評要比其弟好些！」

顏鳳妮道：「唐大哥，就算我面對『輪廻刺』，也不會出岔子，你大可放心！」

唐耕心和菊嫂互視一眼，都認爲她的信心太離譜了，雖說她的武功比顏學古還要高，但凡是能被稱爲武林中一門絕技，都有其霸道而不可輕侮之處。

況且弘法寺住持了塵，綽號「三斤鏢」，力大勁猛，百發百中，如他也出現在墓地中，又該如何？

唐耕心要去觀戰，乳娘菊嫂道：「唐大俠，你最好別去，免得小姐分心！」

顏鳳妮連忙向乳娘使個眼色，道：「唐大哥，當然可以去觀戰，也許臨場可以指點我出招的技巧……」

* * *

殘月在天，可以看清李天佑墓上的草芽。以此處作對決的場地，對二人都有激勵作用。一個必殺對方爲弟弟復仇。另一個也必須殺他，要不，她的唐大哥立刻就會陷入危亡境地中。

「嗆」地一聲，顏鳳妮撤劍在手，唐耕心未來，因爲他喝了一碗「痲沸散」昏睡過去，顏鳳妮騙他，說是治內傷的藥。

只有菊嫂伏在墓地外岩叢中。

此刻李天佐立着並未撤劍。乳娘在岩後低聲道：「小姐，妳可要小心了！他八成要用暗器！」

顏鳳妮全神貫注，但却一點也不緊張。以她的身手來說，似不該

如此篤定的，道：「李天佐，你爲何不撤劍？」

李天佐冷冷地道：「我本以爲舍弟太傻，可是現在，我的想法也變了……」

顏鳳妮道：「我不懂你的話！」

「舍弟被妳燙傷，形同厲鬼，回去後，立刻派人把我找來，本是要我代他復仇的。但是……」李天佐忽然長嘆一聲道：「在他臨終時，忽然改變了主意！」

顏鳳妮一楞，道：「我還是不懂！」

「舍弟突然要求我不必報仇！」

「甚……甚麼？他被我弄成那樣子……會要求你放棄報仇？」顏鳳妮立刻提高警覺。對方要施襲，一擊成功，自然要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方式使她注意力分散。

李天佐木然道：「是的，他說他本來恨妳入骨，但最後想通了，他既然喜歡妳，而且在他一生中所見過的女人之中，妳是最能使他盪氣廻腸的一位，妳害他，是由於妳不愛他，甚至妳已有了意中人。所以他對妳的誘惑，對妳以及對妳的意中人都是一種侮蔑……」

顏鳳妮幾乎不信自己的聽覺。「花花如來」會有此突變。不過，屠兒在涅槃會上尚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個壞人陡然徹悟向善，也很可能，何況是行將撒手人寰的檔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有善心才有善言。死亡來臨，實在已無再虛僞、隱瞞、妬妒、貪婪之必要，因爲死亡是一個生命的絕對休止。沒有人願把虛僞、隱瞞、忌妒和貪婪等帶到另一不可知的世界去。

當然，也並非所有的人都能作到這一點。所以有所謂：孔子只勉人生時用功。釋氏只教人死時作主，各有其深意在。

「小姐，妳千萬別大意……」

顏鳳妮自然一點也不敢大意，她以爲這是不可能的。

「天佑太喜歡妳，以致他被妳弄得那麼慘，臨終突然改變報仇意念！也許妳會以爲他喜歡妳也是一種侮辱，妳這麼想，我也不怪妳，因爲天佑的確不配。但天佑一死，我還是決定爲他報仇。」

「小姐，千萬別大意，他快要施放暗器了！」

「的確，我也有暗器，而且是舍弟所用的『輪廻刺』。人人知道他會我不會，却不知此技是我傳他的。因爲不是十惡不赦之徒，我絕對不用，用了就不留活口。」

「可是你的名譽也不大好。」乳娘道：「收費奇高。」

李天佐道：「富有的人我當然要多收些，尤其是爲富不仁之輩……」說着身子一挫……

菊嫂大叫「小心！」顏鳳妮劍勢如電，已自李天佐的腰部穿過，似乎李天佐也驚震於她的速度和反應之快。

撤劍退後三步，李天佐「咯」地一聲，雙手捂着創口倒退着，這結局就連奶娘都未想到，難怪小姐事先那麼篤定了。這人號稱「聖手郎中」，而且「輪廻刺」又是他傳給弟弟李天佑的，豈不是虛名浪得？

顏鳳妮拿着長劍正在忡怔，太容易得手，連她自己都想不通，也微感失望。

李天佐雙手捂着腰部，鮮血自指縫中淌出來。已坐在地上，吃力地道：「雖然……妳誤解了我……我也不怨妳……」

「誤解？」顏鳳妮道：「誤解甚麼？」

「在下這次見了小姐之後……終於瞭解舍弟臨終……放棄報仇的原因了……」

「你還以爲我會信？」

「舍弟被燙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樣子，痛苦萬分，而臨終居然改變主意不報仇，還叫在下……隨時協助妳……」

「眞的會有這種事？」顏鳳妮道：「其實你就算施放暗器，也未必就能得手……」

「在下都快死了……沒有必要說謊……但是……在當時我不能不答應他不報仇……他斷氣之後，我立刻變卦……決心報仇……」

奶娘道：「所以你死得不屈，這一劍的滋味如何？能不能告訴我們你現在的感受，以便讓我們分享你的痛苦爲我們帶來的快樂？」

「妳們誤會了……剛才在下根本無意施襲。」

「你說謊！如果不施襲，你挫身幹甚麼？」

「天哪，這眞是天亡我也……」李天佐說道：「我本以爲妳們信了我已放棄報仇的話，正要跪在舍弟碑前……告訴他我已經勉强照他的意見作了，沒想到……反而招來了殺機……」

菊嫂冷笑道：「怎能証明你當時只想跪在你弟弟碑前禱告……而不是要施放暗器？」

「二位可以看看在下右袖內的『輪廻刺』筒，如要施放，必須事先打開筒蓋及保險掣才能射出……不信看看，有未打開……」

菊嫂要去看，但顏鳳妮道：「讓我來……」

檢視之後，主僕二人相顧愕然，世上的事眞是難說，有些事常常會判斷錯誤，而以爲是意外。其實往往是主觀所造成的錯覺，世上可能根本就沒有所謂「意外」的事吧？

筒蓋未打開，上面的保險掣也

未打開，這是無法施放傷人的。

菊嫂吶吶道：「李天佐，以你的爲人，你眞能聽你亡弟的話放棄報仇？」

「如果二位是在下……又怎能忍心作一件完全和弟弟臨終前的要求背道而馳的事？」李天佐道：「二位可知在下是下了多大的決心才作此決定的？還有一點……假如我是舍弟……再倒退十來年，我可能也會傾慕姑娘的絕世丰采……」

主僕二人又楞了一會，顏鳳妮道：「李天佐，你是否還有救？」

「是否有救要看傷勢，另一半也要看姑娘要不要在下苟活？」

「小姐，他要是好了，會放過咱們？」

顏鳳妮道：「我這人一向恩怨分明，你能在緊要關頭照令弟的遺言去作，這一點常人無法辦到，所以只要能救活你，我會儘力而爲……」

「俠義之後，果然名不虛傳……姑娘，偏勞妳把我衣袋內一個紅瓶中的藥餵我服一半，再倒些在創口上包好，再點穴止血，一切回去再說……」

顏鳳妮如言做了，正要請菊嫂把他背回去，忽然發現月色下奔來一人，她道：「菊嫂，有人來了！」

李天佐道：「顏姑娘，可能來人是弘法寺的住持『三斤鏢』了塵，此人的技藝未必超過在下兄弟二人，但他的淨重三斤的巨鏢，却是百發百中，十分霸道……可千萬別大意……」

顏鳳妮道：「我知道……」

來人果然是弘寺住持高大魁梧的了塵和尚，看看一邊地上躺着的李天佐，不由心頭暗驚，道：「『一瓢山莊』的武功果然名不虛傳。」

「過譽！」顏鳳妮道：「大師此來是爲李天佐找場的？」

「不是，因爲李天佐是外人，但他的弟弟李天佑却是本寺中人。」

「你爲李天佑報仇理所當然！」

「其實也不盡然！」了塵道：「李天佑爲家師兄金羅漢的得意門下，素日恃寵而驕，在弘法寺與貧僧同桌用齋飯，睡同樣的單人禪房，寺務不分鉅細，他都要管……」

「這麼說，你非但不喜歡他，反而厭惡他，似又不是爲他來報仇的了？」

「當然不是！」

菊嫂大聲道：「廢話！說了半天等於沒說，那你到底是來幹甚麼的？」

「來殺顏鳳妮的！」

菊嫂大聲道：「你口口聲聲說不是爲報仇來的，却又要殺我們小姐。出家人不打誑語，却可以放屁！」

了塵冷冷地道：「大空身爲空門弟子，屢破色戒，罪有應得，但貧僧來殺顏鳳妮，却是爲了維持家師兄『金羅漢』的門風和尊嚴！」

「屁！」菊嫂道：「教出這種敗壞門風的弟子，也有資格談門風與尊嚴？眞是放你娘的八寶五香屁！」

了塵鬚髮皆張，道：「孽障，這可是妳自己找死！」

「活着又有甚麼意思？尤其我守寡七八年，眞正是『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不過我可要鄭重聲明，老娘守寡就不會搞七捻三地偷偷打野食，所以下面那句『小樓昨夜又東風』是用不上的……」

菊嫂跟小姐及「一瓢山莊」的女主人讀了不少的詩書，別看她滿口髒字，肚子裡還眞有點墨水。

菊嫂又道：「可不像某些出家人，身在佛門，想以袈裟遮掩罪惡，正是所謂：淫奔之婦，矯而爲尼，熱中之人，激而入道，清淨之門，常爲淫邪之淵藪……」

了塵本想立刻動手，但他老練油滑，他必須弄清李天佐是如何躺下的。

這一點很重要，因爲他有自知之明，論招術，他未必高過李氏兄弟，道：「李天佐也精通『輪迴刺』，妳居然也能避過……」

他希望知道是否施放「輪迴刺」而被避過，或者根本未用而是技遜一籌被人重創倒地的。

「了塵……你走吧……」李天佐吃力地道：「顏姑娘的技藝超過乃兄多多，非但劍術了得，還把我的『輪迴刺』閃過……」

了塵心頭微驚，但他是一頭老狐狸，李天佐到此地步，還稱她爲顏姑娘，態度虔敬，他就不免懷疑，相信必有蹊蹺。

他撤下大戒刀，還未出鞘，李天佐突然大叫「姑娘小心……」鏢隨聲至，寒芒一閃即至，巨鏢已到了顏鳳妮的左脅下。

太快了，而且絕對出自意料，他會在撤刀時施暗器。這不但有違慣例，居心也十分陰毒。身份和地位自然也都不顧了。

「奪」地一聲，正中左脅下，顏鳳妮退了兩步倒下，菊嫂悲嗥着撤劍撲上。了塵的大戒刀輕輕一擺，菊嫂的兵刃脫手，人也摔出三四步。

「哈……」了塵仰天狂笑，他近來一直記掛一件事，那就是驗證到底他的「三斤鏢」厲害還是李氏兄弟的「輪迴刺」厲害。這是很重要的。

如果「三斤鏢」不如「輪迴刺」，而招術上他也沒有把握勝過李氏兄弟，他身爲李天佐的師叔，就非常

尷尬，而且以後在李天佐面前就更端不起師叔的架子和威嚴了。況且，他雖然每年出一趟遠門作一次無本生意，却就是不好女色，儘管李天佑好色而不採花，他仍然無法忍受。

因此，他決心除去李天佑，由於對自己的巨鏢沒有太多的信心，就弄了一件天孫錦馬甲，一旦和李氏兄弟動手就穿上這件馬甲。

今夜匆匆出門忘了帶馬甲來。如今証明「輪迴刺」奈何不了顏鳳妮，他的巨鏢却把她制服，充分地得到肯定。他怎會不娛心？

那知笑聲沒止，情勢瞬間改變，寒芒一閃，「卡嗤」一聲，顏鳳妮的長劍電射而至，穿透了的肩肺之間部位。

了塵連退三步，他剛剛肯定了自己的巨鏢，馬上就被人家的出手劍所否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顏鳳妮一躍而起道：「了塵，你是不是想知道，我爲甚麼明明中鏢却未失去反擊力量？」

「不……不錯……」

「告訴你，天孫甲在我身上……」

了塵驚呼道：「是哪個孽徒偷了我的天孫甲送給妳的？」

「你想想看，哪一個看不慣你的作風，早已對你失去敬仰之心，而且不與你們同流合汚……」

「是大寂這個孽障……」說着，一個倒縱，帶着長劍逃走了。

「小姐，快追！他受了重傷……」

地上的李天佐道：「不要追了，在下相信，顏姑娘的肋骨至少也折了兩根，這雖不是大毛病，也要半月才能癒合。因爲巨鏢太重，雖然姑娘穿了天孫甲，却因事出陡然，未能及時準備，鏢雖不能透甲而入，鏢尖的力量却足以震斷肋骨，這也是天孫甲只適於禦防輕靈暗器，而不太適用於沉重暗器之故。」

顏鳳妮點頭道：「李大俠說的一點不錯，了塵惡僧猝然施襲，未及提防，也未及提氣，被擊中之處，雖有天孫甲護身未能刺透，但重擊在一點上的巨大力量，人體肋骨是承受不住的。」

菊嫂扶住她道：「我們走吧！」

「菊嫂，我不需要攙扶，偏勞妳背回李大俠……」顏鳳妮又道：「要不是大寂和尚偷偷送我天孫甲，今夜是無法活着離開此墓的……大寂這個和尚眞不錯……」

三人離開開墓地，附近草叢中探出一個禿頭來望着三人所去的方向，喃喃地道：「我要還俗……」

僅僅由於「大寂這和尚眞不錯」這句話，這和尚居然要還俗，這和尚是誰，也就不問可知了。

* * *

顏鳳妮受傷，使唐耕心吃驚，因爲其兄爲太平鏢局而死，也可以是爲他而死，他曾發誓要儘一切力量保護她的。

但聽到李天佐傷得更重，更是吃驚。顏鳳妮居然能和李天佐兩敗俱傷，而且傷得比李輕得多。

當然，事實並非如此。經菊嫂陳述一切，唐耕心道：「鳳妹，雖然有天孫甲在身，須知凡是馬甲，都只能遮掩上身一小部份，萬一有人襲擊妳的其他部位，就不堪設想了。」

李天佐道：「唐大俠說得不錯，另外還有個危機，尚幸沒有發生，我以爲以了塵的人格和品行，如他知道在下與顏姑娘決戰的確實時間，他不會放過施襲的機會。」

這說法大家都信，所以唐耕心不能不抱怨她的魯莽，而且還責備她把他迷昏，睡了半夜。但他立刻對李天佐道：「李大俠，令弟大空臨終徹悟，再加上你成全他的遺志，在下十分欽佩。古人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對於你們兄弟二人的頓悟，決定不究既往。」

李天佐道：「謝謝唐大俠的容人之量，在下這就爲唐大俠療治脾經及三焦經的滯礙不暢……」

衆人一怔，顏鳳妮道：「原來唐大哥的經脈不暢是由於令弟李天佑的『輪迴刺』之故……」

「是的，刺上有毒，只是這種毒與一般的使毒者不同，只能使內功眞氣有某種程度的不暢，而不會死人。現在我就先爲唐大俠……」

「不！」唐耕心道：「李兄傷勢重且流血甚多，不宜拖延，還是先行治療要緊。李兄指揮，我們代勞。」

「『指揮』二字豈敢！」李天佐道：「既然如此，在下口述治療方法，就偏勞唐大俠……」

* * *

辛南星回報師門，「鎭八荒、踏雪無痕」「大羅散人」龍潛祇重重地哼了一聲，沒有說甚麼。

「恩師，『花花如來』大空和尚在徒兒與唐耕心對決時施襲，使唐耕心落下陰陽壁，這人也太卑鄙了！」

「唐耕心死了？」

「師父，吉人天相，眞是一點不錯，他也許沒有死！因爲徒兒下去看過，沒有找到他的遺體。」

「沒有找到遺體就表示他沒有死？」

「師父，唐耕心俠義可風，且出身名門！」

「他是何人門下？」

「『雪衣紫電』嚴如霜的得意弟子……」

龍潛忽然輕笑了一下，却冷冷

地道：「希望你別忘了你師弟那隻斷手！」

「師父，這件事如果追根究底，師弟龍三理屈在先，」辛南星道：「他不該夥同『花花如來』大空劫人家的鏢銀在先，更不該殺唐耕心的好友顏學古在後，恩師，這件事依徒兒愚見，實不宜再擴大，以免同道非議！」

龍潛這等身份，仍不免犯有一般凡夫俗子的通病——護犢。他回頭望着辛南星道：「你是在開導師父還是在教訓爲師？」

「徒兒不敢！」

「爲師却以爲你的翅膀硬了，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自己是誰了！」

「恩師……弟子祇是爲師傅的盛名着想。」

龍潛狂笑而去。在這「潛龍堡」中躭了近三十年，他從未有此刻的孤獨無依的感受。當然，也從未發現師父爲了護犢連英名也置諸腦後了。

「大概是我離開潛龍堡的時候了……」這時忽然有一隻手輕輕地放在他的右肩上，在「潛龍堡」除了他的師父和龍不忘二人，還找不出一個人能在他不知不覺之中接近他而把手放在他的肩上。

龍不忘昔年是東海的水賊，專門打劫來往船隻，後被水師擊潰，重傷落海，而被龍潛解救。

龍不忘本名徐飛，因感念龍潛的救命之恩而改名龍不忘，如今已五十出頭了。

「龍大叔……」辛南星沒有動。

「南星，你身爲首徒，老爺子的心情你還不懂！」

「大叔，我祇知道該做的就去做，不該做的就不做！」

「甚麼是該做的？甚麼是不該做的？你以爲你眞懂？」

「大叔，我已經是三十八歲的人了，如果連這一點都不知道……」

「算了吧！有很多事你還不懂。就以目前的武林來說，分爲兩大勢力，也可以說是兩大派，其中一派以『雪衣紫電』嚴如霜爲首，包括少林、武當等幾個名門正派在內，另一派却以龍老爺子爲首。唐耕心等於老爺子的對頭門下，你居然會替他說好話，你眞是越混越回去了。」

「大叔，公道自在人心！以師弟的行爲來說，我們能昧着良心說他是對的嗎？」

龍不忘一生未娶，樣子比實際年齡蒼老，已是一頭灰髮了，他喟然道：「你老了以後，如果也祇有一個兒子的話……快別衝動了，有些事看不慣，不以爲然，可以不管，爲人處世聰明最重要！比喻說，武林中有些大人物，他們就很聰明……」

「是誰？大叔？」

「金羅漢算一個，另外還有個『八步追魂』石擎天。」龍不忘道：「此人有個徒弟李天佐，頗有醫名。」

「大叔說他們二人很聰明是甚麼意思？」

龍不忘道：「以金羅漢和石擎天二人來說，他們都是頂尖高手，且獨霸一方，論技藝，即使略遜於老爺子，估計相差也極微，但他們也都站在老爺子這邊，以老爺子的馬首是瞻！」

辛南星暗暗嘆口氣，無話可說，龍不忘拍拍他的肩胛，道：「老爺子派你下山去印證這件事。」

「甚麼事？」

「唐耕心死了沒有？」龍不忘道：「如果死了，這筆債一筆勾銷，如果沒有死，連本帶利要收回來，走吧……」

辛南星怔怔地望着龍不忘，直到他的身影在迴廊角落處消失。他不知道何去何從？尊師重道是對的，但一味盲從對不對？尊敬和盲從是要分清楚的。

於是他離了伏牛山潛龍堡。

他過去也隱隱知道一些有關師父和「雪衣紫電」嚴如霜之間的恩怨，但詳情不知，由龍三的手被唐耕心切去一事看來，兩家的仇恨很深。

數日後辛南星又來到陰陽壁下的石荀巉岩之中。眞奇怪，師父越是希望唐耕心已死，他就越希望奇蹟出現，他還活着。

可是這種念頭很快就被現實情況所打消，仰頭上望，以大麻石爲主的石壁，平整如削，寸草不生，任何高手，不僅負傷，且又中了「輪迴刺」而墜落下來，是絕對活不成的。

想到這兒，又不禁心頭一涼希望是一回事，事實又是一回事。他在壁下石荀中徘徊着，又看到了這輛破碎的篷車，立刻忖道：「如果唐耕心正好落在這篷車頂上，把車篷砸破，車底板也震裂，他就有可能逃得一命……」但他立刻又覺得這想法太天眞。

這時正是黃昏，從殘照耀眼的西方走來了一個人。

這人看來不疾不徐，十分悠閒，但每邁一步，就有一兩丈之遠，不久已站在辛南星的身後，原來是走過了頭才停下來的。

似乎此人本不想停下，却仍然停了下來，道：「你是甚麼人？」

辛南星目前是站在西方向東看，而這個五旬左右，極有氣派的人站在東方迎着黃昏殘照，此人儀表不俗，衣着却十分潦倒。

辛南星道：「我叫辛南星。」

「你是何人門下？」

「家師『鎭八荒』……」

「不必問龍三就是你的師弟了？」

「正是，請問前輩是……」

「『一瓢浪客』顏君山……」

顏君山就是「一瓢山莊」前莊主，但成年累月在外浪遊，幾乎過着苦行僧生活，所以有人說他放着偌大家財不受用是天生窮命。

辛南星暗驚道：「原來是顏前輩！」

「我子喪於龍三之手，本要去找龍潛理論，居然在此遇上了你。」顏君山道：「你既是龍潛首徒，估計能接老夫多少招？」

辛南星長揖道：「晚輩不敢……」

顏君山道：「不必客氣，龍三能殺死我那沒出息的兒子，你身爲首徒，身手自更不凡！」

辛南星仍然抱拳道：「前輩過獎……」

「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你出手吧！」

辛南星所知道的顏君山，爲人正直剛烈，風評極佳，他怎麼會逼一個晚輩出手，事已至此，也祇好接着道：「顏前輩，晚輩是勉爲其難，若能接下前輩十招，務請前輩高抬貴手！」

「好！就以十招爲限！」

兩人同時亮劍，辛南星攻出「仙人指路」，立被化解，接着都是龍潛劍法的精粹，他施展開來，和龍三及「一段香」連蓮猶自不同。眞能得其神髓發揮威力。但是三四招過去，顏君山雖不搶攻，却守得十分輕鬆。

辛南星不信二人有如此大的差距。如果十招都接不下來，此人的身手應和師父龍潛差不多，但他估計，顏君山比他師父要弱一籌有餘才對。

辛南星較上了勁，還有三四招，無論如何，他必須搪過十招。十招！聽起來是多麼令人傷心的數字！

就在第十招的上半招上，辛南星全力以赴攻過去，自是他認爲精英中的精英，而對方似乎仍採守勢，辛南星暗暗吁口氣，祇要敗在十招以外，也就不會太丟人了。

那知上半招才完，對方突然變守爲攻。似乎祇是一滑，已貼了上來，這表示辛南星那凌厲的一劍已經刺空。就在二人交臂而過時，「啪啪」兩聲，辛南星的背上連中兩掌，栽出三四步。

血自他的口角處滲出來，却冷漠地道：「在下果然未能接下尊駕十招，似乎尊駕預知有如此結果的。」

顏君山還劍入鞘，道：「潛龍山莊的武學名震武林，却比顏某預估的要低得多！回去告訴你師父，顏某在『一瓢山莊』隨時候教……」說完就走，有如行雲流水，不久消失於暮色中。

顏君山都有此身手，武林兩大集團，也可以說兩大股勢力，在他師父這邊，實在並不雄厚。

聞名不如見面，顏君山的技藝不凡，俠名却有溢美之嫌，辛南星一試之下，內傷極重，立刻僱車兼程回山。他本可自療，祇是這件事他必須上稟師父。

* * *

龍潛聽了辛南星的陳述，一聲不響就走了，此刻龍不忘還在，辛南星道：「大叔，師父是不是不信我的話？」

龍不忘搖搖頭，道：「不會，但老爺子在想甚麼我也不知道！」

這工夫龍潛又折了回來，道：「南星，你再把此人的身材、外貌、招術以及方言等等說一遍！」

辛南星說了，龍潛想了一會，又搖着頭，板着一張橘皮大馬臉走了。龍不忘道：「南星，老爺子似乎懷疑那人的身份。」

「大叔是說師父以爲那人不是顏君山？」

「也許，先不要想這些，我來爲你運功療傷！」

大約三個時辰之後，已是晚飯時刻，龍不忘離去不久，辛南星再次自行調息，却聽到師妹連蓮的聲音，似在與人爭吵。

辛南星也很喜歡小師妹，但他的年紀已不許可，況且他也知道師弟喜歡她，而師父也有意撮合。

就因爲這件婚姻，師父常常傳些秘學給連蓮，也算是討好她，但小師妹的表現却十分冷淡，儘管很久以前連蓮親口答應過這門親事。

也許龍潛也知道，連蓮答應親事時才十四歲，不能算數，才再次緊迫盯人，也正因爲如此，連蓮常常離堡下山，旨在迴避。

這工夫脚步聲停下來，他一聽就知道是師妹連蓮，而連蓮插進一脚，見他正在調息，正要退出，他睜開眼道：「師妹……」

「大師兄，聽說你受了傷？」

「還好，已經快復元了。」

「誰有這麼大的本領能擊傷師兄？」

「『一瓢浪客』顏君山！」

「他？他爲甚麼找大師兄？又不是大師兄殺了他的兒子。」

「先不談這個。」辛南星道：「師妹似乎哭過，剛才和誰爭吵？」

「龍不忘，龍大叔。」

「爲甚麼？」他是明知故問。

「還不是作說客，要我在半年內和龍三成親……」

辛南星不能說甚麼，不論幫那一邊都不妥。連蓮道：「大師兄，如果你是我，你能嫁他嗎？」

「那妳當初爲甚麼口頭上答應了他？」他當然不能這麼問，連蓮卻估計到他會問這句話，道：「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孩說的話何必認眞？何況那時師兄龍三還不太壞……」

這話都對，祇是辛南星找不到適當的話來安慰她。當然，他也不忍心看她馬馬虎虎嫁給龍三。

停了一會，連蓮道：「大師兄，談談你近來的遭遇好嗎？」

辛南星嘆口氣道：「我可能作了一件使我遺恨終生的事。」

「有那麼嚴重嗎？大師兄。」

「有！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到底是怎麼回事？」

「奉師命出堡收一筆債。妳可知道『雪衣紫電』嚴如霜的愛徒唐耕心斷了龍三一隻手的事？」

「知道，正因爲如此，龍大叔剛才還說我是嫌他殘廢而想毀約。」

辛南星道：「我奉命下山，找到了唐耕心，就在陰陽壁上對決。」

「怎樣？大師兄，結果如何？」

她內心的焦灼不是辛南星所能體會的。

辛南星忽然悔恨地嘆了口氣，連蓮心頭一沉，吶吶道：「莫非大……大師兄殺了他？」

「不，奉師命下山，也並非要他的命，祇想卸他一臂或一條腿，但是絕對沒有想到，在我們拚到最緊要的關頭，『花花如來』大空突然出現。」

「他……他是哪一邊的人？」

「由於他的師父金羅漢是師父的舊識，我和他有數面之識，他居然以『輪迴刺』施襲，事出突然，唐耕心中刺，右臂突然不靈，又中了我一掌而……」

「怎麼哩？」連蓮已近虛脫，但辛南星陷入悔惜中，仍未注意連蓮的震懾。

「他退後三兩步，翻落陰陽壁下……」這句話還沒說完，連蓮已經搖搖欲倒，此刻正要倒地，辛南星一躍下地，接住了她的身子。

辛南星木然站了一會，他已恍然大悟，雖然沒有唐耕心，師妹也許仍不願嫁給龍三，但毫無疑問，師妹這次下山，必然結識了唐耕心而一見鍾情。

這有甚麼不對？像唐耕心那樣正派，英挺而又師出名門的少年俠士，那個少女不傾心？

除了唐耕心，辛南星實在想不出另外一個年輕人能配上他的師妹。

連蓮醒來時，立刻淚流滿面，道：「大師兄，他眞的已經……已經……」

「師妹，我曾下絕壁看過兩次，都沒有看到人自峭壁掉下的血肉狼藉的遺體，甚至於任何跡象。雖然師兄不以爲任何人掉下去會不死，但是，吉人天相，也不是說絕對不可能。」

連蓮不出聲，一直在流淚，辛南星搓着手道：「師妹，是我惹下的禍。」

「大師兄，這不能怪你。」

「師妹，你們是如何認識的？」

她大致說了，又道：「六七年前在黃山他救過我一命，所以這次我協助他把鏢銀安全送到地頭，師兄，我該怎麼辦？」

辛南星輕輕地揮揮手，道：「下山散散心，順便打聽一下，師兄總以爲他也許還活着。」他不斷地輕揮着手，示意叫她立刻就走。

所謂「下山散散心」，是暗示她暫時不必回來，甚至如能找到唐耕心，就和他結合。

＊　＊　＊

顏鳳妮兩手提了很多東西，有一塊板油、五斤牛肉、三條大魚、一罐醬油、三斤海參、二斤魚翅、三斤燕窩等等。

她自己買了多少樣東西，連她自己也忘了。

「耕心哥愛吃的我都買了，到底還有沒有遺漏甚麼？」紅嫩的嬌靨上出了汗，坐在小橋邊柳蔭下抹抹汗，然後一樣一樣地查點着。

在小溪對岸樹蔭下也坐着一位女郎，眉黛深鎖，美眸無神，她沒精打采地撿着小石向溪中丟着，喃喃地道：「要是我能連續三次每次都能打十七個水漂，就証明耕心還活在世上。」

她撿的都是扁平的石頭，第一塊打了十七個水漂，第二次十六個，第三次又是十七個。

這算不算？其中有一次是十六個。

但是，第三個水漂正打在顏鳳妮的小腿上，她大聲道：「甚麼人丟石頭打人？」

原來顏鳳妮這邊垂柳如絲，大多觸到水面，加之滿腦子都在想耕心哥最愛吃甚麼東西，海參要如何炮製？魚翅要如何蒸等等，她根本沒有看到小溪對岸有個人。

她這麼一罵，對岸的姑娘自惆悵中振作醒悟過來，道：「是我丟石頭不小心，打着這位姐姐了？」說着順着一座用毛竹編成的便橋走了過來。

兩人相距七八步，四目相接，都被對方吸引住。

（未完・三）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